

柳残阳作品全集（之十四）  
追魂帖（上）

## 一、地狱门 阎王帖

新月如眉，挂在蔚蓝的天上，疏星是棋样的布列着，从茂密的树林中，露出几道白光，照在那摩天岭上，巍峨的峭壁，高耸在云端里，狰狞的巨石，仿佛恶鬼在狂舞，摇曳的树梢，好似荡漾的余波，峰间的飞瀑，在月光下，如白练千匹，倒悬而下，打破了夜的寂静。

哈哈哈哈哈.....

忽然，一阵爽朗的笑声，划破寂静的夜空，顿时四谷回鸣，许久未已。

这笑声是豪迈的，但其中却透着凄郁，冷酷，忿恨！.....令人毛骨悚然。

奇怪，此处罕有人迹，这笑声究竟来自何处？.....

笑声方歇，顷见一条人影，由山腰之处拔起，身形宛如鹏飞，眨眼间飘落在峰巅。

来人竟是一位气宇轩昂，英姿焕发的少年，等他身形停稳，好像在寻找什么，琥珀般的一双星目，向四周电扫而过。

陡然，他将视线停在面前远处的一块巨岩上，然后缓步走了过去。

斯时，那岩石下面，有片闪闪发亮的东西，在月光下炫耀着他的眼睛。

“咦！”他怔了一下，忙刹住脚步，惊疑地自语道：“血？”

一滩殷红的血，和一堆人体的残肢，散乱在岩石下。

“还是一个女的.....”他的眼睛，已为自己证实了一切。

那的确是一滩未干的血迹，和一堆血肉狼藉的肢体，及一颗长发蓬乱的女人头颅。

但是，少年并没有因此显出一丝恐惧之色。相反的，在他英俊的脸庞上，却泛起一片令人凛冽的冷酷，和轻蔑的笑意，眉宇之间，也现出一层仇恨的阴影。

“师父，你的话没有错，这正是你所说的摩天岭，而下面也就是你要我找寻的地狱门了！”接着，他心中又暗忖道：“恶鬼！你这个天地不容的恶鬼，今夜也就是你的丧命之日。可惜我来晚了一步，让你又摧残了一个无辜的少女。‘鬼郎君’呀‘鬼郎君’，不管千辛万苦，我也要找到你，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然后取回‘阎王帖’，再一掌将你打成肉酱，放在武盟暴尸三天，方报我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他独立峰顶，俯瞰谷中，氤氲的云雾，逐渐由山腰，隐退至谷底，环山尽是修竹茂松，只因夜风碎响，泉流潺潺，而汇成一曲妙律神韵，萦绕耳际，此情此景虽是犹如天府仙境，但这少年仍然心事重重。

突然，见他双臂齐张，两足轻弹，一声龙吟，跃身向谷底，疾扑而下。

四周的松竹，如同利箭一般，不断的向空中猛射。

不消片刻，他已经置身在谷中，流目四望，谷里的薄雾已消，穿谷而过的一条清溪，两岸方圆数里的盆地，此时正值蔓草藤萝莽莽，奇葩怒放的盛夏季节，是以满谷芬芳扑鼻，浸身在这种馥郁之中，少年不禁觉得有些飘然。

当下，聚敛心神，身后忽然传来轻响。

少年立时察觉，疾转过去，心中甚感惊讶，顿时眉宇间立显出一股煞气，嘴角上也已泛起了那丝冷酷阴狠的笑意。

“嘿嘿嘿嘿.....”

在少年面前一丈之处，这时出现了一身形硕长的黑衣人，此人丑陋无比，乱发披肩，两眼深陷，面颊削瘦，黝黑的肤色，血盆大口外，露出白森森的

獠牙，闪闪的眼睛里，射出灼人的绿光，他一声不响的直立着，视线之中透出一种轻蔑戏弄的意味。

“嘿嘿！”丑汉阴笑了两声，开口问道：

“小子，寅夜造访，莫非鬼使神差，想早日和你先人重逢地府？”

“哼！”少年神情不屑，嗤之以鼻。

“我这‘地狱门’从无生灵归还，你可知道？”

丑汉言毕，面显得意之色，双睛微眨，似是等待少年的回答。

仇意立浓，少年冷酷地一笑道：

“嘿！恶鬼，你大概就是‘地狱门’的主人‘鬼郎君’吧？”绿眼圆睁，丑汉登时磔磔怪笑道：

“小子，你猜的不错，本座正是……小子，快将名讳报上，本座好送你上天……”

越听越怒，少年满脸杀机，不由厉吼一声：

“闭嘴！鬼郎君，你可知道少爷是何人？竟敢口出狂言！”

藐视地一笑，鬼郎君阴阳怪气道：

“谁不都是一样，本座的下酒美味，嘿嘿嘿……”

少年一见鬼郎君自吹自擂，目中无人的模样，不禁冷笑一声道：

“鬼郎君，你先别这样得意，因为，你所想像的本少爷，可未必和别人一样，不堪一击！”

笑容立敛，鬼郎君忿然喝道：

“小子，那你就动手吧！本座先让你三招如何？”

头微仰，少年冷傲道：

“且慢，别说少爷让你三招，就是让你三十招也无妨，但是，我还有话想问，希望你能实言相告，小爷自会赏你全尸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鬼郎君丑陋的面颊，肌肤猛烈抽搐了一阵，正想发怒暴喝之际，少年又抢道：

“少爷现在告诉你，我叫‘凌震宇’，是‘紫金鱼鳞刀’凌世豪的后人，鬼郎君，你现在该知道本少爷的来意了吧！”

少年“凌震宇”言罢，鬼郎君不寒而栗，登时欺身而前，厉声叱喝：“原来，你是武林盟主‘紫金无敌’凌世豪的孽种，正好，让本座送你到丰都城相会。”

语毕，鬼郎君双手一捞，两掌如狂龙般，袭至凌震宇的面门。

凌震宇丝毫未动，双掌一翻，向前疾推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两人掌力互击，劲道顿时抵消。

鬼郎君惊愕之间，迅速收回双掌。

接着，凌震宇喝道：

“鬼郎君，少爷还有话要问，你所收藏的那册‘阎王帖’呢？识相的，马上交出！不然，少爷就请你尝尝‘逆血攻心’的滋味！”

鬼郎君一听，“逆血攻心”！神态悚然，他头一抖，裂眦大喝：

“小子，‘七禽叟’是你什么人？你们之间，究竟有何关系？”

剑眉一扬，凌震宇朗声道：

“他是我师父。”

不敢相信，鬼郎君怒吼一声：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目闪寒芒，凌震宇冷冷地答：

“难道还有假的不成？”

凌震宇说到这里，一双星目恶狠狠地怒视着鬼郎君，恨不得立时将他毙命。

怪眼一睁，鬼郎君的眸子，暴吐精芒，他咆哮道：“那你就使出来吧！”说话的同时，他双手一分，拉开步子，蓄势待发。

神情愤怒，凌震宇傲然笑了道：

“嘿嘿嘿！鬼郎君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！”

停了一下，凌震宇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说道：

“当年的那册阎王帖，你交不交？”

紧绷着脸，鬼郎君毅然道：“不交！”

仇色更炽，凌震宇神情一颤，愤然厉声道：“有种！本少爷决定，四招之内，让你尝尝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的酷刑！”

顷刻，鬼郎君怒火高张，狂吼一声，身形欺进，右掌疾吐，径朝凌震宇胸前攻去。

来势汹汹，犹如雷霆闪电，凌震宇若不走不避，或是出招相抵，必有性命之忧。

说时已迟，只见凌震宇身形一晃，双足微移，偏有些许，恰好避过双掌劲力，而就在这时，鬼郎君所击出的两股狂风，落在凌震宇方才立身之处后面的一块巨岩上。

“轰！”然一声。

巨岩被击得裂开，表层的石屑，向旁四射。

鬼郎君一掌落空，正当他要收掌再攻刹那，凌震宇右掌托天，左掌撑地，双掌同时一转，猛然发出两股劲力，往鬼郎君的腹部攻去。

须知，凌震宇的这两掌，无论是在力道、或则速度方面，都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鬼郎君不敢怠慢，惶恐之余，立收身形掌力，一声暴喝，疾聚一口真气，凝逼体内之毒，贯在双掌，双掌立时泛紫。

“咳！”的一声。

鬼郎君双掌交互推出，形同骤雨一般，分袭凌震宇的周身要害。

登时，凌震宇闻到一股尸臭之味，迎面扑来，当下觉得神智懵然，心忖：“不好！”

立刻停止呼吸，一记凌空斤斗，落到鬼郎君的身后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鬼郎君，一招了！”

“嘎嘎！”鬼郎君阴笑两声，掩饰窘态。

他依然没有答话，身子一转，掌影翻飞，快步逼向凌震宇，招招阴狠，式式毒辣，好像非将对方致死，才能甘心！

而凌震宇呢？处处游身走避，轻松愉快的神态，仿佛存心戏弄鬼郎君，原来，他的功力，已经超过了对方。

“第二招了！鬼郎君……”

此语未了，鬼郎君身形一挫，右脚扫向凌震宇，这招还没用老，左掌业已劈出。

“好个攻下取上！”凌震宇心里想着，身子却没有停，他往后仰，一个小翻，化险为夷。

“三招已过！鬼郎君，你小心啦！”

“啦”字方出口，凌震宇的身子，已腾空而起，喘息之间，他扑至鬼郎君的眼前。

“砰！砰！”，随之。

“哎”的一声惨叫。

瘦骨嶙峋的鬼郎君，还来不及出招，已像烂泥一般，软瘫在地。

刚才，他双眼中，射出咄咄逼人的精光，这时已化为乌有，连一丝光彩也无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一看，鬼郎君像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，兀自冷酷而轻蔑的笑了起来，接着冷冰冰的讪笑道：“你没有想到吧，鬼郎君，你那独霸武林数十载的‘神砂手’下，居然还会有生灵存在于世！哈哈！哈哈……”

鬼郎君被凌震宇的狂笑声，从昏迷中惊醒过来，他挣扎了一下，怎奈四肢的重穴，已经被点住，阵阵的酸麻绞痛，贯彻他的全身。

一层仇恨笼罩着鬼郎君的脸，他恹恹地睁开那毫无神采的眼睛，无力的望着凌震宇。

“你当日的雄风安在？鬼郎君。”

凌震宇调侃地问，脸上绽出得胜的笑意。

处在这种局面下的鬼郎君，羞恨交加的垂下眼帘，他的脸色苍白若灰，蓬乱的长发，遮掩着自己的脸孔，好像是怕被人瞧见。

在这淡淡的月光下，如果你说鬼郎君是鬼魅僵尸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凌震宇星目中怒光闪闪，他盯着面前的鬼郎君，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，登时星目赤红，他恨不得一掌立即将鬼郎君击毙。

但是，他为了自己所想的，不只是鬼郎君一人的性命，而是还有许多人与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，为了那些人，他只有向瘫痪在面前的人，索回那册白绫制成的“阎王帖”，他才能知道另外的仇人是谁！

然后，他再将这些人，一一格毙，才能雪清这笔杀父的血债。

星目微睁，凌震宇瞪着鬼郎君，厉叱道：

“恶鬼！还不将那本阎王帖交出来吗？难道真要逼我施展逆血攻心的残酷手段？”

鬼郎君听了，犹若未闻，他一言不发，一丝不动，因为，目前他只被点了四肢重穴，其生命尚未感到严重威胁。

急怒交加，凌震宇暴喝道：“恶鬼！我问你话，你到底听见了没有？”

窒碍须臾，鬼郎君微微地动了一下，而后随着仰起脸孔，朝着凌震宇，恨意浓浓地摇了摇头，他仿佛在说：“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交给你的。”

一会儿，他又极为痛苦地合上眼帘。

此情之下，凌震宇疾步上前，盯着鬼郎君狠声地道：“鬼郎君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我就叫你尝尝逆血攻心痛苦的滋味！”

说罢，凌震宇骈起食中二指，运劲点在鬼郎君的“百会”穴上，刹那之间，一股热气，随着两指贯入穴中，凌震宇手一缩，退在鬼郎君身旁，静观其变。

“哎，哎……”

乍见鬼郎君身躯猛地抽搐了一下，口中立时凄厉地哀鸣着，随后四肢颤抖了起来，其状极为痛楚！

此时，怪眼乱翻，头颅猛撞背后岩壁，满脸冷汗簌簌而下，他全身四肢百骸的血液，犹如万蛇钻动般，倒行回心脏，心脏不断扩大，就好像要爆炸开来一样，令人生不如死。

阴冷的，凌震宇喝问道：

“恶鬼，你说不说，那册阎王帖究竟藏在哪里？”

忽然，鬼郎君痛苦地颤抖着，双睛暴瞪，恨意地望着凌震宇，面颊上的肌肤，一阵猛烈地抽搐，双手曲起如勾。霍地，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他两手曲向胸前，快速绝伦地撕开前襟，赫然掉下一本白色小册。

凌震宇疾目扫射，早已看到那本薄薄的绫帖。

正在这电闪刹那，鬼郎君又强忍痛苦地伸手向那册绫帖抓去。

凌震宇睹状，万分情急，扬掌一挥，将绫帖扫出五尺，身形飘然跃起，一手捞起绫帖，定睛细看，心中狂喜不已。

“啊！这不就是那册阎王帖吗？”

电闪一瞬，凌震宇狂喜的面孔，立罩寒霜，仇恨和冷酷又显现出来，杀气毕露。

当年父亲惨死的情形，一幕幕浮出脑海……

庐山的云雾，就像蒙着轻纱的少女，若隐若现，无限娇羞的模样，惹人怜爱。庐山的霁雨瀑布，如同少女的情怀，时而温柔典雅，时而激情奔放，风情万种，百媚横生。

山峦崖壑，好似冷漠孤傲的女郎，遗世独立，孤绝冷艳的风貌，令人景仰，令人激赏。

紫金鱼鳞刀凌世豪，就看中此地怡人的景色，所以将武林总盟“天道庄”，建造在汉王峰上。

夕阳西下，树林的深处，渐渐暗了起来，红色的晚霞，布满西天，树梢慢慢跟着暗了，胭脂色的天，也发起蓝来，树林之中，充满了湿气，微风吹来，整个大地将要沉睡。

这时，天道庄外的松林中，盘膝静坐着十七位风尘仆仆、青巾蒙面的武林人物，尽管这些人用的是青巾，可是他们的穿着和身份，迥然不同。

经过长途跋涉，他们为求迅速恢复原有精力，都各自趺坐调息。

宏伟壮观的天道庄，内里灯火辉煌，但今夜却和往常不同，庄中静谧得像一泓死水。

“唉……”

后院的大厅里，传出一声深长而且凄凉的叹息。

此厅内，迎门端坐着三人，一位是年约五旬，面白无须的老人；一位是四旬左右，风韵犹存，秀美绝代，一袭红衣的妇女。她的怀中，此时正熟睡着一个四五岁的稚龄男童。

无须老人剑眉朗目，一派慈祥和蔼之色，但是此时却已忧容满面，眉宇微蹙，神色之间，显而易见的，现出一种坚毅而又忿恨的双重神色。

他的心情既沉重，又悲痛。

此人即为气度恢宏的武林盟主“紫金无敌”凌世豪，身旁坐的是他的爱妻与幼子。

这时，这位风韵绝代的美妇人，也被一层淡淡的忧愁，所笼罩着。

感慨万千，凌世豪低沉地道：

“天意，……天意！想不到这些魔头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居然停住了，看凌世豪的表情，好像极力在思索什么。

俄顷，凌世豪暴闪一双精目，贪婪般地，凝视着爱妻怀中的幼子。

原来，三日前，天道庄突然接获一张匿名示警的纸笺，笺上写着“初九子时，有人寻仇，小心防备，且勿大意”。

如今，三更已至——

以凌世豪享誉武林数十年的“紫金鱼鳞刀”，来对付当今一流高手，并不困难，但是为了他的幼子，又不禁担心起来。

凌世豪，是个侠义中人，因为武功盖世，为人正直，所以被推举为“武林盟主”，然而数十年来，他为维护武林正义，在所难免与一些黑道人士结怨。

孰料，晚年却遭来一场大祸……

想到这里，凌世豪抛开忧绪，双眼之中，暴吐两道凌芒，脸色沉重，如临大敌。突然，拔身纵起，右手扬处，一道紫光，脱鞘而出。霎时，他的身子，已落在厅外院中，旋目四顾，昂然而立，蓄势待发。

这时，正有一人，匆匆地由前院直奔进来。

凌世豪凝神细看，已知来人，即是前庄巡夜执事徐兆元。

来人尚距丈余之处，凌世豪沉声询问：

“兆元，发现了什么？”

说话之间，徐兆元已至面前，他双手捧着一物，惊慌呈上，颤声禀道：

“属下适才于前庄巡夜，发现一条身法诡谲的人影，竟然悄无行迹的瞒过数处，潜伏暗卡，径自朝着庄门而来，属下见之，即将来人劫住，来人便将这个……”徐兆元说至此，凌世豪已将那物接过，定睛细看，原来是个漆黑精致的木匣。

紧接着，凌世豪拦住徐兆元的语音，急声抢问：“那人现在何处？”

吞了口水，徐兆元恭敬答道：

“来人将此木匣留下后，又返身朝着来路回去，临走之前留言，请盟主速观盒中之物。”

徐兆元语音未了，凌世豪已将木匣开启，一看之下，只见里面竟是一叠白绫订成的册子，封面上赫然用鲜血写着“阎王帖”三个龙飞凤舞的狂草字迹。

凌世豪还未遣走徐兆元，就毫不思索地展开绫册观看，他的颜面豁然浮出一丝淡淡的幽笑。

笑中，却蕴含着一种轻蔑与仇恨之意。

只因，这十余黑道巨煞，为了索仇，而以各人的鲜血，联合签名发出这册“阎王帖”。

很明显的，这“阎王帖”所蕴含的意义，即是索取这位生平光明磊落，武林盟主凌世豪的性命。

而其联名签写这本“阎王帖”的动机，也不外乎，是群积恶如山、人欲得之而诛的魔头们，一种为骄狂和傲慢，所驱使的表现。

凌世豪默诵着“阎王帖”中的黑名单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嘎嘎……”

就在这瞬间，他的四周突然传来一阵轻蔑的笑声，由此笑声之中，可以判断来者，不下十余人。

刹那间，凌世豪旋目一扫，周遭丈许之处，已然飘下了十七个青巾蒙面，

穿着不同的武林人物。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继之，凌世豪一敛怔忡之态，兀自也狂傲地发出一串朗笑。

笑声中，他迅速地将那“阎王帖”揣入怀中，旋即高声道：“承蒙各位有这么磊落的作风！”

一位身材矮小，青巾蒙面的光头，怒叱一声道：“凌世豪，你折服了吗？咕咕咕……”

凌世豪开口欲答，可是另一个瘦骨嶙峋的黑袍人，抢先说道：“姓凌的，三年之前，你曾赏过老夫一掌，应该不会忘记吧？”

言语之间，凌世豪的双目，怒焰炽燃，沉声地答：

“鬼郎君，凌某的当年一掌之赐，是念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没想到你仍然怙恶不悛……”

他的语意未了，一个穿着蓝色长衫的人，阴笑道：

“嘿嘿嘿！老家伙，你死在临头，还要逞口舌之快？”

接着，一穿黄色架娑，肥大的和尚，又狠声地道：

“凌老头，你不引掌自毙，难道还等本法王来动手？”

接着，又一人抢道：

“各位，我看还是尽速将这老狗，宰掉了账！”

娇声嗲气，蒙面光头又道：

“对对对！人家凌大侠，哪有闲情逸致，听我们这群邪魔歪道的批判？”

望着胖和尚，蓝衫人诡笑道：

“屠龙法王，你不是还要与那凌夫人……”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

和尚闻言，两眼一眯，淫褻笑后，怪里怪气地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凌施主，本法王这下可以与你那位美娇娘，参欢喜禅了吧？”

经过你一言我一语，一阵污蔑之后，试想堂堂武林盟主，凌世豪哪里忍受得了！

“啊！”一声断喝。

烈焰焚心，愤怒万分的凌世豪，身形晃处，一道紫电，如迅雷般奔出，霎时，威镇武林的紫金鱼鳞刀，已劈向和尚顶门。

群魔不料，凌世豪竟会遽然发难！

眼看肥胖的屠龙法王，就要命丧刀下。

“啊！”

惊呼一声，屠龙法王身形微偏，仓猝避过来刀，急喝：“诸位，还等什么，一起动手吧！”

屠龙法王说罢，凌世豪身形急旋，一刀劈空，偏身收住，紫光暴闪，再度展开攻击，右刀左掌，“呼呼呼”，一连数招，分别向周围群魔的要害攻去。

群魔见状，退的退，让的让，闪的闪。

人影奔掠，紫电飞腾，一场惊天地，泣鬼神的激战，就此展开。

这时——

屠龙法王手一扬，率先扔出金钹，金钹凌空飞旋，犹如刺眼阳光，瞬间旋向凌世豪的颈际。

凌世豪艺高胆大，他不闪不避，抡刀硬接过去。“当！”的一声巨响。

钹、刀撞击，激出一溜火花，人虽未伤，但凌世豪的虎口，险些遭此震裂。

“嗖！嗖！嗖！”

不容凌世豪喘息，身材矮小，光头蒙面的人，挥舞着云帚，朝他的上、中、下三路攻来。

凌世豪左扫、右拦，拔身上纵，从容化解对方攻势、紧接着，紫金鱼鳞刀一翻，急如颤波，“霍”“霍”“嗖”“嗖”“嗤”的刺耳响声，交织成为一首激战之啸曲。

刀光层层重重，回旋翻腾，刀尖化为万道紫电，密不透风地裹着身子，这威烈，这气势，已经不是一柄操在人手中的刀，所能使出来的。

的确，这只有号称“紫金无敌”的凌世豪，才能办得到，二十年前，他就是靠着“闪电十三式”，威震了整个武林，才荣膺盟主之位。

如今，周遭所环绕的，都是武林中，阴狠歹毒之徒，他们虚与委蛇，轮流攻击，想用车轮战法，来耗尽凌世豪的体力。

虽然，凌世豪知道他们的用意，但却不能不挥刀去架。

时光如箭，连番杀伐，百招已过……

纵使凌世豪是钢铁之躯，武学渊博，双掌也难敌四手，何况前后左右的群魔，皆为黑道枭雄。

乍见青芒疾闪，一柄阴毒的利剑，乘隙钻向凌世豪，他欲躲不及，右臂衣袖，被剑尖划了开来，臂肤三寸血槽，登时鲜血淋漓，标泻不止。

群魔见他负伤，更加紧攻势，钹扬，剑戮，杖扫，掌击……毫不留情，往凌世豪的身上招呼。

剧痛之下的凌世豪，神无旁骛，怒哼连连，刀影掌风，飏然尽出。

须臾，叮叮当当，兵器交鸣，不绝于耳。凌世豪的刀法，果然了得，群魔虽然人多势众，却也被逼退三尺。微挫之后，群魔再度蜂拥而上，其势直若排山倒海，巨浪拍岸，齐向致命处猛攻。

此刻，凌世豪因为伤口处，失血过多，右臂攻守略显迟顿。

群魔一招来了，凌世豪只感眼花缭乱，杖影闪处，正欲撤刀来抵，但已力不从心。

“砰！”的大响骤起。

紫金鱼鳞刀，脱手飞向半空，凌世豪的右腕，也应声折断，似火的鲜血，狂奔标射。

“娘！我怕！呜……”

大厅里，忽然传出小孩的哭声，他揣测，幼子可能是被打杀吓醒。

随着哭声，大厅中掠出一条纤细红影，人影晃处，娇叱一声，凌空射向院中而来。

凌世豪的神智，逐渐迷糊地失去知觉，突看此景，精神为之大振，现在他已看清来者，正是自己的爱妻——江素卿。

霍然，他怒吼一声，凝聚全力地拔起身子，抖手将怀里藏的阎王帖，径向爱妻掷去，并且嘶声叫道：“素卿，接着这群恶魔的阎王帖，尽速带着宇儿离开此地，我已经不行……”

他的语音未歇，接着身形下坠，群魔同喝一声，趁机攻上，闪电般的钹光剑影，杖风掌力，全都落在凌世豪的身躯之上。

“啊……”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随之凌世豪的躯体坠落而下，他踉跄地摇晃着欲倒的身形。

但是，他却欲倒不能。

因为，群魔之中，有一个持剑的蒙面人，正剑穿凌世豪的胸膛，剑尚未抽出，是故他也没有倒下。

此时，凌世豪鲜血模糊的脸上，一双血丝网布的眼球，已被另一个，十指如爪般的蒙面人，挖了下来，将断未断，垂悬于鲜血滴流的面颊。

然而，他脸上剩下的，已是两个骇人的血洞。

右耳已被削下，血仍淌着，满口的牙齿，此刻被击落殆尽，鼻孔，口腔中，都淌着鲜血……

左臂，就在他抖手掷出阎王帖时，被屠龙法王锋利的金钺，硬生生地切下。

惨！惨！惨！悲惨至极！这是一幕令人不忍目睹的人间炼狱图！

刹那间的遽变，就在凌世豪发出惨叫声后，江素卿手持柳叶刀，凌空一旋，将那册阎王帖接住。

忽然，群魔之中，蹿起一条修长的人影，大喝道：

“凌夫人，快将阎王帖交给我‘鬼郎君’，而你也留下来跟屠龙法王，消受一番欢喜禅吧！”

鬼郎君纵身射出，伸手径朝下坠的江素卿，手里拿的那册阎王帖抓去。

蓦地，有一人狂叫道：“小杂种，待我麦亦飞送你回老姥姥家去吧！”语毕，跃身径朝大厅门前扑去。

大厅之外，凌世豪的稚龄幼子，已被眼前这一幕残影，惊吓得哭喊着。

江素卿一见鬼郎君疾伸手爪，朝她手中所接的阎王贴抓来，她本能的挥出一刀，翻身落在大厅门前，爱子的身旁。

鬼郎君岂是泛泛之辈，当下以诡谲的身法，躲过江素卿的柳叶刀，然后，又如影随形地逼了过来……麦亦飞右掌一扬，猛然袭向凌世豪之幼子，眼看他的命在旦夕之际——

左方的屋脊上，暴起一声沉宏的断喝：

“老魔，你敢！”

群魔闻声，皆感心神一怔，眼前人影一晃，场中多了一位银发白须的老者。

然而，就在这老者落地之时，群魔早已一声怪啸，飞身急掠，遁向庄外，逃逸无踪。

不幸，江素卿也被那鬼郎君，点中晕穴，掳出了庄。这时，在老者身旁的，即是被他从死亡边缘上，挽救回来的凌世豪幼子——凌震宇。

看了惨死的凌世豪，老者有些木然，他仰天长叹一声，将凌世豪埋葬后，即带着凌震宇，离开了天道庄，往关外而去……

凌震宇想到这里，再也无法忍受，他疾跃身子，来至那仍被“逆血攻心”煎熬的鬼郎君旁，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掌，狠狠地向对方胸脯劈下。

就在此际，凌震宇可以清楚看见，鬼郎君的怪眼之中，正散发着祈怜的眼光，可是已经太晚了！

“砰！”的一响。

鬼郎君立觉一股重若山岳的劲道，压至胸口，紧接着全身一抖，咧嘴发出凄厉哀嚎。随之，鬼郎君的口中，一股血箭射出。

片刻，鬼郎君痛苦地颤抖停止了。但是……凌震宇此时的心境，是狂喜

的！

他狂喜击毙了杀父的仇人鬼郎君，他狂喜索回了恩师所说的，十三年前武林中的第一流黑道魔头们围攻亡父时联合签名的“阎王帖”。

于是，凌震宇疯也似的，飘身跃出三丈外，落在一块巨岩上，昂首傲然望着远处的重峦叠嶂。

## 二、觅笛音 巧遇怪妇

月光依然是溶溶的，如泻银一般，谷底一丝声音也没有，此刻又重回寂静，凌震宇不由自主地敛起视线，展开手中的那册“阎王帖”。

陡地，他的嘴角上，又泛起一丝冷酷的笑意。

他这时见到，那上面所载的，正是当年围攻父亲之时，所参与的一些恶魔们，签署的黑名单而写在第一位的，也即是适才他所击毙的“地狱门”主人，鬼郎君殷魂。

凌震宇的面色突然一沉，因为他所看到的黑名单中的第二人，也就是当今巫山“望云峰”紫云宫的主持师太——云华仙姑。

“妙师太云华仙姑！妙师太云华仙姑……”

凌震宇的星目中闪耀着，一层残毒的光彩，默默地念了一会儿，他的剑眉一轩，竟不自禁地冷酷、仇恨、怨毒地朗笑了起来！

“哈哈……”

突然，凌震宇的朗笑声戛然而止了。

他似乎察觉了什么似的，疾转身形，径向面前里许之处眺去。就在凌震宇狂自朗笑之际，远方隐约地飘来，一凄凉幽怨的笛声，随风荡漾在谷中。

他凝然聚神，静听良久，那极其美妙的韵律，却绵绵不绝，忽隐忽现地已由凄凉转化激昂，由激昂又化为幽怨……

如此，他迷惑了。

是谁——

在这深山荒谷之中，吹奏着这样优美的笛声？而以这吹笛之人，所吹出的音韵，即知此人的功力，定为一位身负绝世武学的人。

于是，凌震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飘起身形，双臂互展，直向那飘来笛音之处，寻觅跃去。

转瞬间，凌震宇已达里许之远。

霍地，他伫立在一块凸兀耸立的岩石之上，而横在眼前的是一条穿谷溪流，而那曼妙的笛声，仿佛即在面前丈余尺之处发出，正待他举目觅去之际，那笛声却又戛然停止。

继而，传来一声苍老而沉宏的断喝：

“鬼郎君，你这老不死的，又想来纠缠我了！是不是？……”

好生奇怪，凌震宇闻言后，暗忖：“怎么？难道说还有另外一个‘鬼郎君’不成？……”

他想着，那苍老的声音，又道：

“鬼郎君！我已经残废到这种地步，难道你还不能放过……”

说着，那声调突转愤怒地，继续道：

“哼！鬼郎君，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！你别以为我老太婆双目失明，你鬼郎君神砂手的功力再深厚，诡秘，歹毒，我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三招取你性命！”

她语音方落，凌震宇在这时候，早以将视线，向四周扫了一遍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，再望那发语之处，只见那溪流的对岸，有一块平凸的巨岩，岩上背依着一块直立的大青石，端坐一位白发飘篷的老妇，她身着大红衣裳，右手拿着一支笛子，此刻老妇正昂首望着凌震宇，面色凝沉地等待着回答！

恍然大悟，凌震宇心中疾忖道：

“原来，老婆婆的双目失明了，难怪她把我当作‘鬼郎君’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凌震宇正欲答言之际，老妇却暴躁如雷地怒喝一声，伸手飏然一股劲风，径向凌震宇射来，凌震宇疾闪身形，振臂落至另一岩石上。

就在此一刹那，凌震宇原先所立的岩石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已被老妇抖手射来的一块卵石，击为两截，碎石飞射。

凌震宇立稳身形，扭首又朝老妇望去，只见老妇的面部，立起一阵颤动，而显现出一层烦躁之意。

跟着，她又将面部转向凌震宇的方向，嘴皮抖动着，沉喝一声道：

“鬼郎君，你这老贼，还想逃出我老太婆的掌握吗？哼！除非你跑到五十丈外，不然……”

凌震宇在老妇的这片刻动作之下，思潮电疾地冲击着他的胸际，暗忖道：

“这老婆婆她虽是双目失明，但她的听觉却是超过于常人……”

从老婆婆的语意之中，她与鬼郎君之间，也是存在着一些仇意，那我何不将掌毙鬼郎君的事，告诉给这老婆婆知道呢？”

凌震宇想到这，正想启齿答话，孰料那老妇又暴喝一声，道：

“鬼郎君，你如果每次真是慕笛而来，老婆婆倒可为你再吹奏一曲，否则，你立刻就走，以后也不要再来烦我！”

凌震宇这时又见到那老妇，仰面朝他翻动着一双白濛濛的眼球，好像又想起一段伤心的往事一般。

半晌，沉默了下来！

最后，凌震宇不由自主地唤了一声：

“老婆婆，我……”

此语一出，老妇兀自全身一颤，神色立惊，像是受了一股巨大的震荡，出言惊疑地，道：

“什么，你真的不是鬼郎君？你究竟是谁，快说！”

说着，她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仿佛身临大敌似地紧张万分。突觉有异，凌震宇忙道：

“在下姓凌……是来这‘地狱门’，寻找‘鬼郎君’报仇的。方才老婆婆你一再把我也当作鬼郎君……在下也十分奇怪，但后来，才知道老婆婆的双目……”

未待凌震宇说完，老妇情急百般地，抢着问道：

“等等，孩子！我再问你，鬼郎君殷魂，真的被你杀了吗？”

老妇这时的语音，使人闻之是那样的感到绝情，冷酷。斩钉截铁，凌震宇坚定回答：

“不错！”

言罢，老妇的两道蚕眉一蹙，似是有些惊意，但接着她那干枯的嘴角上，却又是那么不可思议地，露出一丝淡薄的微笑，然后又隐隐地道：

“杀得好！——不过，你却替老太婆带来了一段，更寂寞的日子，唉，还好我身边还有宝贝女儿作伴。”老妇说着顿了下来，一只鸡皮也似的手，摸索地向她怀中抚去。

凌震宇这才看见，在那老妇怀中，正蜷头睡着一只，与她服色相同的红毛小鸚鵡。

老妇含笑地抚摸着怀中鸚鵡，仰面一敛笑容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杀鬼郎

君；可是为父报仇？”

闻言一愣，凌震宇缓缓道：“是的，老婆婆你怎知道的？”老妇此时的面颊上，却又使人不解地浮起一丝笑意，道：“这个你先不要问我，将来……”

她没有将下面的话说下去，似是忆起了什么往事，所以她停住了所欲言的话。

然而，老妇又缓缓地问道：“孩子！老太婆再问你一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毫不犹豫，凌震宇答道：

“在下今年十八了。”

淡淡地，老妇道：“十八！”

微微一笑，凌震宇道：“是的。”

莞尔笑了，老妇又问道：

“孩子，除了鬼郎君之外，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仇人？”心中一怔，凌震宇纳闷道：“不错！”

没有表情，老妇慢条斯理地道：

“好啦！你现在可以走了！”

当时，凌震宇的心中疑惑百端，他疑惑着这双目失明奇怪异服的老婆婆，为什么知道自己还有仇人，这老婆婆究竟是何许人呢？

“孩子，你听到没有！现下你不赶快去报仇，还愣在那儿做什么？”

老妇急躁地催促着凌震宇。

剑眉紧锁，凌震宇毫不思索地反问道：

“老婆婆，你让我走！你又在此作什？”

老妇闻言，更是暴躁地，喝道：

“少罗嗦，老太婆要在此，终了一生。”更加不解地，凌震宇追问道：“那又是为了什么？老婆婆，你是否需要我帮忙你离开这荒野之地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老妇昂首发出苍老的朗笑，然后傲慢地道：

“天大的笑话！以我老太婆武功，当今武林所向无敌，要离开这区区地獄门，简直是易如反掌……不过，老太婆一生仅忠于一个‘信’字，嘿嘿，只待那人来此一决生死……”

老妇言至此，立显怆然之色。

凌震宇听罢，暗暗摇了摇头，也觉感慨万千。片刻，老妇又闪动着她那双失明的双目，望了望凌震宇，道：

“孩子，在你未走之前，老太婆还有一言相告。”神情兴奋，凌震宇欣然道：

“老婆婆请说！”

老妇继续说道：

“现下你所有的仇人，你尽可放心，将他们一一击毙掌下，但是……恐……”

双眉紧蹙，凌震宇急问道：“恐怕什么，老婆婆？”“唉！”老妇说着一顿，她长叹一声，才道：“不说也罢！孩子，你还是先去报仇吧！但是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凡事要以‘信’‘义’为本！”

凌震宇听完老妇的这段话，更增加了他内心几分疑惑，迷惘，可是，他依然颇为感激地说道：

“感谢老婆婆的忠言相告，在下就此告别了。”

凌震宇言毕，并没有移动分毫。

那老妇似是发觉凌震宇依然未动，于是，又缓缓地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不要不放心，现在老太婆就让你看看这个……”

说着，老妇右手抱着熟睡膝上的鸚鵡，左手一撑身旁的岩石，身形直立起来，登时一阵金属铁链之声“铿锵”响起。

这时，凌震宇才看清楚，原来老妇背后的琵琶骨中，被穿锁着一条臂粗的铁链，长长的深入溪底。

淡淡一笑，老妇安慰地道：

“现在看到，该放心了吧！不要不服气，就目前来说，你是帮不上忙的，就算老太婆自己……”

老妇语气倏顿，她迟疑了一阵，似在极度地沉思着。

然而她的面颊上，已露出一一种自决的神态，这神态是她自己与自己做的，最后决定的一种坚毅神态。

终于，老妇将身形向后面岩壁上一靠，那支撑着身躯的一支枯手，已然伸向她胸前的衣衫之内，摸出一本小小的黄色绢册。

当下，她翻着一双瞽目，似盯着凌震宇，毅然地说道：

“这是本武学秘籍，老太婆双目已盲，留此无用，今夜相赠与你！孩子，日后成功，再来为我斩断铁链，那就感激不尽了……”

语音甫落，老妇将手中秘籍，朝向凌震宇一扬，随之，她轻喝一声：

“孩子，接着吧！”

绢册飞旋，不偏不倚向凌震宇面前而来，凌震宇哪敢怠慢，忙伸手接过。

月光下，垂目一览，羊皮封面上，赫然写着宽宽扁扁的四个汉隶《先天气功》。

不厌其烦，老妇催道：

“孩子，快走吧！再不走老太婆可要不高兴喽！”

凌震宇无可奈何地朝老妇望去，但见她早已恢复原来坐姿，垂首合目，抚摸着怀中的鸚鵡。

尽管凌震宇满怀疑迷，百思不解，但还是将他那本《先天气功》，揣入怀中，这才道谢过老妇，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。

顿时，踪迹杳然而失。

月光下，地狱门里，依然飘袅着一缕凄凉低迷，激昂幽怨，变化万千的神秘笛声……

东方，晓光初露，峰顶上已渲染一层鱼肚之色，而那隐隐约约的笛声，也随着夜的隐退，而悄悄地远扬了。

夜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一轮火红的旭日，冲过云阵，高高升起了，红霞也渐渐散尽，天色蓝艳艳的，似一片清的海水，近处黄的栗树，红的枫，高高下下的苍松翠柏，并在一处，化为斑斓的古锦。金色的阳光，照着离开摩天岭“地狱门”的凌震宇。凌震宇自从掌毙“鬼郎君”殷魂之后，又将那册万恶的“阎王帖”寻回，他的内心一直是在狂喜着。这也难怪，凌震宇一直与他恩师在那关外的“鲁努儿虎山”中，相依十余年来，无一日不是在风雪中成长着，无一夜不是忍着仇与血的侵蚀。

如今，是他开始报仇的时机了，所以，他的心境难免是兴奋欲狂。

然而，在他的脑际，却有着许许多多，正急待他穷尽思虑的疑惑。

“那地狱门中，吹笛自娱的红衣白发老婆婆，她到底是谁？”

凌震宇在尽力地思忖着，继而，他又喃喃自语道：“她为何将一本武林秘籍《先天气功》，慷慨相赠？”“是谁，那么心狠手辣，将她用铁链锁在小溪之中？难道……”

“我一定要查出这里面原委！”

但是，凌震宇他失望了！他穷尽自己的智力，却对这令人费解，而又不可思议的老妇，琢磨不透。凌震宇毫不灰心，他一路思索着，耗尽不少心机，最后仍是一无所获。

但那接踵袭击他的，是父仇与母恨，血与泪的一幕惨景，又潮涌般地在冲击着他的心。

“妙师太‘云华仙姑’！妙师太‘云华仙姑’！”恨声自语，凌震宇又道：

“我要她跟那‘鬼郎君’殷魂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！报我杀父之仇……”

他咬牙切齿地说到此，眉宇之间，又渲染上一层冷酷的杀机的阴影。

——是的，复仇的意念，在主宰着凌震宇。

所以，他一路走来尽是餐风饮雨，日夜疾奔，径向巫山“望霞峰”的“紫云宫”而来。

转眼之间，又过了十多日——

这天，傍晚时分，薄暮苍霭，日落崦嵫，由巫山县城而东的官道上，一个疾行的少年，独自踽踽地朝青石镇而来。

来人正是复仇的心切，怒焰炽燃着心胸的凌震宇……夜幕已垂，玉兔已悬林梢，屋角……

稍顷，凌震宇来至镇内，他举目四顾，忽见前面街心，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。

遽见之下，他心中惊讶万分，登时显得有些踟躇。转目之间，这才看清那些熙来攘往的人群，俱是些挎刀佩剑，背弓带叉，神采飞扬，豪气威凌的武林人士。这时，凌震宇的心中，更是千头万绪，百思不解，像这些武林人士，来此深山岙区小镇，究竟有何目的？他虽疑虑地思忖着，但自身也已经不知不觉，加入这群人中，他极力观察着周遭，本想借此觅出一些端倪来的。然而，他所看见的人们，依然是行色匆匆地川流着，但弥漫于街心的，却是一些豪笑与窃语。

同时，在每个人的脸上，皆不难看出有种极其神秘的形色……

凌震宇的心情是复杂的，让他感到最不安定的是，这里仿佛弥漫着，一股令人窒息的血腥味！

浓浓的血腥味……浓得化不开！

由这股浓厚的血腥味中，不难使人预测到，这里将会发生一件，令人震惊的武林风暴。

正当凌震宇脑际胡乱地揣测之际，背后擦肩走过两名灰色劲装大汉，一个身背一对勾形兵器，一个腰际斜插一柄快斧，两人边走边聊，神情愉快。

凌震宇有意识地，跟上两步，尾随在后，隐约听到，那身背勾形兵器的大汉说道：

“他娘的！老七，明日你这柄快斧，该扬眉吐气一番了！”那腰际斜插快斧的人，朗笑道：

“三哥，你也不例外呀！那对灵蛇钩，可得好好显个威风喽！”

语毕，二人互看了一眼，相视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随后，那被称为二哥的大汉，又道：

“明个‘天蝎帮’立帮大典一毕，就是甄选香王的比武大会，到时候你可要沉着气，才有机会得胜……”那人话语未毕，突然背后人声喧哗。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紧接着，传来一声一声的锣响。

由此二人短暂的谈话之中，凌震宇已得悉一切，乍闻锣声，转首望去。

原来，背后人群已像河水般分向街道的两旁，继而出现在街心的，让凌震宇更觉惊讶！

因为，来的是一群穿着紫服的人，他们前后均有火把照路，正如风卷落叶般的，朝着这个方向走来。

远远望去，似是抬着一具庞大的神坛，当中也坐着一位穿紫服的人。

不消多时，紫服人群已至眼前三丈之处，凌震宇方才看清楚了，最前端的是两名紫服壮汉，抬着一面铜锣；而后面这一行列，主队前后各有四名紫服壮汉，高擎火把，中间共是六名衣着紫色袈裟的年轻尼姑，肩着一具紫檀木制的巨大靠椅，椅中一位紫纱蒙面中年尼姑，正盘膝而坐。

“鲜了！世上哪有这么怪异的仗阵？”

看毕之后，凌震宇的脑际，思潮翻涌，疑窦丛生。

“难道这就是云华仙姑？她也赶来参加天蝎帮的立帮庆典……”

思索时，那队紫服之人，早已消失在街尾，而街道两旁的行人，立刻又恢复如初。

“不太可能吧！莫非……”

凌震宇若有所思地站着，心中不住暗忖。

霍然，耳际又涌进了先前那两人的谈话声：

“三哥，这不就是巫山望霞峰上‘紫云宫’的‘云华淫尼’吗？”语音未落，那肩背双钩之人，忙“嘘！”了一声，轻声阻道：

“七弟，不可这样放肆！”说着旋目一巡，稍顷，续又轻声说道：

“七弟，此尼之淫，毒，堪称绝代，我们还是敬而远之，走为上策！”

闻言，那腰插快斧的人，“嘿”然低笑起来！接着，他望了一眼那背双钩之人，低声说道：“三哥，她们不住在天蝎帮总坛的贵宾楼中，为何又要回去？”

摇了摇头，那身背双钩的大汉，道：

“他娘的，咱也不知道呀！反正她们住得很近。”凌震宇听到这里，心中不禁怒火炽燃，额际青筋突起，满面寒霜立布，星目中暴闪出两道剑芒，当下，他毫无顾忌地，穿出人群，紧随着前行的怪异行列，疾奔镇外而去！思潮纷涌，凌震宇的心里暗忖道：

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……云华仙姑呀！今夜……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来至镇外，回首一看身后，无人跟随，心中暗自窃喜，眼看着云华仙姑即成掌下之鬼，他不由地兴奋若狂！

举目望去，只见那队紫服之人，已经在里许之外，径朝山中岬区而去！

阻滞前面的是一片绵绵相连的重峰叠嶂，蓊郁郁的参天古柏。

月光皎洁，宛如白昼，凌震宇迤迳悄然地尾随其后，进入了偌大的一片柏林，林中静静地泻下一些月光，阗无声息。

穿过柏林，是条细长的碎石路，右面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隔河是座小村落，村落的背后，是一片青翠的山脉。

碎石路盘旋上山，山路崎岖陡峭，本是意料中事，但这上巫山的路，实在也太险峻了！

因为，一面是千回百折的清溪，一面是奇岩矗立的石壁；两边都开不出路来，故而这条由细石巨岩叠成的羊肠曲径，只能从树梢头，山嘴里穿过。

两旁垂出来的草木，刮得衣服沙沙作响，深邃骇人的幽壑，奇形怪状的岩石，渐渐地在眼前展开。

约莫半个时辰的光景，前面所行的紫服人，戛然而止，突又传来一声“当”的锣鸣！

凌震宇纳闷之际，神情不禁一惊，飘身隐入荫处，悄然向前望去，林深之处，松林峙立着一堵红墙，心想那定是云华仙姑的栖身所，“紫云宫”无疑。

果然不错，只见那高抬着紫檀木椅的人，弯腰放下巨椅，恭身迎下中年女尼，轻飘进入了宫中。

登时，宫前一片沉寂。

有顷，凌震宇悄悄跃进紫云宫外，掩身在一株古柏之上，由枝叶的空隙中，向宫内窥视，心中顿感诧异。

孰料，此时宫中人影绝迹，直静谧得杳无声息！

猝然，瞥见一座阁楼之下，灯火暴明，辉煌不已，接着由大殿一侧，一列厢庑之中，款款地走出数名紫服少年女尼，双双朝着那座阁楼行来。

凌震宇略一细察，共是四对，纤手之上，各托一个巨大木盘，盘中盛满佳肴美酒，香味四溢。

继而，正殿之中飘出一缕轻妙淫迷的管弦之音，袅袅萦回宫中。

不多时，只见殿门之内，款步走出一对身披一袭蝉翼红纱的女尼，有的怀抱古琴，有的轻吹笙箫，步态娉娉曼曼舞般的，也已趋向阁楼而来。

顿时，阁楼之中韵律绕梁，酒肴齐备，歌舞升平。

即在此淫迷的气氛之中，紫云宫外一株参天古柏上，悄然地，飞起一条人影，径自射向阁楼而来！

“嘎嘎嘎……”

而也就在此际，灯火辉煌的阁楼中，爆出一串的怪笑，其声使人闻之毛骨悚然。

斯时，凌震宇早已悄然地，将身形藏匿在窗外的飞檐下，他屏气凝神地注视着阁楼内的情景。

阁楼中央，颇具匠心地设置着一张锦榻！

那锦榻幔帐正是四面拢卷，只见锦榻之上，绫罗锈衾，华丽非凡，纤尘不染。

在锦榻之前，摆了一桌上好酒菜，正袅袅地飘散着一股股的香味！此刻，随着怪笑，已由楼梯上传来，一阵沉重的步履声，眨眼出现在楼中的，是数名赤裸着身体的壮汉，全身赤裸毫缕未存。

数名壮汉来到楼中，扇形地立在锦榻两侧。

“嘎嘎嘎……”

楼梯上的怪笑未止，继而出现在凌震宇星目中的，竟是一位全身赤裸，肌肤血红，瘦骨嶙峋的丑老人，他胯间只遮掩着一条丁字布。

和丑老人联袂而来的，是个年逾四旬，未着衣衫的女尼，她虽已中年，但风韵犹存，雪白的皮肤，像是剥壳的鸡蛋，鲜明的五官，魔鬼般的身材，

胸前围着一件迷人的肚兜，正好盖住了诱人之处。

背后跟随而来的是数名全身赤裸，肌肤如玉的年轻女尼。

瞬息间，那瘦骨嶙峋的丑老人，与中年尼姑来至锦榻前，坐定之后，有两名面容娇柔媚秀的女尼，分侍在其左右。

此时，丑老人旋首闪动着，一双淫光四射的凸眼，一瞥之后，咧嘴嘻笑起来，状极喜悦。

中年女尼，秀目冶荡地一瞟丑老人，唇吐柔音地道：“殷兄，请吧！”

丑老人闻言止笑，伸手搂住尼姑腰肢，磔声笑道：

“云华仙姑，想当年你……嘎嘎……”

语意未尽，中年尼姑媚眸微瞋，一笑道：“殷兄，先喝些酒，待会儿我们……”

说至此，媚眸漾出一丝荡人心神的淫冶之色，将话顿住，瞟眼望着丑老人。

长眉一轩，丑老人干笑道：

“待会儿，作禅戏是吗？嘎嘎……”

笑着，丑老人走到桌旁，狂饮猛嚼起来。

这种骇世惊俗，丑态毕露的场面，凌震宇看后，怒焰万丈，真恨不得一掌将这恶魔击毙。

可是，回心一想，又不能如此冒失，因为，紫云宫里，高手如云，万一他们从中作梗，报仇之事，就难如愿以偿了，何况，那老者有些面善……

凌震宇为此烦闷之际，楼中的丑老人和云华仙姑，已经吃喝起来，红烧秃柿、生炒圈子、酱爆樱桃、干贝起鲜……这全是下酒的佳肴，两人吃得兴起，竟划起拳来。

出手握拳，丑老人率先叫道：“一定高升！”

中年尼姑伸手五指，这一回合，不分胜负，两人名自收手，重新来过。

“六六大顺！”

这时，藏身飞檐下的凌震宇，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笨法子，那就是“指名叫战”，主意已定，他掀起一块瓦片，照准中年尼姑的颈际，猛掷过去。

瓦片快似流星，喘息之间，已近中年尼姑粉颈，眼看这个淫尼，就要身首异处。

“哈哈！”

中年尼姑划拳赢了，正仰头大笑时，忽闻异响，疾把头偏，从容接住瓦片。举起酒杯，欲饮的丑老人，一见此景，不由怔住。倏然起身，中年尼姑向外喝道：

“何方鼠辈，胆敢来紫云宫，行刺本仙姑？有种的，现身一见吧！”

哈哈大笑，凌震宇高声说道：

“无耻淫尼，污蔑佛门净地，本少爷今夜专程来取你的狗命！”

赤裸壮汉闻言，正想迈步追出，谁知，中年尼姑把手一扬，阻止了他们的行动。

“云妹……”

丑老人一言未毕，中年尼姑满腔怒火，顾不得穿衣，抓了支云帚，纵身出屋。

计谋得逞，凌震宇掉头就跑，中年尼姑穷追不舍。为了诱那尼姑，凌震宇故意减速，中年尼姑暗自窃喜，凌震宇已穿入左面的松林，顿时两条人影，

一前一后，双双消失在林荫深处。

不消片刻，凌震宇又穿进另外一片松林中，回首返顾，只见那中年尼姑，紧随在九丈外，飞奔而来，见此情景，凌震宇心中稍觉宽慰，嘴角之上，又悬起一丝冷酷的笑意，心道：

“嘿嘿！淫尼，你大难临头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想着，凌震宇怒不可遏，兀自爆起一串冗长的傲笑。唯恐那丑老人，前来助阵，本已驻足的凌震宇，再次飘身直射松林深处。

“鼠辈，别走！”

中年尼姑咆哮一声，加速追了入林。

原来，这个中年尼姑，就是“云华仙姑”，她性烈如火，睚眦必报，至于武功，更是精通，尤其是那柄云帚，“六十四路断门法”独步武林，此时，“妙师太”云华仙姑，岂有中途折返之理？她毕生以来，今夜尚属第一遭被人如此地辱蔑，是以，心中怒火炽燃，难以忍受！

因此，穷极所学轻功，拼命追赶被她恨之入骨的凌震宇。

凌震宇又穿过松林，绕过陡峭的山崖，处身之地，乃为一山岙。

这幽谷之中，没有石荀嶙峋，也没有杂草藤蔓，满地长着如茵的绿草，不失为比斗绝妙场所。

凌震宇电扫四周，只见周围皆是蓊郁林莽，峻岭重叠，弦月依然高悬天表，溶溶月光泻满全谷如银。

凌震宇昂藏之躯，屹立谷中，怒火高燃地等着那淫尼来临。

霎时，云华仙姑出现在入谷之处，她忿声怒喝，飘身疾射过来。

云华仙姑旋身空中，仿佛风驰电掣一般，右手持云帚，左掌疾翻，径朝凌震宇的面门扫下，一股浑厚的劲力，直冲他来。

虽然来势凶猛无比，凌震宇却丝毫未动，直待云帚将至，他左臂一拨，化开云帚的攻势，同时右掌吐出，和云华仙姑左掌相抵，硬生生地将她身子，推出丈外。“好厉害！”

云华南仙姑受此一掌，心中不禁暗道。

凌震宇冷酷仇恨的星眸中，微闪寒芒，仰首发出一串轻蔑的讪笑，然后傲岸地道：

“淫尼，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所！”

云华仙姑打量凌震宇一番，冷“哼！”一声，道：“好狂妄的小子！有胆量，报上名来！”

气定神闲，凌震宇缓缓道：

“我姓凌，名震宇，先父‘紫金鱼鳞刀’凌世豪，十三年前被你们所害！今夜造访淫窟之意，还须我明言吗？”云华仙姑闻言，脸色骤变，满面淫毒怒色立现，陡然淫笑一声，道：

“小畜牲，满嘴柴胡，含血喷人，待本仙姑来收拾你的小命——”

语音甫落，云华仙姑标步纵身，力抡云帚，电疾而至。凌震宇微晃双肩，躲过来势，霍地撤身三尺，冷冷说道：

“淫尼！你敢否认？在下有一物，让你瞧瞧！”凌震宇早在撤身之时，将那册“阎王帖”，由怀中掏出，借此月光一展！

妙师太云华仙姑，一招递空，已是恼羞成怒，定睛望去，心神不禁一栗，面色立时由红转青，愕然未语，怒咒一声，喝道：

“小畜牲，动手吧！本仙姑量你，也成不了什么气候！”“哈哈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冷酷地狂笑着，上前一步，脸上现出狠戾杀气，道：

“淫尼，本少爷看你猖狂到几时，哈哈……”

笑声中，掺杂着浓浓的一股忿恨之意，凄厉难听，听后教人不寒而栗。

蓦地，笑声停止，凌震宇若有所悟，怒问道：

“淫尼，适才那个丑鬼，是不是另一个鬼郎君？”此言一出，云华仙姑身形微微后撤，双眼突闪疑虑之色，顷刻，尖笑一声，叱喝道：

“小畜牲，这点伎俩，还想欺瞒本仙姑！畜牲，呵呵呵，那册‘阎王帖’被鬼郎君秘藏在地狱门里，畜牲，你这本……”

凌震宇一听，疑念丛生，狂喝一声，逼前三尺，继问道：

“淫尼，那个丑老人当真是鬼郎君？”

“小畜牲，你大概是初出道的雏儿吧？鬼郎君人如其名，你竟然识名不识人！哈哈……”

这时，凌震宇再无法冷静地去分析“鬼郎君”的真假，当下心中疑惑化为一股怒火，突然暴喝：“淫尼，纳命来吧！”云华仙姑阴笑一声，厉言喝道：

“小畜牲，先接本仙姑一掌！”声毕掌到，迅若闪电，凌厉无比。

凌震宇见势拧身，趁隙避开，狂笑大喝：

“淫尼，后事有何交待？”

云华仙姑一言不发，云帚掌影，翻滚如轮，怒叱不断，招招狠毒，皆取要害重穴。

凌震宇一式未发，闪过三招，面色遽变，杀机陡然充满眉宇。

“啊！”

登时，轻啸一声，身形疾起，以其迅雷闪电之势，连翻双掌，直取云华仙姑后脑。

云华仙姑横身一旋，不但躲过对方攻势，而且露出玲珑剔透的曲线。

右手从左腰一拉，一掌向横边砍出，凌震宇疾切她的中路，这一掌又快又狠，夹着虎虎的掌风。

云华仙姑知道厉害，迈步轻移，慌忙偏身走避，凌震宇怕她趁机反攻，将身子一侧，左掌突发，犹如“大鹏展翅”一般，由上而下地削她前胸。

### 三、寻玉女 身陷重围

“小畜牲，来得好！”

云华仙姑一面吼道，一面歪身，左脚横里一蹬，猛踢凌震宇的下裆。

为了护阴，凌震宇只好飞快一转，连刚刚发出之掌，也来不及收，此招极为毒辣，他气极了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云华仙姑就在眼前，双膝一曲，身子微蹲，双掌一齐用力，由腰部推出。

这一招“飞雁掠水”，双掌齐发，攻她的左右腰际，就算云华仙姑逃得过双掌，也逃不过凌震宇浑厚的掌风，只要她挨上一掌，准叫她五脏离位。

“啊！”娇呼一声。

云华仙姑果然名不虚传，她等凌震宇双掌切近，这才两脚一点，整个人就像一只平地向空中冲起的仙鹤，打他的头顶飞过，凌震宇两掌顿时成空。

云华仙姑，这时也不甘示弱，挥舞云帚，上下纵横，白茫茫布起一片光幕。

凌震宇的四周，全被妙师太的云帚笼罩，他心中不禁暗怔，云华仙姑的武功造诣，的确精湛不凡，再加六十四路断门云帚，更逼得他处于劣势！

“呛！”的一响。

情急之下，凌震宇拔出背负长剑，正欲展开反攻，云华仙姑一惊，举起云帚想架，凌震宇趁机扬起一脚，踢向她的小腹。

“啊——”的一声尖锐惨叫。

一条纤细身影，如断线风筝一般，凌空飞得好远好远！

凌震宇笑声又起，如影随形，持剑纵向三丈开外，云华仙姑的身旁，定目察看，方知云华仙姑已经脑浆迸溅，气绝身亡。

凌震宇见第二个杀父仇人，毙命在自己手下，他的嘴角，又泛起了那丝冷酷万分的胜利微笑。

突然，凌震宇星目微转，一个念头出现脑海，他缓缓地微笑着，喃喃地自豪道：

“淫尼，如今你虽死无葬身之地，但本少爷却要你陈尸在那天蝎帮的盛典上，让你的死讯公诸于武林之中。”

语音方歇，凌震宇俯身欲将云华仙姑的尸体托起，蓦然，清新的夜空之中，袅袅传来一缕凄凉忧郁的笛声。

闻音，凌震宇心中不由一栗，这笛声在他听来是何等的熟稔。

这不是半个月前，曾在摩天岭的地狱门中，那个被铁链锁在溪中的红衣老婆婆，所吹出的笛声吗？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就在凌震宇一忖之际，背后不远处传来一阵苍老的低笑声！

事发突然，哪容凌震宇沉思，当他循声望去，赫然，发现自己身后八尺，不知何时屹立着一位六旬左右，赤面白发，头挽高髻，长须拂胸，身背长剑的灰色道装老人。

猝视之下，凌震宇暗自一惊，连忙挫身戒备，而他那两道冷意盎然的星目，却眨也不眨地，凝视着面前老人，谨防对方突袭。

而那道装老人，一派祥和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喜悦之色，一丝也不动地，端详着凌震宇。

一会儿后，老人微笑着，凝容缓缓地道：

“少侠此举，积善云表，贫道诚言相告，少侠安置淫尼尸身一节，甚为恰适，那天蝎帮据贫道所知，也是武林一群狐鼠败类，近年来为害武林颇巨……”

凌震宇闻言，仍然疑虑百端，他冷冷地道：

“如果在下眼力不差，道长定是位武林异人，忠言相赠，在下拜领，可是道长私窥在下，潜身背后之举……”

言犹未尽，突又停顿了下来，正待继续质询，老人仰首大笑，满面慈容，祥和说道：

“少侠勿疑，贫道乃是昆仑山斗牛观，五老之首，道讳‘玄真’，方才贫道路经此地，见少侠所施展的掌法，似是当年老友‘七禽叟’独创，是以，才驻足未去！”

接着，老者又道：

“少侠，可是那‘七禽叟’的传人……”

此老者乃是昆仑山斗牛观的玄真道人，凌震宇顿时疑虑全消，面露喜色，趋前拱手一拜，道：

“原来竟是玄真道长，斗牛观五老之首，先师故友，请受晚辈凌震宇一拜！”

玄真道人见状，忙自笑道：

“凌少侠，且勿多礼，贫道尚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告别了。”

临行之前，他若有所思地，朝右方眺去，继道：

“凌少侠，适才空谷飘来一阵笛声，凌少侠可曾听到？”

点了点头，凌震宇好奇地问道：

“道长，不知那吹笛的是何人？”

一捋长须，玄真道人慢条斯理地答：

“吹笛之人，乃为当今武林黑白两道，赞誉为‘玉女神笛’的人……”

凌震宇不知何故，他情不自禁地，竟自脱口轻声自语道：

“玉女神笛？难道会与那血谷中的老婆婆，有什么关连……”

这语声，轻微地只有他自己听到，突然，凌震宇觉得自己失态，立止语音，展目又朝向笛声所发之处望去。只见不远的山崖下，一处凸出的青石上，婷婷立着一位红装少女，手持玉笛，凝神地遥望着谷底的草坪，凌震宇经此一望，不知怎的心胸内，却有些莫名的鹿动。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这时，玄真道人的双目，早就看清凌震宇的神态，故已揣知个中原委，不禁朗声笑了起来。表情尴尬，凌震宇呆了半晌，转头问道：

“道长为何突然发笑？”

朗笑突止，玄真道人依然满面笑容说道：

“玉女神笛，乃是位玉洁冰心的可爱少女，一身超凡武功绝高莫测，向来在武林中行侠仗义，为黑道宵小之辈的克星，贫道虽然与她熟稔已久，但她出自何人门下，贫道至今仍未探知！她也从不提及师门……”

凌震宇仔细聆听，停了一下，玄真道人继续道：“贫道尚有要事相告，但今夜时已不多，何况还有要事羁事，少侠如若有兴趣，明晚三更时分，贫道静候青石镇外枣村后，山腰破庙之中，届时再晤相述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微微颌首允诺！

微微一笑，玄真道人又道：

“贫道去了！……妙师太云华仙姑的尸体，愿少侠如计进行！”

语毕，玄真道人晃身飘然而去，顿时消失在夜空中。凌震宇送走玄真道人后，旋目又朝那“玉女神笛”立身之处望去，但，人影已杳，她早已不知去向！孑然独怔，俄而，凌震宇这才俯身将那云华仙姑的尸体托起，循着原路而返！

夜，已交四鼓，月已西斜，松林之间，一片暗然。远村近舍，偶尔已鸣起几声幽扬深长的鸡啼。青石镇内，沸腾的人声马嘶，刚刚停息不久，镇东的一条官道上，迤邐地驰来一人。倏然之间，那人已纵上了屋顶，稍停片刻，只见他轻如狸猫一般，径朝镇西头一片偌大的屋宇奔来！此时，镇中的武林英雄，和三山五岳的豪杰，任凭他身负绝世武学，却无一人察觉，屋宇上正蹿跃着一个不速之客——凌震宇。

翌日，清晨——

朝霞初上，旭日刚升，远远的天边，成卷的，成堆的云，被日光透射，都嵌上灿烂的金边，在金色的边缘上，又透出绚烂的五彩光辉，这种景象美极了。

天蝎帮，盘踞青石镇西，此时，人声马嘶，又像赶集似地，热闹起来！

然而，一件令群众震惊的奇闻，突然传开了！

那搭设在天蝎帮总坛门前，广场上的一架巨大的彩门上，正中央竟悬挂着一具头下脚上，身着紫色肚兜的艳尸。人们一眼认出，那人是以淫毒堪称武林魔星的“云华仙姑”！

而在她的胸前，人们发现系着一条白布，上面用鲜血写着“杀人偿命”四个字，下面落款之人，为“追魂客”。“嘎！追魂客，谁是追魂客？”人们不禁这样问着。追魂客！

这个陌生的名字，于是在近年崛起的天蝎帮，以及青石镇中，所有群豪门的心里，立下了一个不解之谜！因此之故，天蝎帮的立帮盛典大会，被迫延期了！

一时间，街头巷尾盛传此事。

正午，青石镇中，蹒跚地走出一位眉清目朗，神情飘逸的少年，只见他，玉面朱唇，发梳高髻，身着一袭青色长衫，的确，仪态潇洒，气宇轩昂，神俊非凡。

却唯独，他那眉宇咀角，始终隐浮着一层与生俱来的一种冷酷、仇恨的神色。

他，即是武林中，人所陌生的凌震宇。

不知不觉，他已来至镇外，穿过枣林，仰望山腰破庙，心悉此处，即为玄真道人相约的地方，他一看天色，为时尚早，突然，他发现不远处，有座荒芜的坟冢，心想：“先到那儿歇息，待入夜再赴约……”

思想间，找了个净洁之处，盘膝坐下。

倏忽，他脑际又回忆起那仇与恨的一幕惨景。

顿然，他面罩寒霜，星目中又射出两道冷酷和仇恨的凌芒，他毫不犹豫地，将那册白绫的“阎王帖”掏出，展在膝上，凝视着当年围攻父亲的魔头们，所签的黑名单中的第三人，潦草地写着“凤阳铁旗门门主厉灭尘”十个字。

他怒目视毕，相反地，又涌现出一丝冷冷的笑意，此时他的心里，又被那复仇的狂喜激动着！

他想像着，那即将被他双掌所击毙的厉灭尘的死状，脑浆迸溅，那鲜红

的血，染满那老魔的双颊、衣衫和那痛苦而凄厉的惨嚎声！这一切狼狈不堪的情景，又将使他得到一种无比的快慰与自豪。

想着，想着，他又将那册视为第二生命的阎王帖，极其珍重地，揣围怀里。

继而掏出的，是那红衣怪妇所赠的《先天气功》秘籍。

于是——

他收敛他适才那仇恨与兴奋错综参半的情绪，一反而为澄澈万虑，净心如石，一尘不染，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，翻开秘籍，凝神默诵起来：

“意与气，在人身中，无形无色，而非目所能观也。须知气于人身之中，极其重要，因为气乃体之充也。用以催血，用以养血，气之成，由于命门与精液涵煦覆育而成，本门称之为‘水火既济’，或谓‘内丹’，其所存之处在丹田……”

一般无形之气，由山根往上至天灵；向后往下，经玉枕，背脊至尾闾，提肛再缘背脊上行，再经玉枕、天灵向前往下，经山根、承浆等内，归至丹田。

顷刻，他目闪精芒，旋即使其凝聚丹田的一股阳刚之气，运至双掌，继而遍布周身。

这是一种至深至奥的玄门下正宗的内功绝学。

他行功习练已毕，仰首一望天空，詎料黄昏已至，彤云密布，远处暮色苍芒，迷蒙一片。

黑暗的夜幕，已笼罩了整个的无地，蔚蓝的夜空，宝石般地繁星闪耀着！此际，他自忖：

“玄真道长约我，想必有要事相告！”

沉思之际，山麓林处，传来一缕悠扬的笛音，袅袅地飘荡在夜空，萦回缭绕久久不散。

这缕笛声，对凌震宇来说，是何等的熟悉。

他忙自潜心敛神倾听，不禁好奇心动，疾一飘身循声扑去！

“这笛声究竟是玉女所吹，抑或……”

想着，身形已入枣林，忽地眼前飘起一条婀娜的人影，一现即已消失于林荫深处而去！

“哼！玉女神笛，我看你有多大的武功造诣！”美妙的笛声，依然萦回林空，凌震宇心中忽生妒念，于是，尽力施展轻功，加速追赶而去。

来至一处较为稀疏的树林，长身跃上一株较高的枝头，由枝叶隙间，展目搜寻，哪里还有玉女神笛的芳踪！“沙沙沙！”

突觉身左繁枝密叶处有异，当下功运双掌，谨防仓猝之变。

“嘎嘎嘎……”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那枝浓叶密的枣树上，爆起一串夜梟怪笑道：

“小辈，还不快给老夫滚下来！”

凌震宇一听，对方口气十分狂妄，已知定非泛泛之辈，不过他污言相辱，心中不由怒火炽燃。

当下，龙吟一声，大笑飘身而下，落在林中，循声一瞥，朗声询道：

“不知哪位朋友，如此抬爱在下，深更林中候晤，实在不敢当，请现身一见吧！”

“嘿嘿嘿！”

语音未尽，突由背后，传来阴笑之声！

凌震宇不敢大意，疾电转身，展目只见面前，立了一位藏青长衫，黑发高髻，玉面长须拂胸的五旬老人，同一时间，立觉左右背后，也自响起一阵“嘿！嘿！”然冷笑之声！

无疑，凌震宇此时处境，已经被来历不明的人包围。瞬息，笑声已毕，林中立呈一片死寂！

凌震宇满面冷酷之色，转睛一瞥左右身后之人，只见他们三个人穿着长相，与面前这人毫无差异。

这四人目闪精芒，太阳穴高高突起，特异常人，心悉俱是一流高手，武功当臻化境，当下岂敢轻敌，早已运功等待。

继而，看定面前之人，当先冲破死寂，冷傲地问道：

“四位，深夜拦阻在下，其意何为？”

言讫，身左之人，突然嘿嘿阴笑，说道：

“小辈，你冷傲骄狂的态度，在武林中绝无仅有，吾等十分欣赏！不过，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，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！”

闻言，凌震宇立知，他们乃为天蝎帮徒，语气刻毒浸肤，但却故作不解地，冷冷说道：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也都不懂！”

“别反穿皮袄——装羊。小辈，可知道老夫是何许人？”面前长须拂胸之人，阴笑着问。

凌震宇故意一怔，摇了摇头，仿佛在说：

“我管你是谁？”

不可一世，身左之人傲然地答：“吾等乃天蝎帮的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不容那人说完，凌震宇昂首一笑，冷冷道：“放眼当今武林，有八大门派，一十三个帮会，就单单没有听过什么天蝎帮！”

突然，那身后之人，狂喝道：“小辈，住口！”犹若未闻，凌震宇不慌不忙道：

“各位，如果不直言相述，深夜拦阻之意，在下可无兴多陪了！”

语毕，长发之人，双睛微瞪，冷芒逼射，面现杀机，怒意骤增地，忿声说道：

“小辈，老夫一言相询，掌毙云华仙姑，而又寅夜盗走吾帮‘秘图’的追魂客，可是你？”

对方语落，凌震宇面色骤变，剑眉怒剔，冷道：“是，又如何？不是，你们又想怎样？”

嘿嘿一笑，长须之人，眼露凶光，道：

“如果是的话，老夫就将你这个小辈，按照吾帮重罪问处！”

蛮不在乎，凌震宇莞尔，道：

“不错，我确实就是那……”

“呔！你也配！”猝然，林空暴起一声娇叱。凌震宇闻言，语音立顿，全场五人，心神俱是一栗。顿时，立觉枣林传来一声细微的破空之响，凌震宇展目细看，只见一道金芒电疾一闪，迎面疾射而来。“哎！”

紧接着，背后爆起一声凄惨嚎叫，“咕咚”一声，背后之人已然仆倒尘埃，痛苦地呻吟不绝！

须臾，远处传来一缕清幽的美妙笛声！

而也就在背后之人，惨嚎声起的刹那，其余围绕凌震宇的三人，同声疾喝：

“夺命金莲！追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三人身形一晃，已然飘身逾丈，不知何时，手巾撒出一件极其怪异的旗形兵器，乌光闪闪，已箭矢般，消失无踪！

凌震宇怔了半晌，恍然转身，只见身后那萎顿蜷伏之人，呻吟已绝，满襟鲜血淋漓，面容十分苍白，嘴唇发紫，手中却也紧握着，一柄乌光闪耀的三角旗形兵器！此人分明是中了一种歹毒的暗器！

“夺命金莲？”凌震宇穷思极虑地暗忖着！

这时——

夜空弦月已升，银辉泻地犹如白昼！

当下，凌震宇趋前细察，已看清此人所中的暗器，其左颈间的喉结之处，伤口周围肤色奇特，呈现出一片暗黑墨绿。

看了一会儿，这才俯身将那乌光闪耀的三角铁旗，由死者的手中拿起，略一细察，只见旗面上，竟颇具匠心地雕着一只金色蝎子。

林中那飘袅的笛声，也已消失殆尽，忽然，凌震宇想起今晚之约，手里拿着三角铁旗，连忙纵身穿出枣林，朝破庙方向而去。

三更刚过，凌震宇一边疾行，一边巡视四周，几个起落之后，来至林外，面前已是崇山峻岭，仰首望去，山腰之上，似有一丝灯火，忽隐忽现，心想：

“玄真道长可能已达破庙，我得尽快赶去！”凌震宇虽然不住地想着，脚下却如行云流水！片刻后，凌震宇已达山麓，觅径蜿蜒攀登而上，苍松古柏，藤萝盘虬其中，现在已可乘隙望见一角红墙。凌震宇缓缓走向前，果不其然，正是一座荒芜的庙宇，处处残垣断壁，蔓草丛生。

而正待举步欲入之际，忽见右方不远处，红影一晃，一条婀娜的身形，飘然越进庙墙，消失在暗影之中。见此情形，凌震宇不由一怔，疑虑万端。

庙内这时已传出少女的柔声，道：

“道长，我可以入内一叙吗？”

接着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，道：

“姑娘，请进来吧！”

凌震宇也听出那和蔼可亲的声音，不就是玄真道长吗？俄顷，屋中传来那少女的声音，喜道：

“道长，你所要找的东西，我已经为您找回来啦！”语音甫毕，玄真道人突然沉声喝道：

“何方高人？既然来了，就请进来吧！”

原来，凌震宇已潜入破庙院中，天井处一花坛之旁，但因屋中有那少女所碍，自己才未出言相示应约而来！凌震宇闻言，心知行踪已被玄真道人察觉，所以再也不好躲避，立时起身走了出来。

就于此际，屋中少女又自急道：

“道长，来人是昨夜相约之人，我暂时不愿见他，此物我先带在身旁，明晚在天蝎帮庆典大会上再看吧！”她语音方落，身形早已穿出后窗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凌震宇早知，她一定是那个“玉女神笛”无疑。而于枣林中，暗器伤人，吹笛诱走天蝎帮的人，也是她吗？

“道长！在下正是应约造访之人，凌震宇！”“呵呵呵……”

凌震宇语音未了，屋中接着一声苍老的朗笑，随着飞出一条灰色人影，

飘落在凌震宇面前五尺处，仔细端详，来人果然是昆仑山斗牛观的玄真道人。

笑容可掬，玄真道人慈祥和蔼地道：

“凌少侠，为何迟来？”

凌震宇闻言，面现窘容，愣了半晌，正想据实回答之际，玄真道人慈目微转，恍然笑道：

“凌少侠，贫道妄言了！哈哈，来来，请！”微一躬身，凌震宇谦虚地道：“道长，请！”二人来到里面，满目尘埃蛛网，庙中似久断香火，神像倾倒，破烂不堪！

落坐一张破旧腐蚀的木桌之旁，沉默了一下，玄真道人望了凌震宇一眼，欣然说道：

“凌少侠，昨夜之事，贫道十分景仰，没想到悬尸，竟是如此顺利！哈哈！天蝎帮自称高手如云，而今一见不过尔尔！”

“侥幸！侥幸！”凌震宇随即谢道：“承蒙道长称赞！若在闲暇，还须道长不吝指教才是！”

“哈哈！凌少侠，贫道绝无虚言，你不用客气！”凌震宇见玄真道人兴奋已极，也就不再谦言，随即转语相询，道：

“敢问，道长可知天蝎帮，是如何崛起武林，声势竟然这样庞大……”

凌震宇语意未尽，玄真道人抢言而道：

“凌少侠，贫道今夜约你来此，也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！”

说着，他停了下来，似是思考着从何谈起！

凌震宇不由大喜，星目注定了玄真道人，冀望地等待着他，为自己述说天蝎帮近年崛起武林之因！忽然，凌震宇想起什么似的，剑眉一扬，将手中带来的铁旗，捧在面前，朝着玄真道人，问道：

“道长，这柄三角铁旗，与那天蝎帮是否有什么关连？”思忖之中，玄真道人陡闻此言，蓦地一怔，展开注视，面色遽沉，默默地望了望凌震宇，缓缓地点了点头！“少侠，此旗是从何处得来？”玄真道人突然问道。凌震宇星目微转，仍然含疑，这才将傍晚入林之事，叙述了一遍。

全然明白，玄真道人始道：

“那四个人就是‘天蝎帮’主手下的‘骆家四霸’，如今已逝其一，那‘骆家四象阵’，从此就无法再施展了！”“了”字一出，凌震宇又追问道：

“道长，那林中施放暗器，和吹笛之人，可是那位‘玉女神笛’？”

玄真道人，面露喜色地笑了笑，并未作答。

凌震宇见状，自己也就不好再问，当下收起那柄铁旗，静静地，等待着，玄真道人说天蝎帮的由来。沉思一会儿后，玄真道人，凝言说道：

“十年前凤阳县，有个‘铁旗门’，组织庞大，被一位混世魔头‘厉灭尘’领导着，此人以手中一柄镔铁自制的旗子，震慑群雄，武功独树一格，诡谲绝伦，淫威四盛，中原武林莫不敬而畏之，谈旗色变——”

“铁旗门在厉灭尘的羽翼舐犊之下，凶横暴戾，处处烧杀无辜，掳掠奸淫，无所不为。”玄真道人顿了一下又续道。凌震宇此时，脸一绷，仇恨犹现，心中恨道：“厉灭尘，如果你还活在这世，我凌震宇一定要你碎尸万段……”

他思忖着，玄真道人也未注意凌震宇此刻的神情，续道：

“铁旗门这样一来，惹恼了武林中各大名派，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殃及无辜，是以各大门派掌门人，曾数度私议，商量如何歼灭铁旗门！记得，是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，淫威数载的铁旗门，在各派的围剿之下，一夜之间，

就此消失了。”

倾听至此，凌震宇不禁心灰意冷，忙急着问道：“道长，那铁旗门的门主厉灭尘呢？”

玄真道人闻言视情，早察知凌震宇的心意，遂道：“谁知混世魔头厉灭尘，并未丧于当时的那场激战之中，——如今，他又出现武林，兴风作浪，声言组帮立派，微作汤药之变，变为什么天蝎帮。”

凌震宇星目，电闪光芒，冷酷仇恨之色更浓，急道：“你是说那天蝎帮帮主，就是以前铁旗门的门主厉灭尘喽！”

玄真道人颌首，他定睛端详凌震宇。

凌震宇倏然起身，抱拳向玄真道人说道：

“道长，承蒙相告，在下感激不尽——”

立时跟起，玄真道人喟叹一声，忙道：

“凌少侠，希听贫道一言，此时，最好稍安勿躁，如逞一时之勇，造成千古遗恨，后悔就晚了！”

凌震宇被玄真道人，一言提醒，心下暗道一声：“惭愧！”他面色泛红地急询问道：“那依道长之意呢？”低头沉思，半晌，玄真道人慈眉忽然一轩，道：“贫道如今倒有一条妙计……”

正于此际，凌震宇面色一变，龙吟一声：

“哪路的朋友？”

语音甫落，玄真道人一怔，凌震宇早就离开椅子，凌空而起，身形一晃，穿离而出！

随即，朗喝一声：

“哪里逃！”

但是外面黑鸦鸦的，哪里还有人影呢？

眨眼之间，玄真道人也纵身来至院中，只是凌震宇屹立殿脊巨螯之后，向四下搜索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玄真道人立觉屋中有异，灯光下，人影一晃，接着屋内传来一串沙哑的大笑的声音，道：

“老杂毛，你真是沉不住气，我银拐老婆子找你找得好苦，如若不是刚才我跟踪一个丫头片子，还发现不了，你这老杂毛！”

这时，玄真道人已知此人来路，忙自招下凌震宇，率先走进屋中，展目一望，朗声笑道：

“哈哈！原来是岭南侠女驾临，贫道未察，汗颜……汗颜……”

凌震宇立身在玄真道人身后，此刻已看清来人，原来，竟是位白发稀疏，满面皱纹，笑脸可掬，滑稽突梯的古稀老太婆！

她有张枯干的嘴唇，永远是那样的微笑着，使人觉得她是位可亲的老人！

她身着一袭蓝色的短装，肥大的衫裤，怪异的让人觉得好笑！

手中拄着一把钝银打造的凤头拐杖，看其份量，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，如果此人没有超凡武功，绝对无法手持银拐，纵高跃低。

有所顾忌，玄真道人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刚才……刚才贫道是说……”

蓝衣老婆婆宏亮的喉咙，大嚷道：

“老杂毛，你少来这一套，你们所谈之事，我老婆子都听到了！——如今，我也想参加你们的行列，你就别害怕，只管往下说！”

蓝衣老婆婆说完话，兀自瞪着一双精芒灼灼的铜铃眼，望着玄真道人，在热切地等待。

玄真道人又恢复原有的笑容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回答，先请蓝衣老婆婆坐下后，转目望了凌震宇一眼，笑道：

“凌少侠，可知这位老婆婆，如何称呼？”

凌震宇满面含笑地觉得，这位老婆婆滑稽梯突，但经玄真道人一问，脸上不由起了腴腆之色，当下就摇头作答。

右手一抬，玄真道人介绍道：

“这位就是江湖上，人称‘银拐婆婆’的岭南侠女，麦晋芬……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未待玄真道人说完，欣悦地嚷道：

“老杂毛算了吧！都给我老婆子抖出来做什么？”说着，一瞥凌震宇，又忙自笑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以后，称呼我老婆子银拐婆婆，就可以啦！”

凌震宇这时忽然想起，恩师也曾一度谈及过，此人乃是侠义道中的一位女豪杰，十数年来，不知为何失去踪迹，讵料，今夜竟在这破庙中，得识高人！

于是——

凌震宇忙上前来，重新见过银拐婆婆。

玄真道人这才向银拐婆婆麦晋芬，说道：

“麦老姐，此次重现武林，前来这天蝎帮箕踞之地，欲意何为？可否透露贫道知晓？”

银拐婆婆一听，满面喜悦之色立敛，愠容道：“老婆子在寻找‘铁辫子’，好报我当年围歼铁旗门时，一辫之仇。”

慈眉一紧，玄真道人正色道：

“据说铁辫子段南山，也在天蝎帮的羽翼之下？”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。

银拐婆婆闻之气忿，陡然举起银拐一墩，地上石板立刻碎裂。

“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玄真道人诚挚地回答：

“麦老姐，贫道乃方外之人，怎么会信口雌黄，欺骗你呢？”

就在两老一对一答之时，凌震宇神情上，不免有些迷惘，然而在他的内心中，却又暗自不停地思忖着：“铁辫子？铁辫子段南山是何等人物？他是否也在阎王帖里呢？”

须臾，铁拐婆婆朝着玄真道人，狠狠地点了点头。屋中沉静了片刻，玄真道人像在沉思一件费解的问题，眉宇又显露着一种颇难决定的神色，满面沉郁。终于，他开怀地笑了，道：

“麦老姐，既然以诚相述来意，贫道也不该有丝毫隐瞒，说真的，贫道此来的目的，全是为了那幅武林奇珍‘秘图’而来。”

大吃一惊，银拐婆婆急声问道：

“什么？那‘秘图’你已经得手了？哈哈……”说着，她脸上紧张之色全消，仰首一串哑笑爆起——就在这哑笑声中，玄真道人满面肃容地摇首作答。“什么铁辫子？什么武林秘图？”

凌震宇如置身在五里雾中，对两老这段谈话，更是满心茫然。

铁拐婆婆笑声立止，一瞥玄真道人，不由嚷道：“老杂毛，你不要疑神

疑鬼，我老婆子决不对那‘秘图’有所染指，甚至有一丝觊觎贪心之念，一一至于，明夜天蝎帮总坛一行，你到底有何妙策？”

闻言之后，玄真道人不由心下暗惭，登时长眉一轩，微笑道：

“麦老姐依然不减当年豪迈，贫道对你仍是望尘莫及！”语音微顿，又道：

“明夜是天蝎帮公开立帮庆典之会，贫道本欲参与，见机行事，……如今……”

凌震宇一见玄真道人语钝，忙自问道：

“道长如今怎样？是不是有所变动？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素性急躁，早就不耐烦玄真道人，慢条斯理的态度，是以，双目一瞪，嚷道：

“老杂毛！你的意思我老婆子明白了！”

说着，她笑意盎然的，朝着凌震宇，沉不住气地道：“小伙子，老杂毛的心意是，趁群魔集会庆典之时，冷不防的出击，大战一场，你报你的仇，我雪我的恨，老杂毛趁机索取秘图，哈哈……为武林歼灭此一狐鼠的帮会组织，何尝不是快事一件？”

银拐婆婆说至此，扮着满面滑稽的模样，一味地望着玄真道人与凌震宇！

银拐婆婆一敛滑稽之色，满露忧容地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先别笑，你可得担保有此胆量呢！”玄真道人闻之止笑，一瞥凌震宇，看他如何回答。脸色一怔，凌震宇豪气干云地答：

“前辈请放心！不管是闯龙潭，或则入虎穴，晚辈一定不落人后！”

银拐婆婆听了，手中银拐一摇，喜极地笑嚷道：“好小子，如我老婆子没有看走眼的话，你小子定是昨夜击毙紫云宫云华仙姑，后又悬尸天蝎帮彩门上的追魂客喽！”

星目一闪，凌震宇莞尔道：

“前辈法眼，所料未差。”

鼻子一皱，银拐婆婆望着玄真道人道：

“老杂毛，这追魂客可是与当年武林一桩大血案有关？”听完此话，玄真道人微笑着，点了点头。

银拐婆婆转睛望着凌震宇，兴奋地道：

“小伙子，我那久未相见的关外‘七禽叟’老哥哥是你何人？”

肃然起敬，凌震宇答道：

“是我恩师。”

银拐婆婆突然露出狂喜之色，嘴中不住地赞道：“好小子！不错！不错……”

玄真道人微笑地望着二人，一语不发，突地，恍然抢道：

“好了！现下我们约定一下，明夜行事所需的记号，贫道还有事，须先行一步呢！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又自嚷道：

“老杂毛，现在不用多说，到时候见机行事好啦！我老婆子也不能久留了！”

说着，立刻站起身来，又道：“明夜天蝎帮总坛再见吧！——我老婆子先走啦！”

她语音未落，身形早已穿窗而出。

玄真道人送走了银拐婆婆的一道蓝影，朗朗一笑，道：

“少侠，贫道也先行一步了！”

凌震宇尚未答话，只见眼前人影一晃，玄真道人也自越窗而去！

两人走后，凌震宇孑然一身，孤灯独影，他星目一扫屋中，忖道：

“我何不就于破庙中，栖宿一宿，明日再进镇，待群雄与会之时，见机行动？”

于是——

凌震宇起身踱至靠壁处的一张木榻，盘膝坐在上面，挥熄灯火，轻合双眼，屏神静虑，继而浸身在行功调息的玄妙境界之中。

片刻，全身疲倦之意，完全消除。

睁开星目，忽然，他的面颊上，泛起了一丝冰冷的笑意！

凌震宇幻想着明夜，将要发生的一场激战，他又见到那最喜爱的仇人，一片片鲜红的血，与那一个个残嚎着，而倒下去的痛苦的面庞！

是以，他冷酷而无情地笑了……

#### 四、厉灭尘 重现江湖

他在毫无意识下，纵身穿窗出去，来到一条蔓草丛生的甬道上。

他抬头，注视着皎洁妩媚的明月，他痴痴地，像是思考着一些什么。

然而，从他内心深处，所涌出来的，仍是对这个美好的大千世界，所产生的一股仇恨、怨毒与残酷……“铁旗厉灭尘，我要把你这个老魔头，碎尸万段……”他满心忿恨地，默想着！……随之，又狠声地自语着……

“嘿嘿……”

忽然，背后传来一阵冰冷的阴笑！

闻声，凌震宇顿时毛骨悚然，心神悸慄，他电也似地，倏然飘退，疾旋身形，展目纵望。

只见面前赫然卓立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身着一袭长衫，足蹬雪靴，两目寒芒逼人，双手反剪而立，神情泰然。

此人最异于常人的，他竟是黑发白须。

这时——在那逼人的目光之中，使凌震宇察觉出，蕴藏着一丝极其阴狠，毒辣，而又轻蔑的意味！

乍看之下，凌震宇不禁绷起脸来，浓眉微蹙，炯炯的星目，怒视着老人……

沉默片刻，老人双睛微转，嘴中又是一串阴笑，道：“嘿嘿！没想到老夫会亲自前来吧？嘿嘿……但愿你能如愿以偿！”

闻言，凌震宇神情悚然，当下飘身撤退！

思付着，倏忽间，星目立现杀机，他疑惑万分，严阵以待，怒喝道：

“老贼！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老人目光之中阴毒之色暴闪，轻蔑地阴笑道：“是谁？嘿嘿，是‘铁旗盖世’厉灭尘！也是现下‘天蝎帮’的帮主呀！嘿嘿……嘿嘿嘿嘿……”

“铁旗盖世厉灭尘？”

凌震宇失声惊叫呼：“我不相信！绝不相信！”“嘿嘿！”

黑发白须老人，阴笑着，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怎地！娃儿，你不相信老夫就是你所要找寻的凤阳铁旗门主厉灭尘吗？”

凌震宇听了，神色之间，更为冷酷，残毒……刹那间，他电欺而至，嘴角处，显露出一丝不屑而仇恨的笑容，星目一展，狂傲讥调地，冷笑道：“老贼！你配吗？——哈哈！想不到天蝎帮的帮主，即是这等货色……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他语意未尽，而竟又朗声狂笑起来！

接着铁旗厉灭尘，仰首也是一声阴笑，蓦然地，道：“嘿嘿！料你娃儿也不会相信老夫的！嘿！嘿嘿……”就在这嘿笑声中，突见他身形一晃，立现一道乌光，他手中已多了一柄尺来长短的三角旗。

骤见之下，凌震宇自身早已蓄势待发，双睛注定了对方，伺机应敌。

“现在，老夫这柄‘铁旗’，足可证实了吧？”

此刻——

闻言视情的凌震宇，心中早已烈焰燃烧。

而他正欲发难之际，只见，那老人双肩一晃，电也似地，飘身后撤，轻飘飘地，直若飞絮，落身在短墙之上，冷然笑道：

“请恕老夫眼拙，娃儿，你可就是击毙云华仙姑，向敝帮挑衅的追魂客

吗？”

稍顿，接着冷冷地又道：

“娃儿！不妨也将师承派别报给老夫，以免……”凌震宇未待老人言毕，朗朗一笑，冷道：

“老贼所询，在下明夜参与贵帮立帮庆典盛会之上，自会相告！”

铁旗厉灭尘一听，脸色立沉，阴笑着道：“娃儿，可否先将名讳报上？”充满自信，凌震宇星目中，一闪轻蔑之意，冷冷道：“这有何妨！”

说着，又朗声道：

“凌震宇就是在下。”

铁旗厉灭尘，神目一闪，陡然一惊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凌震宇，稍微收敛狂傲之色，一笑道：

“久仰！久仰！老夫为了明夜盛会欢迎凌少侠驾临，现下暂时告别了！凌少侠，明夜总坛再晤吧！嘿嘿！嘿！……”

阴笑声中，一条庞大的人影，拔空射出，身形消失。

凌震宇朗笑着瞥天空，此时，东方天际已露出一道鱼腹白色……

这时，凌震宇又察觉什么似地，将其视线扫描前殿屋脊，忽见一条人影，轻若飘絮般地落下身形，来人转头径朝凌震宇立身的殿后，一片数丈方圆的空场上望来！

经凌震宇仔细一看，原来来人是那岭南女侠“银拐婆婆”麦晋芬。

凌震宇尚未发言，老婆子麦晋芬，银拐一拄，昂首一声大笑，高声嚷道：“小伙子，快进来，我老婆子有要事与你相商！”

沙哑地语音中，只见她两只肥大的衫袖一展，身形凌空而起，穿窗进入屋中。

凌震宇见银拐婆婆飘进屋中，当下双足一曲一伸，也已飘起身形，穿窗而入。

斯时，银拐婆婆已然端坐在那张木榻之上，滑稽毕露地望着凌震宇。

等凌震宇落坐在木桌之旁，银拐婆婆这才一瞪铜铃双眼，高声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可是奇怪我老婆子去而复返吗？”凌震宇微笑地望着她那滑稽的面孔，点了点头。嘴角一翘，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又笑嚷道：

“哈哈，我老婆子是又有新发现了……”

面孔肃然，凌震宇关切地贴身询问：

“前辈，又有何发现？可否立即告诉在下？”银拐婆婆麦晋芬，身躯前后摇晃着，双眼望着凌震宇，笑道：

“小伙子，急什么！我老婆子如果不打算告诉你，我又回来则甚？”

说着，又顿了下来。

凌震宇心知这老婆子不可多加理喻，所以，也就不再相询，只是以眼神透出一种希冀的神色，在等待着佳音。视此情景，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不由露出喜色，嚷道：“小伙子，我老婆子方才在青石镇，一家客栈之中，又碰到了另一位歹毒无比的魔头……”

神色一怔，凌震宇急问道：

“前辈，所遇何人？”

麦晋芬一副满脸滑稽之色，双眼突闪两道慑人冷芒，望着凌震宇，愤恨激动地，哑声说道：

“此人就是当今极为武林共忿的‘无常吊客’。”凌震宇听了，脸色倏

变，突地星目凌光毕射，忙道：“无常吊客来此作什？莫非……”

说至止，忽地欲言又止，闪睛只见银拐婆婆已闭目而坐，满面罩定一层恨意浓厚的阴影，似是沉思着，一言不发。

须知，凌震宇忽然住口，只因他心头掠过一道，颇为怀疑的意念，暗下思忖着：

“无常吊客？是否也是当年围杀父亲的仇人……”凌震宇经过这阵困惑怅然的忖思之后，他决定避开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去展开那册阎王帖，看看是否无常吊客，也是列在黑名单中。

于是，朝着闭目沉思似的麦晋芬，忙道：

“前辈，在下欲告便一会，稍等即来！”

言讫，银拐婆婆依然是闭目不语，毫无所觉一般。凌震宇没有多说，就在他离开屋中之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的面颊上，泛出一丝得意至极的笑容。

来至古刹外，凌震宇随跃在一株苍松之上，疾速地翻开那册阎王帖来看！

蓦然，心中大震，满面立布仇恨，冷酷，残毒之色，他双睛暴瞪地，停滞在黑名单的第四位黑名之上，写着：“无常吊客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凌震宇默默地看完之后，怒哼一声，那股冷酷残毒的仇恨，顿时在他的心胸起伏，复仇之火狂烈地燃烧了起来。当下，他剑眉一轩，疾然旋身，直朝古刹之内，流星赶日折回。

哪消片刻，凌震宇已来至殿侧小庑之前，纵身一扑，穿进窗口，待他目光向着木榻之上一扫，神情忽然一惊！原来，木榻上已无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踪迹。

那取而代之的，却是一块白布条，上面草草地书写着道：

“小伙子！我老婆子先走一步，今夜天蝎帮盛会中相见了！……而那，无常吊客，据我老婆子所知，定是为觊觎那幅秘图而来……银拐婆婆麦晋芬留字。”

凌震宇看完布条，心中若有所失，可是这阵茫然，并未持续太久，因为，他脑际很快地，汹涌着地仇与恨的浪涛。

此时，他望着窗外已明的天空，不时喃喃地自语着：“那秘图玄真道长是否，……”

忽然，凌震宇联想到那未曾谋面的“玉女神笛”，他兀自自信地又道：

“是她！一定是玉女……那一定是被她得到了，否则，她为何入夜时跑来，告诉玄真道长说：‘东西找到了……’——而后来，她只因为我的出现，又将东西带走的！……她为什么不愿与我见面呢？……”

凌震宇独自想着。

他不自觉地，走出了古刹，朝向山下的青石镇而来。旭日初升，东方抹上一片酡红的朝霞，端地瑰丽无比。疾行着的凌震宇，他那矫健的步法，快若行云流水。清晨，和煦的阳光下，凌震宇的踪迹，已于青石镇西的一条阒无人迹的官道上出现了。

瑰丽地，金黄地，日出日没。

夜幕又已低垂，蔚蓝的天空，已是繁星闪闪，玉兔高悬峰顶，林梢，屋角……

凌震宇随着流动的人群，漫步在青石镇中。

一日间，他丝毫也未发现那无常吊客的踪迹，甚至于玄真道长、银拐婆

婆麦晋芬，以及那若隐若现的玉女神笛。此际，青石镇中，又是人声鼎沸，嘈杂一团，街道上，流动着的人群，都不约而同地，涌向天蝎帮的总坛而来。不经意间，凌震宇已随着人群，来至天蝎帮总坛门前，他悄悄然地，展目电扫那门前广场彩门之上，所悬的那具云华淫姑的尸体，早已杳然。

随后，凌震宇剑眉微轩，径朝天蝎帮的总坛内外瞥去。啊！只见那总坛的气派宏伟，放眼一片楼宇高耸，房舍比鳞，富丽非凡，不过所差的，只一片霸气逼人。虽是如此，但也不愧为武林一大泉巢。

那黑漆的铁门外，依然警卫森严，数名身穿青色排扣劲装的壮汉，怀抱银光闪闪的鬼头钢刀，门前逡巡不已！前面所行之人，已被天蝎帮内负责执事的人，鱼贯地引入内堂。

不多时，凌震宇也跟随着众人进入总坛院中……院内是条青砖铺就，笔直通往后坛的甬道，此时甬道两旁，约莫十步之远，就相对的峙立着两名青衣劲装抱刀之守卫。而所有守卫之处，均是燃着一支烈焰熊熊的火炬。

相继地穿过两层院落，众人已被引至左面的一处偏院，院内却是一片空场；而空场的尽头，却是座庞大的巨厅。

众人如蛇形地走在通向巨厅的甬路之上，来至厅前，凌震宇始才看清，大厅之内人头攒动，男女老小，僧道俗儒，耕读渔樵，早已是齐集一堂，言谈笑语横飞，喧哗之声，直若雷鸣。

厅内厅外，俱是张灯结彩，灯火辉煌，那种气派之大，真是见所未见，使人乍舌不已。

凌震宇来至厅内身形一闪，即已消失了踪迹……

厅内早已排列着，一排排的靠背长椅。

此时，所来之人，全部依序坐在长凳之上。

厅的最前端，是一处高离地面五尺的平台，平台的中央摆设着一张雕花檀木方桌，而方桌的两侧成八字形地坐着十数人。

看上去这些人物，虽是行色不一，却均是天蝎帮的一些头目，抑或是职司很高的执事！

高台上的后壁上，悬挂着一幅绘有九尾金色蝎子的巨图。

而在那幅蝎图之下，尚设有一张供桌，供桌上正是香烟缭绕，红烛炽燃，供品罗列，烛台铜鼎俱全。倏地，台上檀木桌右边，坐的第一人，立起身来，走至台前的中央，旋目一扫台下众人，满面佯笑的，朝着众人拱手高声朗道：

“各位，各位！请了。——帮主即刻驾到，请各位肃静，稍待片刻！”

此人是一位身着一袭青色长衫，黑发高髻，五绺长须拂胸的五旬老者。

凌震宇一看那人，发现他即是在枣林里，拦劫自己索秘图，骆家四霸之中，年纪最长的一位。

他语音一毕，全厅众人，立刻鸦雀无声。

那老人放下双手，两眼精芒暴闪，炯炯地向着台下众人丛中，电旋一瞰，目光中，尚似有些愤然之色！

接着，此人敛回目光，转身入内而去。

“当！”的巨锣声响起。

台下数千只精亮的眼睛，均已不期然地，朝着台上望去！

跟着，铜锣之声又连续地鸣响三声，这才见里台掀帘之处，步出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。

只见此一老人黑发白须，身着一袭寿字长衫，足蹬一双薄底云靴，两眼

精光四射，鹤发童颜，无一丝龙钟之态，他缓缓步至檀木桌后，面含笑容，双睛电扫台下群雄，稍顷，双手一拱，说道：

“各位请了。”

铁旗厉灭尘，说至此，有意地顿了顿。

那目光之中，却奇异地闪出一种极其阴毒狠辣的色彩，盯着台下的第一排长凳之上，良久，才收回视线，笑意勉强地道：

“各位！今日肯赏厉某薄面，老朽不胜感激，敝帮就此即日起，再度出现武林，尚望各位先进不吝指教！

“今日，老朽更其所幸的是有位贵宾，不惜长途跋涉，赶来为敝帮祝贺的，而却出乎老朽意料之外，这位贵宾就是众所皆知，大名显赫当代的无常吊客！……”

说至此，厉灭尘伸手向着台下前排中央，所坐的一人摊掌指引。

此时——

众目皆不约而同地，径朝他所指方向，极目望去！

一望之下，敢情他所谓的“无常吊客”，竟是位肤色苍白，骨瘦如柴，身躯高大，面容奇特的五旬老人！

此人服饰也甚怪异，一袭月白长袍齐膝，满头长发披颈，其相非男非女。

而在他身旁两侧，各坐着四位白衫裙的青年女人，各背背长剑，纤腰各悬着一个长形的皮袋，这等的打扮，与他们每人那张秀美脸庞，恰好正成反比。

然而，除此台下千百只目光炯炯的眼睛之外，熟料，在大厅中央的一根巨大的雕龙石柱的顶端，横梁之上尚有一对寒芒灼灼的眼睛，也在仇视地注视着那被称为“无常吊客”的人呢？

原来，凌震宇在随众人，进入厅内之时，趁着众人纷乱入座的情况下，他倏忽施出绝世轻功，射身在石柱顶端，那悬挂一盏八角琉璃的大型客灯的横梁上。

就在这转瞬之间，台上的铁旗厉灭尘，又道：“各位，我们为了表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贵宾，请热烈鼓掌！”

一阵“啪啪啪……”

他语音甫毕，登时台下欢声雷动，又爆起一片掌声。也就在鼓掌之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一曲，激昂，愤怒，悠扬清脆的笛声，夹杂于掌声之中，在厅内盘旋不绝。台下群雄懵然不知，还以为是天蝎帮，有意地安排节目，故掌声四起。

闻此笛声之后，铁旗厉灭尘陡地拉长了脸。

顿时，厉灭尘双手高举，示意台下群雄掌声停歇。见此情景，台下众人，掌声立止，厅内遂呈一片沉寂。铁旗厉灭尘，依然是满面肃容地注视台下。

台下的人如木雕泥塑一般，呆立不动。

继而，厉灭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正待欲言之际，台下人丛之中，陡然又爆起一种尖锐激昂，蕴含杀伐浓浓的笛声！

东张西望，一个彪形大汉，操着山东腔问道：“他奶奶的！是谁在吹笛子！”

一个身材矮小，獐头鼠耳的人，回答：

“不知道呀！难道不是天蝎帮的乐师？”

另一个身着劲服的青年，低声道：

“你们瞧！厉灭尘紧张的模样，笛声会是乐师吹出来的吗？”

彪形大汉接着道：

“他奶奶的，玄了！”

台下众人立起一阵骚动，所有视线均是循声觅去，怎奈笛声飘忽，良久找不到吹笛之人。

詎料——

那笛声突又大作，声如脱缰之马，又若惊涛拍岸，骤而狂飚，气势之盛，直若石破天惊，震人心弦！就算铁旗厉灭尘，一世枭雄，此时，难免也忐忑不安。原因是，厉灭尘早听出吹笛之人，绝非泛泛之辈，功力之厚，定臻化境，而且此人蓄意前来挑衅，骚扰天蝎帮立帮大典。

如果，果真如此，此人定非易与之辈！

正在铁旗厉灭尘，思忖之间，只闻台下合着笛声，吟唱道：

“老身实为献图而来，而又为何如此冷落老身？——所以老身抚琴自荐……”

闻声之后，众人直觉其声高亢震耳，嗡嗡作响。铁旗厉灭尘，则面色铁青，眼吐凌芒，杀气立布，而他为了顾及自身声誉，因此嘴角仍浮一丝冷笑，开声喝道：“何方贵友？速请尊驾趋前落在贵宾席位。老朽不才，未悉贵友驾临，有失远迎，尚请贵友多多包涵见谅！”言讫，厉灭尘昂首闪射着，一双寒光四射的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大厅进口之处，他希冀地等待着那吹笛之人出现在厅中。

“格格格……”

说时迟，只闻笛声又更为迫近，随着爆起一串尖锐的怪笑，传进厅中。

众人只觉眼前一道红影闪过，笑声人影，早已落在高台之上。

这时——

千百只眼睛，又径自朝来人望去！定目细察之下，只见来人是一位身着一袭红色宽阔的衫裤，身形瘦长，满头白发蓬松，满面皱纹累累，两眼灼灼精亮的老婆婆。红衣老婆婆发髻插了一朵小花，手持一管玉笛，背负一柄绿穗绿鞘的古剑。

所奇的是，这时，台上所有的那些帮内头目，都已立起身来，毕恭毕敬地望着来人。

铁旗厉灭尘，早来至那张檀木桌前，面对着来人，堆出满面假笑容，拱手礼道：

“老朽，不知火凤凰驾临，罪该万死！罪该万死……”“格格格格……”

仰脸一串尖锐的怪笑，红衣老婆婆藐视着厉灭尘，宏声叱道：

“灭尘！你将那视如祖先奉供的帮中秘图，被人盗去，老身已为你找回来了！现在不跪下求我老身几声，还待几时呢？……”

未待言毕，厉灭尘疾然撒身后退，两眼立吐煞芒，凝视着那红衣老婆婆，厉吼一声：

“好个大胆鼠辈，竟敢乔装火凤凰，前来盛会之上，诈言相辱老夫！”

说着话，只见他身形一晃，双掌早已蓄满无比之力，直朝红衣老妇，电也似地击出一掌，狂喝一声，道：“拿命来吧！”

刹那间，“吧”字声未毕，掌风已到，两股无比的阳刚劲力，眼见即已袭至胸前。

那红衣老妇，宽大的衫袖轻轻一挥，足下轻如飘絮般地横移五步，泰然

地闪过掌风，咧嘴轻蔑地怪笑起来！“格格格！”

厅中经此猝然之变，台下与会众人，不由一阵哗然，跟着骚动起来。

“唰！唰！唰！”

台上十数位帮内高手，一见帮主厉灭尘双掌竟然递空，早已欺身近前，布起一种阵式，手中各持一柄三角形的铁旗，虎视眈眈地注定着红衣老妇。

红衣老妇的怪笑未止，突有一留着辫子的人，闪身至厉灭尘的面前，道：

“帮主！对付这三流小辈，勿须您亲自动手，且先待我‘铁辫子’，将此鼠辈拿下就是。”

天蝎帮主厉灭尘闻言，微一颌首，轻露笑意，道：“段老弟，对方身手不弱，尚须小心为是！”上身前躬，铁辫子恭敬回答：“多谢帮主关怀！”

接着，厉灭尘目光一扫台上诸人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贤弟暂请退下，待段副帮主将其鼠辈，拿下就是！”

“格格格格……”

红衣老妇闻言，一声尖怪的笑声道：

“好极了！老身就跟这位什么爹辫子，娘辫子走两招！”铁辫子双目虎光四射，怒喝一声，双臂疾抖，只听骨节“劈劈啪啪”连声暴响不已！

他本就两臂奇长之人，这么一来，即见两臂连响之后，倏然又暴长出寻尺来长，十指干枯尖利，形如兽爪似的，指尖箕张，色呈油墨，显然已是运功已足，等敌欲发。蓦然，红衣老妇，愠声喝道：

“别棺材里放鞭炮——吓死人了！臭辫子，有本事尽管使出来好了！”

浓眉一扬，铁辫子旋目扫视，耀武扬威地，放声狞笑道：

“段某生平不杀无名之鬼，老婆子可敢报上名来？”身形未动，红衣老妇又是一声尖笑，道：

“老身不就是尔等帮主所称的‘火凤凰’吗？怎的，这还有假吗？格格……”

怒“哼”一声，铁辫子尖声狠道：

“老婆子，接招吧！”

两条奇长的怪臂疾伸，一双兽爪似的巨掌猛翻，一般无比的劲力，径向红衣老妇当头袭来。

红衣老妇兀自一闪，喝道：

“来得好！”

霍然，她两膝一曲，臂部一沉，上身前倾双掌也自倏然疾翻，不闪不躲地，迎向着铁辫子的掌力而去！

“砰！”

电光火石般，四掌相交，发出一声大响，双方都被震得踉跄后退三步，方才拿桩站稳身形！

台上台下，所有的与会之人，这时均鸦雀无声地在瞪着一双惊悸的眼睛，怔怔地注视着二人的激斗。

在这节骨眼，双方都不敢怠慢疏神，恰如同时之间，四掌又已相对推出。

“啊——”

刹那间，掌风飒然，怒叱连声，双方步法忽然加快，身形飘风般，游走激战起来！

铁辫子右脚忽收，踏了个“小子午马”，向红衣老妇站的地方，觑个正着，猛地冲了上去，双手齐发，右手五指利如尖刀般，直戳她的中腰，右手

锐像鹰爪一样，朝她肩上斜抓而下。

这招“白猿擒豕”在他的心目中，红衣老妇定是避无可避，躲无可躲！可是，当铁辫子冲到她的跟前，左手刚往中腰戳去，右爪尚未及抓下之时，红衣老妇步子一转，嘿！比泥鳅还滑，只一晃身，就溜了出去。“臭辫子，老身在这儿呢！”

红衣老妇回转身来，笑嘻嘻地向他招手。

这招连边也没挨到，铁辫子脸上挂不住，低吼一声，迅若流星般，扑向红衣老妇。

红衣老妇一个大意，衣裳被铁辫子扣住，紧接着，他右爪暴伸，抓向红衣老妇心窝。

在这一扣一抓之间，其快无比，铁辫子刹那便取得了优势。

铁辫子的右爪，锐不可当，台下群雄，不由替这年迈的老婆子担心起来。

红衣老妇现在已后悔，刚才的疏神，可惜发觉稍微嫌迟，但为了救命，只有咬紧牙关，猛力扭身趋避。“嘶——”地一声布裂。

红衣老妇右肩，一阵火辣辣的感觉，转头一望，多出几道血痕。

原来，她为躲避铁辫子的“黑虎掏心”，忍痛牺牲肩头肌肤，这才匆匆化险为夷。

铁辫子扔掉手中，抓下红衣老妇的衣袖，得意咧嘴笑道：

“嘿嘿嘿……滋味如何？”

气得脸上发青的红衣老妇，娇叱一声，舞起玉笛，疯狂似的攻向铁辫子。铁辫子慌忙一闪，他的绸子长衫，给划开一道大大的口子。

红衣老妇的玉笛，虽然不锋利，既可当个点穴用，又可当长剑。眼看她频频进击，时而直刺，时而横砍，稍一大意，便会在这玉笛下丢命。

铁辫屏住气息，见招破招，见式破式，打了二三十个照面。

红衣老妇杀得性起，绝不容铁辫子有喘息机会。

就在这疾如闪电，势若排山倒海，猛打狂攻之际——

那潜身在石柱顶端的凌震宇，双睛一扫全厅中。

只见台前第一排的无常吊客，在他身旁左右的白衣少女，此时已失去踪迹，只有无常吊客一人，正孤孤零零地坐在长凳之上。

“为什么那八名少女，会突然不见了？难道这个恶鬼，有什么歹毒的阴谋？”

当下，凌震宇心中疑虑不解，他一面忖思，一面旋目搜寻。

这才发现那八名白衣少女，已散布在大厅前后通门之处，各各都将目光集中在那原位的无常吊客身上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！

而台上激斗的二人，这时逐渐分出胜负，红衣老妇由于攻得太猛，体力消耗过多，斯时招势缓慢，步法也凌乱起来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铁辫子也看出，对方渐感不支，脸色倏然一变，喜悦之色立现，他笑一声，辫子一甩，朝着红衣老妇面门扫来。

别看这一条区区发辫，它的力道却是惊人，直如巨浪狂涛般地袭至，红衣老妇已经发觉，速即闪身腾挪，无奈力不从心，虽然勉强横移半步，身形也未全然避过铁辫——“噗！”地一响。

紧接着一声惊呼！红衣老妇一个瘦小的身形，被铁辫子凌厉的攻势，逼下了台！

“哈哈！”

铁辫子一见攻势得逞，他得意忘形地一声狂笑，又想飞身再攻，将那红衣老妇击毙辮下。

“老贼！不可……”

大厅石柱顶端的横梁上，霹雷也似地响起一声暴喝。语声未了，凌空飞下一人，朝着铁辫子的顶门劈下。就在这个同时，台下又是一声断喝，随着飞掠起一条白色人影，径朝那跌落的红衣老妇凌空迎去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辫子闻言之后，尚未看清来者何人，就觉一股劲力，迎面袭来，神智懵然一惊，疾仰身翻出数步！

身形尚未站稳，台上中央那张檀木方桌，已被凌空扑来之人击中。

“轰！”然一声巨响。

登时，木屑横飞，檀木方桌被击得粉碎，粉落满台皆是。

满厅众人大吃一惊，纷然地起了一阵骚动。

就在“轰”然巨响之时，铁辫子以及台上所有的人，皆已撤身后退！

经过这一下，众人才将那人看清，原来她是岭南女侠银拐婆婆麦晋芬。

这时，只见她双睛暴瞪，右手掌中拿着一根凤头银拐，满面怒容地昂立台上，一头白发气得直如刺猬，脸上也已瞧不出她那滑稽相！

而也就在她突然现身之际，那被铁辫子逼落的红衣老妇，这时已安然落在一人怀抱之中。

这凌空抱着红衣老妇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坐在前排的无常吊客。

无常吊客抱住红衣老妇，飘下身来，仰首一阵狂笑。

他笑声未毕，继而“嘎嘎”吼笑道：

“小丫头片子，你还装什么老太婆，嘎嘎！就是你师父前来，我也全然不惧！”

说毕，无常吊客情急地伸手，探进红衣老妇的襟内，顿时他脸上狂喜，掏出一个玄色的绸布小包，抖开布包，呈现他手中的是一张方形的金色绸布，上面绘着一幅山水墨画！

无常吊客就空一抖，朝着台上的铁旗厉灭尘，狂笑道：

“姓厉的，我要先行一步了，改日再来贵帮拜访吧！”

闻言，厅中之人俱是一惊，台上的自厉灭尘起，数名左右高手，登时面露杀机，双睛喷火。

厉灭尘本欲扑身前去之时，他身旁已有数人，同喝一声，霍然蹿起三人，疾如电般，扑向无常吊客而去！

嘿！那银拐婆婆麦晋芬，来至台上之后，一言未发，早已举拐进身，与那铁辫子战在一起！

铁辫子一见是银拐婆婆麦晋芬，现身台上，心中早已有数，她一定是要报那当年围歼“铁旗门”时的一辮之仇！

当下，哪敢怠慢丝毫，翻掌欺身迎向银拐婆婆。

麦晋芬大吼一声，手中的银拐，就向铁辫子的小腹捣来。

铁辫子一闪，满以为那银拐，会打身边擦过，谁知麦晋芬突然变招，银拐竟拦腰打来，白光暴闪，铁辫子慌忙后退。

麦晋芬追进，铁辫子直退。

一连两招打铁辫子不着，麦晋芬恼火了，把银拐一紧，“霍霍霍”一连三招，分别向铁辫子的咽喉，左乳和丹田，三处要害捣撞。

银光飞旋，麦晋芬这三招，把铁辫子段南山团团罩住，叫段南山避得了

咽喉，避不了左乳，避得了左乳，避不了丹田。

斯时，铁辫子段南山手无兵刃，光靠腾挪闪展，根本无法避得过这银拐。

就在这时，那退身至后壁那幅九蝎图下，供桌旁的铁旗厉灭尘，双眼寒芒闪闪，他怒极焚心的，转眼一瞥，大厅中央的一根雕龙石柱上，忽地暴喝一声：

“何方鼠辈，还潜身在横梁之上？”

话声未落，台下群雄不由回首展望，说也奇怪，却无人发现有何踪影！

言讫，众人只见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少年，飘落在高台之上，面对着厉灭尘，昂挺而立。

铁旗厉灭尘一看，眉间带煞，目中含威。须臾，微浮一丝阴笑，轻蔑地望着凌震宇！

凌震宇冷酷一笑，朗声道：

“姓厉的，厅内地窄人多，我们不妨到厅外广场，一了宿怨旧仇如何？——哈哈！本少爷先行一步！”

凌震宇未待厉灭尘答言允诺，剑眉一轩，瞥见正在酣战中的银拐婆婆麦晋芬，随着起身，飘空越过台下众人头顶，施展绝世轻功，穿门而出！

铁旗厉灭尘，须发怒张，怒吼一声，飘身尾随追去。

接着，台下又已腾起几条身形，也继接踵跟出。

群雄们见此情景，大哗不已！

## 五、月光下 旗剑交辉

一刹之间，台上的麦晋芬与铁辫子，已是辫风拐影，飒飒作响。

刚才，铁辫子段南山危殆之际，他灵机一动，知道硬拼不来，先让麦晋芬一下，然后再想法子反攻。于是，脚步诈作一滑，身子往后一跌，将银拐婆婆麦晋芬那三招避过。

然后，段南山左脚猛地一踢，直蹴麦晋芬的腹部。这一招攻守兼备，凌厉非常。

麦芬晓得“撩阴腿”厉害，耸身跳开。

段南山铁辫子也趁着银拐婆婆麦晋芬向后跳时，一记“金绞剪”，把双脚一摆，身子霍地拔起。

“老狗婆子，纳命来！”

段南山头一甩，脑后辫子，矫若游龙般，卷向麦晋芬，锐风呼啸，乌光闪闪，逼得她团团乱转。

片刻间，二人酣战已过一百回合。

须知，麦晋芬和段南山两人武功造诣，均在伯仲之间，一时半刻，也难测胜券谁属！

“嘎嘎嘎……”而那无常吊客，怀抱着红衣老妇，手中抖动着那幅武林中，人人梦寐以求的秘图，仰首大笑不止。忽的，笑声中，双睛一闪，已见台上蹿起三条人影，泼风般向他迎面扑至！

无常吊客一见来势，他笑声未毕，旋首一瞥散布厅口的八名白衣少女，泉啸一声，道：

“丫头们，速撒‘磷硝弹’！”

无常吊客语声甫落，那飞袭而来的三人，凌空身形一挫。

台下，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，朝着旁边的同伴道：“磷硝弹？我的妈呀！咱们也别争什么香主了，快点逃命要紧吧！”

那魁梧的壮汉应声道：

“对对对！别捞不到香主，反而陪了老命！”厅中众人，喧然大哗，群雄分别起身，疾向各处出口，冲了出去！

八名白衣少女，一闻无常吊客令下，纤手探入腰悬的皮囊之中，扬手抖出数枚白色的光球，厅中立布“咻咻！”之声，光球触处，“轰！”然震天价响！

“哎——我的眼睛！”立时有人惨叫：

“老九……老九……”

“磷硝弹”触物爆炸之声，接连而起，接着又有数人灼伤，萎顿地倒了下去，惨噪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顿时，厅内浓烟密布，直催得众人眼泪淌流，目光倏然失色，模糊不清。

趁着厅内大乱，无常吊客已率女徒，穿过成堆的人群，冲门而出，瞬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就在此际，台上的银拐婆婆麦晋芬，连续地攻出数招，她边战边吼道：

“玄真老杂毛，秘图被无常吊客夺去了！你还不快去追？——千万别让那魔头坐收渔利，逃之夭夭，我老婆子解决了这家伙随后就来！”

语毕，只见台下人丛之中，一声轻啸，风掣电疾似地飞起一袭灰色道装的老人，人影一晃，已冲出浓烟，夺门而去。

沉沉夜色，皓月高悬，宝石蓝的天空中，闪动着无数的繁星。

月光，火把，将天蝎帮巨厅前的一片广场，照耀得像白昼一样。

凌震宇穿出厅来，轻飘如絮地落在广场中心，昂然而立，面对着巨厅，星目闪耀地，在等待着天蝎帮帮主厉灭尘。

须臾，只见大厅之内，风驰电掣般，越众飘出一人，疾行而至。

此人正是天蝎帮主厉灭尘，而在他的背后，还跟出三个身着青色长衫的五旬老者。

厉灭尘与其身后跟来的三人，相继来至场中，距离凌震宇身前八尺之处，立稳身形。

天蝎帮帮主厉灭尘，满面怒容，眼露杀机地盯着凌震宇，佯作镇静地，阴笑道：

“凌少侠光临敝帮，老夫心中甚感喜悦……”

凌震宇未待语毕，星目一闪，脸上立浮出冷酷、轻蔑之色，他朗笑道：

“老魔，废话少说，现在知道本少爷是何人了吧？哈哈！”

凌震宇朗笑之中，厉灭尘身后的三人，脸色倏变，当下撤身布阵在厉灭尘的背后！

星目电扫之下，凌震宇已看出三人，即是枣林中阻拦自己的“骆家四霸”，如今只剩下三人！

须臾，厉灭尘又自阴笑道：

“凌少侠，适才所言，你与老夫的宿怨旧仇，不知从何而起？以你的年纪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过结呀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怒哼一声，那仇恨的火焰，突又猛烈地，燃烧着他的心胸。于是，恨声说道：

“老魔！你还装傻吗？——十三年前群魔围杀先父，‘紫金鱼鳞刀凌世豪’的事，想必你还没有忘记吧！本少爷今天是来替父报仇的——”

厉灭尘一听，脸上忽地蒙上一层惨白之色，他身形向后疾撤五步，两眼赤红，一怔即敛，诡谲笑道：

“嘿嘿！原来你就是那万恶凌世豪的后生孽种！老夫怎会忘怀那件轰动中原武林，大快人心的事！狗杂种，你今夜既然自投罗网，老夫说不得，要你还个公道，嘿嘿！——不过，老夫还不愿将此事传扬出去，说我以老欺幼，赶尽杀绝，嘿嘿……”

笑声甫落，厉灭尘即欲扑身进招。

凌震宇听他出言不逊，本当暴起发难。

谁知，他并没有那样做，相反的，他的嘴角处，又浮起那冷酷、惨毒的冷笑！

愈是困难，愈是危险，愈能沉着应战，这是凌震宇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就在厉灭尘欺身进扑之际，凌震宇忽然怒喝一声：“慢着！”

他兀自仰首朗笑，声若龙吟，震人心弦，笑声回旋在夜空之中，历久不绝……

这时厅内众人，早都冲到厅外，广场之上。

众人围绕在广场边缘，竟然不肯离去，因为眼前有一场龙争虎斗，即将展开，他们不愿错过，所以将刚才那一幕，触目惊心，死里逃生的情形，忘得一干二净。“你看他们谁会赢？”

有人好奇地问道。

一个歪鼻斜眼的人答：

“老的嘛！阴狠狡诈；少的嘛！龙精虎猛，这场比武很难预料噢！”

此刻——

人声嘈杂，乱成一团。

浓烟密布的厅中，又凌空越众跃出两人，他们一前一后的追逐着，两人先后落身在众人围绕的广场之中。

凌震宇用余光一扫，已经知道，他们即是刚才激斗的银拐婆婆麦晋芬和铁辫子段南山。

二人立稳身形之后，怒目一视，就在同一个时候，各自暴喝一声，双双欺身进招，顿时，辫风拐影，又缠战起来！

这时，凌震宇又发现场内，不知何时已闪进了数名天蝎帮内的巨魁高手，他们都不声不响地，伺机欲动。

厉灭尘被凌震宇一声断喝，突然煞住身形，冷冷喝道：“狗杂种，你还有何后事交待？”

置若罔闻，凌震宇冷酷一笑，道：

“老魔！你尽管出言相辱，不过，少爷在你未死之前，先让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说着，凌震宇自怀中将那册阎王帖掏出，举在厉灭尘的面前一展，狠狠地道：

“老魔！十三年前，你屠杀武林盟主的罪证尚在，这下死该瞑目了吧？”

厉灭尘双眼一闪，满面疑容，面颊上肌肤，霍地一阵颤栗，惊呼一声：

“阎王帖！”

接着，厉灭尘怀疑地道：

“魔天岭地狱门中，鬼郎君殷魂的阎王帖？——让你这狗杂种得到了？——不！不可能的！”

厉灭尘喃喃自语的声音，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，说至后来，直落似蚊鸣一般。

斯时，厉灭尘的心情，是复杂的。于是，他疑惑，他惊悸！他愤怒！……

凌震宇一见厉灭尘复杂的心情，那仇恨之心，更加浓厚，他狠狠地，无情地，盯视着厉灭尘，狂喝道：

“厉灭尘，我要你老魔死无葬身之地，血债血还，为我先父雪耻复仇！——哈哈！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激怒地说着，那股潜藏在他内心的仇恨的怨气，突然地化作一串串裂帛也似的狂笑，破空而出，直凌霄汉！

铁旗厉灭尘，眼看自己耗尽无数心血，一手创立起的天蝎帮，又将震惊武林。

不料，在立帮盛会之时，前后发生几桩不愉快的事，他已经恼怒万分，如今这年纪轻轻的凌震宇，又是这样的气势凌人，试想，他数十年前出道至今，也没有受人这样奚落过。

于是，他羞怒交加之下，厉喝一声：

“狗杂种，你找死！”

他厉喝声中，身形疾然腾起，右手舞起一柄三角铁旗，配合着左掌，相辅击出，直奔凌震宇而来。

凌震宇一见，厉灭尘的旗风掌影，飏然将至之际，狂吼一声：

“来得好！”

身形微偏，刚好擦过厉灭尘，凌厉地一招“朔风撼岳”。

第一招竟然未中，厉灭尘怒意更炽，随即再次扑身，手中铁旗划起一道乌光，左掌径朝凌震宇的腰际砍来。乌光闪处，铁旗已抵肩井。

凌震宇龙吟一声，身形不退反进，左掌推出，右手中也多了一柄长剑，硬拚硬撞地朝厉灭尘，迎空而来的那柄铁旗磕去。

“当！”

顿时，火星迸射，旗剑相撞之声大响！

凌震宇就在厉灭尘，第一次扑身微撤之际，右手已将背负长剑出鞘，疾然迎扫上去！

旗剑相碰之下，铁旗厉灭生，被震得向后“噔噔噔”地直退三步，面上立现惊讶之色，心中暗叫：

“好深厚的功力！”

随着，厉声一喝吼道：“狗杂种！再接老夫一招！”凌震宇，见来招凌厉无比，闪身已由侧方迎上，轻啸一声，右手长剑电奔厉灭尘右肋之下，左掌陡然径取“商曲”。

乌光陡飞，吼声连连，铁旗狂舞，好似出洞的蝙蝠，围绕着凌震宇的头颈。

白芒闪耀，凌震宇倏然而起，手中长剑宛如矫龙，纠缠着铁旗不放。

“当！当！”两声金属脆响。

旗剑再次交击，乌光白芒闪耀，炫射花晕了人眼。闪电似的，二人一连换过七招，双双皆自落空。凌震宇星目余光，趁隙一瞥，麦晋芬与段南山二人，依然是辨风拐影，风旋电转地，激战不已！

“啊——”

顷刻之间，厉灭尘暴喝一声，再次身影电闪，掌风疾吐，拔身而上，身形尚在空中，就空一旋，已将赖以成名武林，独树一帜的“龙形八式”展开。

只见此时厉灭尘，旗影连闪，乌光万道，立布一层劲风旗幕，罩住身形，左掌疾扫而去。

凌震宇虽然技高，有恃无恐，但也未敢造次，他剑掌并发，竟然运起“先天天气功”，招招虎虎生风，两股阳刚劲流，阻止了厉灭尘凶猛的“飞龙在天”。

厉灭尘身形落下，一招“见龙在回”展出，顿时一片旗影，袭向凌震宇上盘要穴。

凌震宇，身为武林一代异人，关外“七禽叟”的门下，岂是泛泛之辈，易与之流？再说自出道以来，连毙鬼郎君及云华仙姑，武林中的两个魔头，还未将师门绝学，“七禽掌”完全施展。

当下，一见久战不下，心中暗赞，铁旗厉灭尘实在不愧为一代枭雄，一帮之主。

电闪间，心意已定，功运双臂，导至剑身掌法，右手长剑横举，左掌直竖，继之狂风巨浪般一旋，袭向厉灭尘的“璇玑”重穴。

“噗！”

刹那，剑掌并至，厉灭尘一声惊呼，疾电闪身，只仅毫厘之差，已由惊险中，仓猝挪身，躲过来招！

接着，他怪吼一声，视生命于罔顾，拼命欺身而进。铁旗疾指，“亢龙有悔”，直向凌震宇“人中”点来。凌震宇凝身仗剑，直待旗尖点到，“盘

马弯刀”，向左一展，闪开了此招。

剑诀一顺，身随剑走，凌震宇向对方肋下扎去，厉灭尘腕把翻处，“潜龙勿用”，乌黑铁旗，如懒蛇舒卷，用“拍”字诀，来缠凌震宇双腿。

凌震宇用个寒鸡步，向后一跳，才告躲开。这是凌震宇出道以来，第一次和外门兵刃交手。

名家交手，快如闪电，十余回合后，厉灭尘觉得凌震宇，奇门十二剑法的造诣，不在当年七禽叟之下。而凌震宇也感到，对方这面铁旗子，并不容易对付。

念头未断，厉灭尘铁旗一撇，旗竿正好截在剑身上，他如雷也似的暴吼道：

“撒手！”

这下用足八成力，“叮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。

血脉奋张，凌震宇怒答：

“不见得！”

奇门剑绝招使出“四两拨千斤”，向下一翻，横里疾封，硬把铁旗震开半尺。

厉灭尘没有想到，凌震宇年纪轻轻，内功如此充沛，自己三十多年来，苦练一支铁旗，也未能将他兵器震落，暗自惊讶不已！

他咬牙切齿，忙一抖旗，杆走龙蛇，旗如凤舞，使出点、刺、撩、挂、崩、拦、锁、划，步如流水行云，旗似怒龙卷舞，一心一意，要把对方三尺青锋圈住。

凌震宇却紧守门户，指东击西，乘虚捣隙，进如鹰隼盘空，退似恶虎出押，一道剑光，有如匹练，在漫天旗影下，矫龙飞舞，杀得愁云惨雾，遍地惊沙。

两人连战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这场龙争虎斗，看得围观众人，目瞪口呆。

突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一声苍老的哑喝，接着朝着凌震宇这边，高叱道：

“小伙子，不要留情，下狠手速战速决吧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凌震宇一闻，语声忽顿，耳中突地传来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！

“哎——”

紧接着，又是一声惨嚎响起！

凌震宇暗自一栗，本以为是银拐婆婆，因为出言提示，闪了神，受挫于对方铁鞭之下，震飞身形，跌倒于地！

凌震宇虽然这样想，但也不敢稍有松懈，他仍然全神贯注，倾力与敌。

蓦然，忽闻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喜悦地朗笑道：

“段南山，二十年前你甩我一鞭，今夜你的脑袋瓜，也吃我老婆子一拐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互不相欠了！哈哈……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语音一顿，仰首又是一串朗笑！

“哎……哟……哎……哟……”

凌震宇闻言，始才放心，原来是那段南山，中拐倒地不起，呻吟之声，连连不断，痛苦至极！

银拐婆婆笑止，一瞥凌震宇这边，忙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，我老婆子之事已毕，先行一步……”

语音至此，蓦然一顿，立觉身后劲风又至，电旋一招“银拐扑影”，拨

开来人偷袭之势，注目一瞥，面前已涌上五个，手持铁旗的三旬的青衫之人。

来袭之人，躲过拐风，双方微怔之下，麦晋芬眉宇一皱，怒容突现，哑笑一声：

“好魔崽子们！”

脚步骤移，拐影翻翻，滚滚狂涛之势，排众击出！

须臾，五个手持铁旗的三旬壮汉，怒喝一声，蜂拥而上，立布一种旗阵，旗风掌影，立将麦晋芬围在核心，激战起来。

凌震宇立知银拐婆婆，已被众人围困，心中大急，忽然一个意念泛上心头，脸上呈现狠毒之色。

“啊！”

当下，狂啸一声，身形凌空而起，“七禽掌”立展，就空剑掌一错，势若排山剑海般，疾然朝着腾身迎来的厉灭尘，胸脯之下，丹田袭至。

厉灭尘正使出一招“龙战于野”，尚未递满，立觉劲力已至丹田要害，然而情急之下，再欲就空闪身，已来不及！

因为，这一招，凌震宇已将先天气功，运至于七禽掌中，就算厉灭尘的武功造诣，如何深厚，高奥诡谲，也是难逃活命！

凌震宇见招得逞，业已奏功，朗啸复起，喝道：

“老魔，没想到吧！”

一招失算，厉灭尘后悔莫及，裂帛似的，一声惨嚎，铁旗脱手坠落，身形后卷，凌空翻滚，已被凌震宇掌劲，震出丈余外，摔落下去。

当凌震宇由空落下身形之时，仰首一声朗笑，抖手飞出他所持的那柄长剑，只见一道白芒闪过，随之锐声即起，朝着厉灭尘的心窝掷去。

“哎——”一声如杀猪般地惨叫。

厉灭尘急闪，飞出的长剑，射中他心窝旁，登时全身一颤，跟着鲜血由伤口标出。

这些动作，也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。

而也就在厉灭尘惨叫声响起的同时，凌震宇面前丈远之处，突又飞起三人，三人就空一声大喝，疾扑而至，疯狂般地展开铁旗猛攻。

此时——

飞身攻向凌震宇的人，正是那骆家四霸，仅剩的三人，骆猛、骆威、骆勇。

凌震宇星目电转，环视周围，只见三人来势奇猛，脚下骤移，横挪出三尺。

身形未稳之际，骆家三霸一击未中，厉喝连声，飞身又起，随着凌震宇挪动的身形，再度扑至。

乌光连闪，仿佛蝙蝠盘旋，非噬人血，不能甘心！凌震宇未待三人接近，身形疾晃，长啸一声，其声冲霄而起，慑人心神，啸声中，场缘围观众人，只觉眼前的凌震宇，不退反进，朝向三人迎去。

闪电般，就见凌震宇穿过三人中间，飘身昂立广场中。而骆家三霸却是犹若木塑石雕一般，面色皆呈苍白，原势未变，呆立当场，目露惊恐，满头巨大汗珠，滚滚而下，其状至为痛苦。

凌震宇见状，冷酷无比地，道：

“你们这些鼠狐之辈，姑念与在下无仇，两个时辰，软麻之穴，自令解开，哈哈——”

他轻蔑至极的，说至此，接着又道：

“下次你们若再犯在我的手中，那就没有这样便宜了！”语声甫落，他扭头一看，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只见她依然是拐风飒然，挥舞在五人围困之中，轻叱连连不断地奋战中。

突然——

那围困的五人，一声断喝，旗招身形立变，登时加速递来，招招皆取麦晋芬的周身要害。

凌震宇急取长剑，一声轻喝，身形猝然腾空，箭矢一般，电射而上！

眨眼之间，他已加入战斗之中。

一阵“叮当！”乱响，白茫茫乌光，交织成一团火球，滚来滚去，极为好看！

银拐婆婆目光一扫，身形微偏，躲过面前一人旗风，哑喝道：

“小伙子，刚才那被无常吊客掳走的人，就是玉女神笛，我们还要去追那魔，别跟这些家伙磨蹭！”

凌震宇一听，心中不由为那玉女的安危，担忧不已。他怒喝一声，身形随着对方五人旗影一晃，又展开了一场狂风骤雨的激战。

对方十分剽悍，他们围住两人，联手围攻。

凌震宇忽然拔空，一晃猝落，长剑分成三点，弹射向右侧三人。三人见状，以极巧妙的身法，让出三步，骤分又会，就在短促的时间中，三柄铁旗又合并涌到，气势惊人，声威赫赫！

凌震宇俯身一让，三柄铁旗贴着头皮刺空。

“各位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凌某人，报的是父仇，你们如果再纠缠不休，可别怪我出手无情！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五名手持铁旗的人，放声狂笑，为首一个豹头环眼，身材伟岸的缓缓道：

“要我们不缠也可以，那除非……”

未等说完，麦晋芬向前欺身，心急地问道：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狞厉冷笑，豹头环眼的轻蔑道：

“嘿嘿！除非你们两个，把狗命留下！”

怒火陡升，凌震宇厉烈叱喝道：

“放肆！”于是，长剑狂风暴雨般，攻向翻腾的旗海，白芒如电，现在的凌震宇，比方才的他，顿时凶猛百倍！银拐婆婆麦晋芬也不示弱，她的银头凤拐，处处配合着凌震宇。

而那五个人呢？他们合作无间，攻守得当，这种默契，绝非凌震宇、麦晋芬一下子所能突破。

瞬息间，他们已互展了五十招。

三面铁旗，凌空卷来，凌震宇见破绽再现，就地向他们滚去，长剑电般扫出。

“哎——”一声惊叱。

长剑过处，三个人六条腿，齐膝俱断，他们惨叫倒地，鲜血宛如流水涌出，其余二人，触目心惊，略一闪神，银拐双双将之击倒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眼见他们倒的倒，伤的伤，终于吁了口气，哑声一笑，提起沉重银拐，叫道：

“小伙子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话声未歇，一手拉着凌震宇的手腕，腾身而起，两个起落，已越过围观的众人，跃上屋脊，顿时，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。

这时——

广场围观的一些武林中，自命不凡的人，看到这场激战的结束，不由心胆俱裂，良久始才议论纷纷地，离开天蝎帮总坛重地。

然而，有谁知道，即在众人离去之后，那已被凌震宇杀死的厉灭尘，却又露出一丝狞笑，按住伤口，跃身而起。凌震宇与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二人一路流星赶月的飞奔，不消多时，已至青石镇外的枣林前。

忽然，麦晋芬飞奔的脚步，缓了下来，她悄没声息地停住脚步，回头一瞥身旁的凌震宇，带着满面钦羡的笑容道：

“小伙子，真有你一手，方才你用的点穴手法，可是那七禽叟老头子的‘隔空打穴’之法？”

凌震宇面带笑容的，对着银拐婆婆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！正是师父教的隔空打穴！”

突的，银拐婆婆忽有所思地，伸手拍了拍凌震宇的肩膀，面露忧色地道：

“小伙子，我们进去搜搜吧！”

说着，她领先穿进树林，前行不远，驻足在一株合抱的老树下，凝神察看着面前一片，数丈宽广的空地上，似乎有什么发现。

凌震宇随身而进，跟在麦晋芬的身后，星目一扫周围，并无异端发现，随着也将视线朝空地望去。

只见，空地之上遍布着一些零乱的足迹，和一些新折的断枝残叶，情形酷似经过一场激战后，所遗留下来的景象。

于是——

二人心中，狐疑不已。

突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双眉一蹙，头也不回地，轻轻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！你暂在林中搜索一遍，待我老婆子去那山腰破庙中一寻！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也不等凌震宇答话，双腿一弹，腾身而去，顿时消无形迹。

凌震宇等银拐婆婆走后，自己也不敢在此久留，晃身径奔北面林荫深处而去！

霎时，已是十数丈远，飘身隐在一株枝叶浓密的枣树之上，旋目巡视着面前一切的景色。

霍然，发现眼前十丈远的林空，飘起两条人影，径朝自己隐身之处扑来！

凌震宇星目突现精芒，看清来人一黑一紫。

而也就在凌震宇凝神戒备之际，那黑色人影兀自发出一阵钝笑，尚距丈许之处，飘落身形。

二人身形未稳，紫衣人狠声喝道：

“小畜牲！速将身形现出，本仙姑有话相询！”

闻言之后，凌震宇大吃一惊，登时毛骨悚然，心神悸然忐忑。

敢情，来人竟是那曾毙命自己掌下的鬼郎君和云华仙姑？

凌震宇虽然如此，但眉宇间和面颊上，又现出那冷酷惨毒之色，星目之中，立布一层寒芒，仇恨的意念，又泛上心头。

接着，一声怒喝，飘身射下，昂立二人面前，冷冷询道：

“何方妖孽，竟敢乔装别人，蓄意为何！”

言讫，那骨瘦嶙峋的黑衣人，钝笑着，冰冷地道：“小辈，难道你认得老夫？”

那紫服光头红颜老尼，轻蔑地一笑，道：

“娃娃，贫尼就是你要寻找报仇的‘云华仙姑’！”紫服光头红颜老尼说完，那黑衣丑怪人一看老尼，又自钝笑道：

“仙姑，我们先去办事吧！这小子已经昏了头啦！让他先想透了，我们再找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”

那紫衣红颜老尼闻言，轻哼一声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娃娃，今天逢你走狗屎运！”

丑怪人朝着凌震宇，露齿一笑，又道：

“小子，老夫开恩让你多活几日，你如心有不甘，可去‘断肠崖’找我，哪里还有你要找的亲人！”

随之，他一看紫服光顶老尼，续道：“仙姑，我们走吧！”语音了毕，二人又互视一眼，晃身已在数丈外，连袂而去！

凌震宇仍旧懵然的，若有所思，心中的仇恨却一阵阵地涌上。

蓦地一惊，凌震宇暴吼一声：“站住。”

鬼郎君、云华仙姑二人头也不回，置若罔闻，径自疾射而去。

凌震宇哪敢怠慢，蹿起身形，展开轻功绝技，尾随追去！

然而，夜色依然沉沉，月辉溶溶，面前一望无垠，哪里还有二人身形踪迹！

凌震宇顿觉失望地停住身形，剑眉紧锁地穷尽心思，他依然无法解开，这件简直不可思议的事！

猝然，只电闪间，一个念头泛过他的脑际，他独自默默地暗忖着：

“那身着黑衣的丑怪人，不就是前夜在紫云宫中，所见的那与云华仙姑，在一起饮酒作乐的人吗？…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……”

“明明那鬼郎君已在数月前，被自己掌毙在地狱门，而云华仙姑昨夜才被自己悬尸在天蝎帮的彩门上，为什么今夜又出现在这里？”

“难道他们有起死回生之术？”

“难道是另有其人？那么已死的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”“断肠崖！”

“断肠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断肠崖那里还有我要找的亲人？那人是谁？”凌震宇急思至此，他的脑际又回忆起十三年前的……回忆本来是最美的，何况是值得怀念的人和事物。一股思念的情愫洋溢脸上，似是在回忆着许许多多，好早好早的美丽而又快乐的事情。

脸上的欢欣、得意时时隐现。

继而，由安详的神色，忽然激动起来，那一幕惨绝人寰，浑身血，直泄地上的影子，又浮现在他眼前。冷酷、无情，使得凌震宇的心，冷冷地。

谁说回忆是美丽的？

凌震宇的回忆就不是美丽的，而是一片血痕，而是永远无法逃避的痛苦，撕裂着他的心胸，那样地鲜明，那样地深邃。

待回过神来，凌震宇又想着方才所思的断肠崖。“断肠崖，有我要找的亲人——莫非是……”他被这突来不可思议的事件，所痛苦着，痛苦着……时间，不知道消磨了多久，他怔怔地凝神思虑着，他丝毫没有移动一下身形！

半晌，他希冀地仰起面孔，迟滞地将目光注视着蔚蓝的夜空，他不由自主地，自语着，祈求道：

“师父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师父！我该如何是好？”语落，他的面颊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，由他的神情看来似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。

继而，凌震宇的星目中，又射出两道凌厉的寒芒，他又狠声地自语道：

“师父！不管这些人是真是假，我都要杀尽这万恶的祸首！”

“哈——”一声娇脆的轻笑，响自他背后不远之处，顿时，传入他的耳中，凌震宇心神一怔，疾然旋身，循声望去，只见面前一株树梢上，飘下一条红色的人影。凌震宇不及思索，那红色身影，已停立在自己面前七尺处。

定目一视，来人是位一袭红衣的少女。

她的脸孔秀丽，弯细的眉，有如两勾新月，小巧而挺直的鼻子，柔软而红红的菱唇；尤其那一双水盈盈，亮清清的眼美极了，仿佛两泓莹莹的秋波。

体态婀娜玲珑有致，好一个美人胚子。而在她腰际斜插着一管玉笛。

那少女立稳娇躯，妩媚地又是一声轻笑，那双秋水似的明眸，眨也不眨地看着眼前的凌震宇。

那柔情，那妩媚的笑——种种情韵，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欢欣……

若是别人只要一瞄，或是一瞥，哪能不被摄魂而去。然而，他是凌震宇，不是别人！

他本能地将身形后撤三尺，胸中意念一闪，冷冷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否那玉女神笛？”

闻言，少女微点螓首，玉颊上仍是绽开着一朵秀美感人的微笑。

接着，她鹂语轻吐地问道：

“你呢？——你是不是那‘七禽叟’老前辈的高足，凌少侠凌震宇？”

语毕，她螓首微垂。霞飞玉颊。

凌震宇听之一怔，星目觑定面前少女，点首作答。虽是如此，凌震宇依旧茫然地，暗忖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她……”玉女神笛一见凌震宇剑眉微蹙，目不转睛盯着自己，满面疑容地像在思索着什么，于是，她依然笑靥盈盈地，说道：

“你在想些什么？我就是‘玉女神笛’，不过……我不喜欢你也这样叫我！我姓水，我……我叫芙蓉……”她鹂语未消，玉颊上又泛起一层绯红之色，微低螓首，一双春葱玉藕的柔荑，私下玩着她的玉笛。

见此情形，凌震宇忙自拱手道：

“水姑娘，在下仍有一事不解，据银拐婆婆岭南侠女所说，水姑娘不是乔装一位老婆婆，在天蝎帮立帮大典时，被那铁辫子段南山逼下台，而又被那无常吊客掳走……”水芙蓉静静地听着凌震宇说到乔装老婆婆时，她抬起头来，一瞥凌震宇，不禁面露微笑，而凌震宇又提到她被段南山逼下台，和遭无常吊客掳走之时，突地面色一红，她狠狠地抢道：

“哼！当时，我不过是因轻敌！——别说是一个铁辫子，就是十个铁辫子，姑娘也没把他放在眼下！”凌震宇闻言，心中不禁暗自发笑，心道：

“好个刁蛮的姑娘。”

于是，他存着怀疑道：

“在下之意，是水姑娘被擒，为何又如此迅速地脱身？”水芙蓉，蛾眉一展，轻笑道：

“凌少侠，这个等你见到玄真道长时，你自然会明白的！”此刻——

凌震宇见她说话之间的神气，竟是如此的天真、纯洁，是以，不由地嘴角处浮起一丝笑意，道：

“玄真道长，现下可在庙中？”

水芙蓉闪着一双明澈的大眼睛，望着凌震宇，她点了点头，忙道：

“就是道长让我来请你的！”

凌震宇抱拳谢道：

“在下实在不敢当，有劳姑娘！”

水芙蓉见凌震宇竟是这等酸态，轻笑一声，道：“凌少侠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语音方落，未待凌震宇回答，她轻笑着，娇躯一晃，那美妙婀娜的身形，早已是三丈开外。

凌震宇暗自赞许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迟疑，当下跃起身形，径向林后山腰处的破庙而来。

## 六、黑杀教 争夺秘图

不消多时，破庙出现在二人面前，前殿右侧那间小屋的窗口，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。

他们纵身来至庙中，立稳身形，各自旋目一扫周围，别无异端，但屋中却杳无声息。

凌震宇满心狐疑地望着水芙蓉，轻声问道：

“水姑娘，玄真道长和银拐婆婆怎么不在庙里？”

秀眉微蹙，水芙蓉面罩疑容地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

“临行时，玄真道长和银拐婆婆明明说了好在破庙中相见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不见他们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”

她语意未尽，凌震宇拉着水芙蓉，躲到一旁，荒芜已久的花坛后。

电光石火间，屋中疾射出一条黑大的人影，立身在通路之上，闪动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，望着凌震宇隐身之处，沉浊着声调问道：

“朋友可是姓凌？我‘懒黑虎’奉了师命，在此等候你们多时了……”

此语完后，凌震宇更是疑惑不已！水芙蓉扯了扯凌震宇的衣袖，示意现身出去！

凌震宇点头同意，二人齐身纵出，飘至花坛前，身形未稳，水芙蓉朝着面前之人，轻叱一声，道：

“你是何人高足，可否奉告？”

凌震宇已将这突现之人看清，敢情来人是位皮肤奇黑，全身穿着黑色劲装，体形魁梧，一脸憨气的青年。闻言，那人两眼圆睁，瞪着水芙蓉“嘿嘿”一笑，道：“可是那玉女神笛水芙蓉水姑娘？”

水芙蓉一听，这愣小子直呼其名，不禁忿然道：“我问你的师父是谁！”

那魁梧的青年，傻笑道：

“水姑娘，我师父刚才不是还替你疗伤吗？”

水芙蓉蓦地一怔，当下转怒为喜地道：

“阁下原来是‘青城妙手’的高足！”

说着，水芙蓉上前一步，娇声问道：“兄台，如何称呼？”那魁梧的青年，憨气毕露地，一笑道：

“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，我叫做‘懒黑虎’吗？我姓扁，名叫小鹊，因为我太爱睡，人家都叫我懒黑虎，嘿嘿！”凌震宇见此人就是江湖声誉显赫，垂数十年之久的青城妙手的门徒，心中早已明了，水芙蓉的伤，必为此人所治愈。——

扁小鹊是近年崛起武林，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只因其人本性痴憨，除了医术一道，武学已得其师真传。水芙蓉见他那副憨相，面露笑容，问道：

“扁兄，令师与玄真道长、银拐婆婆诸位前辈，为何离去？你可知道？”

扁小鹊闻之，恍然伸手入怀，掏出一白布字条，递给水芙蓉道：

“他们是被一位糟老婆子，引离此地的！于是，银拐婆婆就写了这张字条，要我在等你们来，好转交！”水芙蓉接过字条，与凌震宇借着月光一看，才知道青城妙手、玄真道人和银拐婆婆三人，因发现‘苗疆蛊母’来此，为了夺取那幅武林秘图，所以才提前赶往断肠崖的。凌震宇看完字条，抬头见水芙蓉的脸已紧绷，杏目之中，露出一丝怒意，忙自问道：

“水姑娘，那秘图已被人夺去了吗？”

水芙蓉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凌兄，请到里面再谈吧！”

二人正想走进庙中，才发现那懒黑虎，已不知去向，他们二人心中不由一怔，突地听见屋中传来一阵阵沉浊的鼾声。

二人互相一视，心中已悉，各自一笑，直向庙里走去。果然，扁小鹤早已鼾声大作，睡在木榻之上。他们未加理会，对面落坐在木桌之旁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水芙蓉始道：

“凌兄，已知我被无常吊客掳走，只因我被他所制，神智晕眩，但等我醒来之后，才发现在这木榻旁，守着我的是青城妙手和玄真道长两位前辈，——这时，我立觉我体内，出奇的舒畅，后来才知道，我已服下两粒青城妙手前辈的‘花露丸’。”

水芙蓉说到这，突然一顿，扭首一瞥窗外，万籁俱寂，阒无声息，接着又道：

“无常吊客将我掳至山下枣林之中，忽然又遇到一位堪称当今邪道中，第一高手的‘天外飞煞’聂元霸。聂元霸这次来，也是想夺取秘图。所以二人激战了起来。“虽然，无常吊客也是武林一流的人物，但较天外飞煞聂元霸，却又要次一等，因此，秘图不费吹灰之力，被聂元霸老魔抢走。”

“无常吊客不甘休，拼命地，急追！——正逢青城妙手老前辈路经林中，才将我救起。”

双眉一扬，凌震宇插言，问道：

“天外飞煞是怎么知道，秘图被无常吊客所得？”扭首一想，水芙蓉蛾眉倏蹙厉答道：

“可能聂元霸，当时也参加天蝎帮，立帮大典！否则……”

言及此处，水芙蓉语音微顿，忽作沉思状。

二人沉默了片刻，凌震宇看了水芙蓉一眼，问道：“那玄真道长是何时赶到这里的？”

摇了摇头，水芙蓉缓缓地道：

“据我猜测，玄真道长可能是在青城妙手前辈之后，才赶到的……”

水芙蓉说着，玉颊倏变，语音立止，轻叱一声，娇躯腾起，电也似疾速地，射向窗外而去。

就在同时，凌震宇也发现有异，紧跟着水芙蓉身后，穿窗跃出。

二人并肩立住，展目望去，面前赫然屹立着一位，面孔奇丑，皮肤发皱，嘴巴干瘪的老太婆。他们看清来人后，心中不禁各自一栗！

“嘎嘎嘎……”

霎时，那丑脸老太婆，咧嘴发出一串泉笑，道：“孩子们！不要这样害怕老身——你们一个是叫玉女神笛水芙蓉，另一个是关外七禽叟的传人，自称什么追魂客的凌震宇，对不对？”

丑脸老太婆满面诡笑地，望着凌震宇和水芙蓉。良久，她那精光闪闪的双眼一转，移动了一下视线，瞄向凌震宇的身侧，咧嘴正欲说话之际——

凌震宇的身侧，忽然发出浑厚的声音，道：

“丑婆子，又是你！我师父他们呢？”

凌震宇知道是扁小鹤，被这丑脸老婆子吵醒。但经扁小鹤愣言一喝之下，那丑脸老婆子咧嘴又是一串暴笑。

“哈哈——”

水芙蓉与凌震宇，同时将身形一撤，满面惊容地，轻叱一声：

“苗疆蛊母！”

苗疆蛊母闻言，目光一转，兀自又是一串鼻笑！

笑声中，魁伟青年扁小鹊，一声怒喝，神情焦急地道：“丑婆子，你笑个什么劲？——我懒黑虎最讨厌你，你快走吧！”

苗疆蛊母鼻笑倏止，丑脸上仍喜悦地，道：

“黑小子，你真混！我老身若不是喜欢你，还来此则什？”扁小鹊黑精的双眼一瞪，狠声地，道：

“丑老婆子，你喜欢我，我可不喜欢你！哼！”苗疆蛊母笑容忽敛，面染微愠地道：

“黑小子，老身一生从未喜欢过谁，——这是你小子的造化！老身想收你为徒，愿与不愿，哪还容得你来作主！”扁小鹊一听，急道：

“不成！我死也不愿意！”

苗疆蛊母表情不悦地，道：

“不愿意？老身自有办法！”

说着，欺身向前，伸手抓向扁小鹊腕脉而来！

扁小鹊见势其快无比，怒喝一声，疾闪身形，电光石火般躲过苗疆蛊母的一抓，抖手一道乌光暴闪，手中已自腰间抛出一条长约六尺的“连环擒龙爪”来。

须臾，苗疆蛊母鼻笑一声，欺身又进，咧嘴叫道：“黑小子，进招吧！”

她语音未毕，扁小鹊欺身抖起一道乌光，只闻“呼”地一声，连环擒龙爪的爪端，直奔苗疆蛊母的腰际抓去。嗓门暗哑，苗疆蛊母一声大叫：

“黑小子，好身手！”

随即身形腾起，就空游行半弧，疾电也似纵到扁小鹊的身后飘下！

“哎呀！不好！”

徒然，扁小鹊惊呼声起，说时迟，苗疆蛊母早将扁小鹊一个魁梧的身形，挟在肋下，身形晃处，飘身落在庙墙之上。

凌震宇与玉女神笛水芙蓉，见状心弦紧扣，他们没有怠慢分毫，同声暴叱，身躯一跃，如电光，似火石，朝着苗疆蛊母立身之处，泼风般扑去！

这时的水芙蓉，已然长剑在握，抖出一道银虹，直刺苗疆蛊母腰腹之间。

凌震宇就着扑身之处，双掌运劲猛推，霍地两股狂飚直击而下。

苗疆蛊母见来势如此凌厉，轻声鼻啸，身形一闪，飞掠于空，电也似的旋身避过来势，点足庙墙，腾身射向殿脊而去！

玉女神笛一剑递空，见状大吃一惊，娇叱一声，挺剑而上，扑身再攻。

继之，身随剑进，剑如长虹一道，径取苗疆蛊母的璇玑重穴。

“啊——”

凌震宇也在同时，长啸一声，声若龙吟，飞身又扑，就空双掌疾挥，势若排山倒海，落身在苗疆蛊母的面前，直印苗疆蛊母面门！

苗疆蛊母闪身躲过两人再次攻势，双眼暴吐两道寒芒，暴喝道：

“娃娃们！老身此来并无恶意，为何这般相逼老身？”

凌震宇心知苗疆蛊母素来性烈如火，睚眦必报，一向行事均在不正不邪之间，言出必行，故为当今黑白两道闻声变色，今夜为何这等迁就？

于是，凌震宇朗声说道：

“前辈，希恕在下鲁莽，请将扁兄弟留下，他乃憨直之人，不知何处将

前辈得罪？怨在下……”

苗疆蛊母未待凌震宇说完，兀自臬笑道：

“娃娃，你的意思弄左啦！老身是真心喜爱这黑小子，从今天开始，列为老身门墙，你们不跟着高兴，反而却相迫老身为何？——”

水芙蓉轻哼一声，杏目圆睁，抖剑又想欺身攻去，凌震宇忙伸手拦下，昂首朝着苗疆蛊母，正欲出言相询，苗疆蛊母咧嘴抢道：

“娃娃，不要再说些什么，老身尚有要事在身，不过尚有一言，要你切记！断肠崖中的天外飞煞，以你目前的功力，与他相较尚差很多，老身本欲将你带回苗疆，但无奈如以老身功力与天外飞煞相较，尚逊一筹，如今老身所知，当下武林中只有寥寥几人，能敌天外飞煞聂元霸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顿了下来，忽作沉思之状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，均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，此时见她将话顿住，二人双睛中，闪现着一种期待的目光，灼灼地等待着。

稍顷，苗疆蛊母又道：

“第一位能敌天外飞煞的是祈连山的‘绿衣仙子’韩静如，——第二位是‘关东五剑’的老大异中坚，——第三位是少林的‘无垢禅师’，第四位是武当的‘白云道人’，第五位就是天外飞煞聂元霸的师父，现居新疆天山的‘天外天’。”

蛾眉一蹙，水芙蓉不慌地道：

“你说的这些人，早就不现江湖多年了！我就不相信聂元霸有这么厉害！而且，现今还有一人能敌，你怎么不说出来呢？”

苗疆蛊母闻之一怔，急道：

“小丫头，还有谁，你快说！”

凌震宇此时心中也是一怔，星目直看着身旁的水芙蓉。

水芙蓉此言一出，心中不禁后悔莫及，暗自地责备自己太糊涂，想起恩师在她出道之前，曾再三囑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道出师承，为何竟大意说出？幸亏自己惊觉得快，不然可要违逆师言了！

她暗咒自己一声：“该死！”于是杏目一展，昂然说道：

“前辈，那人就是你自己嘛！你怎么连自己也忘了呢？”

凌震宇闻言之后，转目望着苗疆蛊母。

苗疆蛊母双眼一闪喜悦之色，觑定着二人，她不禁狂喜地仰首发出一串臬笑。

凌震宇看出水芙蓉心中决不是此意，乘隙看了她一眼，见她正自杏目之中，透出一丝得意的蔑笑，望着苗疆蛊母的丑态。

苗疆蛊母笑止，满面犹喜地道：

“小丫头你还不错，看得起老身，老身谢谢你啦！”

说着，她望了望肋下的黑大个子扁小鹤，又道：

“这黑小子已被老身点中了睡穴，……老身格外欣赏这黑小子的憨气，——数日后老身将他调教一番，自会送他找到你们！”

苗疆蛊母说着一顿，眼珠一转，又道：

“小丫头，将来老身有件东西送你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——至于，玄真老道与青城妙手他们，老身自会通知——”

“你俩速离此地地为妙，言止于此，老身走啦……”

苗疆蛊母语声未毕，身形一掠，挟着扁小鹤径朝山下飞去，眨眼已失其

踪！

玉女神笛水芙蓉，目送苗疆蛊母去后，微皱玉鼻，轻哼一声，转身朝着凌震宇，娇道：

“凌兄，你现下打算如何？”

正于此际，凌震宇突见后殿之后，射起一条银色人影，如流星一般，逸向北面林中而去！

凌震宇忙自示意，水芙蓉展目循去，已经看清逃逸之人，忙道：

“此人乃为‘黑杀教’门下金银香主中的‘银衣香主’。想来也为争夺武林秘图而来！凌兄我们先追下去看看如何？”

凌震宇尚未答话，水芙蓉当先飘身追去！

凌震宇剑眉一蹙，后悔没有及时拦阻，因为不愿于此多生枝节，故也身形一晃，纵身赶去，两个起落之间，二人一前一后，朝着那银衣人消失的山下追去！二人行云流水般地，没有多久，先后来到山下枣林中，身形微遁，展目电扫，并无丝毫异状，正于诧异之际。“唰唰唰”面前人影闪处，落下八个全身一袭银衣之人，个个银绢蒙面，背背长剑，神态飞扬，跋扈不已！一视之下，水芙蓉玉颊罩层寒霜，纤手一扬，银虹暴射，长剑已然在握，娇声怒叱道：

“你们就是臭名远扬的黑杀教的门下‘银衣香主’吧？”“呵呵呵！”

言落，其中一人，发出一声苍老的干笑，狂声喝道：“丫头，既然知道老夫们，乃为黑杀教教主‘黑妖狐’座下的八位银衣香主，竟敢出言叱喝，还不速将秘图献上！——老夫念在上天好生之德，尚可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……”

怒气填胸，水芙蓉杏目杀机立现，娇叱道：

“老狗，你休想，那武林稀世秘图！……”

“嘿嘿——”

水芙蓉叱声甫毕，面前八人，不等她把天外飞煞聂元霸夺走秘图的经过道出，已仰首发出一串其意轻蔑的大笑。凌震宇来至林中，一见八人现身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如此气势凌人，早已蓄意歼敌，星目寒芒逼射，盯视着面前八人，一动未动，嘴角处早已浮出，那丝冷酷的笑意，那仇恨残毒的意念，又已泛上心头，此时正是怒焰高燃。蓦地，他就在八人轻蔑的笑声中，朗啸一声，暴喝道：“住嘴！”

说也奇怪，他这声龙吟一啸之后，众人也觉一阵心悸，心神忐忑，敛笑呆立当场。

顿时，双方杀机立起。

忽然，一股血腥的气味，笼罩了林间。

于是——

沉寂了片刻，凌震宇电目扫向八人，冷冷说道：“黑杀教乃为武林一群狐鼠之辈所组而成，人人皆欲得而诛之！如今林中阻拦在下，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。”其中一位苍老的声音，怒喝一声，嘿嘿笑道：“小狗，少逞嘴舌之能，老夫们前来之意已表，嘿嘿，天蝎帮怕你什么追魂客，我们黑杀教可没把你放在眼里，小狗你活不过今夜啦！”

凌震宇冷“哼”一声，星目一闪惨毒之色，满面冷酷的阴影立浓，狠声叱道：

“那在下只有领教领教了！”

“凌兄，何必多费唇舌？”

未待凌震宇身形移动分毫，面前八个银衣之人，一声声苍老的断喝：

“太极分两仪！”

喝声方落，八人立分两边，银影晃动，左面四人已将水芙蓉围住。右面四人长剑一抖，剑式展开，身形疾进，一片白茫茫的剑影，直袭凌震宇面门而来！

凌震宇一见剑势奇特，虽然他有恃无恐，但心中也是微惊，神情一紧，双掌疾然猛翻，一股隳然掌势击出，四剑剑身尽被掌力荡开。

银衣人四剑落空，突地其中有一个喝道：

“两仪生四象！”

声毕，四人挥剑展出，一波白茫茫的剑幕，身随剑起，步法诡谲，飘忽不定，长剑翻飞，剑花缭乱，势若骤雨而下。

凌震宇一见来势怪异，心知为一种剑阵，不由惊怒起来，对方剑招凌厉歹毒，招招皆为致命！

但饶你剑势如浪涌至，凌震宇依然是进退自如。

“哈哈！”

凌震宇忽然又是一串朗笑回空，笑得是那样的冷酷，冷酷得使人为之胆寒。

于是——

一丝快慰的意念，又击入了他的脑际，然而，他的快慰是惨毒的，而那惨毒也就是他仇恨的心理上，所需要的一种刺激！

而为了刺激他仇恨的心理，他最喜爱看到他所仇恨的人们的鲜血，染满了他的双手。

“哎——”

蓦地，一声尖锐的惊叫，破空而起，传入耳中！

凌震宇闻声，转首一瞥他左面与敌的水芙蓉，见她的香肩背后的罗衫，已被对方的长剑，划破一道五寸长的裂口，鲜红的血，汨汨潺潺地，已经从她的衣内渗透出来一大片！

顿时，凌震宇心怒如焚，看了水芙蓉被敌方所伤，心中不禁难受万分，痛心不已！

就在斯时，凌震宇立觉围攻的四人，剑气迫人，其中一人剑锋已抵他的肩井寸许，险象毕现的刹那，而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丝毫不敢大意，双足微点，身形已然凌空暴射逾丈，腾空而起。

猝然，运起先天气功，输至双掌，立刻施展一招七禽掌法中的“苍鹰擒蛇”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四柄长剑已然递空，四人闪目始知凌震宇的身形已杳，当下一怔之际，突由凌空排下两股掌劲，疾电般震至四人腰腹之间，本欲躲开，但早已来不及了！

“轰！”然一声大震。

四人立觉天旋地转，身形已被震飞，风卷残荷般向后飞去，最远一人约被震飞三丈远，摔落在地，张嘴一口紫血，瘫痪萎顿下去！

掌伤较轻的三人，旋身立起身形，向那重伤倒地之人飞掠过去！

凌震宇就在这眨眼之间，身形就空一晃，轻啸一声，飘然落下水芙蓉的战圈之中，疾电般双掌蓄势一挥，震向四人之中的两个。

这时，凌震宇已经大发杀性，所以，一掌击出，只听面前二人惨嚎一声，长剑一道银芒脱手而飞，双腕立折，鼠窜而退。

水芙蓉此时见凌震宇瞬间克敌，芳心狂喜万分，手中长剑一招“天女散花”，早将自己负伤之事，抛诸霄汉，一剑径戳对方一人的顶盖重穴。

遂即她娇叱一声：“躺下吧，老狗！”

她喝声未毕，剑招已满，银衣人想闪身，以是来不及，剑至之处只见红光一闪。

“啊！”一声哀嚎。

鲜血四喷，那人就地一滚，退身丈余，剧痛攻心之下，晕死过去！

“哈哈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一见此景，星目中立闪喜悦之色，满腔愤怒脱口化为一串朗笑，其状疯狂不已！

随着狂笑之声，双掌已向那仅存的三个银衣人，全力出击。

也许是三人早已预料有此一着，身形拔起，虽然如此，也被掌力边缘所中，身形踉跄前冲，险些跌倒！

凌震宇狂笑突然而止，而水芙蓉呢？已是面现苍白，神色萎靡不堪，娇躯一仰，就往后倒去。

凌震宇哪还来得及思考，心知定是剑伤所至，飞身向前托住水芙蓉的玉臂。

水芙蓉杏目微睁，螭首稍偏，看了凌震宇一眼，在她疲惫的玉颊之上，挤出一丝少女矜持而妩媚的一笑，双睛即而阖起，依在凌震宇的怀中。

“水姑娘，水姑娘……”

凌震宇剑眉跟着一蹙，一股少女的幽香，飘然入鼻中。

俄顷，凌震宇凝神静虑地展睛一瞥，面前那些个被击退的银衣人，此时均已立身在三丈之处，怒目地盯着自己二人。

在他们每人的目光之中，如稍加留神，尚可觅寻出一股惧畏的色彩，八人直立站着，丝毫动也不动，有如木鸡，一丝动意也无！

凌震宇浮出一种得意而轻蔑的笑容，冷喝道：

“你们还不离开，今夜之事，只因在下未弄清，你们与我是否有仇，所以，网开一面，否则，必将你们毙于掌下，暴尸原野！”

凌震宇言讫，仍不见银衣人有所动意。

“嘿嘿——”

突然，其中一人阴笑一声，伸手入怀，掏出一支长约一尺的漆黑铁弓，与一支银色闪亮的羽箭，疾速地搭在铁弓之上，拉满了弓弦，朝着高空射出。

“嗖！”

箭矢离弦，银光一闪，突然地发出冗长的尖锐声，破空而去！

凌震宇剑眉一皱，心想定是一种发讯示警，求援的信号，不由暗忖：

“若有高手来援，水姑娘身受剑伤，这可如何是好吗？”

想着，他嘴角处微带冷笑，心意立决，星目怒恨地一扫面前银衣人，轻哼一声，飘身抱起水芙蓉的娇躯，径朝林后山坡破庙而去！

等来至破庙中，旋目电视，庙中依然阒无声息，这才安心，腾身一偏穿窗来至小厢房中，忙将水芙蓉安置在木榻上，由怀中掏出一支碧绿色的玉瓶，倾出一些药粉，为芙蓉敷在剑伤之处。

又由怀中掏出一红色玉瓶，倾出一粒红色丹丸，撬开水芙蓉的樱口，塞

入口中。

“嗖！”

就在此时，庙外又一声尖锐的响箭划空而过，接着庙脊之上，隐隐传来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！

凌震宇料定必是那黑杀教的响箭，传来援兵已到！

“嘿嘿……”

果不错，庙脊上响起一阵阴笑，听其笑声，辨出来人年龄甚轻。

顿时，笑止。

来人中，一人发话喝道：“小子！还不快出来束手就擒吗？”

凌震宇闻言，星目暴瞪，朝着窗外望去，只见左面殿脊之上，兀自峙立着八个全身金衣，蒙面的人！

“哼！”

当下，他龙吟一声，双掌疾然推出一股强劲，护住身形，人如利箭般，射身穿窗而出，至庙中天井甬路上，昂藏巍然而立！

气定神闲，凌震宇仰面一声朗笑，道：

“在下凌震宇，已现身恭候大驾了！”

语音未了，展睛一瞥庙脊之上，心中不禁悸然！殿脊之上，哪里还有半条人影！当下心中不禁一怔，狐疑不已。

忽然——

背后传来数人的轻“哼”之声，凌震宇闻声，毛发一悚，霍地旋身，双掌陡然击出。

这时，才发觉眼前金影一闪，掌劲落空，面前已立着八个身着金衣的蒙面人，各个虎背熊腰，背后均是斜背长剑，神态十分威武！

凌震宇看准八个金衣人后，心中暗自警惕，心道：“你们定是黑杀教中八位金衣香主，而其功力较之方才八位银衣香主，却要高出数倍……”

正想至此，面前金衣人中，居中一人朗声喝道：“阁下，可是近日倒吊云华仙姑的追魂客，凌少侠？”

凌震宇一听，此人语声，如此冷傲，星目一闪冷酷、轻蔑之意，微露冷笑傲然地道：

“不错！我正是阁下所说的，追魂客，凌震宇！”

那发话的金衣人，“嘿嘿”阴笑两声，又道：

“我等乃是黑杀教教主‘黑妖狐’圣母座下的金衣香主！适才突然接银衣香主禀称……”

此人语气，句句狂傲至极，凌震宇心中怒焰炽燃，不由怒“哼”一声，抢言朗道：

“诸位香主的心意，在下已知，但不知香主们，将如何处置在下？在下愿闻尊意！”

那金衣香主，冷冷道：

“很好，凌少侠自称追魂客，那我等不才，愿就此领教领教，凌少侠的惊世绝学！”

淡淡一笑，凌震宇狂道：

“那诸位香主就一齐上吧！”

那居中的金衣香主，轻蔑地一“哼”道：

“凌震宇，你太客气了，本香主自不量力，想单独领教数招！”

他语声一落，其余数人身形倏撤数尺。同时，那居中之一人，晃身欺进三尺，手扬之处，“唰”然一道金芒，长剑已握在手。

接着，一剑递出，直取凌震宇眉心。

凌震宇哪敢轻敌，身形一滑，横挪偏身，躲过来剑，右掌横推，左掌由下而上，双掌一挫，两股先天真气，袭向金衣人气海、丹田！

金衣人心知凌震宇，武功了得，不敢硬接，挪步闪过两掌，金剑一抖数朵剑花，分取凌震宇双眼。

凌震宇突自微惊，心想来人功力之高，实在不在自己之下，霍然双掌直朝对方来剑劈出！

金衣人一见两招受挫，全然递空，不由怒喝一声：

“啊！”

剑走轻灵，以动制动，身形闪动加速，长剑万道金虹，立布一层剑幕，将那凌震宇罩在剑幕之下。

对方剑势凌厉，凌震宇招招受制，被迫得无暇还手，他的心中，自然怒火万丈，星目赤红，仇恨之心油然而生。

一丝冷酷阴影倏现眉宇，轻“嘿”声起，身形腾空六尺，两掌看定对方双眉，赫然击下，径取“肩井”。

金衣人就在此际，长剑如影随形，一招独特的“拨叶寻花”，剑式飞幻一片金芒，戳向凌震宇下盘的“曲膝”。

可惜，金衣人的剑式未满，终究丝毫之差，凌震宇的双掌已至。

金衣人再想收势撤身，躲过掌风，无奈嫌迟，他身形被双掌震退十步，内腑突涌一股热流，张口吐出一口紫血！

电闪间，凌震宇身形就空一旋，飘落丈余，朗道：

“这位香主恕在下放肆，在下还是愿凭你们的决定所处置！”

凌震宇语意之中，充满揶揄调侃。

被击退的金衣人，止住后退之势，面冷苍白，如布层冰，怒目相视之下，微“哼”一声，伸手一挥，示意他身旁其余诸人。

当下，七人一言不发，电也似疾，抖剑飞身，七剑联阵，攻至凌震宇的身前。

霎时，凌震宇立被七人所围，剑气如墙，飒然生风，袭肤生寒。

凌震宇当下不由微生寒意，毛发倒竖，陡然一声长啸，直冲星空，身形转动如轮，双掌翻飞，先天气功自然已运至双掌，掌势之巨，直若排浪狂涛一般，抵制七剑之势，逞隙而入。

此刻，凌震宇一个念头，泛上心头，那就是想用隔空打穴之法，将这七个人生擒。

于是，他亢声长啸，声若龙吟虎啸，身形倏然蹿起，凌空八尺，身形一回，伸手正欲施展点穴之际，蓦地，庙后殿脊之上，传来一声尖锐的笛声。

笛声划过，凌震宇面色骤变，也就在这刹那之间，那围攻凌震宇的七位金衣香主，同声叱道：

“火凤凰，速退！”

语音未落，七人疾然收剑，撤身晃肩飘上庙墙，挟着先前受伤一人，流星般径朝山下林中遁去！

凌震宇早将身形落下，憎恨地望着黑杀教的八位金衣香主去后，心中依然极为迷惘。

片刻，凌震宇神智立现清明，心中倏然想起方才的笛声，乃是自己所熟稔，而绝非是水芙蓉所吹奏。

想到这里，凌震宇兀自暗忖：

“唔！是那地狱门中的失明老妇？”

蓦地，笛声又扬，其音立转凄凉幽怨，万分柔和，韵律美妙至极，但却使人捉摸不定，飘忽地，似远且近，令人荡气回肠！

凌震宇倾听笛声，面颊立现喜悦，忽地笛声又断，他却又自忖道：

“不！不可能是她！——那失明老妇人，是被铁链锁困在地狱门的山溪之畔，决不会是她……”

忽然，凌震宇忆起正在屋中，养伤的玉女神笛水芙蓉，此时尚不知她的安危如何。

当下他身形飘起，疾向屋中扑去！

无巧不巧，而就在凌震宇穿进前窗窗口之际，只觉眼前红影一闪，一条庞大的人影，已穿出后窗而去！继而，随即传来水芙蓉的语声，道：

“师父！我不能跟您回去！那凌少侠……”

她语声未尽，接着一位苍老的妇人的口音怒道：“你暂时还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你必须跟我回去！”这声音是悲伤的，悲伤似乎发自一位慈祥的老人口中。

## 七、叙往事 高潮迭起

凌震宇来至屋中，刚刚立稳身形，倏然身形又起，穿出后窗，就空旋身，飘上后殿殿脊，星目一扫，哪里还有水芙蓉和那老妇人的形迹！

忽然，凌震宇心神一震，耳中传进一丝声若蚊鸣的语声道：

“孩子！你父仇未报，应速寻觅仇人踪迹报仇！老姬携芙蓉返山，相见有期。……屋中有老姬代你备妥的衣物、银两，速取速离。……前往山西太行山寻找那黑杀教的教主黑妖狐，——她也是你杀父的仇人！现下无常吊客也已被她教内的金衣香主罗致翼下……”

“那断肠崖一行，千万不可操之过急，你功力虽有长进，但尚未臻入化境……”

“日后老姬自会遣芙蓉助你！切记！切记……”

语声甫毕，远处数里，又已飘袅的传来一声幽怨的笛声！

然而，凌震宇呢？他是茫然的。

凌震宇他倾听至此，四周已沉入一片寂静！

稍顷，他返身来至庙中，只见木桌之上，果然放置着一个黑色布包，他疾步趋前，解开布包，展目一看，呈现眼前的是一件白色绸质长衫，前衬上以青丝线绣着数株竹子，这些青竹正象征着坚毅不拔的精神，和强毅超人的特性！

此外，是一些散碎的银两！

凌震宇看完之后，虽然眉宇紧锁，面罩疑容，他也不知送衣的是谁，只因他未看清来人，故他不敢肯定，老妇人就是那曾在地狱门所见的失明红衣老妇！

然而，他却已悉，来人为玉女神笛水芙蓉的师父，那是毫无疑问的！

凌震宇他对这件白色绸衫，颇为喜爱。

这时——

他面颊上浮出一丝极鲜有的，真正喜悦的微笑。于是，他脱去原来穿着的长衫，换上这白色绸质长衫，他感到十分合身，穿着此衫，神气却更显英爽，洒脱。

所以，他喜极地自语道：

“这件长衫太好了！哈哈——追魂客这绰号太妙了！——不过可也太过于狠毒了些！——不！我暂时也管不了这些了，反正我要报仇！报仇！报仇就是要追魂夺命！——”

凌震宇思忖之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衣袂窸窣飘风之声！

凌震宇未等来人说话，忙自运起先天气功，密布周身，身形猛然跃起，双掌护胸，穿窗而出！窗外，天色已然大亮。——

他星目一展，看清面前来人，面色苍白如霜，襟前血迹淋漓，分明已是浑身受刀之伤！

等看清来人，凌震宇面呈一片凄惋之色，悲怆地呼唤道：

“道长，道长你……你受伤了！”

凌震宇看清来人正是玄真道长，他悲怆地一声惊呼之后，晃身迅捷地迎了上去。

玄真道人闻言，一展失神的双眼，身形跟着一个踉跄，开口溢出一口乌黑紫红的浓血，染遍了前襟，人也虚脱地倒下。

凌震宇睹状，已将玄真道人的身躯扶住，满面凄惋地，幽声阻道：

“道长，现下不便多言，待在下先助你……”

他语犹未尽，这时，已来至殿侧的小庶门前。突地，兀自将语音顿住，即闻背后传来一阵衣袂凌空之声！

此时，凌空由殿脊飘落下两条人影！

事出仓猝，凌震宇猛然回首一瞥，电闪视清来人！原来，二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和青城妙手华继陀老前辈。

二人身形未稳，足尖复点，腾身径朝门前扑来！只刹那间的功夫，麦晋芬沙哑着喉咙，急性地嚷道：“小伙子，快将老杂毛扶至屋中，让老妖医为他治疗。不然，老杂毛的老命，就呜乎哀哉了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未加理睬，扶着玄真道人，来至屋中，将道人的身躯，盘膝坐在木榻之上。

然后，凌震宇一手扶住玄真道人，满目茫然地，回头望着麦晋芬、华继陀二人，一言不发地，闪动着一双祈求的星目。

然而，他们二人的脸孔上，也是笼罩着一层无限忧郁之色。

登时，屋中布起一片窒息的死寂！

忽然，麦晋芬暴瞪一双铜铃眼，精光一闪，望向那华继陀，狠声情急地道：

“老妖医，你还不快下手医治，老杂毛已中了那毒丫头的‘黄蜂毒针’……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一言至此，凌震宇霍然一抖，惊呼：

“黄蜂毒针！”

“怎地，小伙子，你知道这黄蜂毒针？”

麦晋芬言讫，右手一晃银拐，左手疾伸，抓住凌震宇的臂膀，睁着一双铜铃眼，盯视着凌震宇，心焦地等待着回答。

经此一来，凌震宇不禁一惊，凝注着麦晋芬那情急的模样，他迅捷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心中十分不忍地道：

“我不知！”

见状后，麦晋芬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有些失望，一敛目光，始才放开凌震宇的臂膀。

“哦……”

就在此际，二人突然听到玄真道人，轻微地发出一声呻吟！

于是，二人均不约而同地，将视线投注在玄真道人身上。

原来，这时，华继陀正伸手骈指，封闭着玄真道人的几处要穴。然而，只见玄真道人，依然是面色苍白，双目微合，默然静坐。

但华继陀的手上，已赫然地，拿着两粒色呈翠绿的丹丸！

然而，华继陀却是有些迟疑的神态！

“老妖医，为何这样犹豫不决？难道还不敢对症下药吗？——你是不是存心要老杂毛死？他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快！快呀！迟了，就来不及了！”

满头稀疏白发的麦晋芬，见华继陀迟迟不下药，根根白发陡然倒竖，情急地一阵大嚷。

之后，银拐婆婆翻眼瞪着青城妙手。

青城妙手华继陀置若罔闻，仍然是忧郁着面容，朝着银拐婆婆麦晋芬凄然地，摇头叹息一声：

“难呀！”

“哼！”麦晋芬轻哼一声，狠声道：

“老妖医，你徒有扬名享誉一生的妙手——难道，你那花露丸，竟连这么一点喂有毒汁的黄蜂针，也无用武之地吗？”

华继陀闻言，双目中，一闪决然之色，立将两粒花露丸，塞入玄真道人紧闭的口中。

花露丸入口溶化，顺喉而下。

顿时，已由玄真道人微弱的鼻息之中，散发出两缕芳香之气。

顷刻，满庙中洋溢着股清香，缭绕不散，令人心旷神怡，舒畅不已！

麦晋芬见状，面泛一丝喜悦，她恍然地，一瞥凌震宇，大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，如我老婆子的记性不差，你身边可有那七禽叟老鬼，传给你的一种‘去毒生肌金创散’？”

凌震宇听后，星目一闪，剑眉微轩，立应道：“有呀！”

一敛笑容的麦晋芬又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！既然有，还不快拿出来！难道要给老杂毛陪葬？”

这时，凌震宇已将怀中一支碧绿色玉瓶掏出。华继陀双眼余光一瞥麦晋芬，旋即回头，觑定着凌震宇，面显钦意地一笑，轻声说道：

“凌少侠，有此去毒生肌金创散，这一切就好办得多了！”

说着，华继陀已将玉瓶接过，由瓶内倾出一些白色的药粉。继而，他毫不考虑地，向玄真道人的颈下伤中敷去！凌震宇见后，心下不禁一怔，暗道：

“这不正是和前夜枣林中，被这黄蜂毒针所伤的，天蝎帮的骆家四霸中，那人的情形一模一样吗？怎么会被玄真道长碰上呢？”

“这人是谁呢？——见他施击暗器的手法，以及所袭之部位，拿捏之准确，已可揣测出来，此人乃非泛泛之辈。”凌震宇脑海中，疑问不断。

“难道前后枣林中，解救自己的人，会不会是那玉女神笛水芙蓉，或则另有其人？……如果，不是水芙蓉，那极为熟悉的笛声，又是何人所吹奏的呢？难道会是……”谜！谜！谜！

这一连串的谜，涌起在凌震宇的脑海，久久不散。青城妙手华继陀，已将掌中的白色的去毒生肌金创散，为玄真道长敷毕，转身且将玉瓶递给凌震宇！麦晋芬转睛望着玄真道人及华继陀，咧嘴一声哑笑，然后回头望着凌震宇，说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在发什么愣呀？——是否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吓呆了？”

凌震宇听后，闪着一双茫然的星目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银拐婆婆，我确实有些迷惑！”

麦晋芬一见凌震宇这样回答，并未急着解释，她的目光中，面颊上，流露出一丝滑稽的笑容。

稍顿，她朝着华继陀暗哑地道：

“老妖医！真个是名不虚传，……嘿嘿！不过尚需你妖医助老杂毛一臂之力！助其运气疗伤一番，……这老杂毛的真气已损，如以你的功力助其运功调息，不消两个时辰，我老婆子料想老杂毛，即可恢复如初……”

青城妙手华继陀见麦晋芬，唠唠叨叨，语意未尽，即无奈地忙阻道：

“好吧！老婆子，小弟遵命就是！”

华继陀虽是如此回应着，孰料，他语音刚落之际，玄真道人已经有了变化，他展目示意，随后将目光投射到玄真道人身上！

麦晋芬与凌震宇，已然会意，四道闪亮的目光，不期而然地，也向着玄真道人身上投射过去。

旋即，三人一瞥之下，惊讶不已！这时才知道，玄真道人自服下两粒花露丸，也只不过刹那功夫，而他苍白的面颊上，赫然显现了一层淡淡的红晕，而逐渐可以感觉出，他正在运行着，一种至高无上的内家真气，运功调息。

而且，已臻英华内敛，莹光倾泄，物我两忘，灵台清晰，万念寂消的巅峰之境。

看罢，麦晋芬敛回目光，悄声说道：

“老妖医，我老婆子与小伙子，到外面为你们护法掠阵，这老杂毛全权交予你啦！……如你助他一臂，想必会痊愈得更快！”

她说着，望着凌震宇，道：

“小伙子，走，我们到外面去谈吧！”

麦晋芬“吧”字一落，只见她身形倏晃，捷如闪电，一道蓝烟，毫无声音地，穿过门而去！

瞬息间，凌震宇也没怠慢，转眸一瞥木榻，正襟危坐的玄真道人，依然是双睛微阖，浸身于至深至奥吐纳的玄境之中。

而于他的背后，却是华继陀端坐着，将其右掌，平铺舒展地，轻印在面前玄真道人的灵台穴上，使本身的真气，输入掌心，导入于玄真道人的体内，循着任督二脉徐缓地运行着。

凌震宇一看之下，毫不迟疑，跃身衔着麦晋芬的背影而来。

这也不过眨眼间事，麦晋芬闪身进入正殿内；跟着，凌震宇身形一旋，也已跃身入殿！

此际虽是旭日初升，朝霞瑰丽，但殿中仍然是缺乏光线，所以，依然显得有些昏暗。

凌震宇来至殿内，立稳身形，展目一望，映眼全是蛛网密布，神像倾塌过半，尘埃层层，颓圯不堪，已是废殿一座！

然而，那进入殿中的麦晋芬，踪迹杳然。

“小伙子，你发什么呆呀！……”

突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凌空传来一声大嚷。

凌震宇循声展目，这才发觉，在那殿脊之处，有一角坍塌的露天大洞，只有那梁柱仍在，这时的麦晋芬，正坐在那梁架之上。当下，心中不由一声暗笑，展臂晃肩，便纵身到麦晋芬的身旁。

顿时，麦晋芬面泛笑容，放眼远眺天际，须臾，她转首双睛凝视，注定了凌震宇，哑声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杀错了人啦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，已如雷鸣一般，将凌震宇击落下万丈深渊，他脑际轰然鸣响不绝！

凌震宇星目突张如炬，觑定着麦晋芬，见她依然笑状浓浓的面孔，不由一怔，急询道：

“老前辈，所言何意？”

“小伙子，你杀错了人啦！难道你怀疑我所说的话吗？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望着麦晋芬暴笑，迫切地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“是谁？哈哈——妙师太云华仙姑！”

麦晋芬言讫，旋目一扫四周，又道：“小伙子！现在明白了吗？”

凌震宇惊目地摇了摇头，惘惘然地询道：

“老前辈，何以证实，在下愿闻教诲！”

说罢，他剑眉紧锁，满面罩着一层怀疑之色，期冀地望着麦晋芬。

“嘿嘿！”

接着，麦晋芬一声哑笑，轻喝道：

“云华仙姑是个颇有心机的人，此人歹毒淫恶无比，心知她所行所为，实为武林各大门派所唾咒。所以她为了炫惑武林中人耳目，将她座下四大得意弟子，皆易容与她自己一般无异，而你前夜所击毙的那位云华仙姑，即是经易容而现身的冒牌货！”

“哦！”

凌震宇十分讶异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见凌震宇聆听模样，更引发她嚼舌之趣。继道：

“云华仙姑，我老婆子当年曾有过一面之缘，她唯一的特征，即是于她眉心穴处，极其显著地生着一颗，豆大的朱砂红痣。小伙子，日后你如留神，就不难发现，她那颗朱砂红痣的特征。”

麦晋芬说至此，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昨夜，我们曾在十里之外的一片树林里，追踪天外飞煞时，讧料被此人和鬼郎君的孪生弟弟，星宿老魔拦阻于林内，当时……”

凌震宇星目微转，突然抢着道：

“鬼郎君殷魂是个孪生子？——”

麦晋芬点了点头，继道：

“当时，我与玄真老杂毛心中已悉，你小子是受骗了！只因他们无理拦阻，所以一言未发，一对一的激战了起来！”

凌震宇全神贯注，仔细聆听。

兴致勃勃的麦晋芬更加眉飞色舞地道：

“我老婆的银拐毫无迟疑的，就将那秃尼接了下来！玄真道长那老杂毛，当然毫没选择余地，与鬼郎君的胞弟殷魂对敌！”

凌震宇抢问：

“结果呢？”

神色自得，麦晋芬哑笑一声，道：

“嘿！谁想一战就是百招！——嘿，当时你小子如果在场，那就好啦！百招一过，转瞬间，却又是百招！——唉，讧料，我们的功力都是皆在伯仲之间，视情之下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！”

凌震宇睁大双眼，生怕错过结局。

麦晋芬咧嘴笑了，道：

“哈哈！就在这眨眼之间，忽然林深之处，传来一声尖锐的笛声，使人闻之立觉内透杀伐之气，心弦不禁立震。”神情一凛，凌震宇极关切地道：

“是谁在吹笛，老前辈！”

灰眉一皱，麦晋芬不悦地道：

“你听我说完嘛！”

凌震宇忙点点头，心说：“快呀！”

“孰料，笛声未消，凌空传来一声桀骜暴吼之声：“‘丫头，这次休想逃出本魔手掌！——’也就在这断喝之后，凌空又传来一声娇叱：

“‘淫尼，这下看你还能避开本姑娘的黄蜂毒针！’当然，这语气是朝云华仙姑所说！”

凌震宇关切地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白他一眼，麦晋芬继续道：

“霍然，在那声娇叱之后，‘冬’地一声，破空之声直袭场中而来！眼前只见一道金芒一闪，电也似地，已临云华仙姑的面门。”

凌震宇耐心听着。

麦晋芬一舔唇道：

“倏然间，云华仙姑惊呼声起，手中云帚一抖，银光闪闪，接着左掌对着凌空袭下的那缕金芒，猛然击出！”

“就在这电闪间，突袭而下的那缕金芒，立被一股掌劲震出，只见凌空金芒一闪，‘冬冬’之声，径直地袭向左首一起激战中的玄真老杂毛的身上。”

听到紧张处，凌震宇脸色微变。

麦晋芬又道：

“玄真老杂毛发觉之时，想要闪身躲避，挥掌击出，均已不及。唉！无巧不巧的被‘黄蜂毒针’，击中结喉与天空之间！”

凌震宇听着银拐婆婆一说，犹如身历其境，内心也随着痛楚。

双眼圆睁，麦晋芬叫道：

“啊！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凌空突地爆起一串怪笑。笑声中极为狰狞恐怖，使人不禁毛骨悚然！而更怪地，是一闻笑声，那正在激战中，自顾不暇的云华仙姑，与星宿老魔殷魄二人，恰同一时，暴喝一声，身形一晃，箭矢般，跃出战圈，后退七步！”“一定有高人出现！”凌震宇心中想着。

麦晋芬道：

“二人面部立布一层惨白的惊悸之色，怔然而电疾地一瞥空中林梢。哼！也就在这瞬息，场中人影一闪，已然多两人！……”

说着，麦晋芬忽地一顿，扭首注视着，正在凝神倾听着的凌震宇，满面笑容地问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猜此时的场中情形如何？”

凌震宇闻言，他毫无考虑地摇了摇头。

双睛一翻，银拐婆婆麦晋芬干笑一声，续又嚷道：“这时场中却是一片窒息般地死寂。我老婆子转目一瞥，此刻的玄真老杂毛，只见他已被华继陀扶住，站在一旁。”

凌震宇问道：

“那恐怖的笑声，究竟是谁所发？”

麦晋芬望着凌震宇道：

“待我老婆子回过头来，一看场中凌空飘下的两人，当时，我老婆子也不禁心下一惊！敢情，来人正是退隐江湖已久的一位黑道魔星‘千手蜈蚣老妖’！”

“千手蜈蚣？”凌震宇惊道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点点头道：

“而紧站于他身旁的，却是一位翠裳绝色的豆蔻年华的少女！千手蜈蚣老妖，身着一袭齐膝红袍，双足裸露，两手如钩，面容削瘦黝黑，黄齿外露，双睛凸出，精光四射，满头黑发披肩，其状直宛若鬼魅魍魉一般！”

“翠裳少女是谁？”

凌震宇原本急着要问，但话到了嘴边又吞下去。

麦晋芬不慌不忙地道：

“那翠裳绝色少女，怀抱一张古琴，背背一柄长剑。但此时却是双目痴呆，满面寒霜弥布，其状直似石雕泥塑一般！敢情，千手蜈蚣老妖此际，左手已然扣住少女的右腕脉门！”

一听到翠裳少女被制，凌震宇有点按捺不住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道：

“千手蜈蚣一声嘿嘿钝笑，转睛觑定身旁的少女，满面显出一片淫邪的笑意，怪声得意地道：‘丫头，还想逃吗？嘿嘿……’”

“这老妖笑了两声，展目一瞥玄真道人，敛笑愠喝道：‘玄真，你还不觅地调息运功疗伤，还待何时？你已中了这丫头的黄蜂毒针！’”

脑中响了一记闷雷，凌震宇不相信她会伤害玄真道人，咽下口水。

麦晋芬道：

“老妖语音方毕，青城妙手欲扶着玄真老杂毛离去之际，千手蜈蚣老妖突又一声大吼，道：

“‘华继陀，你回来！让他一个人走！我还有事交待你们。’这老妖乃是数十年前黑道罪魁恶首，武功之高，实不可测，当时即使在场几人联袂抵抗，恐怕也难敌老妖，所以，唉！……”

吃了一惊，凌震宇脱口问道：

“玄真道长就这样独自地走了回来？”

麦晋芬颌首道：“千手蜈蚣等玄真老杂毛走后，他一直是目不转睛地望着被他扣着腕脉的那翠裳绝色少女，满脸浮动淫邪的笑意，好久，好久……”

“结果如何？”凌震宇问道。

换了口气，麦晋芬才道：

“足足有半个时辰，千手蜈蚣老妖，才旋目一扫，桀骜的目光，望了一眼在场众人，怪声说道：

“‘你们通通滚吧！——不过，今夜之事不可宣场出去！如果尔等透露一点风声，被我查悉，必要你们命丧幽冥，切记！’”

凌震宇顺口道：“此人好高傲！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道：

“千手蜈蚣老妖言讫，又朝着那绝色少女，像是自语地，道：

“‘嘿嘿，丫头，我一生来，想你老一辈的想不到手，但你这小一辈的，却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！嘿嘿——丫头，除非你师父‘金莲夫人’，前来和你互换，不然你这俏丫头，就得跟我回崖，供我消享余年吧！嘿嘿……’”

这时，凌震宇心跳加速，热血沸腾，他恨不得将千手蜈蚣手刃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道：“笑声中，千手蜈蚣伸右手中食二指，又点了翠裳绝色少女的软麻之穴，抄手抱起少女娇躯，笑声未止，只见老妖身形一晃，腾身跃上树梢，一缕红影，消失昏黑的夜色之中。”

凌震宇转语问道：“那对方二人呢？”

长叹一声，麦晋芬道：

“当老婆子展目一看，千丈远处的云华仙姑和星宿魔殷魄，他二人早已溜之大吉了！”

昨夜所发生的事情，述说殆尽。这时，麦晋芬语音一顿，双眼圆睁，望

着凌震宇哑声缓缓问道：

“小伙子，现在明白了吗？”

凌震宇静听至此，一闻麦晋芬发问，展动一下星目，昂首相视，略一思索：

“照前辈所说，那以黄蜂毒针袭伤玄真道长的翠裳少女，现在究竟是敌还是友呢？”

忽然，凌震宇心中又暗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前夜枣林相遇天蝎帮骆家四霸时，那以笛声诱敌，以及施袭黄蜂毒针的人，也是这位翠裳少女喽！”想着，想着。

麦晋芬又轻嚷道：“小伙子！你在傻想什么？”于是，凌震宇忙将前夜枣林相遇天蝎帮之事，述说了一遍！

麦晋芬蚕眉一皱，微一沉思，哑声嚷道：“那八成就是这翠裳少女！”

言谈至此，二人沉默了起来！

俄顷，麦晋芬面泛喜悦之色，立道：

“傻小子，懒黑虎的造化，的确不小！那苗疆蛊母老姐姐，一生不收门徒，怎知，却看中了这傻小子，硬要收他为徒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这才恍然知悉，原来，苗疆蛊母碰到了麦晋芬等人！

“前辈，是否已知悉青城妙手的高足，扁兄之事？”银拐婆婆点了点头，应道：

“是的！苗疆蛊母曾和我等碰面，其中详情尽知！她并声言，将懒黑虎这傻小子，调教数日，即将送回。而且还说道，将来要懒黑虎这傻小子，也助你这小伙子一臂之力呢！”

凌震宇恍然似地，突又星目一转，说道：“前辈可知玉女神笛水芙蓉水姑娘之事？”

“怎么，那丫头又到哪里去了？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情急地望着凌震宇，在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凌震宇心中已知，麦晋芬等三人，对水芙蓉之事，一无所知。

当下，便自迅将接触黑杀教中的金银香主，及玉女神笛水芙蓉身负剑伤以后的事，一一述说了一遍。蚕眉一轩，麦晋芬满面兴奋，喜色盈然地嚷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？水芙蓉那丫头又被她师父带走啦？”凌震宇点头忙道：

“但我只见到她的背影，那人身法之快，简直……”银拐婆婆麦晋芬哑笑着，抢道：

“简直不可思议！是不是？——哈哈，如我老婆子所料不差，水姑娘令师，即是那……当年一现武林，而又息隐已久的‘火凤凰’！”

凌震宇忽见，银拐婆婆麦晋芬一敛笑容，面显凄然之色，随即微蹙剑眉，满怀疑困地问道：

“前辈，为何语顿，莫非还有何隐衷不成？”

麦晋芬闻言，知自愁现于色，突然一扫忧容，强自面泛喜悦道：

“小伙子，我老婆子有名的乐天派，哪里有什么隐衷可言！”

说着，一顿语音，翻眼望着凌震宇，哑笑道：

“小伙子，这身白绸长衫，也就是那老婆子送给你的吧？”

凌震宇面露笑容地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很好看！这三株青竹，孤傲不屈，与你那‘追魂客’，简直是不谋而合，老婆子觉得很顺眼！哈——小伙子，你现在已名副其实的，为你先父报

仇！哈哈——”老婆子说到这里，竟瞪着铜铃眼，望着凌震宇兀自地大笑着！

她这突来的滑稽面孔，直惹得凌震宇也忍受不住的，情不自禁地，朗笑起来。“小伙子！现在你的打算如何？”

“等玄真道长伤愈，在下想先赴山西太行山，向那黑杀教教主黑妖狐老魔，索取血债，一雪先父杀身之仇！以及……然后……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一见凌震宇语钝，嚷道：“以及什么？然后如何？——”

“以及，那被她网罗至翼下的无常吊客，在下也要将此老魔毙于掌下。……然后……”

凌震宇又将话咽住，星目一转，面泛红晕，继续问道：“前辈，可知那千手蜈蚣盘踞在何处？”

麦晋芬闻言哑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敢情是想救那位翠裳绝色的丫头！——也罢，人家还为你解过围呢！对不对？”

凌震宇此时的面颊上，更是一片赭红！

麦晋芬却一敛笑颜，肃容凝言地，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这片好心，干脆我老婆子为那丫头领受算啦！那千手蜈蚣老妖可不是你现在能惹的……”凌震宇闻言此言，那股仇恨冷酷的色彩，倏然浮现在他的脸上，眉宇，星目之中！

凌震宇昂首不服地，正欲愤声相辩之际，麦晋芬忙自示意止言，双目暴闪精光，仰面径朝破庙的正面，矮墙之外跳去！

凌震宇何等聪慧，电闪之间，已然会意，展目也自望去！此时，正值午时，金黄色的阳光下——

可以看见庙门之外，十丈处的幽径上，人影晃动，交互滞缓地，是有六七条彪形人影，借着树荫之处，径朝庙中而来。

嗖！嗖！

颓废坍塌的庙墙上，银光一闪，一连跃上七条一袭银盔护身，而戴一纯银铸制而成鬼面具的人。

凌震宇与麦晋芬，此时将身形早已隐至殿脊后坡。凌震宇目光如炬，看清这突来装扮怪异的七条彪形大汉，背后均是斜插着一柄奇长的长剑，心下不禁十分诧异！麦晋芬一瞥身旁伏脊的凌震宇，忙轻哑着声音道：“小伙子，这七个银盔人，就是赣南白家堡‘满天星斗’白庆东老魔门下的‘七星子’！——”

闻言，凌震宇微一颌首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急速地，轻声说道：“他们大概是为了争夺秘图而来……”

语意至此，来人飘身而下，轻落在正殿之前，各个均是雄赳气昂，面具的眼洞之中，目光炯炯，的确威不可侵，气势凌人！

这也不过是眨眼间事，突来的银甲人，旋目一扫四周，眼露异色，轻狂至极地，仰面一阵朗笑！

“哈哈……”

笑声未落，其中一位银盔人，朝着正殿之内冷声地喝道：

“姓凌的小辈，白家堡‘七星’，奉堡主之命，前来恭迎你，趋堡一谈！”

一听此言，凌震宇已将怀中的那册阎王帖掏出，趁麦晋芬正注视着殿前七人之际，翻开阎王帖一视，继又悄然藏回襟内。

然而，凌震宇看完阎王帖之际，满脸立罩寒霜，杀机毕现，面颊，眉宇，嘴角，突浮一层仇恨，残毒，冷酷之色。

随着，他轻蔑鄙视地一笑，未待来人言尽，剑眉倒竖，一声长啸，倏起身形，凌空逾丈，半弧一旋，飘如烟絮般，晃眼落至七人面前八尺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衔在凌震宇的身后，也自一声暴喝，飘身殿前，守护在华继陀助其玄真道人，运功调息的小庶门前，以防不测。

“小辈，即是追魂客凌震宇吗？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面前七人皆是一串轻蔑的笑声！

“住嘴，统统给我住嘴！——”

凌震宇立即怒喝一声，仇恨之色立浓，冷笑着道：

“少爷的确是追魂客凌震宇，你们这些鼠辈的来历，我已经明白，若是识相的，快滚回堡去，禀告那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，说少爷十日后，三更时分，莅堡向老魔索取一笔血债！”

凌震宇说罢，星目中，暴吐着两道威凌刺人的寒芒，仇恨焚心地，盯着面前七个戴着鬼面具的银甲人。紧接着，七个银盔人，居中的一位，阴声冷气地，笑道：“小辈，你以为七星子，就是这样简单，被你两句话，就可打发的吗？嘿嘿！”

怒焰炽燃的凌震宇，电目一闪，冷酷之意更浓，冷喝道：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七个银盔人居中的那位又道：

“嘿嘿！七星的‘北斗剑阵’，想你小辈，尚未开过眼界吧？嘿嘿……”

凌震宇轻蔑地一叱，应道：

“好吧，少爷就看看你们的北斗剑阵，有什么过人的能耐！”

“哈哈！”那居中之人，大笑一声，立喝道：“展！”分明这是北斗剑阵中的诀语，“展”字一出，金芒突闪，嗖地一声，七人扬手之处，长剑已然在握，阳光下，银光刺目。

银盔人身形一闪，立布剑阵，身法之速，直使凌震宇暗吃一惊！

一旁凝立的银拐婆婆麦晋芬，见此情形，双睛一闪惊芒，脱口暴嚷着：

“小伙子，留神！”

麦晋芬警言甫落，凌震宇被困在勺形剑阵之中，电目一扫七人，凝神已待，运功已妥！

他气充周身，犹如满弦之箭，随时可发。

双方对峙一阵。

## 八、蜈蚣侠 再遇高人

凌震宇虽然木立，但却眼视四面，耳听八方。霍然，位于凌震宇左上角之银盔人，狂吼一声：“星月争辉！”

言毕，七星子身形突移，顿然银光一片，电旋回转不止，脚步诡谲莫测！

凌震宇乍感银光炫目，心中不由暗忖。

“我要小心应付，不可掉以轻心！”

当下哪敢怠慢，身形凝立却是丝毫未移，他暗自运起“先天气功”，分布周身，屏气凝神，以静制动。

一刹那，银盔人回旋如轮，银剑银盔，光芒暴闪，立布一片白茫茫的耀眼光幕，飒飒声响地，将凌震宇一条昂藏之身躯，笼罩其中，直欲头晕目眩，眼花缭乱。

银拐婆婆一旁干着急地，直踱银拐！

“剑似流星，星如飞剑！”

突又一声暴喝，自那旋转如轮的光圈之中爆起！

声未毕，那银芒旋成的光圈，由大缩小，剑芒炽盛！顿时，阵式已由光圈，幻化成球状一般。

凌震宇立感剑势大盛，剑风飒然，寒气浸肤，心下暗道：

“我如不尽快以动制动，逞隙跃离剑阵，恐怕……”倏忽间，心意已定，目注四方。

如雷鸣一般的凌震宇，一声龙吟长啸，自滚动若球地银芒之中，直冲霄汉。

凌震宇啸声未毕，此际，自他已成血红之色的星目中，爆出两道慑人煞芒，只见面前银芒一顿。

啊！这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哪容它再消失，凌震宇猛然翻掌，击向面前银芒一顿之处！

“轰！”然一声大响。

继之，被击之处，“嗡”然一道银芒，滑空而向庙墙外，倾泻而去！

银拐婆婆麦晋芬见状，不由脱口，喜叫：

“好呀！小伙子！”

蓦然，一条身如鹰隼的人影一闪，只见银芒万丈的北斗剑阵之中，凌空飞出一人！

“哈哈！”

徒然，凌空暴起一声狂笑，其声极为冷酷，歹毒，仇恨，轻蔑！

场中，依然一片银芒，滚滚翻飞，如轮如浪的剑阵之中，此时已然消失了凌震宇的身形！

立刻，场中的翻滚旋回，银芒如球状的剑阵中，嘶哑地，骇然大吼一声！

“熄！”……尖锐嘶哑的吼声甫毕，银芒亦顿然消失得毫无踪影。

接着，银影一闪，七个银盔人，就在同时，身形倏晃，撤退飘立丈余之处。——各个均是惊恐万分地，呆立着。

“哈哈！”

突然又是一阵朗笑之声响起，道：

“这区区北斗剑阵，又怎能奈何得我？哈——你们还不快滚！”

原来，凌震宇适才被困剑阵之中，本想气静神宁，心神收敛，抱元守一，

气纳丹田，暗运先天气功，由意生力，以静制动。

谁知，面前银芒一顿，思念电闪，心意已定，翻掌推出，两股凛然掌劲，有如一阵劲风，已向面前一银盔人袭至。

“嗡”然一声，那面前的银盔人，一支奇长的四尺窄剑，脱手飞出，落向身后庙墙之外。

“啊——”

凌震宇一招奏功，朗啸声起，身形逞隙凌空逾丈，就空盘旋半弧，折身轻飘落地。

这时——

白家堡堡主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翼下的七星子，早已晃身撤退八尺，横列在凌震宇的面前，每个人的惊悸中，都显出怨毒和仇意，在那儿呆立着！

凌震宇飘下身形，星目仇恨地，一扫面前突然来挑衅的七个银盔人。

只见，其中一人，长剑已被掌劲击脱，杳飞墙外，所以，他这才冷酷而轻蔑地，冷笑着，叱喝了一声！喝叱声毕，面前银盔人，仿佛未闻，依然仇视地僵立不动！

凌震宇怒火更炽，目吐凌芒地，厉喝道：

“你们还不滚吗？哼——”

语毕，他兀自欺前三步，满身杀气，逼视着七人。又沉寂了一会儿——

那居中的一位银盔人，银白色鬼面内的双眼，精光一闪，阴冷地，微“哼”一声，怒道：

“姓凌的，你少猖狂！——太爷们的北斗剑阵，今日虽然载在你的手下！不过，来日方长，你最好防着，咱们会再来收拾你！”

“住嘴！”

凌震宇闻言至此，大喝一声，冷言厉色，道：“你们如再出言不逊，休怪少爷手下无情！”语止，面前银光一闪，七星子又飘退三尺。

而那居中银盔人，沉声又道：

“小子，十日之后，太爷们于白家堡内，为你办理丧事，希望你别误了时辰！”

“哈哈！”

凌震宇听了，仰首轻蔑地狂笑，继而，傲然鄙视地道：“你们快滚回去准备吧！少爷是一言九鼎，别忘了转告那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，到时候少爷要领教一番，他那独步天下的十八掌，滚吧！”

凌震宇言讫，依然怒目瞪着七人。

那立于丈外的七星子，此时，银色鬼面具内的双睛，依然闪动着一种怨毒仇恨的色彩。

而居中的银盔人，朝向凌震宇阴阴一笑，旋即转睛一瞥左右同伴，亲切地说道：

“各位兄弟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语音未尽，银白色的七星子，身形同时倏晃，银光闪处，七人已飞跃出庙墙，鼠窜而去。

凌震宇目送银盔人的背影，消失在庙墙外，他现在的脸上，依然是冷酷的微笑。

忽然，凌震宇想起停身在背后的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他转身眉目一瞥，银

拐婆婆麦晋芬的立身之处。

他的笑容凝住了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的人呢？那小庶门前，佝偻的身形，早已杳失他去！

凌震宇不由一怔，殿脊处倏然现出三个人，正是那银拐婆婆麦晋芬、青城妙手华继陀，与那看似痊愈了的玄真道人。

此时——

麦晋芬等人，飘下身形，轻如燕般，落在凌震宇的面前。

凌震宇喜色泛面地望着玄真道人与华继陀，向前三步，微笑地问道：

“道长，您的伤势都痊愈了吗？”

玄真道长双睛闪现，一层喜悦之色，颌首答道：“贫道现在已经恢复如初！少侠可勿为贫道担心……”此刻，麦晋芬铜铃眼一瞪三人，朗声哑音地大嚷道：“小伙子！你真糊涂，有这老妖医紧随在身，还会有病治不愈的道理？——”

青城妙手华继陀闻言，转头望着麦晋芬滑稽的面孔，朗笑一声，道：

“老姐姐，你又说笑了！”

睁着圆眼，麦晋芬咧嘴大嚷道：

“怎么，我老婆子不笑，难道还哭不成？”

言讫，玄真道人一瞥凌震宇与华继陀，他慈目闪闪地，泛起一种难捺的笑意。遂三人会意，皆忍不住，仰首一阵朗笑。

就连麦晋芬亦不例外，她也是一阵哑笑。

笑声未落，银拐婆婆笑意盈然地，嚷道：

“好了！现在我们也该商量下一步棋如何走了！”说罢，她一扫三人，三人跟着敛起笑容。

银拐婆婆朝着凌震宇望去，道：

“小伙子，方才在你们激战得正热闹的时候，老婆子突然发现庙外人影一晃，我就毫不考虑，飞身缀上。原来，那人正是她老……”

说着，突然一顿，将下面的话，硬生生地咽住，双睛注视着凌震宇，微笑道：

“现在不说也好！反正有她暗中保护着你，天大的事，也不会出什么差错……小伙子，你还是独自一人，去办自己的事吧！”

她喘了口气，回脸望着玄真道人与华继陀，说道：“我们三人，闲着也是无聊，还是照原计划，断肠崖一探虚实，然后再作道理！”

她展睛一瞄凌震宇，续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看如何？”

凌震宇坚毅地颌首作答，表示赞同之意。

青城妙手华继陀长眉一轩，望了玄真道人与麦晋芬一眼，缓缓地道：

“日后是否约定一地相聚？”

微一颌首，玄真道人答道：

“时下已届端阳，中秋少侠一行昆仑，斗牛观再叙如何？”

凌震宇尚未答话，银拐婆婆情急地嚷道：

“成！就这样说定了。小伙子，我们后会有期，老杂毛走吧！”

“少侠珍重！”

玄真道长与华继陀同声道别，身形倏晃，纵上殿脊，紧衔着银拐婆婆麦晋芬的背影，射身向殿后的山径隐身而去。凌震宇也自道别一声，目送三人

身形，消失破庙之外，心湖不禁，泛起一片不舍之情。

凌震宇又独行踽踽地，离开了这座倾圮倒塌已久的古刹。

晓光微露，旭日东升——

朝阳未出之前，云蒸霞蔚，红色烛天，云涛变成金黄色，瞬息间，朝日自峰顶呈露半面，全面，蓦然腾空，朱曦辐射，照耀林谷，此时云霞失色，金光亦杳，惟见主峰横翠送青，拔地擎天。

日午时分，苍穹显得格外的蔚蓝，远方飘浮着几朵如絮的闲云。

赣南信丰县城东，马武山的岙区，环山蜿蜒着一条蟠龙般的荒径上，突然有一匹如飞的枣红骏马，星抛丸泻地，穿过巍峨崇峻的层岭幽谷。

山径，崎岖，而且狭窄。

那奔腾如飞的骏骑，逐渐放慢了步子。

骏骑之上，端坐着一位剑眉星目，面靛如玉，鼻如琼瑶，唇若涂朱，神采奕奕，英姿飒爽，发梳高髻，一袭白色绸质长衫的少年。

风和日丽，微风拂面。

此刻——

这突来的骏骑，缓慢的蹄声，敲响了蜿蜒曲折的山径。

坐骑上的少年，昂首旋视周围峻岭峭壁，剑眉不由微蹙，他不时地，仰望着一洗蔚蓝的天空，凝容地似在思索着什么。忽然，他星目眺视着远方峰顶，自语着道：

“今天，是第五天了！距离与那白家堡满天星斗白庆东相约之日，还有五天……”

原来，这一个少年人，就是追魂客凌震宇。

“哼！”

接着，他星目突闪，面颊上，浮现一层仇恨的阴霾之色，他又自恨声地道：

“白庆东啊！白庆东！我凌震宇想找你都来不及，而你却为了争夺那幅秘图，竟然派遣手下七星子，来邀约我。哈哈——这不是鬼使神差吗？十天……十天的午夜时分，也就是你老魔断魂之时了！”

凌震宇与银拐婆婆三人分别之后，他第一步是赶赴十日后，那七星子所定的白家堡之约！

而后，他顺路北上入晋，前往盘据在太行山的黑杀教，造访教主黑妖狐，以及被网罗旗下的无常吊客，索取当年杀父的血债！

这日，他先来马武山中摸索，此时又至崦嵫日落。不消多时，夕阳已沉峰后，西方颠顶，残红犹存，近处山腰谷底，放眼尽是暝烟晚雾，轻笼薄掩。忽然，坐下骏骑，一声轻嘶，前蹄人立，惊恐万状。凌震宇心下一愕之际，身形凌空而起。

刹那间，就空旋转飘落下身形，他电也似疾，展目瞥去。

面前顿时映入眼帘的，是一处耸立陡峭千寻，异常狭窄，壁石如镜的谷口。

凌震宇一见之下，面泛寒霜，眉宇唇角，渲抹一层冷酷仇恨之色。

然而，矛盾地，在他星目中，隐约地显现出，一种难解莫测的喜悦色彩。

凌震宇炯炯如炬的视线，注定在那谷口石首，十丈高处的崖壁上，凸出的一块磐石。

原来，那磐石朝外的平滑处，凿刻着歪歪斜斜的几个草字！

凌震宇他面浮着一丝冷酷而轻蔑的笑意，他默默地诵读着：

“蜈蚣峡。”

“哼！原来是千手蜈蚣老魔的住处……虽你武功高不可测，银拐婆婆他们不敢惹你，但，为了那曾为我解过一次危的翠裳少女，金莲夫人的门人，我凌震宇也要和你斗一斗！”

半晌，凌震宇星目中，闪耀着一种愤怒的凌芒，满面凝霜地默语至此，他收回视线，顺着两壁峭陡的谷口，径朝谷中望去。

夜幕，随着瑟瑟的山籁，悄悄地低垂了下来。

凌震宇停留片刻，微作沉思，心意已定，他抚摸着坐骑的鬃颈，柔声地道：

“马儿，我去去就来，不要乱跑！”

此语方毕，那马儿似是通灵地，昂首轻嘶一声，轻蹄而去。

凌震宇见状，面泛一丝笑意。

继而，转身轻起身形，径朝谷中，箭矢奔来。此时，一轮明月，垂悬于峰巅，正随着云雾浮沉着。片刻，凌震宇身形飘至谷中，闪身隐至一处耸立的石荀旁，眺窥全谷，映入目中的，是一片数里的荒芜谷底处。谷中尽是寸草不生，崖石耸立，形成偌大的一片石林！而其更显得突兀的，是山谷的中央处，却怪异地隆起一座幽篁翠竹的土丘。

“哼！我凌震宇，定要看看你千手蜈蚣的能耐……”他思忖未了，那片土丘幽篁之中，忽然爆起一串泉笑。凌震宇闻声之后，满面的冷酷之色立浓，剑眉微扬，他又自怒“哼”一声。当下，他毫不思考地腾身而起，径朝那笑声突起的土丘，射身而去。

骤然，幽篁翠竹的土丘之中，倏然蹿起一条红色的庞大的人影。

凌震宇此时身形已距土丘甚近，只因事发仓猝，他一点也不敢怠慢地，身形突然坠于一处石荀后，先站稳了脚，所幸未被那凌空之人发现。

虽是如此，凌震宇暗道一声：“好险！”心下也为之一惊。

登时，凌震宇屏气凝神地，闪动着一双晶晶的星目，朝向那人望去。

只见那凌空之人，轻功诡谲，竟至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他庞大的身形，直若盘空苍鹰一般，两臂展动着，身成平行地绕着土丘上，一片幽篁竹林，旋飞了一周。跟着，突闻一声泉笑回空，身形宛如箭矢般地，就空一曲一伸，疾然坠落而下，隐形于翠竹林中。

凌震宇视毕，自心不住地在惊赞着：

“这老妖的武功造诣，确实不凡……”

凌震宇的思念未止，土丘的竹林之中，又起一声泉笑。继之，传出一串磔磔的语音，说道：

“臭丫头，数日来，你总是跟我闹别扭，不肯与我合作，来享受我一生精研的‘销魂功’……嘎嘎丫头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我的，尽量说吧！不然，可别怪我下狠手折磨你哟！”凌震宇听到这里，他的身形早已悄悄地，隐在土丘竹林的边缘，一处较为隐秘的地方。

陡闻，一声少女清脆的厉喝，道：

“恶魔！你就是将姑娘折磨死……姑娘也不会让你恶魔如愿以偿的！”

“嘎嘎！”

一声难闻至极的泉笑后，又听狠狠地咆哮道：

“好！我就让你这臭丫头，尝尝我‘蜈蚣噬人’的酷刑！”凌震宇将自

己的视线，移至竹叶稀疏之处，借着叶隙，疾然定睛望去。

他惊愕万分地怔住了！……

那竹林之中，是一片方圆十丈的空场。空场的南面，是一间朝北而座的，赭黄色的大麻石块，砌成的一所石屋。

微风拂起，一股其臭无比，溃烂脓化的人尸气味，冲刺着凌震宇的鼻孔，使他闻之欲呕。

凌震宇定睛一看，已然将场中情景，览之无余，只见空场之上，成环状的横陈着，数具全身赤裸的尸体。

尸体之中，男女参半，肤色俱逞铁青之色，有些已是溃烂不堪，森森白骨外露，腥血，脓液遍布。

啊！一些色呈黑绿、赭红的蜈蚣，都一动不动地，蛰伏于尸体之上。

而每根骨与骨的交叉处，均以一条条的血红布条，紧紧地系在一起！

这时，凌震宇才将刚刚说话的人看清楚，果然就是他暗自思忖着的一男一女！

那男的，那副模样，即是前几日麦晋芬在破庙之中，为他所述说的那位千手蜈蚣老妖。

老妖红袍及膝，裸足，乌爪，削腮，突睛，黑发披肩，獠牙毕露，一身骨瘦如柴，肤色黝黑，其状简直是鬼魅魍魉。

凌震宇看清千手蜈蚣，星目微转，肌肤不禁一颤，毛发悚立，他惊悸地，几乎脱口叫出：

“水芙蓉！”

“她是玉女神笛？”

凌震宇星目圆睁，心中暗忖。

他所看到的是一位酷似“玉女神笛”水芙蓉，妙龄少女侧面的背影。只见那少女婀娜美妙的娇躯，穿着一袭晶莹闪闪的翠裳，满头乌黑柔发，微垂肩后。

凌震宇适才的惊讶，只不过是心灵上，一丝幻觉的感触而已。

此刻，他已敛去那丝惊讶，心湖已重归平静。然而，随之泛上心头的，是他惯有的一种仇恨，歹毒，冷酷的意味。

那翠裳绝色少女，也就是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于破庙之中，为他所述说的，那“金莲夫人”的爱徒。这时，她正端坐在千手蜈蚣，所设的“骨篱蜈蚣阵”之中。

她神情恹恹地，微垂着螭首……

凌震宇已看清少女的半面玉颊，与她膝上所放着的那支玉笛。

而她香肩背后，依然是斜插着她那柄古色古香的长剑。“嘿嘿嘿……”

千手蜈蚣忽然淫笑一声，凸睛淫芒威凌地盯着，面前这位翠裳婀娜绝色的少女。

少女依然垂首，没有理睬。

千手蜈蚣凸睛微转，瞞了那少女，他的脸上现出欲火高燃的情色，他馋涎欲滴地“磔磔”怪笑着，欺身向前，道：“丫头，等下你服了我的销魂蚀骨散，不怕你不允诺我的要求！”

那少女听了，心头一栗。千手蜈蚣笑颜不减道：

“丫头，你要知道，十年前，你师父金莲夫人，在我这蜈蚣峡中，花言巧语，骗走我守护六十年之久的一株‘灵芝’！……为了你们师徒的美貌，

永驻少颜……”说至此，千手蜈蚣仰首一声淫笑，又道：

“如今，十年了！……你师父该不会忘记，曾经一度答应我的事……”

那恹恹的少女，猛然昂起一张俏丽的面庞，秀目圆睁地，怒声娇叱道：

“老妖！我师父答应过你什么事？”

千手蜈蚣狰狞笑道：

“嘿嘿！你师父答应我，你们服下我的灵芝，驻颜之后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与我合作，以我的销魂功，取你们真阴之气，辅助我练成‘僵尸神功’……”

少女闻言，又羞涩恹恹地，低下头。

千手蜈蚣满面淫笑，道：

“丫头！如今，怪不得我要强迫你，助我完成我僵尸神功了！”

突然，翠裳少女螭首昂起，寒霜满面，秀目恨意暴闪，怒叱道：

“你休想！”

她语音未落，只见她素手纤指，骤然持笛吹奏。刹那，悠扬笛声缭绕。

笛声音韵，犹似绝律，遽然间，一片肃杀攻伐，风雷骤下，仿佛欲使听闻之人，自残肢体，进入痴疯癫狂状态。眨眼，场中激起一股暗淡混沌的状态，便直觉得星月无光，山崩地裂，洪流泛滥。

此刻——

那场中尸体上的蜈蚣，听了笛音之后，突然起了一阵惊慌之态，“嘶嘶”鸣叫不止。

须臾，蜈蚣的鸣叫声，微弱了，它们的颤抖，骤止了！“嘎嘎嘎……”

而也就在这缭绕的笛声中，忽然一串激怒抑郁冗长怪笑，冲霄而起。

——犹如绝律的笛声，由此磔笑声下停止了！血脉奋张，千手蜈蚣怒道：

“臭丫头，你好狠，我蓄养了数十年的毒物，今夜全被你这贱婢，用‘魔音穿脑’震毙了！哈哈——可惜，这对我却丝毫不起效用！”

少女一听，顿时心凉。

千手蜈蚣又道：

“就算你师父金莲夫人在此，施展这魔音穿脑，我也毫不在乎！”

那翠裳绝色的少女，螭首微垂，默默不语。

千手蜈蚣阴笑道：

“臭丫头，你尝尝我这销魂蚀骨散的味道吧！”千手蜈蚣语音未落，手爪一扬，登时朝少女置下一片白濛濛的烟雾。登时，只见那翠裳少女，嗅闻之后，周身一颤，她面色苍白地娇喘起来。

凌震宇的星目，呆滞了！

倏然，他的双眼中，布起一层红色的血丝，他怒火万丈地，复闪双睛，径朝场中少女望去。

她的容貌憔悴，满布着痛苦之色。

显然地，她正受着老妖“销魂蚀骨散”的折磨，而令她痛苦。

她忽然痛楚万状，纤手向自己的襟前，猛烈地撕扯着衣襟。

“嘶——”

顿时，她似玉如脂的胴躯毕露。……而其肌肤之上，竟然是热气腾腾地，渗流着一层如豆的香汗……。

“嘎嘎……”

正于此际，那场中的千手蜈蚣，盯着已全身尽赤的少女，仰首暴起一声枭笑！

突然，千手蜈蚣笑声停止，他双睛精芒暴射，转首朝着凌震宇隐身之处，厉喝一声，道：

“鼠辈，接镖！”

千手蜈蚣喝声未了，右臂一抖，顺势飞出形如蜈蚣之物。

凌震宇眼看蜈蚣镖已至，一股腥臭之气袭来，他朗喝一声，身形疾撤，闪至一侧。

千手蜈蚣身形未移，怒喝一声，磔声吼道：“娃娃，夜潜我蜈蚣峡，偷窥我骨篱蜈蚣之秘，想是活得不耐烦了！——还不现身受死？”

磔声甫毕——

凌震宇长啸一声，宛如龙吟，震彻四谷。立时双臂一振，腾身逾丈，凌空越过幽篁翠竹，就空一旋，投身空场，落至场缘。

黑发一抖，千手蜈蚣凸睛暴瞪，大吼一声，道：“娃娃，你是何人？”

凌震宇昂藏峙立，星目一闪仇恨之色，冷喝道：“少爷乃是追魂客凌震宇！”

千手蜈蚣满面杀机立现，双睛一转，他狠毒地暴吼道：“娃娃，待我送你回炉算啦！”

凌震宇未等千手蜈蚣语毕，目中闪着仇恨残毒的凌芒，旋即一声冷酷狂傲地轻啸，其声直冲霄汉。

千手蜈蚣见状，双睛暴瞪着凌震宇，“嘎嘎”一阵怪笑后，轻狂狠毒地喝道：

“娃娃，待我赐你一掌！”

他的语音未止，一双枯干黝黑的手爪，径朝凌震宇的面门抓来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震宇身形倏晃，躲过来掌，点足展臂，凌空腾起，大吼一声，忿恨地暴喝道：“老妖，别说是一掌，千掌万掌，少爷何惧？……哈，哈哈……”

千手蜈蚣顺口赞道：

“娃娃有种！”

凌震宇狂笑未毕，就空双掌运起“先天气功”，猛然一吐，怒吼道：

“老妖，你也接掌吧！”

“吧”字还在口中，就见他双掌疾翻，向千手蜈蚣当头压下，两股颀然掌劲！

千手蜈蚣立觉两股掌风袭至，心下一惊，已悉这娃儿实不可小觑。当下，他哪敢怠慢分毫，枯爪双掌，也已经直迎上，口中怒哼一声。

刹那间，四掌相抵，电闪般，“轰”然一声响，震天撼地！

巨响声起，凌震宇旋身收掌，而那凌空的身形，却已被震至三丈开外，直似断了线的风筝，疾疾然的直坠而下！

而也就在凌震宇被千手蜈蚣的掌风震飞，直升三丈之际，凌震宇强忍着有一股翻涌的气血，星目暴瞪，一扫幽篁土丘，心中不由一惊。

原来，就在凌震宇一瞥之下，突然发现两条人影，由土丘下面，遽然射起三丈，凌空电疾地一旋，一条人影径射幽篁翠竹中的空场。

而另一条人影，凌空旋身，一个转折，电光火石般，径朝凌震宇飘坠的身躯而来！

眨眼之间，眼看凌震宇疾坠而下的身躯，将落在块兀立的石荀之上，突觉眼前人影一晃，自己身躯已被来人捞起。来人挟着凌震宇的身躯，轻轻

松松飘落向石荀顶端；继之，双足一点石荀，身形又起，凌空逾丈，直扑土丘竹林之中而来。

“嘎嘎……”

此刻——

竹林中，又爆起一串千手蜈蚣的泉笑。

凌震宇被挟的身形，这时也已落至场中！他身形还未站稳，即觉胸腔中，一股热流上冲，张口吐出一滩鲜血！当下，凌震宇忙自凝神调息，屏住一口真气，展睛扫视场中情形，心中不禁又是一惊！

他的脸孔忧喜参半，静下心来，由怀中掏出一支玉瓶，倾出一粒丹丸，连忙塞入口中。

此时场中，除了似在怪声泉笑的千手蜈蚣，和那依然被骨篱围困，全身赤裸的少女之外——

另外，又多了适才突然现身而来的两人。

“嘎嘎……”

千手蜈蚣的泉笑，此际依然回空激荡。

凌震宇转睛一瞥，突然来此之人，原来是苗疆蛊母，与一位绿裳绝色的少妇。

顿时，凌震宇已暗忖道：

“方才凌空捞起自己下坠的身形之人，不就是这绿裳绝色的少妇吗？”

千手蜈蚣的泉笑，忽然停止了！

这时，那绿裳绝色的少妇，秀目含威，满颊寒霜密布，一瞥场中赤裸的少女，转目径朝千手蜈蚣怒哼一声，狠狠道：

“廖大升，你不敢惹老娘，却背着老娘将真儿，掳至你这什么蜈蚣峡来折磨她，想在她身上打主意！哼，有老娘在世一日，你休想……”

千手蜈蚣闻言，一敛适才狰狞暴戾的面孔，冷起一丝阴笑，毕恭毕敬地，哑着声调，道：

“嘿嘿，师姐请……请原谅小弟，这次……”

绿裳绝色少妇，厉喝一声：“住嘴！”

她秀目逼射着老妖，暴叱地又道：

“廖大升，我没有你这种师弟……多少年来，我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让你在这蜈蚣峡中，造孽，其实我早就应该将你除去……”

说着，绿裳少妇，秀目朝着场中一望，兀自将话语停住。

千手蜈蚣目露惊芒，强作一笑，畏缩万分地道：

“师姐，可是你应诺小弟的那一件事，也不能不算呐！”

“放肆！”

绿裳少妇闻言，厉喝一声，她怒火万丈，转目瞪着千手蜈蚣。

半晌，她似极其痛恨地回忆着什么……突然，恨声说道：

“廖大升，如果不是恩师临终留言于我……唉！今天，我不愿违逆师言，留点颜色给你……”

说至此，转目朝苗疆蛊母道：

“五妹，你速带贞儿回去。回去后，解开她被锁的‘会阴穴’。然后，你助她运功，调息一番，尽速排出贞儿体内所中的销魂蚀骨散毒……”

绿裳少妇未待苗疆蛊母回答，转头朝着凌震宇，面露慈祥地道：

“孩子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，你也走吧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启唇欲语之际，少妇又道：

“孩子，你的事老身均已知悉……今夜，你为了贞儿这番心意，老身甚为感动，所以我也要酬谢你一番……”

此时苗疆蛊母已将骨篱蜈蚣阵中，那位恹恹的少女，抱在怀中，丑脸一仰，朝着凌震宇哑笑一声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发什么呆？还不拜谢我老姐‘绿衣仙子’，金莲夫人韩老前辈——”

凌震宇听了苗疆蛊母，如此一喊，他不禁惊目圆睁，转睛望着他身前的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绿裳少妇，金莲夫人韩老前辈。

“啊！敢情，面前这位少妇，即是那远居祈连山的绿衣仙子，金莲夫人韩静如老前辈！”

凌震宇电闪地思忖至此，当下毫不迟疑地恭身拜下。

“好好！孩子，不用如此！”

## 九、连环掌 力破剑阵

说着，金莲夫人韩静如微微一笑，纤手中，已拿出一本白绢订成的小册，递给凌震宇，道：

“孩子！老身将这仅只一掌三式的‘连环掌’赠你以现在你的功力，三五天内，即可将这一掌三式的连环掌练成！以老身所想，多少对你报父仇的心愿，会有所帮助！”

凌震宇迟疑道：“这……”

韩静如催道：“收下吧！”

苗疆蛊母见状，笑道：

“孩子，收下吧！这连环掌目前对你正有用处，那白家堡的满天星斗白庆东的十八掌，以你目前的功力，尚差一筹！如今你得这套掌法，正是那老魔的克星！你就不要推谢，快收下吧！”

凌震宇听之，暗自一惊，想不到这掌法，竟能克制白庆东。

苗疆蛊母继续道：

“孩子，我走了！这丫头还赤身露体呢！”

苗疆蛊母的语声未消，身形一晃，早已凌空逾丈，越过竹林，径泻土丘之下的石林而去！凌震宇接过连环掌的绢册，揣入怀中，望着苗疆蛊母的背影，耳际又传来她的嚷声，道：

“孩子！老身会让黑小子扁小鹊，在前面等你的……”语毕，苗疆蛊母早在百丈之外了！

这时——

已至深夜，皎洁的明月，仍是银辉溶溶。

凌震宇星目一闪感激之色，正于道谢之际——韩静如明眸微转，觑定着凌震宇凝容地道：

“孩子！你去吧——不要愁那连环掌的事，三五日内，定有成效……去吧！”

凌震宇此时心情是复杂的，他在想金莲夫人如此情急地要他离去，不难猜测她的用意。

他知道，这留下的二人，即将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拚斗。

这时，韩静如的明眸中，已隐隐浮现出一丝微愠之色，正盯注在那凌震宇的身后。

凌震宇见此情景，又犹豫了片刻，才闪着一双颇为感激的目光，望了望金莲夫人韩静如。

继而，他转目倏变一种仇恨，冷酷，残毒的凌芒，狠狠地看了千手蜈蚣廖大升一眼！

凌震宇缓缓地扭转身去——突然，他抑郁万分地一声轻啸，身形腾空而起！

眨眼，越过竹林，飘下土丘，轻踏着谷底石荀耸立的石林，径向峡谷外扑去。

然而，蜈蚣峡中，却留下了一场激烈地拚斗……千手蜈蚣廖大升见所有的人已走，只留下金莲夫人韩静如，不禁淫笑道：

“师姐，你独自留下来，是否要履行十年前的约？”韩静如冷笑转身，淡淡地道：

“你少痴人说梦话！”

淫笑忽敛，廖大升怒火陡升，道：

“既然你出尔反尔，那就不能怪小弟冒犯了！”说着，廖大升举起一双乌爪，直向金莲夫人韩静如扑来。

韩静如见之，叫道：“来得好！”

“好”字余音未落，稍一转身，使了个“拨云见日”，向上一格，两臂相触，猛然觉得，对方的手，硬如钢铁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说时已迟，廖大升左肩一卸，右手“横门一字”，用“按”字诀，朝着韩静如小腹抓来。五指如钩，锋利无比，如果摸上，一定肚破肠流。

金莲夫人韩静如急用“盘功行步”，仓促闪过，千手蜈蚣廖大升怒吼一声，倏地展开“疯魔爪”，手如鹰爪，臂似穿梭，直上直下，忽左忽右，狂风骤雨一般，连续攻来。韩静如忙将身法一变，运用小巧轻灵的功夫，粘、闪、躲，留神应付。

他们一交手，就是二十九招，只见空场上，两条人影，倏分又合，往来飞窜，足底沙尘，随着二人身形起落，杀得迷漫夜空。

“嘿！”

韩静如娇叱一声，猛把身躯后移，廖大升毫不放松，“金龙献爪”当头爪下。

韩静如往地一扑，用“燕子抄水”化险为夷。

廖大升一爪落空，马步当空浮起，韩静如一个侧身，“十字摆莲”腾地一脚，踢在对方的左腿上。

“嘿嘿！”

廖大升吃了一脚，忍痛阴笑，舒开两手，一个擒法，早把韩静如抓起，大喝一声，扔了出去。

金莲夫人身如纺车，飞出丈外，临落地时，“云里翻身”安然站住。

一下未把金莲夫人摔倒，千手蜈蚣又疯狂似的攫来。金莲夫人存心卖弄，一个“白鹤冲天”，娇躯陡然拔起六尺。

千手蜈蚣伸手一抓，正好扣住金莲夫人的左足，这一次，他恐怕对方，重施故技，两手用力，把韩静如转了一圈，然后使出生平气力，猛掷了出去。

这回抛得更远，韩静如在空拳成一团，用“卧看巧云”头上脚下，轻飘飘地在三丈外着地。

一连两次，都伤不了对方，廖大升暴跳如雷。千手蜈蚣咆哮之际，韩静如二个箭步，蹿了过来，她左手一扬，右手疾出，使了招“推窗望月”。

千手蜈蚣猝不及防，面上吃了一拳，打得金星乱冒，他大吼一声，暴怒如虎，回转身来抓金莲夫人。金莲夫人身似陀螺，拧身一旋，闪到千手蜈蚣的身后。“你还想溜？”

千手蜈蚣厉烈叱喝，倏然回身，“小鬼抱金”双手抓住金莲夫人前襟。

金莲夫人面泛红酡，有被污辱的感觉，顿时纤手猛向上托。

“哎——”

不消百招，千手蜈蚣一声哀号，两支枯瘦的臂膀，从肘部以下齐断，飞向半空。

这一场激烈地拚斗，终于结束了！

而凌震宇呢？

离开了蜈蚣峡后的凌震宇，怀着一片怅然的心，策马箭矢般地，朝马武

山的西北奔驰！

一直到天色初明，东方呈现鱼肚白，凌震宇才沿蜿蜒曲径，冲出山区，缓行在一条黄土官道之上。经过了不断地询问，面前十里，已是赣南信丰县城——忽然——

一个念头泛起脑海，他伸手由怀中摸出金莲夫人韩老前辈，相赠的那本连环掌谱，翻阅细看。

“连环掌”，不过是本数页的白绢小册。

封面上，草书着《连环掌》，三个漆黑的字迹。翻开第一页，只见中央也是龙飞凤舞的草书，写着“连环无敌”四个字，其余什么也没有。

“啊！”这就是连环掌的，那只一招的总称？继而，他又翻阅着第二、三、四页。这三页上，都是大同小异的绘着一个人形图，而人形图的周围，是一些密如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虚线。

“这就是那一招中的三式了？”

随着，他默诵着每一式下面的字迹：“火雷破山”、“横扫千里”、“力转乾坤”。

不知不觉间，凌震宇已缓行来至，信丰城池的南门外。一路来，他一面赶路，一面却练习着连环掌。来至蒙城，经他暗下探询，这才得悉白家堡，乃是箕踞于烈山左近，距此尚有百里之远。

当下，凌震宇暗忖：

“如今，距赴约之日尚早，不如此小住两日，待将连环掌练熟之后，再行赴约不迟。”

凌震宇默想至此，心意已定。于是，他不犹豫，就投身在城内东大街的一家“鸿宾客栈”中。

转眼三日即过，凌震宇在客栈中，每天闭门苦练，已将那一招三式的连环掌，练得滚瓜烂熟。

这天，已是他与白家堡，相约前的第九日了。翌日的黄昏时分，凌震宇跨上骏马，来至信丰县西南方的正平乡。

突然，发现由乡中的土围里，黄尘滚滚，飞驰而来十余匹骏骑，径直地迎着凌震宇，闪电般地奔来。凌震宇锐利的目光，一扫面前来人，蓦地，猛然勒住马缰，硬生地煞住坐骑。刹那间，即见他的眉宇唇角之上，已泛起一丝轻蔑而冷酷的笑意。

来人尚距三丈，登时勒马，横列的阻住凌震宇的去向。凌震宇见此，冷冷地一笑，轻喝道：

“哈哈！原来是七星子贤昆仲，不吝移驾，前来接引在下，区区追魂客感到荣幸万分……”

来人正是白家堡白庆东的麾下七星子的银盔人。七个身着银盔，面罩一纯银铸造的獠牙鬼面具，每人眼洞之中，均是闪耀一种极其怨恨惨毒之色。此时，正眨也不眨地，盯着凌震宇的面孔上。双方峙立凝神仇视了片刻——

朝那一批头戴银盔的，昂首怒“哼”了一声，狠声说道：

“住口！上次少爷是体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网开一面。如今，你们这些狐鼠之辈，如果不服，大可再展北斗剑阵，与在下一双肉掌，见个高下！”

那居中的一位银盔人，更是怒火万丈，暴吼道：“小子，大爷们正有此意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哈哈一串狂笑，道：

“此意甚佳！少爷愿陪白家堡的七星子，再走一趟北斗剑阵！”

语罢，那银盔人立喝道：“小子，你少猖狂！”说着，他伸手一指路旁一片偌大的坟场，又道：“小子，既然如此，下马到那坟场一较高低如何？”凌震宇朗应一声：“好！”

他身形微晃，即见一条烟线也似的人影，箭矢般掠向路旁坟场而去。

随着，七星子同声轻喝，“嗖！嗖！嗖……”银芒连闪，七条彪形大汉，也紧衔着凌震宇的身后，飞纵而去。凌震宇飘落于一座蔓草茸茸的坟顶之上，身形甫定，周围已被七星子，团团围住。

星目电扫一周，凌震宇满面立罩寒霜，心头怒火炽然。当下，他不由地暗自恨咒一声：

“哼！今天我如不予你们一一击毙，你们是不会甘心——嗯！我何不趁此机会，一试金莲夫人相赠的连环掌法？”“嘿嘿嘿……”

凌震宇思忖甫毕，耳中即闻，周围七星子，各自发出一阵阴冷的低笑。

凌震宇闻声视情，不由淡淡冷酷地笑了，嘴角微翘，双睛一闪仇恨之意，转目一扫七人，厉喝道：

“动手吧！十招之内，少爷会将你们一一击毙掌下——不过，我还要留下一个活口，为少爷引路，赴贵堡主白庆东老魔之约，了结十三年前血债！”

说到这里，凌震宇身后，一名银盔人厉喝一声：“展！”凌震宇听后，剑眉突剔，心头早悉，北斗剑阵即将展开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震宇早已运功备妥，蓄势等待了。七星人“展”字一出，仅只电闪之刹，“唰”然一声，手中银剑，已然在握。顿时，银芒暴闪，七人身形电也似地，旋转起来！

“唰唰唰唰唰唰！”七人同时长剑递出，均朝凌震宇攻来。

乍见，这凌厉快速若电的七柄四尺银剑，将要递满之际——

累积上次被困的经验，凌震宇岂有不知惊险，尽管他是有恃无恐，但仍旧微晃身形，避过来剑。

“啊！”

当下一声轻啸，双掌挥出，一一分袭七人要害。七星子一招递空，第二招紧跟攻出，招式未满，立觉一股劲风，齐袭七人持剑之手的“腕脉穴”。

“嘎！”

七人手忙脚乱，同时惊呼一声，倏然敛招撤剑。凌震宇面带冷笑地大喝道：

“七星子，你们要尽全力攻击，这等慢慢腾腾的打法，少爷正嫌不够味道呢！”

语声方落，跟着旋转中的银盔人，其中之一喝道：“姓凌的，大爷们这就给你一个满意的味道！”凌震宇朗声道：“尽管无妨！”

旋转中的银盔人，又暴喝道：“星月争辉！”“剑似流星，星如飞剑！”

顿时，旋转中的银盔人——阮屹、阮岫、阮峒、阮岬、阮峨、阮峰，此起彼落地暴喝着。

“哈哈！”凌震宇的身形，随着七星子的旋转，跟着缓行。

七星子绕了数圈，为首的阮峰，忽然挽花，银芒一闪，向凌震宇的右腕削来。

凌震宇急忙将身形后撤，仓促让开。

“嗖！”的一声——

背后的阮岫，趁机举剑，朝他头部砍去。凌震宇闻声，斜走几步，游身闪避。

顷刻间，只见四面都是敌人，阮峨、阮岬分别立于右面，阮屹、阮歧守住左方，阮峰站在正前，身后的脚步声响，想必是那阮峒、阮岫。

阮氏兄弟的武功不弱，凌震宇身形晃动，突然出掌朝阮岬的脸上拍去。

阮岬一招“白露横江”，反削他的右掌。

凌震宇手腕翻处，伸手硬抓长剑，看样子好像不怕兵刃，阮岬大骇，慌忙缩剑退步。

阮峨见他来露出破绽，挺剑刺他肘心，肘心上有“曲池穴”，是人身的要穴，一旦被扎中，立即酸麻失灵，动弹不得。

正当阮峨大喜时，忽见凌震宇手臂陡升，手掌已到他的头顶，阮峨仗着身形灵活，于千钧一发之际，倏地纵开，才勉强躲过这一掌。

凌震宇虽被七人困在核心，但他丝毫不惧，凭着一双肉掌，周旋在强敌之间，充分表现出游刃有余。数招后，夕阳西斜，七星子的银盔银剑，白芒刺眼，一片光幕，旋转如轮。

夜，已于这激斗的叱喝声中，悄悄临降了！

“啊！”

凌震宇一声轻啸，他那抑郁的愤怒，又化为啸声，直冲云霄而起，而他此时，已被七星子，围困在旋转如轮的光圈之中。

怒火炽燃的凌震宇，蓦地一声龙吟虎啸，冷峻地厉喝道：

“七星子，你们剑阵果然名符其实，但少爷却无此雅兴，再奉陪下去……”

凌震宇一言未毕，场中翻滚回旋，银芒如轮的光幕中，削瘦的阮屹，怒喝道：

“小狗，你想全身而退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”“嘿！”

凌震宇冷笑一声，满面仇恨的色容立浓，他刻毒地狂喝道：

“七星子，你们小心接招了！”

话语方落，凌震宇身形倏变，腾跃闪挪同时并施，双掌疾然翻出，一招“连环无敌”中的第一式“火雷破山”。登时，一股先天气功的罡劲，随着手掌，分袭阮屹、阮歧、阮岫的胸口而去。

“哎！哎！哎！”电闪间，凌震宇的一掌递满之际，跟着爆起三声悲惨哀嚎，眼前银芒一顿，只听“嗡”地三声轻响！三缕银芒凌空逾丈。

“砰！”地三剑三人，相继坠落在丈外。当他们中掌时，口中鲜血狂喷，如同涌泉一般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见状，狂笑声起，身形疾然凌空八尺，就空旋身一折，双掌就空发出，分别击向剩余四人中的阮峰、阮峨、阮岬。

凌震宇所施的这一招，乃是连环掌中的第二式“横扫千军”。

一招发出，紧跟着场上又暴起三声凄厉的哀嚎……阮峰、阮峨、阮岬的天灵盖先后中掌，三人头骨尽碎，当堂坐倒原地，死状极为惨烈。

“哈！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身形飘落在他原来伫立的坟顶上，星目中爆起闪着一种喜悦的凌芒，一扫陈尸当场的六人，转目觑定着面前已被吓呆的阮峒，冷笑缓缓地道：

“现在已经初更，快上马引少爷入堡！”

被吓呆的阮峒，闻言一栗，肌肤微微颤抖，迟滞失神的双眸中，此时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惊魂未定。

的确，像这种超人的武功，无论谁看了，都会跟他一样。

那仅剩的阮峒，惊目凝视着凌震宇，懵然不动。

“少爷说的话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凌震宇喝毕，阮峒依然不发一语。

虽然，阮峒未被当场击毙，但是神志已经恍惚。所以，停了一会儿，他才恢复过来，怒目一瞥凌震宇，满面怨毒地转身，纵上坟场边缘的一匹骏骑，策马抖缰，飞驰地奔向来时的正平乡而去。

此刻——

凌震宇细查看一遍，那被他击毙之人，不是五脏尽碎，就是脑浆迸溅，登时，面泛一丝冷酷而喜悦的笑容。

跟着，他飘身上马，一路缀着前面阮峒，直奔白家堡。

夜色已浓，这会儿正是月明星稀的深夜时分——

约莫顿饭的光景，凌震宇仰首前眺，面前里许，已可看到横亘眼前的楼堡，和鳞次栉比的房舍。

凌震宇跟随着面前飞驰的阮峒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来到堡门外丈余远。突然，堡门洞开，即见人影晃动，眨眼间由堡内闪出数十名，一袭劲服青巾蒙面的守堡之人，顿时成雁翅状，排列在堡门吊桥外。

这时，凌震宇星目冷芒暴射，迅即一扫白家堡的全貌。

只见白家堡外貌酷似一座城池，孤立原野，高耸的土围，约在三丈左右，东西南北四方，各踞堡门一座，四角堡楼耸立，土围之内，尽是一片飞丹流檐，连绵如鳞的屋宇。

土围之外，是一道宽深逾丈的护堡河，四面门外，各设一座巨大的杉木吊桥，均以绳索相系。

来至吊桥之前，阮峒早已飞身下马，闪身跃上吊桥，当即他回头一瞥，见凝神眺望堡内的凌震宇，旋首一扫左右峙立的守堡之人，大喝一声，道：

“快将此人拦下！”

阮峒此语刚落，转身飞也似地直射堡内通报。

凌震宇闻言，扫视吊桥上。

此时，早被那适才雁翅而立的数十名蒙面人，纵队拦住去路。

没多久，堡内由阮峒引导着，走出一位身材健伟的五旬老者。

只见老者两目精光炯炯逼射，身着一袭青色长袍，鬓边白发斑斑，额旁的两太阳穴，高高凸起，颌下五绺黑须拂胸，神采奕奕，威严已极。

此时，老者已昂立众人之前——

而于老者的背后，跟随而来的人，除了阮峒之外，其余是四个身穿金色劲服的大汉，他们腰悬三尺金销长剑，而面部也各自以金绢蒙住。

凌震宇现在仍然高坐在马上，星目冷芒逼射凝视着，面前那位排众而立的青袍五旬老者。

刹那间，凌震宇心中电忖着：

“这老贼定是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！”

双方又自死寂地，仇视了片刻，蓦地那青袍老者，双睛一转，望着凌震宇冷然询道：“你就是近日轰动武林的追魂客凌震宇吗？”凌震宇一听，冷酷仇恨地一笑，应道：

“不错！少爷正是追魂客凌震宇——老贼可就是那满天星斗的白庆东？”

等凌震宇言意至此，即见面前银影一晃，那身负重伤的阮峒，张口吐出一口鲜血，双睛一滞，“砰”然一声，仆倒在地，气绝身亡！

那当前的老者，长眉一轩，目露棱芒，一瞥倒地身亡的阮峒，转目凝视着凌震宇，冷峭地道：

“老夫正是满天星斗白庆东，嘿嘿！小子你好狂傲！”凌震宇也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白老贼，你请少爷到你狐鼠之窟一谈，是否也是为了争夺那幅武林中视为奇珍的秘图？或则，是对少爷另有所谋？”

满天星斗白庆东，面色喜怒不定地一变，立罩寒霜，阴笑道：

“老夫的确为了那幅秘图，才邀你来堡中一谈，但经七星子回报，始知那秘图不在你的身上。但是，老夫尚有一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白庆东语意立顿，双睛怒视凌震宇。片刻，他仍然欲言又止，冷静地仍在回忆着一件往事。眼睛一亮，凌震宇开口问道：

“老贼，你难道还有什么隐衷不成吗？”

白庆东昂首干笑二声，应答：“嘿嘿，老夫生平光明磊落，岂有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凌震宇轻蔑一声狂笑，狠声说道：“白庆东，少爷现有一事相询，你这‘光明磊落’四个字，也许会黯然失色的，哈哈……”

满天星斗白庆东一闻此言，面色骤变，全身一颤，满目惊讶，暴喝一声：

“小子，所言何意？”

凌震宇突然敛笑，满面仇恨，怒“哼”一声，冷峭地道：

“白庆东，十三年前，夜袭天道庄武林盟主凌世豪的人……”

凌震宇一言未尽，白庆东不寒而栗，倏然欺身二尺，暴喝道：

“小子，凌世豪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先父！”

应毕，凌震宇怒火万丈地仇视着白庆东，又道：“老贼，没想到，少爷寻找你还嫌不及，你却将少爷遣人请来……哈哈！皇天有眼，老贼，后事有何交待吗？”“哈哈……”事已至此，白庆东仰首一串长笑，道：“小子，老夫现在有件事，想和你一谈，我忝为地主，请堡内一叙如何？”

凌震宇当即星目一闪，冷酷仇恨的笑意泛过脸上，狠声道：

“这有何妨！”满天星斗白庆东，先是一串得意而阴险地长笑，然后转身排众让出一条路来，引导着坐在马上的凌震宇，径往堡中走来。

须臾，凌震宇尾随着白庆东等人来至堡门之内。“轰！”地一声巨响。

凌震宇闻声回首一瞥，只见堡门已被关闭起来。凌震宇见状，心中不由微“哼”一声，一丝冷酷而轻蔑的笑意，又显现在眉宇、唇角上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凌震宇暗自忖道：

“哼！白庆东，少爷早就知道你故弄玄虚，就算你白家堡是火海冰窟，龙潭虎穴，我凌震宇也不会害怕地打退堂鼓！”

进入堡后，白庆东引导凌震宇，穿过左首的一排屋舍，来至一座院落中，凌震宇纵眼一望，面色立沉，杀机毕现。原来，这座院落，是一片十丈方圆的练武场。此时，场缘周围，火把林立，而围场四周昂立着数百名弓箭手，皆是一式弯弓搭箭，待令放射的状态。凌震宇星目疾扫，视若无睹，他神情泰然，翻身下马，怒目注视着白庆东，道：

“老贼！此地是否就是你为自己，安排下的葬身之所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一语未毕，白庆东佯作镇静地，长笑一声，冷然喝道：

“小子，老夫大言一声，白家堡虽非龙潭虎穴，但你走得堡来，如若又想出堡一步，却是插翅难飞！”凌震宇冷酷仇恨地，怒“哼”一声，道：

“未必吧！老贼，在你未死之前，少爷尚有一物，想让你看看，视毕此物，你也该瞑目了！”

说着，凌震宇已由怀中将那册“阎王帖”掏出，展现在自己的胸前。

登时，满天星斗白庆东，双目惊光一现，身躯陡然一颤，后撤三步，神情显得更是格外紧张。

凌震宇见此，心头怒焰炽燃，他狂笑一声，星目怒张，道：

“老贼，你死还有何憾？”

白庆东倏然怒喝道：

“小子，侍老夫结果了你吧！也好替我已死的七名弟子复仇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凌震宇一听，星目已经突赤，当下身形未移，仰首一串狂笑。

满天星斗白庆东，一声喝毕，突然，狂啸一声，他身后随从数人，身形倏然后撤。

而紧跟着，那待命场缘的数百名弓箭手，身形就在同时，电闪般朝凌震宇与白庆东，二人立身的场心，潮涌而至。

立时，缩小成数排纵队的弧形，站立于白庆东的身后。凌震宇电扫四周，狠盯着白庆东，怒火万丈地喝道：“老贼！少爷既来之，则安之，纵使万箭穿心而死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哈哈——老贼你就发令吧！”白庆东原本站在凌震宇面前丈逾之处，闻言一声阴笑：

“嘿！”

笑声未歇，他身形倏然凌空三丈，翻身落向众箭手身后。

而也就在这眨眼之间，满天星斗白庆东身形未稳，正欲发令施箭之际——

突然——

内院屋脊隐处，爆起一声沙哑地怒喝：“白庆东，尔敢！”闻声，场中众人俱是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就见内院屋脊，掠飞起三条人影，电射而来。

满天星斗白庆东，生来阴狠毒辣，狡猾诡诈，一见此景，他心意已定，所以毫不犹豫，急喝道：

“放！”

也就是这“放”字一出口时，那凌空而来的三人中，又是一声沙哑地急喝：

“小伙子！留神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“嗖”然骤响，乌光闪亮的箭雨，飞蝗遮日一般，径朝凌震宇立身之处，遽罩而下。

突然，场中扬起尖锐而且激烈，一种颇具杀伐的笛声。笛声滑过，月光也为之暗淡失色……

……也就有这刹那前，跟着凌空沙哑的怒喝，飘落下三个人来。“呛！”地一声。三尺点钢长剑出鞘。

凌震宇不敢稍有疏忽，所以来者何人，他也没有仔细辨别。

此刻——

眼目看那径袭而来的一蓬箭雨，已临面门——场中忽然扬起一串尖锐激烈的笛声！

虽然，广场上杀机密布，突闻笛声，场中之人，不禁大吃一惊！

而那数排横列的弓箭手，在这瞬间，却早已紧扣心弦，泥雕木塑般，目瞪口呆地愣住了。

他们没有再动。

但是，弦上的箭，却似流星般射出。

处身在这种情形下的凌震宇，也不由吃了一惊，当下他挥舞手中之剑，间不容发地裹住全身，昂首暴喝，道：“老贼，来得好！”

话声甫落，他手中的剑，织成一道光幕。

登时，剑风飒然，身旋如轮，剑光若电，狂风巨浪般，将袭来的一蓬箭雨，“劈劈啪啪”挥砍于身外三尺周围。“哈哈！白老贼，你甘心了吧！”

倏然，广场上，爆起了凌震宇的怒喝之声。

喝声未毕，只见凌震宇的昂藏之躯，电速一闪，仰首一声长啸！

啸声中，他猛然一振双臂，身形早已斜刺地拔空丈余，眨眼间，他身形就空滑飞半弧，继又轻飘如絮般，落身原处。

须臾，凌震宇立稳身形，电转星目，一扫场中的情形，当即一目了然，心中不由惊喜翻涌不止。

此时——

适才场中那突起一缕杀伐的笛声，戛然而止了……

那横列在他面前，数排白家堡的弓箭手，这时是呆若木鸡地凝立着，所奇的是弯弓搭箭原式未动，好像是被人点中了穴道。

满天星斗白庆东和他身后的四个金绢蒙面，金色劲装的护法弟子五人，却皆是满面惊容，仇视着凌震宇身后丈外之处。

凌震宇恍然转头一望身后，星目中不禁立泛喜悦。

原来，那突来的三人，居中而立的正是他渴望相见的玉女神笛水芙蓉。

而立于水芙蓉右首的为银拐婆婆麦晋芬，左首而立的，他却不曾相识，那人是位蓬头污面，鹑衣百结，年逾古稀的老叫化子。

此际，凌震宇已经看清，水芙蓉等三人，正面含笑容，望着他。

也就在这电闪之际，凌震宇正望着水芙蓉时，那满天星斗白庆东，一言不语地，暗中忖道：

“小子！嘿嘿！你的武功虽然了得，但如欲安然而退，我白庆东这白家堡，也在称铜墙铁壁了！”

白庆东思忖未毕，意念已定，当下怒目一展，厉吼一声道：

“四大护法，快将那银拐老婆子等人，掳到水牢里去！”

闻声，凌震宇旋首朝着白庆东一看，只见他身形蹿起逾丈，飓风般越过数排横列的弓箭手，就空双掌发出两道奇猛掌力，陡然向凌震宇头顶卷来。

凌震宇目注着白庆东袭至，为示公平，收起手中长剑，身形倏晃，躲过来招。

白庆东一掌递空，心中自是大惊不已。当下，飘身落地，身形立稳，双睛暴闪精芒，厉声道：

“小子，再接老夫一掌！”

凌震宇冷酷地一笑，朗声道：

“老贼！别说一掌，就算是你那‘满天星斗’的绝学十八掌，少爷我也

全然不惧！”

语声甫落，白庆东心里怒火万丈，一声虎吼，跟着双掌骤翻，其势如电般似地，朝着凌震宇的面门印来。

凌震宇当下一挫，双掌兀自腰际迎出。

顿时，击出两股刚猛的先天气功的劲力，硬撞了过去。

掌力一触，即闻，“轰”然一声响，直若山崩地裂一般，登时卷起一片尘沙。

白庆东就在掌力相撞之际，口中闷“哼”一声，身形立被掌力震退三步，忙自拿桩站稳，双目立现煞芒，冷峭地望着凌震宇，身形一起，人影倏晃，又已欺身扑上来。

## 十、白家堡 凶险万状

就在同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大声嚷道：

“老要饭的，你和水姑娘站在一旁为我老婆子掠阵，这四个臭皮囊，由老婆子收拾就可以了！”

麦晋芬言讫，跟着一声莺语，道：

“婆婆，我看还是让我来吧！”

“不成，你丫头已露了一手啦！”

她语音未止，那扑身而来的，四个金衣劲装的护法弟子，已经电闪般朝三人扑至，同声大喝分袭三人。而也就在这四个金衣人，递招之际，银拐婆婆双睛突闪精芒，身形不退反进，手中银拐疾舞，虎虎生风，身形一晃，一起将四人拦下。

这时，那老叫化子与水芙蓉，已然退身丈余，他们面带笑容望着麦晋芬滑稽梯突，迎下四人。

“哈哈！”麦晋芬苍哑地一声大笑，道：

“你们四个快将那破铜烂铁的长剑抽出来吧！我老婆子是不忍心伤害手无寸铁之辈！”

她才言讫，即听“唰”然一声，顿然金芒一闪，四人手中长剑，已经在握。银拐婆婆麦晋芬欣然点头，道：“嗯！这样我老婆子才好下手！”

突然，四人长剑，立展一层剑幕，径向麦晋芬的四周罩下。

然而，银拐婆婆的神情，依是泰然，手中银拐翻飞若电，身形如同穿花蝴蝶一般，游行在金芒闪闪的四剑之中。麦晋芬一面游斗，一面嚷道：

“小丫头，你的笛声可真厉害！你看，那些脓包货，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拉弓射箭呢！”

水芙蓉闻言，一瞥她身旁的老叫化子，满靛突现笑容，没有理睬那激战中的麦晋芬。

因此，麦晋芬又大嚷道：

“小丫头，你为何不理我老婆子？——小丫头，方才你所吹奏的那笛声，是不是那失传百年的‘魔音断魂’？”水芙蓉有些情急地道：

“是的，正是那魔音断魂！”

此刻，广场中心，突爆一声断喝，道：

“小子，老夫这满天星斗，可非易与之学！”凌震宇豪迈笑道：

“哈哈！老贼，你倾力以为吧！”

一旁掠阵的水芙蓉与那古稀之年的老叫化子，闻言之后，俱是一惊，二人皆朝向凌震宇与白庆东，激斗之处望去。

刹那，二人已然看清——

电闪间，只见白庆东，这十八掌乃冠绝武林，招式诡异莫测，实不愧被人称为“掌中之尊”。

凌震宇武功造诣已达上乘，但是这刹那间，被白庆东的十八掌所袭，也不由暗惊，心中称道：

“果然不同凡响！”

眼前人影一闪，凌震宇看清白庆东，猝发双掌如排浪般，袭抵胸前“璇玑”、“华阴”、“膻中”要穴。

虽是如此，白庆东的掌势吓人，诡异莫测力道深厚。

凌震宇也不过是一时的感觉而已，何尝将那白庆东，放在自己的眼里！就在白庆东这阵疾若排山倒海的掌劲一顿之际，凌震宇也趁隙递掌，身形倏晃之间，脸上突然泛起冷酷轻蔑的笑意，随即星目暴吐一层杀机，那仇恨残毒的阴影立罩眉宇。

凌震宇哪容这千金一刻的良机，登时他灵台一亮，电忖道：

“啊！我何不施出那金莲夫人赠与我的连环掌，来对付白庆东这扬名武林的满天星斗掌中绝学！……苗疆蛊母不是嘱咐我，说这仅一招三式的连环掌，是专制这老贼的满天星斗的吗？”

心念间，凌震宇突地大吃一惊，心中忐忑不已。

事发猝然，凌震宇分神思忖时，身形立处险境——

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那掠阵一旁的玉女神笛水芙蓉，秀目一闪惊芒，注定了凌震宇，脸色骤变，情急万分地惊叫道：

“凌兄，留神！”

玉女神笛水芙蓉，语声未落，她娇躯已然凌空而起，如银泻地的月光下，一道红影一晃，疾朝向身处险境中的凌震宇，扑了过去。

一惊之下的凌震宇，此际哪敢怠慢毫厘，就在白庆东施出满天星斗掌法，袭至胸前寸许之际，身形疾然一旋，横挪三步，刚躲过白庆东，诡异莫测，排浪疾袭而至的三掌。

“啊！”

剑眉一轩，轻啸一声，迅电不及掩耳间，展开连环掌中的第二式“横扫千军”。

霍然，两股劲力，飏然疾电似拍向白庆东胸际重穴。

凌震宇这一式横扫千军，出招之迅，堪称武林绝无仅有！

白庆东作梦也没有想到，凌震宇会在身处险境之中，犹能出招自如，心里不禁涌起一阵寒气，毛发倒竖。

电闪间，白庆东再想闪身躲过，凌震宇的这招横扫千军，无奈已经太迟。

“砰！”然一响，紧接着是冗长的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！——

白庆东被掌风击出的身形，倏地腾起三丈远，往后倒栽而去。

水芙蓉此时已落在凌震宇方才与白庆东激斗之处，她立稳娇躯，笑靥盈盈地微瞪杏目，朝着面前三丈处的地方望去。

凌震宇一掌击飞满天星斗白庆东时，他双睛突闪狂喜之色，引颈一声长吁：

“啊——”

而也就在这同时，身形微曲，点足凌空逾丈，径越过那仍呆若木鸡的数排弓箭手，朝着白庆东飞落极坠的身躯而去。

凌震宇长啸未止，身形已飘风般来至白庆东的卧身之处。

突然，他面罩寒霜，双目仇恨之色立现，胸中怒火又高燃，随即沉“哼”一声，欺身向前，出手箕张右手五指，疾朝白庆东，“肩井”抓去。

“嘿嘿！”

这当儿，忽闻面前丈余远处，传来一声，极其冰冷的阴笑。

凌震宇闻声突然，内心不禁一惊，倏然收回伸出的右手，身形跟着暴退八步，展目一扫，凌空一条人影，已然飘落在白庆东的身旁。

这人青巾蒙面，身着一袭青绸长袍，足蹬云靴，看其发色，借着溶溶月光，也已看出，呈灰白之色，判其年龄，的莫在六旬左右。

水芙蓉此刻也已看清，面前猝然发生骤变。于是，她芳心疑虑百端，不敢稍有懈怠，飘身掠至凌震宇的身旁。

“嘿……”

此时，立身在白庆东身旁的突现之人，青巾后一双精芒四射的阴睛，一瞥面前而立的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兀自又是一声阴沉已极的讪笑。

凌震宇星目余光，早已知悉，水芙蓉悄然伫立在自己身旁。

水芙蓉杏眼圆睁，突现威色，注视着面前青巾蒙面之人，忽然，微转明眸，悄启樱口，闪睛对凌震宇轻声说道：

“凌兄，此人突现白家堡，十分蹊跷，我们要倍加提防才是！……”

她言犹未尽，那蒙面之人，垂首望了白庆东一眼，然后昂脸望着凌震宇。

片刻，蒙面人愠容狠言地道：

“娃娃，老夫是谁？想你也不会知道，那曾经被你……”

蒙面人说至此，像似有些什么顾忌，突然顿住语意，但却仍是愠怒地，闪着双仇意的眼睛，狠盯着凌震宇不放。

凌震宇满面仇恨的凝视，他对面前这蒙面之人，总觉得这人某些地方，自己有点印象，但却一时想不起来。

最后，他对这蒙面之人，还是一头雾水……

于是——

凌震宇脸色倏变，他那素有的一种冷酷而轻蔑的笑意，又已泛上面颊。蓦地，星目暴闪一丝煞气，狂傲冷峭地问道：

“阁下何人？行动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？……”此语一出，凌震宇忙将语音顿住，立觉身后有异，转首电扫一眼，疾又转过头来，望着面前之人！原来，背后那人，是那与银拐婆婆麦晋芬、水芙蓉同来的，那位古稀之年的老叫化子！

所以，凌震宇也没在意，当即又转过头来。

而那蒙面之人，此时双睛暴射两道凌芒，一言不发，他仅由鼻孔中，怒“哼”一声，迅捷地，俯身，抱起那奄奄一息的满天星斗白庆东。

就在这瞬间，突闻那数丈远处，仍在酣战中的麦晋芬，兀自大笑一声，嚷道：

“哈哈！兔崽子，老婆子不想陪你们玩了！你们马上给我滚下吧！”

麦晋芬言讫，接着即听“嗡”然数响！——

白庆东座下四名护法弟子，虽然尽得嫡传，可是此时也是长剑脱手而飞。

“哎——”

紧跟着，那围困麦晋芬的四名金衣劲服之人，皆发出一声痛苦万状的凄吼。

凄吼之声方落，那青巾蒙面之人，眼光陡露杀机，突又一声阴笑，两眼眨也不眨，狠瞪着凌震宇等人。突地——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麦晋芬兀自一声哑笑。

哑笑回空而起，激荡着死寂的练武场。笑声未止，她身形已飘落于凌震宇的身后咫尺。蒙面人一见麦晋芬，瞬息之间制住那围困的四人，飘身来到凌震宇的身后，立即道：

“姓凌的，老夫今日无暇，咱们改日再会，嘿嘿嘿……”

蒙面人语意未尽，阴笑连连，眼光似盯着凌震宇等四人。

星目一闪惊芒，他警觉地一声大喝：“撤身！”接着人影一晃，他身形已然凌空，电速飘出逾丈。话声甫落，在场之人均已警觉，突见眼前一亮，一点白芒，“嗖”地挟着一缕破风之声，迎面电疾射来。各自心中，都已知悉，来物是一种暗器无异！也就在凌震宇示警声起，声落之间，麦晋芬，水芙蓉和那年约古稀的老叫化子，皆自飘身后退！

而那突来之蒙面人，倒反而泰然自若，仿佛没事一般。更怪的是那凌空袭来的一点寒星，见它就空一顿，又疾射向凌震宇后撤的身形而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空突袭之物，快似流星的飞至凌震宇的面门。

凌震宇见状，心里不禁一骇，当下来不及思考，一掌疾扫而出。

一掌挥下，只听“唰”的一声，袭来之物，已被击落在地。

大家见状疏解，水芙蓉娇声叫道：“有人！”她语声未落，娇躯倏晃，正欲飘身追去之际——伸手一拦，凌震宇忙道：

“水姑娘，且慢！”

当下，四人纵目一望，那数丈开外的屋脊之上，有一条人影，俯身消失在内堡。

水芙蓉诧异地道：“为什么不让我追？”

凌震宇一笑，缓缓道：“那人比我们熟悉地势，你追去也是徒劳无功！”

地时，凌震宇偏首一瞥，被他击落的暗器。

这一看之下，只见他剑眉微蹙，稍一迟疑，一个箭步欺上，伸手抓起一团白色之物。

原来，袭面而来之物，并非暗器，而是一团纸团。银拐婆婆麦晋芬、水芙蓉，与那老叫化子三人，均是疑窦丛生地，他们视线同时盯在凌震宇手中拿的那一团纸团。

凌震宇拾起击袭而来的那团纸团，虽然他是疑思百端，但却未即时拆阅，展目望了一眼麦晋芬……

那蒙面人忽然一声阴笑，道：

“嘿嘿！凌震宇，老夫若不是为了白庆东，今日倒要跟你这小子算一算，前日毁帮伤人之仇！”

在场之人，除去那老叫化子外，麦晋芬、水芙蓉与凌震宇三人闻声，惊容立布。

水芙蓉杏眼圆睁，她仿佛想到什么事，一瞥凌震宇，她迅速地转过头来，朝着那蒙面人，问道：“老魔！难道你就是那天蝎帮帮主，厉灭尘不成吗？”闻言之后，蒙面之人，双睛怒视着凌震宇与水芙蓉，沉声喝道：

“老夫是谁，你们日后自会知道，……嘿嘿……，但愿为期不长！”

蒙面人言毕，凌震宇星目一闪煞芒，欺身而至，朗喝道：

“老魔，少爷倒要看看你究竟是谁？”

凌震宇语音未落，身形又已跃起，双掌疾翻，径朝蒙面人扑去。

疾若电闪，一对肉掌，飏然袭向蒙面人的面前。眼看蒙面人闪避将不及，蓦地一声大喝，传自那数丈远处的屋脊上，道：

“凌震宇，休要逞强！”

而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，又是一道光影，凌空电射而来，直奔凌震宇击出的双手腕门。

凌空飞来的一道光影，直若一点寒星，其速无比，霎时已至凌震宇的腕脉。

当下，凌震宇不敢再接，身形向上一拔，疾撤双掌，朗啸一声，仰首朝着偷袭的屋脊之处望去。

只见那屋脊之上，站立着一人，那人身着青色长袍，面色清癯，黑发高髻，长须拂胸，两眼直似电芒。此时，那人正张眼凝神，盯着凌震宇的身上，其态冷峭至极。“唰！”的一声，那飞来之物，未击中凌震宇，径自落地。

麦晋芬转头望着身旁的老叫化子，她的神色焦急，好像在思索着那人的来历。突然，铜铃眼暴闪两道冷焰，疾转过脸去，朝着屋脊之人，怒喝道：

“阁下，可是十数年前主持‘武林宴’的主人……”喝声未毕，那人拦阻地道：

“麦晋芬，你的记性还算不错……嘿嘿！老夫正是那主持‘武林宴’的人，哈哈……”

语意未尽，接着一阵狂笑。

立身麦晋芬身侧的老叫化子，大吼一声道：

“原来是‘天外飞煞’聂兄弟！哈哈，我老要饭的，本想拜访阁下的‘断肠崖’，……不料却会在此与聂兄弟相会！”

老叫化子此语一出，凌震宇，水芙蓉，脸色皆忽然大变，心神不由一怔。

屋脊处两次现身之人，正是当今黑道魔魁，——“天外飞煞”聂元霸。

那老叫化子语意未尽，昂立屋脊的聂元霸，仰面一阵阴笑，随即双眼一瞪众人，冰冷地道：

“怎么老夫变了吗？让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这般疑惑不已？”

说着，他转目对着场中蒙面人，说道：

“厉兄弟，请速护送白老弟回崖，此地由我来处理……”

刹那间，凌震宇怒火中烧，双目尽赤地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厉灭尘，你休想离开此地一步……”

凌震宇怒喝未毕，身形已经扑上。

突然，凌空爆起一声断喝：“凌震宇你找死！”喝声未消，只见屋脊上的“天外飞煞”聂元霸，身形一纵，单掌迎空劈下，直奔凌震宇的胸际。

麦晋芬等三人，眼看凌震宇就要被掌击中，不由大惊失色，三人哪里还敢观望，同时大喝一声：

“聂元霸，你敢！”

随着大喝一声，三条箭矢般的身形，疾射而起，扑身径奔聂元霸纵下的身形攻去，一连发出一拐，一剑，一杖。登时，场中起了一阵混乱。

凌震宇本欲仓猝发难，扑身挥掌，将蒙面人厉灭尘拦下，孰料一攻未成，却险些身遭重伤。

聂元霸疾身扑下，挥掌径朝凌震宇的胸际印至，凌震宇心知不妙，立觉一股其猛无比的内力压下，他身形倏然反撤，飘身闪开。

就在这同时，麦晋芬与水芙蓉，以及老叫化子三人，扑身攻至！

凌震宇这时，已安然后退六步，身形尚未立稳，星目赤红满布杀机。

“啊！”

他冷酷仇恨地一声惊呼，双臂疾振，双足微点地面，身形又霍地跃起，直扑已落地的聂元霸。

眼前的事，也只不过眨眼之间，虽是如此一刹那，麦晋芬的一柄银拐，左挥右舞，已递出十招。

水芙蓉手中长剑，拌起万朵剑花，径取聂元霸的前胸重穴。

而那老叫他子也是杖风飒然……

三人俱使出浑身绝技，风雷电闪，排山倒海，一起向聂元霸周身的要害猛攻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聂元霸的身形倏晃，电旋一周，空中爆起一声狂笑。“聂元霸，留下命来！”

这时，凌震宇身形已经标出，大吼一声，双掌运足先天气功，一股雄厚内力尽出，飘身加入战圈。聂元霸奸笑未歇，众人眼前人影一晃，也不敢稍作停留，即伸手揽起蒙面人厉灭尘，及满天星斗白庆东二人的身躯，疾然跃身，蹿起丈外，折身径朝着屋脊方向，逃逸而去。

此刻——

银拐婆婆等四人，突然收招停身，各自吁了一口大气。但四人中，突起一声娇喝：“凌兄，我们追下去……”语音未毕，水芙蓉娇躯一纵，疾然一道红影，捷如一缕轻烟，射身径向聂元霸，逃遁之处而去。

凌震宇本欲拦阻，无奈已经嫌迟，轻啸一声，身形像电也似地，衔尾赶上水芙蓉，二人一同拔身上屋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微顿身形，眺目一望，天外飞煞聂元霸的身影，早已远到十数丈外。

月光下，水银般的光辉，普照着偌大一片的白家堡，这一道道的院落和房舍，直似是一只只凶猛残暴的野兽一般……

“嗖！嗖！”两声极其轻微的衣袂飘风之声。

麦晋芬和老叫化子，此时也飘身来至凌震宇与水芙蓉的身旁。

水芙蓉娇喘吁吁地，倏转明眸，望着凌震宇，情急地道：

“凌兄，我们追去吧！”

她说着，也没有等凌震宇等人回答，兀自腾身，再度疾若流星赶月，直追出堡而去。

凌震宇就在水芙蓉身离屋面之际，转头一瞥麦晋芬，心下不觉一惊！……

原来，站在他身后的银拐婆婆麦晋芬和老叫化子已经不见。

处身在这扑朔迷离之中，就算凌震宇身负绝技，心胸有恃无恐，却也免不了有些忐忑不安。

逢此突变，凌震宇没有多作思考，但心中已知有蹊跷……

他星目一闪凌芒，满面罩定一层疑云，剑眉微蹙，昂首一声龙吟，倏晃身形，朝着水芙蓉的去向疾追而去。

两个起落间，凌震宇飘身停立在围堡而筑的土城之上，城矗三丈，凌震宇展目远眺，空旷的田野，连一丝异状也无。

回首一瞥，白家堡死寂的，仿佛一泓死水。

他所能见到的，也只不过是一幢幢的房屋毗连，此外是散落的几处鬼斧神工、颇具匠心而筑的楼宇，华丽非凡，皆是金壁辉煌的飞角流檐。

这时——

凌震宇有意无意地，回转头来，一望……

只见远处一条人影，疾如风驰一般，直向正西奔驰而去。

见此情形，凌震宇哪敢放松此一良机，所以，一个念头，泛上脑海，又几个飘身，朝着里许外的那人，箭矢般追踪而去。

凌震宇急驰疾奔，约莫有盏茶的光景，横阻面前的是一片涛声“嗡嗡”

的松林。

没有一丝犹豫，凌震宇闪身入林。

那被迫踪的人，此刻早就不见踪迹。

林中阴森森的，凌震宇直觉感到，有一种莫名的恐怖。于是，他星目含威地，电闪四周，飘身隐在一株蓊密的松树之上。

凌震宇此际的脑海，依然思潮翻涌，忖思着适才于白家堡内，所发生的一切，兀突之变的种种。

“孩子，你在傻想些什么？”

突然，从林荫深处三丈远的地方，传来亲切而慈祥的声音。

闻声之后，凌震宇心神一凛，片刻，他摄神静虑，才又平静下来。

但是，他恍恍惚惚地道：

“这声音……我好像是在哪里听到过……啊！该不会是……”

凌震宇对突来苍老而亲切的声音，是那般的熟悉，而且深刻。

“啊！她是……苗疆蛊母？还是那金莲夫人？……不！都不是的。……啊！她是那被人困在摩天岭日照岩下，地狱门的那位红衣婆婆？不！她已是双目失明，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

想着！想着……

那林荫深处，隐身的老妇人，又慈祥而亲切地道：“孩子！你不是极力的想知道我是谁吗？……唉！老身日后一定会让你明白的！不过，现在时日未到……”话说至此，她停下语音，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这声悠长的叹息使人听了，可以感到内心里含蕴着，莫大的苦衷和哀痛的一段往事！

凌震宇此时已明对方，并非是自己的敌人。当下也被老妇人的叹息声，引入了一种凄惋的气氛中。接着，林内却奇怪地沉静下来。

凌震宇忍耐不住，缓声问道：

“老婆婆，你为何现在不让我知道，你是谁呢？晚辈……”

凌震宇是何等的聪慧，他早已测悉对方是武林中，奇人异士之流。所以他惟恐自己所言，带有轻狂语意，而按其年龄来论，不如自居晚辈为适。然而，他主要的目的，是不想与此人失之交臂。

片刻——

凌震宇之言方毕，林荫深处的老妇人，幽幽地道：

“孩子，老身现在和你谈话的时间不多，所以你暂时先不要发问！——芙蓉那丫头已经追那聂元霸去了，老身还要将她截回来！”

老妇人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。凌震宇一听，再也没有多问，仅按照老妇人的指示，凝神地倾听着。

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凌震宇虽然心中蕴藏着千绪百端的疑惑，但他此刻却极希冀地知道，这位隐身不见的老妇人，要与他所谈的何事！

俄顷，林荫深处的老妇人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现在你的功力虽然进步神速，而且还得到金莲夫人韩静如的青睐赠予你一套掌中绝学——连环掌……尽管如此，以你现在全部的武学，如与天外飞煞聂元霸老魔相较，还是远之又远，千万不可造次，如逞一时之勇，你会后悔莫及……”

老妇人说着，停了停，问道：

“孩子！你懂老身的意思吗？”

凌震宇听了，虽然满心不服，但回想这老妇人的话，实是为了自己，自

己怎能违逆她的一番好意呢？

所以，当下轻声答道：

“老婆婆之意，晚辈遵命就是！”

老妇人接着又道：

“孩子！你尚明大义，老身也就放心啦！”

老妇人言语倏顿，继而又道：

“孩子！你可知道，适才白家堡中，突然现身的那个蒙面人是谁吗？”

闻言，凌震宇星目倏现惊芒，心道：

“适才之事，这位老婆婆可能在暗中，都已看到了！”想着，立应道：

“老婆婆！那蒙面人，大概就是那天蝎帮的帮主厉灭尘老贼吧！”

“嗯！”老妇人愠然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老魔头！”凌震宇疑容立浓，急问道：

“老婆婆，晚辈实在有点怀疑……”

老妇人又问：“那后来之人呢？”

凌震宇道：

“据说是天外飞煞聂元霸！”

“唉！”

一听此语，林荫深处的老妇人，又自叹息一声。“孩子，你都没有说错。”老妇人说至这里，兀自语塞。林中这时是静谧的，连一丝风声也没有，简直到落针可闻的境地。稍顷，隐身林荫的老妇人，似是沉思已毕，恍然地道：

“孩子！直到如今，你的杀父之仇，已报多少，恐怕你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吧？”

凌震宇听老妇人如此突兀一问，星目暴瞪地注视着老妇人隐身之处，忽然一层仇恨阴影，笼罩了他整个的面孔，忿恨地应道：

“老婆婆，如按现下来说，只有鬼郎君殷瑰一人！”

那老妇人听后，也有些愠意，道：

“孩子，你知道地很清楚……”

神情一凛，凌震宇立道：

“不！老婆婆，天蝎帮帮主厉灭尘老贼，他明明是被晚辈一剑所刺死，他怎么又会复活？”

老妇人答道：

“孩子！你还不够狠！所以，他没有死！那时，你拔剑匆匆去救银拐婆婆，而厉灭尘老魔知道斗不过你，因此索性装死躺在地上。”

情绪激动，凌震宇抢道：

“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就在这时，那老妇人又幽然一声长叹，接着略带一些歉意地道：

“那……那老魔还有一粒……‘还魂丹’……他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服下这粒丹，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恢复如初，而且功力还可大增……”

凌震宇听到什么“还魂丹”，而说到这“还魂丹”时，听她的声调，是那樣的悲怆、凄惋、愤恨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凌震宇不断地暗忖着。随之，他显得情急而不解地追问道：

“老婆婆！你怎么啦？……你是不是哭了……”“呜……”这句话一出，凌震宇突闻那林荫隐处，传来老妇人的轻泣之声。

“老婆婆，你怎么哭了？能告诉晚辈吗？”

凌震宇问了两声，也不见回答。

于是，他也哀伤地问道：

“老婆婆！请你老人家不要哭了，晚辈今夜得此教诲匪浅，今后如有用得着晚辈之处，直言无妨，哪怕赴汤蹈火，晚辈也在所不辞！”

凌震宇此话的声调与语意，皆具有一种无比同情与安慰的意味！

老妇人倏然止住泣声，略显喜悦地道：

“孩子！十三年来，老身感情格外脆弱……说至此，不知怎的……竟有股……难言的……哀怨……”说着老妇人竟又抑压不住，轻泣起来。

蓦然，一丝意念，泛上凌震宇的心湖。随即，他轻轻说道：

“老婆婆，刚刚你不是说，还要去将那玉女神笛水姑娘拦回来吗？”

经此一言，那老妇人轻泣声戛然而止。突然，呛哑着声调，依然是慈祥温柔的道：“孩子！谢谢你，提醒老身了！”

老妇人一不哭，凌震宇稍觉心安。

有顷，那老妇人又情急地道：

“孩子，还有件事，你可能不明白，银拐婆婆与侠丐裘羽，他们两个现在已去黑杀教，找玄真道长与青城妙手华继陀了！”

凌震宇听到这里，心神更是一怔，他正欲启齿再问，然而老妇人却又接着道：

“孩子，其中细节，你可见到他们时，再问吧！现在，夜已将尽，孩子，切勿心急，在此稍待片刻，等老身将芙蓉找回来后，让她陪你一起去太行山……”

凌震宇听了，心头一喜。

老妇人道：

“芙蓉那丫头，是个非常娇美的孩子，虽然性情刁钻一点，但却是个活泼、纯洁的孩子！她……她是很喜欢你的！孩子，你在此等她！老身就此告别了，如若日后有缘，我们以后再谈！”

听其后面的语音，可感觉出那暗中告别的老妇人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已在十丈开外了。

凌震宇此刻的心情，不但错综，而且复杂，他知道刚才那老妇人，已经走了。

——“芙蓉，芙蓉……”

凌震宇想得发呆，他期待的面孔，无奈地摇了摇，茫然抬起头来，凝视着天空。天空是蔚蓝的，此刻有些使他感到清冷的凄月，依然是如水般地撒下如银清辉，斜斜地抚吻着这无辜的大地。然而——

凌震宇的脑际，依然如潮水般地冲击着，许许多多的得不到答案的问题。

他思索着，昨夜白家堡内的一切。

以至于，他自从离开恩师七禽叟，由那遥远的东北的努鲁儿虎山，奔赴中原，寻仇的一切经过。

半晌，凌震宇目光微转，倏然间，他面孔又浮现一层仇恨、冷酷、残毒之色，他喃喃地狠声自语：“……是的！我还不够狠！……此后，我绝不怜悯任何人，也绝不同情任何人！我要杀尽十三年前，杀父的仇人，然后……”

他自语至此，又忽然想到老妇人，继之，又暗忖道：“刚才，那老婆婆为何对我的一切，知道的那样清楚？而她谈话时，又是忧喜参半？而听其语气，这老婆婆好像与那水芙蓉姑娘的渊源颇深。会不会就是她的……”想到

这里，他有所惊觉地，顿住了下面的思念，疾转头来，趁隙一瞥，他背面的松林深处。

然而，他失望了！林中连一丝异状也无。

“ 呜……呜…… ”

忽然，背后三丈之处，传来一缕清幽柔美的笛声。凌震宇对这缕柔美的笛声，倾耳聆听之下，不由剑眉微轩，面露喜色。此刻，他知道那林荫处的吹笛之人，很可能就是那刚才隐身林荫，而不愿现身的老妇人，所截回来的玉女神笛水芙蓉。

“ 呜……呜…… ”

笛声有如幽溪清泉，蜿蜒曲折地缓流着，是那樣的和谐，柔美……

凌震宇不知不觉，沉醉在这缭绕于清月银辉里的笛声之中了。

他没有一丝动意，本愿扑身寻去的意念，已在这缕曼妙，婉约的韵律中消失殆尽了。

## 十一、母夜叉 鬼哭神嚎

他，默默地聆听着。

他，极其舒畅而喜悦地，微笑着。

不知何时，凌震宇觉得那频频荡漾于林空月辉中的笛音，曼妙地向他隐身处移动，直到距自己面前只有丈远，一株蓊郁繁密的松树之上。

笛声一如月色，千变万化。

它时而活跃如儿童，时而婉约如处子，时而柔媚如少妇，时而雄伟如丈夫，时而沉思如老人，时而狂暴如野兽，时而庄严如神佛，时而优雅如文士……

世上的一切，经过笛声传出，无论天光、云彩、高山、流水、花颜、鸟声，都显得那么可爱，那么值得令人珍惜！原本，满脑仇恨的凌震宇，听了这宛如天籁的笛声，他的胸襟顿时舒展开来。

笛，是那样悠扬！

风，是那样轻柔！

人，是那样多情！

群星忙碌地闪耀着眼睛，都向地面窥看人间永恒的青春。月亮静静地，闲雅地，高贵地放出幽美的光辉，这是一个瑰丽的夜晚。

夜阴一刻一刻地深了起来，月亮的光度也渐渐增强，天空里从银灰到紫蓝，从紫蓝转成淡青，已变了多次颜色。可是，笛声依然，它含着清风、松涛组成了一支神奇的曲子，使那凌震宇完完全全陶醉在其中。

“嘻！”

他在凝神地细聆时，忽然，发现一声娇柔的轻笑，渗入于那缕柔美曼妙的笛声中，随之，传入了凌震宇的耳内。这声轻笑，使凌震宇由那茫然，迷濛，飘渺，如若仙境神域的境界中，惊醒了过来。

他星眼遽转，全神贯注，觑定着他面前丈远处的松枝密叶中。

戛然，笛声停止了！

而接着传入他耳中的，是一声娇脆而柔美的呼唤，道：“凌兄，我所吹的这曲儿，好听吗？”

这声清脆的呼唤，音犹未尽，凌震宇眼前红影一闪，即见轻飘如絮般，由密枝繁叶中，飘下一位红裳娇艳的，绝色少女！

凌震宇星眸迅展，继而微笑初绽，当即喜悦地一声轻呼，道：

“水姑娘，你所吹的曲儿，的确清雅幽美，醉人至极！”说着，凌震宇跃身而下，站在水芙蓉的面前。玉女神笛水芙蓉，笑靥微绽地闪动她那双晶莹剪水的美眸，柔情欢欣地凝视着凌震宇。

她手中依然拿着那支笛，背后仍旧斜插着一柄古剑，长长的绿丝，飘荡在香肩之后。

忽然——

凌震宇莫名地感觉到，心中有些鹿撞，情绪立时不安起来。

二人目光相触在一起，良久良久。

蓦地，凌震宇星眼微移，面显疑容地，缓缓道：“水姑娘，适才是否见到一位老婆婆由此而去？”水芙蓉闻言，嫣然一笑，杏目微转，道：“见到了。”语毕，她依然微笑，望着凌震宇满面疑容的神情。凌震宇听了之后，展目望着水芙蓉，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水姑娘，刚才那位老婆婆，你们认识吗？”水芙蓉仍然美目圆睁，微笑地望着凌震宇，一听此言，点了点头，并未答话。

凌震宇见景，心知水芙蓉可能与那位老婆婆，交往颇深。这丝意念，他从那老婆婆的言谈中，可以听出一些端倪来。

所以，他又追问道：

“水姑娘，那老婆婆和你谈些什么？可否相告在下？”水芙蓉又是妩媚地一笑，睁着一双大而圆的美眸，说道：

“凌兄，你所问的，太广泛了，恕我无从回答。”凌震宇俊脸泛红，很腼腆地道：“在下是说，有关我们今夜在白家堡中的事……”未待他语尽，水芙蓉一敛笑容，螭首微昂地道：“凌兄所问，可是银拐婆婆和侠丐裘羽老前辈，他们因何赶至白家堡？”

凌震宇剑眉微轩，点首作答。

水芙蓉秀目中，突闪寒芒地道：

“数日前，古庙一别，恩师曾让我回去，苦练笛曲中的魔音断魂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她望了凌震宇一眼，顿了顿又道：“凌兄，我们暂时在这松林内，休歇片刻，坐下来谈谈如何？”

说着，不等凌震宇同意，轻移娇躯，坐依在一株松树之下。

继而，凌震宇也未加可否地，坐于近身的一株松树下，双眼注视着水芙蓉。

水芙蓉低头玩了一阵玉笛，这才缓缓地道：

“魔音断魂一练就是七天，三日前，恩师命我赶赴晋东太行山，去助凌兄一臂之力……”

语意至此，她秀靥突然微红，螭首垂胸，作出一副少女特有的一种矜持的神态。

凌震宇此刻却未在意，只因他心中正在激烈地忖思着：“你师父是谁？竟会对我这等关怀……”

想着，他抬头一看水芙蓉，正欲启齿询问之际，水芙蓉微抬螭首，凝视地道：“没料到，三日后，我在这赣南的一个山镇上，遇到银拐婆婆同那侠丐裘老前辈二人，经过一番交谈，始才得悉，凌兄与满天星斗白庆东老魔，发生冲突，而最急的人，却是玄真道长，与青城妙手两位前辈，因为他们在二天前，也被满天星斗白庆东的箭阵，围困在白家堡中……”

听至此，凌震宇剑眉一轩，情急地抢道：

“玄真道长、青城妙手两位前辈被困白家堡！现在呢？”水芙蓉道：

“现在已被黑杀教掳回总坛去了！”

神色焦虑，凌震宇气忿地道：“什么时候掳去的？”水芙蓉答道：

“掳去之时，也就是我们离开白家堡之后……”满面疑容，凌震宇问道：

“银拐婆婆和那侠丐裘羽前辈呢？他们当真是去追赶黑杀教了？”

玉女神笛水芙蓉，点了点头，疾言道：

“是的。不过，他们可能会在前面等，和我们会合后，再一起赶赴晋东！”

“这又为何？”凌震宇忽然道，“方才那位隐身在林中的老婆婆告诉我，说银拐婆婆与侠丐裘老前辈，已经赶赴黑杀教去了！”

水芙蓉若有所思，突然拦阻地道：

“我所说的银拐婆婆与侠丐裘老前辈，可能在前面等我们，是有依据的。只因，适才那与你隐身谈话的老婆婆，与我碰面时，催我要速回至此，找你同赴晋东太行山之际，奇迹就出现在我们的官道上，约有一箭地左右的一条叉路口处……”

神情遽地一怔，凌震宇忙道：

“是什么奇迹？”

水芙蓉杏目一飘凌震宇，道：

“当时，据那位老婆婆说，可能是黑杀教主的师父‘夜叉女’屠慧君老魔……”

脸色骤变，凌震宇双睛暴瞪，惊愕道：

“屠慧君？这个魔婆有四十年，没现出江湖了，怎么又突然出现？”

水芙蓉的身躯，微微地移动了一下，忧容浓浓地抢言道：

“所以我猜测银拐婆婆，一旦发现此婆出现在赣南一带，她会考虑到我们的安危。所以，她一定要设法与我们取得联系之后，才会动身前往晋东黑杀教。”说着，她也没注意凌震宇有何反应，突将语音顿住，仰首望了望天色。

此刻，凌震宇双眼突然泛出一丝凌芒，一望对面坐着的水芙蓉，正欲开口说话之时——

水芙蓉却先道：

“凌兄，天外飞煞聂元霸，在白家堡中投给你的那两枚纸团还在吗？”

闻言，凌震宇立刻深手入怀，将天外飞煞聂元霸投掷给他的那两枚纸团，拿在手中，迅速地展开其中一枚纸团。凌震宇一面动作，一面说道：

“这纸团中，定有什么蹊跷！”

“快展开看了，就知道！”水芙蓉急道。

凌震宇展目即看——

原来，此时他展开的纸团，是张五寸长三寸宽的事白信笺。

信笺上，密密麻麻地写着几行，墨迹井然的楷书。水芙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霍然立起身形，走至凌震宇的身旁，俯首一看。

两人不看还好，一看神色遽变，脸上立罩寒霜，愤怒的密布面容，明眸暴出凌芒，杀机毕露。

“……老夫已向武林人士宣扬，声称汝已获得武林奇珍的秘图……”

这是老夫不愿亲手杀汝而为。所以……”

聂元霸亲笔

这素白的短笺，所写的大概就是这些。

凌震宇的双目已呈赤色，此刻，他怒火万丈，仇焰炽燃已达疯狂状态。他狠狠“哼”了一声，又迅速地把第二个纸团，展了开来。

他仔细端详，依然是张寸长的信笺。

笺上仍旧写着数行蝇头楷书。……”

老夫现在已自组‘霹雳门’，暂居断肠崖……”

日后，凡武林自命侠义之士，以及，投我以仇视、敌对者，将一律歼杀、扑灭之！

至于，汝命老夫也势在必取，但是现下，老夫之计尚未成功，还须以汝之力，以制违我者之势……”

聂元霸亲笔

“哈……”

怒焰焚身的凌震宇，看完之后，仰首冲腔爆起一串裂帛似地狂笑。

水芙蓉这时也一腔怒火，无处宣泄。

显然地，凌震宇爆起的笑声中，所含蕴着的种种，是那般的忿恨，冷酷，轻蔑，而且抑郁。……

忽然，他疯狂的笑声，停止了。

他闪动着一双如炬的星目，凝视着水芙蓉……

顷刻，他意念已决，望了望这时天色，毅然而愤怒地狂吼道：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怒思中的水芙蓉，被他这突然的狂吼声，吓了一跳。于是，转头望着凌震宇，秀靥骤然一缓，柔声劝慰地道：“凌兄，你先冷静冷静！”

凌震宇犹若未闻，依然杀气盈溢地厉吼道：

“我们走！……哼，我要杀尽这些恶魔！哈哈——霹雳门？哈哈——”

说着，他忿恨地又爆起一串串疯狂也似的笑声来。

“哈哈！”猝然，他跃身而起，疾电似地，飞身扑向林外而去。

惊愕无措的水芙蓉，被这猝来的变化，吓呆了。

等水芙蓉惊醒过来，凌震宇已经穿林而去。她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缓，香肩倏地一晃，石火般地，电驰随凌震宇追出！

“我要杀尽你们这些恶魔——”

“我要喝你们的血，吃你们的肉！哈哈——”

“我要你们一个个脑浆迸溅，哪怕，你们有什么还魂丹，我也要把你们暴尸祭天！”

这一连串的暴吼声，激荡在即将黎明前的夜空，旷野。

一时间，刁蛮聪慧的水芙蓉，也不知所措。

夜，黎明前显得格外黝黑的夜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
此刻，已被东方一抹微紫、艳红所替代，最后让金色的朝霞，全部击溃了。

一天都是明亮的云彩，云彩的隙缝中，显出高远明净的苍穹。

太阳是隐在云彩之下，余晖透射出来，把西天染成一片金黄，云彩变化着，驰逐着，映着金黄的霞光，竟放着绮丽的花朵。

翌日，黄昏时分——

晋东泽州以北的一条官道之上，黄尘滚滚，霎时出现了两匹箭矢如飞的骏骑。

骏骑上端坐着一对少年男女。

男的，是位身着一袭白色绸质长衫，剑眉星目，玉颊隆鼻，发梳高髻，英气勃勃，豪姿飒爽，挺拔超群的美少年。女的，是位身着鲜丽娇艳的一袭红裳，杏目秀靥，背背长剑，手持玉笛，发拢蝉纱的绝代少女。

他们是正日夜趲程，赶往太行山，蓄意索仇的凌震宇，与那伴随他前往助阵的玉女神笛水芙蓉。

蓦地，坐下骏骑，一声惊嘶，昂首人立而起。

二人心下也自跟着一怔，遽然连忙松缰，缓下胯下的骏马。

他们纵身眺望，只见横于面前里许处，有一片松林，在苍茫的暮色下，仿佛兽踞一般。

当下，凌震宇星目微转，一瞥水芙蓉道：

“水姑娘，我们到松林内，休歇一会儿，如何？”水芙蓉闻言，晶莹的

双眼，不悦地一瞟，不依似地道：“凌兄，你怎么又姑娘，娘娘的叫我？”

恍然大悟，凌震宇一晒，道：

“噢！我……我又忘了！蓉妹，我们到前面林中休息吧！”略一迟疑，水芙蓉缓声道：

“我看松林茂密，恐怕里面有暗桩？”

一听此语，凌震宇星目微闪，炯炯如炬般，朝松林审视一遍，全然不惧地道：

“管他有没有暗桩！我正巴不得，遇到黑杀教的人呢！”水芙蓉道：

“俗话说‘小心行得万年船’，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喔！”剑眉一剔，凌震宇自信道：

“多谢关爱，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，扬手一拍马股，坐下骏骑“唏”一声轻嘶，双骑泼风一般，朝向面前松林扑去。

不一会儿，二人来至林边。

凌震宇当先停住坐骑，惊容满面，回首朝着水芙蓉道：“蓉妹，你看，这是什么标志？”

玉女神笛水芙蓉，秀脸微仰，杏目圆睁，朝凌震宇所指之处望去。

她黛眉陡地一扬，秀颊之上，流露出一丝不屑之色，冷冷沉吟地道：

“这盏黑色宫灯，可能就代表着她！”

神情紧张，凌震宇迫不急待地问道：

“你是指……”

愠颜毕露，水芙蓉接口道：

“黑杀教教堂黑妖狐老妖妇的师父——夜叉女屠慧君老魔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目光倏变，仇容立罩，杀气盈面，他目不转睛，盯着面前迎风摇曳的一盏黑色宫灯。

原来，在他们入林的官道中央，距二人停骑的五尺之处，挂着一盏头大的宫灯，宫灯周围的绸布上，清晰刺目地绘着骷髅头。而于那骷髅头的下端，尚交叉地绘着两根枯骨。

这时，凌震宇倏地将视线收回，转头看水芙蓉，满面沉容地道：

“蓉妹，我们进去瞧瞧，到底是否那个老魔婆！”

水芙蓉依然圆睁秀目，愠容满面，颌首作答。

于是二人缓骑前进。

林中是谧静，没有丝毫声息！

然而，在斜辉夕阳的映照之下，林中依然显得阴气森森，置身此境使人寒意凛然。

不知不觉间，日落西山，夜幕低垂。

月已初升，银辉泻地，林中虽然沐浴在月辉之下，随之树影幢幢，凭空更添增了一些恐怖的气氛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缓骑未停，仍朝林深之处行来。戛然，两骑昂首，同时一声惊嘶，继而人立而起。“啊！”

跟着，水芙蓉惊呼一声，娇躯倏然飘空逾丈，翻身落在林中官道之上。

而也就在水芙蓉落身之际，一棵虬枝古松之后，遽见一团黑影一闪，电疾地跃落在她的面前。

电光石火间，凌震宇双眼疾展，虽然看清那人，可是也不由暗惊。

原来，那人是位骑着一头毛驴的老太婆。

她身材矮小，干瘦如柴，身着一袭黑布短袍，那肥大的短袍，长才及膝，满头黑发飘萧，脸上布满皱纹，一口黄齿尽脱，仅剩其一外露，双睛灼灼，凶光闪闪，狞颜丑陋。外露的双手如爪，黝黑如漆，而她胯下毛驴儿，全身精黑无比，唯独它那四蹄，却是奇白如雪。

“嘿嘿！”

凌震宇倏转盯着这老怪婆的星目，轻蔑地一声冷笑，身形拔起，飘身落在水芙蓉的身旁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此间一切变化，很快，那黑衣怪婆，疾瞪暴吐凶芒的怪目，咧嘴一阵狂笑甫落，怒容立浓的凌震宇，冷酷仇恨地大喝道：

“黑婆子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拦住我们的去路……”黑衣怪婆一听，置若罔闻，依然怪笑不止。

顿时，水芙蓉微昂螭首，望着凌震宇，轻轻说道：“凌兄，这怪婆子大有来历，我们必须留神小心，谨防中了她的毒手！”

闻言，凌震宇会意，迅速地一瞥水芙蓉。

黛眉一扬，水芙蓉娇叱道：

“怪婆子，你蓄意拦阻我们兄妹，想做什么？”黑衣怪婆止笑，双眼凶光一闪，冷然对二人说道：“娃娃，竟敢这般无礼对待老妪，你等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水芙蓉怒“哼”一声，娇脸无情地，抢道：

“姑娘不管你是谁！婆子，你可知本姑娘是何人？”黑衣怪婆忽地一笑，用眼睛一扫二人，狞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可是最近名闻江湖的玉女神笛？”此语一出，水芙蓉一怔，身形微撤三尺，秀目盯住黑衣怪婆。

言止，黑衣怪婆一觑凌震宇，狞色笑道：

“娃儿，你就是那武林中杀人不眨眼的追魂客？……嘿嘿……”

凌震宇闻言，双眼暴射惊芒，身形未移，昂然答道：“不错！在下凌震宇，正是追魂客！”

“嘎嘎嘎！”

黑衣怪婆一声鼻笑，双臂衣袖忽然一展，身形猛然腾空而起。她翩然滑翔一周，疾电飘落在官道上，相距凌震宇八尺之地。

“啊！”

蓦地，水芙蓉娇叱一声，欺身三尺，立于凌震宇的身旁，盯住黑衣怪婆，冷喝地道：

“怪婆子，你可是那‘夜叉女’屠慧君老魔？”水芙蓉言讫之瞬，黑衣怪婆面部肌肤，突起一阵抽搐，神态似更狰狞，眼中的凶光暴露，磔声大喝道：“丫头，活腻了！”

言语间，只见黑衣怪婆，双掌疾吐，飏然径朝水芙蓉推去。

她身形疾挪，横飘三尺，硬势撤回双掌，虽然是如此迅捷，但她已发出的掌力，已是无法完全收回。所以，就在她挪身飘出之际，那股沉厚的内家掌力，已然径向玉女神笛水芙蓉的娇躯身旁，三尺地方击出去。“轰！”然一声巨响。

“嘎嘎……”

黑衣怪婆倏发一串鼻笑。

然而，也就在黑衣怪婆猝然发难之际，凌震宇遽视来势之疾，本欲出招相抵，但是已经来不及。

当下，他率先拔起，倏一伸手，带起水芙蓉的娇躯，迅然点定腾空而起八尺之高，折身后飘，落身于黑衣怪婆前面丈外之地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立稳身形，心下大惊不已。

顿时，二人怒火万丈，杀机毕露，蓄势待敌。

黑衣怪婆臬笑倏止，双睛陡然一翻，怒视着二人，咧嘴随之大吼道：

“娃娃，今天算你们走运，老姬暂且放过你们两条小命！”

紧接着，黑衣怪婆双睛忽然黯淡下来，那股怒目已然不存在，她幽幽地自语道：

“唉！难道这是天意……”

凌震宇见景，厉声喝道：

“怪婆子，你想就此了结吗？哈哈……天下哪儿有这么容易的事？”

话声中，凌震宇星目暴瞪，杀芒立现，身形倏然欺进，双掌齐向前推，提早将先天气功，运集双掌中，尽数发出。立时，掌风飏然飒飒，径袭黑衣怪婆的面门和胸际间。黑衣怪婆眼见这万钧之势，卷袭而来的掌风，已抵面门，然而她却视若无睹，处之泰然。

“呵呵！”

她昂首爆起一声干裂的怪笑，任由凌震宇的两股骇浪般的掌劲，扑身而到。

此刻，凌震宇的身形，已袭向距黑衣怪婆面前六尺，心下不由大惊悸动，只见黑衣怪婆她纹丝不动，依然干笑不止。

凌震宇不顾一切，双掌又再加速，猛袭黑衣怪婆的面门。

孰料，黑衣怪婆经此逼进的两掌，强劲无匹的内家掌劲，猛袭狂扫之下，她的干笑忽然停止了，身形仅此一偏，足下未移分毫，掌风已然擦身而过……眨眼间，她身形立稳，仅衣袂飘飞着，一无所虑。

“啊——”

凌震宇一看，直若烈焰焚心，狂啸一声，身形又起，双掌再度翻飞，一连连环掌中的第三式“力转乾坤”展出……

玉女神笛水芙蓉在旁看得心惊胆跳，香汗透湿，两眼不时专注着凌震宇。

黑衣怪婆见掌风已到，双目一瞪，身形倏起逾丈，惊喝一声，道：

“连环掌！”

凌震宇见势，哪肯罢休，身形跟着亦蹿起，飞扑黑衣怪婆。黑衣怪婆就空一旋，身形斜飞落地，顿顿叫道：“娃儿，老姬并非不敢杀你！不过，你们放心，老姬言出必行，今夜绝不要你们的小命……”

斯时，凌震宇的身形，早已落至黑衣怪婆的面前丈余远处，并肩于水芙蓉的身旁，仇恨残毒的眼光，注视着黑衣怪婆。

黑衣怪婆又冷笑一声，用冷冰冰的怪眼，一瞥凌震宇，喝道：

“娃儿！老姬虽不要你的小命，但也要给点苦头，让你尝尝！”

说着，她枯干如爪，黝黑无比的双掌，朝向凌震宇一递一翻。

凌震宇此时早已知悉，这‘夜叉女屠慧君老魔’，武功的造诣高不可测，当下见状，大叫一声：

“蓉妹！留神！”

语音未落，二人身形疾飘起一丈有余，纵落在三丈开外。

屠慧君怪眼一闪悦色，大笑道：

“娃娃！如何？”

凌震宇怒道：

“黑婆子，你少狂妄！少爷定将今夜之辱，永记不忘，哼！总有一天，我凌震宇要向你讨回来，你等着……”黑衣怪婆磔磔怪笑道：

“娃儿！有志气，老妪可以等你十年。”

说着，她仰首一瞥，凌震宇身后，悬挂着那盏黑色宫灯的古松上，怪声叫道：

“傻小子，你还在睡！快将我老妪的那盏‘黑色夺命灯’，给我老妪拿来！”

她语声一落，即闻一声沉渴渴的声音道：

“糟老婆子，你穷喊乱叫什么？我……我懒黑虎，正……正在做梦呢！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闻听此音，互望一眼，心中颇感到诧异。

登时，二人立觉眼下一条人影一闪，就是那面宫灯近处的一棵松树之上，飘下一人。

仔细一看，只见那人，正是那黑大个子懒黑虎扁小鹊。

扁小鹊飘身落在宫灯之下，睡意犹浓的，揉了揉眼睛，也没注意到这儿的情景，埋怨地道：

“糟老婆子，你要走吗？我……我扁小鹊真倒霉……没有找到我那凌兄弟……哼！却碰上你这臭老婆子……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一听，二人又不禁互相一望，他们的心中，仍然感到不解。

黑衣怪婆立道：

“傻小子！你所要找的人，不就在这儿吗？快将老妪的黑色夺命灯拿来，别摆在那里了，我还有要事办，快点！”

懒黑虎扁小鹊一听，定睛细看此间情景，神情一怔，疾忙纵身取起那黑色夺命宫灯，“嘿嘿”笑着，大叫一声道：

“真是你们凌兄弟和水姑娘！嘿……嘿嘿……”扁小鹊在笑声中，扑身来到凌震宇的身旁，煞住飞也似的脚步，面朝三丈外的黑衣怪婆，抖手掷出那盏黑色夺命灯，道：

“糟老婆子，给你这盏鸟灯，我懒黑虎不走啦！你臭老婆子快自己走吧！”

屠慧君怪睛眨眨，咧嘴一笑，伸手抄起她那盏武林中，人见人惧的黑色夺命灯，磔声道：“傻小子，你和他俩一样，老妪放过你一条小命！嘎嘎……”

说着，她鼻笑声起，飘身落至她那头乌漆油亮的小毛驴上，双睛又是翻了一翻，怪声道：

“娃娃们，老妪少陪了！”

言毕，黑衣怪婆屠慧君双腿夹驴腹，继而吆喝一声，毛驴便身子一旋，将身形倒过头去！

屠慧君转脸一笑道：

“你这个小丫头，瞪着眼睛横什么？不感谢老妪，破题儿第一遭放生！你还恨我？哼，真是不知好歹的后生小辈！”语讫，扭转头去。

她伸手一拍毛驴肥股，磔笑道：

“迫风儿，走吧！”

语声未落，坐下毛驴，猛一昂首，放开四蹄，疾风般冲出三丈，登时，

黄尘滚滚。

“呼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水芙蓉杏目圆睁，怒“哼”一声，就在黑衣怪婆屠慧君远去十丈之外时，吹起了一声杀伐激越尖锐的笛声，箭矢般，径朝夜叉女射身扑去。

凌震宇与扁小鹊，闻声视情，心神俱惊，惶悸不已。

一息间，眼前形势大变——

谁也无法预料到，谁也无法阻止到的风暴，即将展开。

黑衣怪婆屠慧君立停毛驴，即听到被黄尘滚滚笼罩中的她，激越地冲霄一声尖叫：

“嘎！魔音断魂……”

“呼——呼——”

此时，那飞身扑去的水芙蓉，已追至黑衣怪婆屠慧君身后一丈之地，当下迅即盘膝端坐，道旁一棵古松下，宁神摄虑，满面沉凝，全力施展，吹奏出那曲魔音断魂。

旋即，官道上被夜叉女屠慧君，一骑腾奔而起的黄尘，逐渐消沉。

顿时，可无所拦阻的，将屠慧君那副神情看清，只见她满面狰狞的怒容，阴晴不定，两眼凶芒暴闪地盯着，盘膝吹奏玉笛的水芙蓉。

凌震宇与扁小鹊二人，在笛声中，竟是懵懵然地，立身在十丈远的原处，丝毫未动。

俄而，屠慧君面部肌肤，遽然扭曲痉挛地一阵颤抖，状似屏息凝气的处身在笛声之中。

她霍然怪眼一翻，暴吼道：

“女娃儿，老姬念在你这魔音断魂与我曾有渊源！……所以，老姬仍是遵行前言，放了你丫头一条生路……”屠慧君语音至此，脸孔之上，显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，疾转过头去，昂首又是一声，凄厉无比的裂帛大吼：“啊——”

水芙蓉此刻的额头，已是香汗淋漓，双眸精光闪闪，聚精会神地，吹奏着手中玉笛。

“呼——”声不绝响，叫人心胆俱裂。

屠慧君毫不在乎，疾伸枯掌，“冬”地一声响，击在坐下黑驴儿的股上，大喝一声道：

“追风儿，我们走！”

大喝之声甫落，倏而又忽起一声鬼嚎似的嘶吼。顿时，黑驴儿四蹄飞扬，黄尘腾空，迷漫天际，快似泼风而去。

戛然，水芙蓉的笛声煞住了。

……她神情恹恹地，将身躯依在背后的那棵古松干上，精光灼灼的明眸轻阖起来，萎顿不已地放下手中的玉笛。凌震宇见此情形，心知她大损元气。当下，哪敢稍作停留，跃身疾射而来。

一息，已落在水芙蓉的身旁，剑眉不由紧锁。扁小鹊睁眼也已看清，身形晃处，一缕黑影，跟着凌震宇来至水芙蓉的娇躯之旁。

水芙蓉嚤吟一声，娇躯微地一颤，满面苍白如纸，樱口微启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便自遽然萎顿倒地。

懒黑虎扁小鹊一愣，猝然之间，简直慌了手脚，不知所措地惊叫道：“水

姑娘，你……”

扁小鹊魁梧的身形，向前一俯，正欲扑将下去，凌震宇倏伸出手，将扁小鹊拦住。

扁小鹊道：“凌兄，你……”

凌震宇转头，愁容满面，对着扁小鹊幽声急道：“扁兄，水姑娘是适才全力吹奏魔音断魂时，真气元神大伤，现在丹田孱弱空虚……”

扁小鹊一听之后，心知这水姑娘分明已经濒临危境，他雪亮的眼睛中，充满祈求的神色，凝视着凌震宇，直急得满脸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

沉思有顷，凌震宇方道：

“扁兄，稍安勿躁，小弟自有办法！”

说着，速由怀中掏出一只红色的玉瓶，倒出一粒红色丹丸，俯身撬开水芙蓉的樱口，塞了进去。

当下，凌震宇刻不容缓地，轻轻扶着水芙蓉的娇躯，端坐在她的背后，眉宇微蹙地一瞥扁小鹊，道：“扁兄，现在我想用自身内家功力，为水姑娘导气归元！——烦劳你为我掠阵……大约一个时辰，即可奏效！”扁小鹊闻言，半信半疑地，点了点头。

扁小鹊道：“哦！真的吗？”

“哗啦啦”一声怪响。

随之乌光暴闪，手中一条连环擒龙爪，已然在握。他身形一晃，飞身跃向丈远处，一棵老松上，向四下俯看，如临大敌，生恐有人接近。

## 十二、黑妖狐 冶荡勾魂

凌震宇视毕，他不再言语，深吸一口气，双眼炬光内蕴，缓缓伸出右掌，平铺轻印，抵按在水芙蓉的内衣贴肤的“灵台穴”处。

登时，凌震宇潜神摄虑，暗自运起功来，进行着内家至高至深的疗养之法。

……半个时辰过去了。

一个时辰，也自悄悄地消失。

水芙蓉的脸，由苍白变成红润。

有顷，她缓缓地长吁了一口气！她感到背心处，灵台穴似有一股热流，不断地输入自己体内。

她螭首微转，闪着一双明如秋水的秀目，深情地望着，那正在以自己的功力，导气循脉，运功调息中的凌震宇。

只看一眼，聪慧绝伦的水芙蓉，已经明白这一切的情形。

她慢慢起身，悄无声息地飘出娇躯，落身在丈余之外，她回忆着自己当初吹奏魔音断魂时的情景。

忽然，在夜叉女屠慧君嘶吼声中，她感到晕眩了过去……水芙蓉喃喃自语道：

“凌震宇是为我疗伤，因此耗去不少元神，所以，现在他正盘坐运功调息着……”

正于此际，扁小鹊一声轻唤，道：

“水姑娘，你好啦！”

语音中，水芙蓉抬头看见，松树之上，跃下魁梧的扁小鹊。

扁小鹊落身在水芙蓉的面前，满面喜容，兴奋不已。明眸一转，水芙蓉道：

“扁兄，凌少侠为我行功疗伤，现在他正调息中，我们不要打扰他好吗？”

扁小鹊“嘿”然轻笑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有顷，凌震宇陡然站起身子，两眼中，闪动着一种莹然的光彩，可见他此时调息已毕。

“啊——”

他，仰首一瞥林空之处，突然发出一股抑郁而沉闷的轻啸之声。

声震松林，枝叶骤颤，簌簌作响。

他啸声未了，倏然二条人影，径朝他立身之处急速扑来。

心中一慌之际，水芙蓉却娇呼一声：

“凌兄！”

娇声未毕，她已扑身在凌震宇的胸际，含情脉脉地，仰首望着他，明眸中所散发出来的，是一种百般娇憨，柔情的眼神。

凌震宇心下一甜，也不由地轻舒双臂，搂住了水芙蓉的纤腰。

不知不觉，他垂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柔发。

凌震宇满面喜悦，一瞥见愣在一旁的扁小鹊。

扁小鹊正傻愣地，望着他俩“嘻嘻”憨笑着。

凌震宇见之，不由面色大红，忙自扶正怀中的水芙蓉，柔声道：

“蓉妹，快站好！——扁兄在笑我们呢！”

水芙蓉一听，芳心中鹿撞不已，立时秀靛绯红，娇羞的微垂螭首。

片刻，稍敛羞容，恢复如初，三人互看一眼，皆是面露笑容。

懒黑虎扁小鹊，魁梧的身躯，朝着二人趋前一步，满面憨态地望着凌震宇，沉着傻气地道：

“凌兄弟，你害我找得好苦，十天前，蛊母师父，将我遣出来，要我即刻赶到白家堡来找你，并说什么跟你一起行侠江湖。哼！谁知我去晚了一步，白家堡中空空如也了！”凌震宇追问道：

“扁兄，苗疆蛊母老前辈，近况如何？现在安身何处？”环眼一眯，扁小鹊咧嘴笑道：

“她现在和两个如仙似玉的绿衣姑娘，前往青海的祈连山了！”

凌震宇已知他所指之人是谁了。扁小鹊说至此，面容一蹙，怒道：

“她走了也好！跟她在一起除了受罪，就是挨骂，没事叫我学什么‘金龙探爪’……”

水芙蓉听了，“噗”地一笑，她忍不住地道：“扁兄，那‘金龙探爪’学会没有？”

愁眉苦脸，扁小鹊怨道：“天天挨打，挨骂，不会还行吗？”

沉思有顷，凌震宇疑容地道：

“扁兄，刚才你怎么会跟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在一起的呢？”

“哼！”

扁小鹊闻言，满面忿恨地道：

“那老怪婆是在我昨天午后，离开白家堡时，才碰到的。当时，我本以为她是正派人物，岂料地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我点了睡穴……”

水芙蓉一晒，道：

“那你为何不用金龙探爪，与这怪婆子大战一场？就轻轻松松被人点了睡穴？你的蛊母师父，若是知道，不被你气死才怪！”

浓眉一皱，扁小鹊忿然道：

“当时，我正在一个小镇的关帝庙里睡觉，谁知……”水芙蓉道：“谁知就糊里糊涂地，被点了睡穴是吗？”扁小鹊心知已被水芙蓉言中了，腼腆地搔了搔他的后脑勺，傻笑一声。

凌震宇一面含笑听着他们二人一对一答，一面内心里却怀疑着道：

“扁兄，夜叉女她怎么知道你在找我？”

扁小鹊疾言厉色道：

“等我醒来之后，满以为她是正派人物，孰料我看走了眼，她那怪驴，可真快！天才暗下来，我们就到了这里……”

他的语意未尽，立时顿住，三人皆感林中有异，心神俱是一惊。

“唏——！”一声马嘶。

凌震宇闻声一瞥，拴在左旁吃草的两匹骏骑，此刻正昂首惊嘶，心中不禁大讶。

就在马嘶声中，三人转头一望背后，朝南延伸的官道上，已从林中“嗖——嗖——”快似飞剑，凌空蹿出数条白影。

疾雨般出现的数人，顿时飘落在凌震宇三人面前，一丈远处的官道中央，一列横排，有如山岳般地，巍峨屹立不动。

同一个时间内，三人立身的地方，向北延伸的官道上，突然响起一阵辘辘的车声，人声马嘶连连，响彻在古松林区。

三人疾转双眼，电扫向远方官道上，即见溶溶的月色下，黄尘滚滚地，飞扬翻涌般，径朝林中而来。

此时，凌震宇他们已将现身而来的，数条白衣人，了然于目。

原来，来者是无常吊客师徒九人。

无常吊客还是那非男非女的打扮，一袭月白长袍齐膝，满头长发齐颈，现在双眼闪着凶芒，仇恨地盯视着面前的凌震宇等人，面露狞容地愠笑着。

而在他的身旁，两侧各自凝神沉颜，立着四个白色衫裙，面露妖冶之色的秀丽女人，他们背负长剑，纤腰处，各悬着一个长形的皮袋。

凌震宇见之，仇容立现，冷冷地道：

“无常吊客，你们来此作什么？莫非……”

“嘿嘿！”

语音未落，一阵阴笑，无常吊客阻拦道：

“娃娃，没想到吧！”

说着，他微顿话语，伸手一指北面的官道上，又道：“娃娃，你先看看那是何人来啦！——等一会儿，你自会知道，我在此现身，是为了什么事！嘿嘿……”凌震宇、水芙蓉、扁小鹊三人疾转头，径朝那人声马嘶，车声辘辘之处望去。

那月光下的官道上，滚滚而来一团黄尘，此刻已驶进松林而来。

顿时，凌震宇三人面色骤变，来人是一队数蹄飞奔的健骑，各个矫捷骁勇，神采奕奕地已经停在眼前五丈之处。坐在马上之人，色分金银两色。

刹那间，数匹骏骑倏分两起，成雁翅之形，分立官道两侧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两眼含威，冷峭已到极点地迅扫众骑一遭。

来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黑教中的蒙面的金、银香主。

而再次望深处，官道的中央，有一辆四马拉牵的乳白色的马车。

马车之前，散布着一层青色劲装，胸前白色密扣的壮汉。

这些人奇怪极了，每人的颈前、胸前垂着一串经过毒剂浸蚀，干缩制成，大如拳头的人形骷髏头骨，经此如水月色，照射之下，阴森森白惨惨地，使人觉得有如寒风刺骨，恐怖万状。

马上的骑士，各个双睛暴吐精芒，一副吃人模样，看了不禁令人起疙瘩。

在那贴近马车的周围，却是数名身披白色蝉翼轻纱的妙龄少女。

他们各个均闪动着一双精湛如冷电般的明眸，姿色却显得是那样的绝代艳丽。

而被群女所围绕中的这辆乳白色的马车，却是华丽无比，只见车篷轻笼帘纱，且又嵌金镶玉，流苏垂珠光艳夺人。

立时之间，就在这座于林中的官道上，阴气森森；杀机弥布。

在场众人，俱是双睛煞芒毕露，凝颜静立，蓄势待敌。

此刻，气氛凝结冰冻般地，沉寂如死，唯有霍霍如炬目光，在不停地无声地穿梭着。

蓦地，这片刻的沉寂，被激荡地漾起了无数道飘动的波纹。

“嘿嘿……”

无常吊客阴笑着，望了望刚赶到的金、银香主诸位，突敛目光，倏瞥凌震宇三人一眼，冷冰地道：

“娃娃！不用我说，现在你也该明白是为了什么事了！”

凌震宇满面仇恨，嘴角显出一丝冷酷，眉宇间尽现一层惨毒之色，两眼

赤红的怒焰，喷射不止。

他闻言之后，鼻中怒“哼”一声，对无常吊客所言，犹若未闻一般。

这里的一切突如其来，扁小鹊仿佛置身雾中，懵然不知道来人是谁。半晌之后，他恍然大悟，环眼一瞪，瞄了水芙蓉一眼，怒冲冲地问道：

“水姑娘，他们可是黑杀教中的鼠辈？”

水芙蓉突然听到扁小鹊如此一问，当下连看都未看他，随即猛一点螭首，跟着秀目冷峭地一扫面前的众人，然后朝着那辆马车，厉声厉色地道：

“哼！看样子，我们只有手底下见真章了！”

扁小鹊听了，憋气毕露地大嚷道：

“哧！敢情你们这群人，是要找我们打架的？好，来吧！懒黑虎接下就是了！”

“哗啦啦！”一响。扁小鹊的手兀自由腰际探去，一条乌光闪亮的连环擒龙爪，已然紧提手中。

水芙蓉见状，忙自拦住暴怒的扁小鹊，轻声道：“扁兄，等一等再打！”

心急气躁，扁小鹊忙道：

“可是……”

水芙蓉柔声低语：

“等一下动起手来，你一人接着这先前而来，穿白袍的老魔，和他身旁的那八个白衫裙的姑娘，知道吗？”扁小鹊忙自点头作答，大环眼怒火炽烈地，朝着无常吊客瞪去，而手中那条乌光闪光的连环擒龙爪，也示威似地一抖。

凌震宇星目注视着那辆乳白色的马车，冷笑抱拳道：“在下突觉荣幸至极，堂堂称雄武林一派的黑杀教，竟然如此隆重地劳师动众，前来迎接在下凌震宇，我不知……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语音未尽，蓦然听到乳白马车中，传出一串清脆无比的娇笑之声。

凌震宇闻声倏止语声，双眼眨也不眨一下，径朝马车望去。

水芙蓉和扁小鹊，也目不转睛地瞥去。

只见马车篷帘颤动，流苏轻响，抛帘而出的竟是一位，年约双十年华的少妇。

这少妇身笼翼纱，面容俏丽，肤色光滑如玉，两颊桃红，体态于翼纱的轻笼中，曲线毕露，婀娜若仙地轻移迈步，盈盈地来至马车之前。

她娇躯立稳之后，一双剪水明眸，莹光闪闪地流动着，一种欲焰焚心的冶荡之色，黛眉轻扬，仰脸朝着面前的凌震宇，娇艳妩媚地一笑。

跟着她轻挪金莲，趋前两步，倏而又止。

顿时全场之中，飘散开一缕幽香之气，弥漫在整个松林，使人闻之消魂荡魄，心神冶然，挑起人类最原始的欲念。

凌震宇忙慑心神，暗道一声：

“好个妖冶的女魔！”

此刻，那美艳若仙的少妇，轻启樱唇，贝齿外露，珠落玉盘，银铃般的声音，对着凌震宇娇柔地道：

“这位公子，敢问就是追魂客凌震宇？”

她言语依然回空之际，凌震宇双眼暴怒地瞪视着，眼射煞芒，昂首朗道：

“不错！在下正是追魂客凌震宇！”

接着，凌震宇冷然一笑，狠狠地道：

“你——你可就是那淫恶无比，人人得之而诛的‘黑妖狐’，黑杀教的教主？”

那美艳少妇，听了也不生气，却又是艳然一声娇妩无比的轻笑，双眸一瞟凌震宇，轻“嗯”了声，螭首微点，柔声答道：

“是的。我就是那黑妖狐，黑杀教的教主耿玉娇！不知你有何意见？”

说着，她娇躯微扭，丰臀轻颤，那轻纱笼罩的双乳，纤腰、丰臀、玉腿，在这如水月色下，犹如袒裨裸裎，全身赤条条的，明艳照人……

顷刻之间，也秀目微展，媚笑着又道：

“凌……震……宇……你……好……英……俊……可……否……跟……我……”

她嗲声嗲气，语意未尽。

凌震宇猝听之下，不由怒火中烧，星目中，面颊上，冷酷残毒的一闪仇恨之色，厉吼一声：“妖妇，住口！”

蓦地，黑妖狐耿玉娇，秀目微罩一层轻蔑的寒霜，明眸幽怨地一瞟凌震宇。

继而，他一扫身旁数尺远的金银香主，然后又仰首望着面前峙立待命的无常吊客师徒九人，接着她愠声地喝道：

“金衣，银衣，无常快速将这狂妄不知好歹的小辈，给我拿下来，不过，动手时小心一点，千万别伤害到他……”

她语音未毕，“唰——”地一声响，立时场中，光芒闪闪，众人手中均已长剑在握。

对方正欲动手，凌震宇右臂一举，表示稍待，他朝着耿玉娇，怒吼一声道：

“慢着，妖妇，少爷还有话要问！”

媚眼一瞟，耿玉娇轻声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”

刹那之间，凌震宇的脑海，陡然闪过一幕血的惨景——鲜红的血，像火花似地暴闪，惨叫声音，仿佛来自地狱——

凌震宇忿恨地一颤面部肌肤，怒目暴瞪着耿玉娇，狂声一笑，厉喝道：

“妖妇，十三年前，庐山天道庄中，群魔夜袭先父，‘紫金鱼鳞刀’凌世豪，你该永远不会忘记这等事吧！”耿玉娇一听，心神俱怔。

凌震宇刻不容缓地道：

“妖妇，你看这是何物？”

白绫册子拿出，黑妖狐耿玉娇，身形微地后退两步，神色既惊又怒，明眸中立现恨意，瞪视着凌震宇，抖唇惊叫一声：

“阎王帖！”

凌震宇见黑妖狐耿玉娇，完全前后判若二人，杀机立浓，狠“哼”一声，道：

“正是，你们群魔联袂签定的阎王帖，哈哈——”就在同时，凌震宇手中拿出阎王帖之际，那峙立一旁的无常吊客，神情骤然一栗，目露惊芒。凌震宇冷酷仇恨地朗笑声未毕，那耿玉娇双眼杀气倏现，立时娇叱道：“还不动手，等待何时？”

她语音方落，无常吊客当先怪吼一声：

“丫头们，上！”电闪般，白影倏晃，剑光暴射，排浪似直扑三人而来。

水芙蓉一看，纤手猛推扁小鹊，急喝道：

“扁兄快挡住老魔数人，手底下千万不要留情！”扁小鹊急答：

“好的！”

乌光暴闪，连环擒龙爪飞舞。

而金、银香主呢？

也各自飞身，凌空逾丈，飘离坐骑，金芒万丈，月光之下，闪闪一波光影，直扑凌震宇同水芙蓉而来。水芙蓉娇叱一声，娇躯疾晃，扬手抽出长剑，立时剑光暴射，腾起身形，直朝银衣香主八人，挺剑迎去。同一时间——

凌震宇怒啸倏起，双掌疾出，掌风飏然，径向扑势万钧的八个金衣香主，当头截下。

倏然，那峙立一旁观战的黑杀教教主耿玉娇，体笼轻纱的纤腰微折，樱口初绽，媚眼频展，娇声地脆笑不止。然而，她淫荡漾水似的俏目，竟是眨也眨一眼地，盯住着被围在八名金衣香主中的凌震宇身上。

此际，场中叱喝连连，马嘶不歇。

剑光掌影，翻滚如轮。

凌震宇这时已被八个金衣香主，八支金芒闪耀的长剑，围在核心。

可是，凌震宇的身形依然飘游不停，趁隙递掌，掌势沉稳，狠猛异常。

八位金衣香主，其中一位狂声喝道：

“姓凌的，大爷今日要报那数日前，古刹内一战未果之仇……”

凌震宇调侃道：“别忘了你们教主交待，千万别伤害了我！”

耿玉娇怒喝道：“少废话，快拿下！”

接着，其中一位金衣又道：

“凌震宇，现下要你尝尝大爷们，黑杀教‘八卦金剑阵’的厉害！”

朗笑一声，凌震宇狂喝道：

“哈哈，来吧！我就不信八卦剑阵，有什么了不起！”凌震宇狂傲而轻蔑的语气方毕，立刻感觉到周围剑势骤增，金芒炫目，剑气浸肤生寒。

顿时，金光万道，如网如幕的径朝着凌震宇的顶门罩下。

凌震宇狂风般猛然向后翻去，他的身形快得无可比喻，而对方的剑芒，也如八条夺目金蛇，挟着雷霆之势刺到。这八个金衣香主，毫不容情，凌震宇身手矫健，一无畏惧地周旋在高手之间。

他穿、掠、纵、横，浑身迸射着金光冷电，有如一个能呼风唤雨，驭云驾雾的天神。

那金衣香主们，按照八卦中的乾、坤、震、艮、离、坎、兑、巽不同方位，围攻凌震宇。

凌震宇并没拔剑，他仅凭着一双肉掌，和这八名香主对抗。

瞬息间，他们已互展了三十六招。

“哈哈！”

凌震宇仇恨残毒地狂笑一声，身形倏然转动，将先天气功运至双掌，排狂涛，激怒浪，以掌风在身旁布成一层无形的气墙。

“啊——”

忽然，一声尖锐的惊呼，滑空而过。

凌震宇闻声，心下遽惊，一丝意念泛起：

“我要速战速决！扁兄和蓉妹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……”

电掣之下，凌震宇意念已定，激昂一声怒啸，身形疾然如鹤一般，趁隙

蹿起，冲空而上，怒喝道：

“小子们，给我躺下吧！”

他声出掌击，身形就空回旋一折，吼声未落，掌出如电，迅速施展连环掌中的第三式，“力转乾坤”。只见凌震宇的双掌狂飏，“飒！飒！飒！”狂蜂嬉蕊般，席卷八人手中长剑。

“呛！”然一声大响。

原来，有一位金衣香主的剑，被凌震宇扣住，他即借这一柄剑，圈上其他的七柄，顿时星火迸射，手腕立刻觉麻痛不已。

须臾，凌震宇落地分袭八人胸际。

站在华丽马车前的黑妖狐耿玉娇，秀靛立变，惊容密布，骇然一声疾呼：

“金衣，留神！”

谁料，呼声未落，八人虽然知情，可是想撤身避过，无奈已是不及。

“砰！砰……”

一连数声中掌之声。

接着，如猪被杀般的惨嚎，凄厉尖锐地滑过夜的长空。

几道金影飞出，被击中的金衣香主，飞落在场外松林深处，各个口吐鲜血，脸孔模糊，惨不忍睹地瘫痪晕厥过去。

这也不过是瞬息间的事，凌震宇一招力转乾坤，竟然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八卦金剑阵，实在非常人所能，只因为他是凌震宇。

他一式奏功，赤红的星目，迅扫场中情形，只见扁小鹊，手中一条乌光的连环擒龙爪，犹如矫龙行空般，疾舞正烈，嘴中嚷嚷叫个不停。

这时，凌震宇转眼又瞥，那被围困在银衣香主八人中的水芙蓉，不禁面泛骇人之色。

原来水芙蓉已处在险象环生之境，只见她脸现苍白，香汗淋漓，娇喘不已，步法招势，均已缓缓迟滞，只怕不能再支持三招五招。

当下，凌震宇毫不犹豫，大吼一声：

“蓉妹，我来助你！”

语音未了，凌震宇飞身电射，加入在战圈之中，力敌银衣香主八人。

水芙蓉在萎顿中，忽然听到凌震宇朗喝之声，芳心一喜，精神大振，手中长剑突射一道银虹，疾然翩飞起来，径取对方要穴。

凌震宇看准微隙之地，疾闪身形，进入八个银衣香主的剑圈中，星目暴闪，两道凌芒，电旋扫掌，奋力抢攻。而那旁的扁小鹊，傻声傻气地嚷道：

“老怪物，让你尝尝我蛊母师父传给我的金龙探爪！”无常吊客闻言，怒“哼”一声，道：

“黑小子，待我先送你回姥姥家吧！”

懒黑虎扁小鹊“嘿嘿”一笑，旋身一抖乌亮的擒龙爪，扫向身后左右游走飘忽，剑影闪闪，招招专取八个白衫裙的年轻少女的要害。

这当儿，无常吊客狞容倏泛，双睛暴吐寒芒，杀机浓浓地沉喝道：

“黑小子，接着我这掌吧！”

懒黑虎扁小鹊已展开了擒龙探爪的招式，立刻觉得无常吊客巨掌迫至，他不敢怠慢，身形滴溜溜的一挪，躲过挟雷霆万钧之势的来掌。

“嘿！”他一声虎吼。

擒龙探爪就空一折，一道乌光，“哗啦啦”，闪电一般，径截无常吊客颈间的“咽喉”。

扁小鹊一爪掷出，睁大环眼，乱嚷乱叫道：

“老怪物……服不服，我黑大个懒黑虎扁小鹊？”

无常吊客火冒三丈，满面怒容，“呸”了一声，步法骤移，双掌疾然印向扁小鹊胸际的“将台”。

扁小鹊微微一笑，一扬连环爪头，兀自卸去来掌掌劲，欺身缠向无常吊客面门。

接着，扁小鹊又大喝道：

“老怪物，休想！”

无常吊客师徒九人，围攻一个扁小鹊，居然无效。当下，心中不由大吃一惊，窘容毕现，适才那一攻必克的锐气也减去大半。

眼见无常吊客要被扁小鹊的擒龙爪，缠住颈头。

无常吊客也非泛泛之辈，心中虽然忐忑不安，但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身形本能地一闪，仅分毫之差，扁小鹊的一条擒龙爪，“呼”地一声，落空扫过。

“退！”八位银衣香主中，有一个疾叫。

正在此际，围攻凌震宇与水芙蓉的八个银衣香主，银光一闪，分身跃落丈余之处。

原来，凌震宇又是暴吼一声，旋身再施出一招力转乾坤。

只因，黑杀教中，八个银衣香主，突然瞥见凌震宇眼露凶光，怒吼声随之而起，身形凌空已知来的招非同小可。

所以在他旋身出掌，排山倒海，疾坠分袭而来之际，早有其中银衣一人急喝道，因此八人同撤身形，飘退逾丈。

凌震宇就在这招未果，坠身而下的一刹，闪睛看见水芙蓉，娇容萎顿，身形晃动。不知所措，凌震宇暗道一声：

“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思忖间，身形立稳原处，旋目疾视全场。

此刻，那身笼轻纱的黑杀教教主耿玉娇，这时已是花容失色，黛眉紧锁，秀颊上，依然罩着一层寒霜的冰冷之色。

然而，她却无一丝一毫动意，仅只是秀目含威，冷峭逼射地瞪着，怒火炽燃中的凌震宇。

凌震宇垂目一瞥，身旁的水芙蓉，心下不禁暗吃一惊。斯时，水芙蓉已萧穆万分，盘膝端坐，在适才被困的场中，她明眸中湛然地闪射，两道如炬的寒芒，秀靥带笑，怒视黑杀教教主耿玉娇。

凌震宇心中已悉，现下的水芙蓉，欲作什么。是以，他暗下敛神息虑，随侍在侧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遽然，一股尖锐激越的笛声，游旋于斗场的夜空之中。乍闻笛声，在场众人，除了凌震宇一人之外，其余的人，均面色一变，似是都被这“呜——呜——”，穿心裂腹的笛声，震闭周身百穴一般。

激战中的懒黑虎扁小鹊，大环眼傻瞪瞪的，突然停战了！

无常吊客师徒九人，也像中了邪似的，抱兵息鼓。笛声依是劲锐无比，激回于场中。

突然，黑妖狐耿玉娇，目含惊疑之色，杀气毕露，敛气祛虑，疾然盘膝坐下，双眼微微合阖，沉容凝颜地，运起一种上乘的内功，倾力抵住这侵骨

蚀髓，劲锐万钧的笛声。

而扁小鹤满头大汗，面显苍白之色，身躯不支地一晃，眼看就要栽倒当场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”

扁小鹤的喉间，发出一种异声。

他瞪眼咧嘴，痛苦万千的，伸手入怀，掏出一支墨黑玉瓶，倾出一粒乌黑的丹丸，迅速无比地塞入自己口中。

蓦地——

北面的官道上，黄尘滚滚，蹄声“得得”，朝着正南松林，飞驰而来。

月光下，凝神朝着飞扬的黄尘望去，约莫可见飞驰而来的，是一匹乌黑乌黑的健驴，驴上坐着一个黑衣老太婆。

不一会儿，一骑人驴，来到松林外十丈之处，一声苍哑的吆喝声，倏停飞蹄。来者正是那去而复返的“夜叉女”屠慧君。

她老脸紧绷，面现怒容，望着松林之中。

而也就在此刻，松林的正南方，约三里许的官道上，也有两条人影，如矢飞奔朝松林而来，他俩轻功之高已在武林排名之内。

这林中即将平息下来，在场众人，对林外之事一无所觉。

倏然，水芙蓉的笛声停了下来。她粉腮依然是沉凝，萧穆，杏目圆睁，仍含冷峭的杀芒，酥胸起伏，急遽地娇喘着。

这时候，凌震宇心神为之一松，他急忙深吸了一口气，转眼一望身旁端坐未移的水芙蓉。

他不看还好，一看之后，心下不由大吃一惊！

只见，水芙蓉此时，微阖着秀目，不生一言，默默调息着。

现在，他已经明白，水芙蓉为了拚力吹奏那曲魔意断魂，克制顽敌，真元消耗。所以，端坐未起，暗自运功，调息归元。

然而，也就在此时，那黑杀教教主耿玉娇，已经缓缓站了起来。

她一闪双眸，狠狠地盯着凌震宇，和那盘膝调息的水芙蓉，……半晌未响，眼含杀机地，露出一丝狞笑。随之，她款款一挪那曲线毕露的娇躯，微微地颤动着，冷冷地道：

“凌……震……宇……老娘恨你入骨……不错！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老娘参加了一次武林中，一桩大快人心的歼仇之战……哈哈——”

说着，她双眸突然闪出两道煞芒，纤腰微摆，乳峰，丰臀颤抖，娇媚而淫毒地发出一串尖笑。

凌震宇闻言之下，怎么不令他面泛仇恨之色，心中倏涌杀机呢？

他又看见，当年那群魔攻他父亲时，一场血淋淋的惨剧。

然而又回忆着，那救他脱离魔掌的恩师“七禽叟”，在他别离前，为他述说，当年那场惨不忍睹的景象。使他时时刻刻想着、念着复仇，杀尽天下所有的杀父仇人，以祭父亲在天之灵。

“啊——”

无常吊客突然大喝一声。

懒黑虎扁小鹤，疾一旋身，大嚷道：

“老怪物！还想大打一场吗？”

语毕，他大环眼乌油油地，死盯着无常吊客，眨也不眨一下。

### 十三、火灵官 来至幽冥

黑妖狐耿玉娇，忿忿地望着凌震宇，幽幽地道：

“凌震宇，我想你会懂得我为什么，这等迁就你，唉！在你这生命即将结束之前，我……我会给你一丝柔情……让你在这短短的人生过程中，享受一次极其原始，而且美妙、刺激的享受。”

说着一顿，她迅速又道：

“凌震宇，你太年轻……到时候，也许要我教导你一番呢！哈哈——”

语毕，她缠绵动人地一笑，目光中又流露出，一种冶荡的神色；她现在在媚笑的眼神，正狂热地、贪恋地盯着凌震宇。

凌震宇脸似寒冰，两眼如电，他对黑妖狐耿玉娇的挑逗，视若无睹，而她那嗲声嗲气的媚态，真有些令人作呕。

在他的面颊上，突然浮出一丝冷酷、仇恨惨毒的笑意。

继而，凌震宇狂傲地喝道：

“你死到临头，还不忘淫恶？哼！现下，少爷已无话对你说了，三招之内，定取你命！”

黑妖狐耿玉娇，尖笑一声，双眸凌芒暴射，轻蔑地道：“凌震宇，这不是唱戏，你以为那么容易？”凌震宇厉色地道：

“我们不妨试试看！”

耿玉娇听后，粉腮一沉，身躯向后倏撤三尺，展目无语地望望他，像是在想着什么？

凌震宇狂傲地扬眉，冷冷一笑，道：

“你害怕了？”

话声甫落，挥身而上。

“站住！”耿玉娇及时厉喝道：

“凌震宇，什么叫怕？何况，动起手来，鹿死谁手，还不知道，你敢断言？不过，我不愿死在这荒林旷野的地方！”

凌震宇倏然止步，大喝道：

“你想死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死在我黑杀教中的香闺中。”耿玉娇幽幽地道：凌震宇微思之下，轻蔑一声冷笑，道：

“哼，你倒想得不错，可惜我不会容你啦！”“凌震宇！难道你也怕了吗？”

“哈哈！怕？怕你？”

耿玉娇立道：

“如你不怕，三日后，深夜请来敝教……”

凌震宇剑眉一轩，星目微转，毅然朗道：

“好！我就多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后的深夜，少爷即赴你的淫窟，收你性命！”

耿玉娇粉腮突泛悦色，明眸冶荡荡地微转，望着凌震宇嫣然一笑，嗲声娇道：

“银衣速将金衣扶上马去！”

说罢，微仰螭首，娇躯一挪，望着凌震宇与水芙蓉身后，那正与扁小鹊僵持峙立的无常吊客，缓缓声道：“无常，我们走吧！”

无常吊客闻言，并未言语，只是双睛暴瞪，望着黑妖狐耿玉娇发呆。

扁小鹊见景，大嚷道：

“老怪物，你还不动！难道还想和我懒黑虎大打一场不成？”

水芙蓉此刻睁开秀目，眼中煞芒逼视着场中情形。当她看清一切，心中已经有数，于是微启樱口，两眼一闪威凌之色，娇叱一声道：

“黑妖狐，你想得倒好呢！姑娘会这么容易让你走吗？”凌震宇一听，立知水芙蓉调息已毕，但因事发猝然，他急忙转回头，望了一眼水芙蓉，正要出言拦阻之际——耿玉娇媚笑一声，冷电似地望着她，狞笑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我并无旧仇宿怨，你……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水芙蓉依然端坐未动，明眸狠狠地盯着耿玉娇，鼻中微“哼”一声，怒叱道：

“你我之间，说来并无仇恨，但……凡是与我震宇哥有仇的人，也就是跟我有仇。所以，我的笛，跟你有仇，我的剑也跟你有仇！”黑妖狐耿玉娇，冷然一晒，道：

“原来，你这小丫头是吃醋了！”

说着，她一瞥凌震宇，粉腮上，又是冶荡荡妩媚的一笑。

此刻，水芙蓉回眸一看，那仍围绕着她而立的银衣香主，又狠狠地对耿玉娇叱道：

“黑妖狐，你座下的银衣香主，曾经赐赏过姑娘一剑……”

说至此，语音一顿，怒道：

“姑娘，如今是要索那一剑之仇！”

笑颜不减，耿玉娇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三日后，你也跟凌震宇到我黑杀教总坛来就是了。”

怒“哼”一声，水芙蓉娇嗔道：

“你休想，今夜就是你丧命之时！”

此言一出，全场的人，皆为之一颤。

水芙蓉言毕，疾然垂目一瞥玉笛，纤手倏抬，顿时，一丝轻若游丝的笛声，缭绕在众人耳畔。

缕缕的笛声，开始很轻柔，就仿佛白云下，青山上，一缕清泉缓缓流过，令人心里充满空静和欢乐。随之，疾转激昂，杀伐声起，一时战云密布，鼓鼓震天。

而就在水芙蓉笛声倏转之时，松林北面，突传一声如夜泉般的长笑。“嘎嘎……”

长笑之声，滑空而过，声若裂帛，干嘶刺耳至极。突然，随着长笑之声，一团黄腾腾的飞尘，风卷败叶一般，即由耿玉娇的一队人马后，官道之上，直朝众人箭射而来。

飞扬翻滚的黄尘未消，众人举目瞧去，眼前一条黑影一闪，就见那团翻滚而来的黄尘之中，飞起一个全身尽黑的矮小之人，眨眼已临众人头顶之上。

“嘎嘎……”

凌空落下的那人，停住了那声如夜泉般的怪笑。顿时，耿玉娇的身旁，突然多出了一个人。

来人身形未稳，咧嘴急叫一声，道：

“娇儿，不可逞强，这丫头的笛声，乃是魔音断魂，现下立刻下令走吧！”

凌震宇与那扁小鹊，早将来人看清，她就是停在十丈外的“夜叉女”屠

慧君。

耿玉娇闻言，神情疾振，粉腮一惊，娇躯微晃，启口喜道：

“师父！是你老人家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她紧紧扑身过去，依在黑衣怪婆的怀中了。屠慧君先笑着轻抚着怀中，黑妖狐耿玉娇肩膀，道：“一切由师父在，别担心！”

随即展目狠盯着面前端坐吹笛的水芙蓉，厉喝道：“丫头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！休怪得我老姬，对你下狠手了！”

她语音未了，只见扬手抖出一缕乌光，闪电般地朝水芙蓉面门射来。

凌震宇双目电射寒芒，当下不敢怠慢，飞身疾扑，用掌劈下袭击之物。

身子起飞之快谁也没有看清，只听见——

“冬！”的一响。

袭击之物，已坠落在水芙蓉面前一尺处的官道上。凌震宇怒目一扫屠慧君袭击之物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怒声喝道：

“好个歹毒阴狠的怪老婆子，居然用铁宫灯来伤人！”气定神闲，屠慧君咧嘴狞笑道：

“娃娃，你劈了我的铁宫灯，究竟与老姬的徒儿，有何深仇大恨，说来我听听！”

勃然大怒，凌震宇忿然道：

“我跟她有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屠慧君闻言，惊目望着身旁的爱徒耿玉娇，缓缓地问道：

“老姬怎么从没听说过，娇儿，是有这回事吗？”黑妖狐耿玉娇螭首看着屠慧君道：

“师父！我……”

屠慧君道：“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快说！别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的！”

黑妖狐耿玉娇一听，颌首微笑。面色一沉，屠慧君道：

“娇儿，那你今日可要还这娃娃一个公道，免得武林中人笑我们师徒，以多欺少！”

耿玉娇秀目轻扬，瞟了凌震宇一眼，轻声对屠慧君道：“师父，我刚才就答应他，在三日后，于黑杀教的总坛，还他一个公道！”

屠慧君脸上显出一丝神秘而奇怪的神情。

这种神情也许是喜色，也许是忿怒，没有人猜测得出她心里到底想什么。

黑衣怪婆屠慧君她可知道，这种神情代表着什么。未待耿玉娇语毕，立时问道：

“那娃娃答应你了吗？”说着，无意中又朝凌震宇望来。横送秋波，耿玉娇答道：“他已经答应了。”屠慧君双眼暴瞪，望着凌震宇厉喝道：

“娃娃，你既然答应了，为何还这般无理取闹？该不是得理不饶人吧！”

凌震宇心中一想，反正是百口难辩，于是，忿忿喝道：“我凌震宇一言九鼎，你们赶快滚吧！”

耿玉娇闻言，俏目之中，闪露出一丝冶荡的笑意，她抬头望着怒容满面的屠慧君，柔声细语说道：“师父！你多少年来，难得看我一次，现在没有事了，我们暂且回总坛吧！”

屠慧君一敛怒容，转眼望着耿玉娇，然后一扫周围教中之人，两眼又微现惊色，道：“娇儿，你快回到马车上，待我将你教中的这些孩子们，穴道解开……”

耿玉娇身躯微移，转过脸来，展目一瞥凌震宇，樱口初绽，又是消魂荡魄的一笑。

随着，娇躯婀娜地扭摆着，纤手不停为周围呆立的数名妙龄少女，拍开穴道，这才进入那辆华丽无伦的乳白色马车之中。

屠慧君语音方落，就见她身形倏晃，直若是一缕黑烟盘绕，游行在那些被水芙蓉笛声震住的教徒之中，替他们解开穴道。

当众人穴道被解，各个又是双眼暴张，由他们的眼光之中，可看出悸惧之色犹在。

而那端坐在官道旁的水芙蓉，也不知何时，将玉笛放了下来。

屠慧君解开穴道后，身形依然在马车前，满面狞色地望着凌震宇与水芙蓉，怒声喝道：

“娃娃们，老妪的黑色夺命灯，如今又出现，不过还是那句老话，暂时将你们小命保留，一日后……嘿嘿……”说着，她双眼立张杀机，仰首咧嘴，响起一串嘿嘿的阴笑。

这时，就在屠慧君的笑声中，水芙蓉立起身来，站在凌震宇的右方。

而扁小鹊环眼一闪，身形疾挪，倒提着乌光闪亮的链子爪，来至凌震宇的身左。三人并肩地峙立着，六只闪闪灼灼的明眸，凝定地仇视着屠慧君，及黑杀教中的众人。

屠慧君不屑地一“哼”，转头朝着华丽的马车说道：“娇儿，下令，我们回去。”

语毕，耿玉娇轻掀开嵌金镶玉，流苏垂珠的车帘，露出一张俏丽绝代的秀脸，转目一扫全场中众人，喝令道：“银衣，速启程回总坛！”

八名银衣香主躬身答道：

“遵命！”

语音甫毕，人头攒动，马嘶车响，倏起一阵喧哗。片刻之后，黑杀教中回程的阵式，已经站妥，数骑人马，以及，那辆众女围绕，四马拉牵，乳白色的华丽车马，均已掉头而去。

那无常吊客，斯时也已率领着他座下的八名白衣裙的女弟子，闪身跃到黑妖狐的车马之后。

屠慧君仍然面对凌震宇三人，屹立未动，她身旁却是黑影一闪，一头乌黑发亮的小毛驴，不知何时跑到她身边。当下她回过头去，嘶哑地朝华车之内道：

“娇儿，先走吧！老妪有追风儿，不用片刻我会追上你们的！”

屠慧君说罢，车中一声娇应之后，道：“银衣，开路吧！”言讫，众马一声轻嘶，泼蹄而去。

一时间，官道上，黄尘滚滚，车声辘辘，这群黑杀教徒，飞云驰月一般，绝尘而去。

眨眼间，黑杀教的一行人马，已在百丈之外。

屠慧君此际倏然仰首一阵鼻笑，顿时，伸手指着面前官道上，她适才现身之时，抖手飞出一道乌光而来的“黑色夺命灯”，磔声说道：

“娃娃们，这盏宫灯你们留下吧，三日后，你们再还给老妪，嘎嘎……”

她语方尽，咧嘴发出一串怪笑。

笑未完，只见身形一晃，飘风般落到驴背上，转头抖缰，黑驴一声长嘶，四蹄泼风，朝着方才马车方向去向，扬长而去！

就在这时，三人不禁大吃一惊，身形倏然都往后撤退数尺。

原来，三人俱察，凌空迎面袭来的一条金影。

倏忽间，三人身形未稳，即见那突袭而来的金影，直若流星似的，眨眼功夫就飞落在面前的官道上，那盏黑色夺命灯旁。

三人都吃了一惊，展眼细看，眼前所呈现的，竟然出人意料之外。

原来，有一个老者，纵落在三人面前。

这突现的老者，红发狮鼻，浓眉大眼，满面笑容，身穿一袭曳地灰袍。

而那先前飞射而来的一条金影，竟是一只全身金毛闪闪的火眼金猴。

此刻，它正蹲伏在屠慧君留下的那盏黑色夺命灯旁，更奇特的，是这只长约尺许的火眼金猴的手中，拿着一面令牌，上面绘着一幅太极图。

凌震宇、水芙蓉与那扁小鹊，正对这突现的老者与金猴，发怔之际——

突然，又由背后松林之外，飞射而来两条人影，其速度之快，无以言喻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那两条人影，已来到三人身后丈地之远。

两人飞快的脚步，忽然停止了。

此刻，凌震宇三人面前，那位先前而来的，一猴一老，正双眼炯炯地，注视着他们的身后。

莫非他们身后有什么？

凌震宇、水芙蓉与扁小鹊，电忖间，已觉身后有异了。

在三人心想旋身一看的刹那，突然，背后传来三人皆觉得熟悉的口音。

旋即，一声嘻笑，接着大嚷大叫地道：

“哈哈！好你们三个小免蛋，原来全在这儿呐，害我老婆子找苦啦！”

但也就在这声音，暴起之际——

凌震宇三人，早就转过身来，展目一瞥，来人正是银拐婆婆麦晋芬，与那位蓬头垢面的老叫化子。

银拐婆婆又嚷又叫，一语方毕，面色一沉，铜铃眼微惊地一瞪，兀自望着，三人身后的，那个一猴一老，发起怔来。而那与她同来的老叫化子，此时也不例外，他双眼暴闪，两道惊芒，觑定着那前来的老者发愣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立觉得银拐婆婆和老叫化子裘羽，神色讶然，定有蹊跷。

所以，也不约而同，回首一望，那先来的老者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但是，奇怪的是，那老者也正含笑着，望着银拐婆婆，与裘羽二人。

懵懂的扁小鹊，对此刻的情形，混然未觉。

当下，一见来人中，有一个是他见过的银拐婆婆，不由喜上心来，大环眼一瞪，就咧嘴“嘿”的一笑，兀自大嚷道：

“我以为是谁，原来是银拐婆婆来了！”

他环眼连眨两下，又嚷道：

“银拐婆婆，我……我们这儿，遇见鬼啦！”说着，扁小鹊转头一指，嚷嚷道：

“你看！方才我们刚打跑了黑杀教中的一千人。”然后又暴瞪着大环眼，继道：

“突然，从天上掉下来一只火眼金猴，冬！紧接着，又从天上掉下来，一个红发老头……”

懒黑虎扁小鹊，指天划地地大嚷着。

他语音至此，大环眼突地一瞪，立将话顿住，忙自转过身来。

凌震宇和水芙蓉的心里，也是百疑不解，思忖未定，所以对这适才扁小鹊一阵狂嚷猛叫，也未加拦阻。银拐婆婆与那老叫化子，就在扁小鹊大嚷中，二人双肩微晃，身形已来到凌震宇三人身旁，满面肃容地，望着那位老者。

这时候，双方都是一言不发，默默地对峙着。此刻——

扁小鹊大环眼一眨，“哗啦啦”一声响，兀自由腰间抽出，他那条乌黑发亮的链子爪，瞪眼咧嘴地，朝着老者暴嚷道：

“红发老头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有什么话，你就赶快说，我……我扁小鹊的睡瘾又发啦……”

正说至此，银拐婆婆忙拦阻扁小鹊，道：

“傻小子，你安静些！”

银拐婆婆脸色疾敛，衿衽一礼，恭谨地朝着面前那年逾古稀的老者，轻哑地一笑道：

“老人家，可是数年前落难在黑杀教的‘火灵官’鲁道亨？”

老者闻言，慈祥一笑，宏声地道：

“哈哈！岭南侠女眼力果然不差，老朽正是鲁道亨……”

语声甫落，银拐婆婆同那老叫化子，二人同声说道：“恕晚辈未察仙驾之罪！并请宽恕适才孩子们，对您老的鲁莽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火灵官鲁道亨，仰面一串喜悦地朗笑。

银拐婆婆一听鲁老先生，一串朗笑，内心中的紧张，方松懈！

鲁道亨浓眉一轩，望着扁小鹊，笑道：

“孩子，抬起脸来，望着我，我有话要说。”语毕，麦晋芬转目一望扁小鹊，笑嚷道：

“傻小子！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有过必改，才是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原来，扁小鹊一见麦晋芬对此人，都是这样毕恭毕敬，自己竟不知好歹，瞎眼乱嚷胡说了阵，心中突然觉得有些愧意。

虽然，他对此人还不知底细，可是究竟莽撞了一点。扁小鹊迟缓地抬起头来，一敛满面愧疚之色，仍是痴憨傻气地，闪着一双大环眼，望着鲁道亨。

斯时，麦晋芬和凌震宇等五人，均是注定了鲁道亨，百般希冀地等他发话。

有顷，火灵官鲁道亨，面色遽肃，沉声说道：“老朽夫妇二人，虽是罹难黑杀教五十多年……唉！屠慧君，至今为了她那两株……”

他语音至此，面现颓然地，煞住后面的语意。继而，他两眼愤然暴张两道凌芒，一扫他面前的凌震宇和水芙蓉，愠然自语道：

“哼！反正，我不要那老魔如愿已偿！”

他顿了顿，一指凌震宇与水芙蓉，转目朝着银拐婆婆问道：

“这两个娃娃，可是与你在一起的人？”

麦晋芬望着凌震宇二人，忙道：

“这男娃儿，是关外七禽……”神色一紧，鲁道亨摆手拦阻道：

“侠女，不必言细，老朽时间不多！”

说着，他悦色又现，望着凌震宇道：

“你们俩人，可愿与老朽同行？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从鲁道亨出现到现在，除了惊讶外，不知说什么才好！如今又听到鲁道亨说的话，二人更加一愕。二人不知所措地，各自朝麦晋芬投以祈求的眼光，他俩都希望银拐婆婆，能给自己一个很满意的意见。婆麦

晋闻言现情，心中早就有谱，所以，当凌震宇和水芙蓉，征求她的意见时，她忙自将那铜铃眼，望着二人，极表赞同地眨了两下。

火灵官鲁道亨，早将此情，看了眼中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侠女，答应不答应，都不勉强，老朽先行一步，如愿与老朽同行，速让这俩娃儿，出了这松林后，往北走约里许处，有一座荒废的坟冢，到了那里老朽将遣金猴引导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语音未尽，他垂目一瞥，立于那盏黑色夺命灯旁的金猴，忙道：

“猴崽，我们走了！”“了”字未出口，他身形微晃，淡烟一缕，眨眼已失踪迹。

那只火眼金猴，随着也是一缕金影，尾随其后，射向林外而去。

麦晋芬与水芙蓉等五人，凝神静虑，目送走鲁道亨，与那只金光闪烁的火眼金猴之后，都是惊讶不已，良久仍旧望着鲁道亨消失的地方。

那火灵官鲁道亨，离去的身形之快，竟然是五人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地一种高超绝伦的轻功绝技。也许，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如此高的轻功。尽管麦晋芬与她身旁而立的老叫化子，俱是武林中的奇人异士，但见了此技都当场愣住了。

何况别人，别人更不用说！

有顷，麦晋芬才回眸一瞥，官道中央，那盏乌黑的夺命灯，铜铃眼一瞪，望着凌震宇，惊讶道：

“小伙子，这盏黑色宫灯，可是那女魔屠慧君所留下的信物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说给我老婆子听！”麦晋芬哑着喉咙一嚷嚷，大伙都被她惊醒了过来。懒黑虎扁小鹊闻言，首先指手划脚，答道：

“婆婆，我……我懒黑虎都知道，由我来说给你听！”银拐婆婆麦晋芬，铜铃眼一瞪扁小鹊，双眉紧皱，没好气地喝道：

“傻小子，你还是一边凉快吧！”

“为什么不让我告诉你吗？”扁小鹊莫名其妙地道。“你废话太多，叫我受不了。”麦晋芬道。

接着，她望着凌震宇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简简单单地说一下，就成了！”凌震宇闻言，一瞥身侧静水芙蓉，才将那晚离开白家堡之后的事，简略地述说了一遍。

麦晋芬静静地聆听至此，兀自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奇怪，我与这老要饭的，为何突然失踪是不是？”

凌震宇忙自点了点头道：

“是的！”

这时，银拐婆婆麦晋芬恍然记起，回头一看自己身侧，那位蓬头垢面，鹑衣百结，背背一只红色酒葫芦的老叫化子，转头又朝凌震宇同扁小鹊，咧嘴一笑，嚷道：“小伙子，我一直也没有空暇，为你介绍这个老要饭的呢！”

扁小鹊抢道：“我懒黑虎认识他，他……他爱喝酒！”麦晋芬铜铃眼一瞪，轻叱道：

“傻小子，你跟我老婆子捣蛋，是不是？”

扁小鹊见麦晋芬有些光火了，于是，偷偷地白了她一眼，作着敢怒不敢言的鬼脸，闪身避在凌震宇的身后，不发一言。

水芙蓉美眸一闪，望着一老一小，针芒相对，滑稽梯突的模样，竟也忍

不住地“噗哧”地笑了。

老叫化子此时也微笑，望着扁小鹊，垂脸噘嘴的惨模样。

脸色一缓，麦晋芬笑道：

“小伙子！这就是‘侠丐’裘羽，裘老前辈。”凌震宇一听，忙上前拱手见过。

懒黑虎扁小鹊一眼看到麦晋芬正在瞪他，当下噤嚅地，也向侠丐裘羽拜见一番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银拐婆婆麦晋芬绷紧着面孔，望着懒黑虎扁小鹊的窘态，又傻又愣，不由一松面孔，也禁不住地，哑声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侠丐裘羽老叫化子，原来也是位疯疯癫癫的人物。正待大家笑过一阵过后，老叫化子裘羽一对缝眼，望着麦晋芬，笑嘻嘻地道：

“老婆子，老叫化子的酒虫又作怪了！”

说着，他转眼一看扁小鹊，接着又道：

“这傻小子的睡虫也上来了，我看这里的事快点结束算了！……老叫化子也好找个镇落，喝一顿陈年花雕，这傻小子也该找个地方，睡上一觉！老婆子，你以为如何？”懒黑虎扁小鹊一听，要找个地方让他睡觉，从心里头高兴地大叫起来。

“我赞成裘老前辈的建议！”

他瞪着大环眼，傻望着麦晋芬。

麦晋芬不慌不忙，觑着老叫化子裘羽，笑嚷道：“老要饭的，你再忍耐片刻吧！”

说着，她对凌震宇一笑，接着道：

“小伙子，在白家堡中，你们追那天外飞煞聂元霸去的时候，老婆子与老要饭的，也就在那节骨眼，又发现怪事了！”

语意至此，她顿了顿，铜铃眼一翻，续道：

“发现了那桩怪事，当下我们都大惊失色，谁会料到，就在老婆子身后的衣服上，贴了一张白绢，白绢上面密密麻麻，写着数行黑字……”

这时，凌震宇、水芙蓉与扁小鹊三人，一闻竟有如此怪事，心中也不由吃了一惊，各个张口结舌地，望着麦晋芬这不可一世的银拐婆婆。

停了片刻麦晋芬继续道：

“你们不要奇怪，那人的武功可比我老婆子强多了！”这句话，不用她说，大伙心里也有数。

麦晋芬道：

“当下，我与老要饭的，展目一瞥，那张字条，心中又是一惊，那时这才知道，老杂毛与老妖医，他们俩人早就被黑杀教，那位小狐狸精耿玉娇，秘密地掳走了！”凌震宇这才知晓，原来二人突现白家堡，就是如此。于是，他满面疑容地抢道：

“婆婆，怎么那玄真道长，与青城妙手老前辈，会陷身在白家堡呢？”

“被他们掳去的。”银拐婆婆忽地怒声大嚷。

扁小鹊听了，雷吼一声，情急地暴嚷道：

“什么？我师父被他们捉去啦？婆婆，我师父现下真的在黑杀教？”

铜眼一翻，麦晋芬愠声道：

“是的！你要怎么样？”

血脉奋张，扁小鹊急吼道：

“我要去黑杀教，把他们杀个精光，救出我师父来！”

他语声未落，大环眼立张杀芒，“哗啦啦”一声响，抖出连环擒龙爪，身形倏晃，拔腿就跑。

银拐婆婆麦晋芬铜铃眼暴瞪，满面怒容，早就算准了傻小子扁小鹊有此下策，所以即忙伸出手，抓着正欲前冲的扁小鹊的臂膀。

继而，老脸紧绷，她怒冲冲地嚷道：

“傻小子，就凭你这点本领，想单人匹马地独闯黑杀教？我看你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！”

怒火焚心，扁小鹊暴吼道：

“婆婆，你有什么主意，就痛快说出来，别在这里穷卖关子！”

老叫化子裘羽一见此情，眯缝眼盯着扁小鹊，笑嘻嘻地道：

“傻小子，你先安静一下！现在，要紧的还是让他们两个，去赴方才火灵官的约会……”

说话间，裘羽已将视线移向凌震宇和水芙蓉。

一听此话，扁小鹊也安静下来，两眼直直地望着二人。

麦晋芬依然抓住扁小鹊的臂膀不放，但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

突然，麦晋芬两道蚕眉一轩，闪睛注定了面前官道中央，那盏漆黑色的铁宫灯，沉言说道：

“夜叉女屠慧君，她也有几十年未现江湖了，她这盏黑色夺命灯，曾经镇慑武林数十年。”

银拐婆婆顿住，“唉！”喘了口气，继道：

“她共有四四一十六盏夺命灯，每盏都坚固无比，而且也其毒万分。”

大伙聚精会神，仔细聆听着，麦晋芬津津乐道：

“当年，那魔婆曾经一手抖出一十六盏夺命灯，死在她灯下的不下十余高手，而中灯之人，走不过三步，就气绝身亡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疑容满布，望着凌震宇、水芙蓉二人，又道：

“今天不知是你们侥幸，还是她格外开心，竟这么便宜地放过你们？要知道，武林中人，有哪个见此灯不畏惧三分？”

言讫，凌震宇与水芙蓉双眼微露惊色，注视着麦晋芬，一语未发。

这时麦晋芬已将扁小鹊松开。

扁小鹊环眼眨眨地，望着面前的黑色夺命灯，背脊觉得起了寒意，回想自己，曾经与她同骑一驴，一日夜之久……此刻，他已畏缩地站到老化子裘羽的身旁。

麦晋芬一眺，向正北延伸的官道远处，恍然大悟，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，你带着芙蓉这丫头，速追那火灵官去吧！老婆子如果猜测不错，你们俩人一定有奇遇机缘！”她说着一顿，敛回远眺的视线，又道：

“鲁大先生，与他老伴‘散花娘’杨秀春，你们别听这名字古怪，他们却是一对正道中的侠侣！武林人士对他们可是非常尊敬！”

稍顷，麦晋芬喘了口气，续道：

“但，不知怎么却被黑杀教，将他二人困了数十年，这事你们也许将会知晓，怨老婆子不知其中原委，所以无法详细告诉，好啦！你们即刻起身去

吧！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听到这里，二人会意地互望了一眼。剑眉微蹙，凌震宇问道：

“婆婆，我们去了，那你们三人呢？”

铜铃眼一眯，麦晋芬笑容微浮，哑声道：

“我们将去黑杀教附近等候你俩。不过，三日后，老婆子定要闯一闯他们总坛，到时候也得扰他个‘王八吃西瓜’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！”

水芙蓉此刻玉颊含笑，闪动着一双明眸，望着麦晋芬这会古怪精灵的神气，掩口娇笑起来。

凌震宇正要向三人告别之际——麦晋芬双睛暴瞪着水芙蓉，大嚷道：

“丫头片子，笑什么？快走吧！”

说着，她一望身旁的裘羽和扁小鹊，忙嚷道：“我们也走吧！”

麦晋芬举足欲走，忽然瞥见立于官道上的黑色夺命灯，又嚷道：

“这盏鸟灯，老婆子带在身边好啦！”

#### 十四、荒冢中 意外获宝

她趋前俯身将铁宫灯拾起，用一方手帕，小心翼翼系在腰际。

收拾停当，也不过是瞬间的事，她首先身形倏晃，兀地一道蓝影，闪入松林之中，斜向里的一条小径，疾奔而去。

见此情形，老叫化子裘羽抓着扁小鹊，身形紧跟，也疾射松林深处。

眨眼之间，老叫化子与懒黑虎扁小鹊二人，已在十丈之外。

裘羽笑哈哈地，回头道：

“娃娃们，快去吧！不要第一次就要人家等你们，是不礼貌的。”

懒黑虎扁小鹊也回首嚷道：

“凌兄弟，芙蓉大妹子，我懒黑虎等你俩，救我师父，同玄真道长……”

三人身影，很快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。

月辉仍然如银。

水芙蓉螭首微偏，杏目圆睁地一瞥身旁的凌震宇，秀颊含笑道：

“凌兄，我们走吧！”

凌震宇忙自收敛回目光，望着水芙蓉，欣然地点了点头。

于是二人身形纵起，疾朝适才火灵官鲁道亨的去向，直奔而去。

当时，他们所行的方向，是朝着正北。二人一急，连来时的坐骑，也不要了。

疾行中，水芙蓉偏首，问道：

“凌兄，这条路不就是方才黑杀教所去的一条路吗？怎么……”

蛮不在乎，凌震宇答道：

“管它呢！反正鲁大先生他老人家相约的地点不远……”

说话间，刚才俩人置身的那片松林，已经退在身后约有里许之遙了。

俩人眺望一瞥，周围是一片白茫茫，虚荡荡的无垠的荒野。

蓦地——

水芙蓉猛然停下，她如飞的娇躯，倏伸玉臂，纤指指着官道左前面，约有一箭之地方，螭首微偏，望着也已驻足在身旁的凌震宇，喜色盎然地，娇声道：

“凌兄，你快看！”

凌震宇早已发现，那是一片偌大的荒冢墓地。因此，他忙应道：

“蓉妹，那可能就是鲁大先生，他老人家邀约咱们，去相会的地方。”

水芙蓉“嗯”了一声，望着那片荒冢，心喜地道：“咦！那不是那只金猴吗？”

就在水芙蓉鹦语方毕的刹那，凌震宇突然觉得眼前金影一闪，只见那较近的一座荒草茸茸的古坟堆上，站的正是那只火眼金猴。

神色大喜，凌震宇答道：

“蓉妹，你说得没错，那正是那只金猴。”

语音一毕，二人面泛喜色，转眼互望一眼，会意之下，他们不再迟疑。

当下，二人舍去黄土官道，径取道漫野田垌，疾身朝荒冢处，扑了过来。

喘息之间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已经联袂伫立在一座边缘处的古墓之前。

二人满怀喜悦，望着那伏身于荒坟顶端的火眼金猴，凝视了片刻。

而那金猴火眼一展，注视着他们二人，兀自轻叫了声：“吱吱！”

轻叫甫毕，一条金光闪烁的身子，蹿起丈余，凌空金影一旋，游行了半

弧，轻飘飘落向荒冢深处，一座高大的坟墓之前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长身跟至。定睛一看，就见在那高大的坟墓之前，通向墓中是一个圆可钻进一人之大洞穴。

二人见状，不禁大怔，全身毛骨悚然。

而那火眼金猴，此刻见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已立身坟墓之前，它回头又是朝二人轻叫一声，兀自身形腾空，金影一闪，穿身入穴而去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一看，心中各自疑虑百般，万思不解。立时，凌震宇心中电忖道：

“难道，那鲁大先生是被黑杀教幽禁在这古墓之中？如果真是如此，周围又为什么不见，黑杀教的教徒把守呢？”水芙蓉此时，何尝不是这样的思忖着？

就在二人心中疑惑不解之际——

眼前金影一闪，即见那火眼金猴又自那墓穴之中，穿身而出。

而它手中竟将在松林内，所持的那块太极令牌，又拿了出来。

二人一见此令牌，心下更是怀疑，他们双眉微蹙，定睛细看，这才发现金猴的令牌，系着一张纸条。凌震宇不再考虑，疾俯身形，伸手将牌下所系字条解下。他迅速地，将字条展在水芙蓉面前，二人借着如银的月色，仔细端详，只见字条上面，草率地写着：

娃娃：

对此墓穴，万勿生疑！老朽与我那老伴“散花娘”杨秀春，昔日即居于此穴之中。

入穴之后，约行十十余里，就可与老朽相晤，待我们相晤之时，已是置身在黑杀教中。

良机勿失，切记，切记！

火灵官鲁道亨笔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看完字条之后，不禁有些茫然无措之感。

玉女神笛水芙蓉，此时正微昂着螭首，凝望着当头蔚蓝的星空，对于去否做着慎重的考虑。

“吱吱！吱吱！”

蓦地，立于他俩面前的那只火眼金猴，似是不耐地催促着，昂头望着他们，又是轻叫了声。

凌震宇偏道一瞥水芙蓉，剑眉微锁地道：

“蓉妹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想那鲁大先生，跟我们无冤无仇，应该不会害我们的……我们不核对他太多心！”

水芙蓉回头，附和地道：

“我想也是这样，凌兄那我们进去吧！”

凌震宇一闪星目，坚毅地点着头。

他口中虽然说，应该不会有危险，但暗地里，却运起先天气功，保护着自己身子。

水芙蓉看着金猴，轻叫道：

“猴儿，烦劳你引路吧！”那火眼金猴，摇尾点首，口中一声轻叫，转身穿穴而进。

凌震宇道：

“蓉妹，我先进，你在后面跟着好啦，以防有什么变故！”水芙蓉应声道：“好的。”

当下，凌震宇伏下身子，蛇形一般，将身躯缓缓地钻入墓穴之中。

墓穴之中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竟不是他脑中所想像的，尸骨累累，污臭难闻。

想反的，这墓中只有一口净洁无比，干燥非常的棺木，里面却是纤尘皆无，而且，不知何处飘来一丝幽郁的香味。水芙蓉这时，也已进入墓穴之中。

心神一畅，凌震宇道：

“蓉妹！你可闻到不知哪儿来的幽香之气？”

蛾眉微蹙，水芙蓉秀目圆睁，朝墓中四壁一察，道：“凌兄你看，那金猴还在这儿等我们呢！”

凌震宇闻言，朝着洞深处一望，原来那是一个宽可容人的通道。

这洞之内，却是漆黑如墨，待眼睛习惯后才有所见。他暗自忖道：

“这洞可能深长二十里，通往黑杀教，实在难以叫人相信！”

暗忖间，水芙蓉道：

“凌兄，那股幽香，就是由这洞内飘出来的。”说着，她又对金猴说道：

“猴儿！可是要引我们入此洞内？”

火眼金猴闻言点头。

它是只灵性的金猴，有它领着实在是叫人可安心的。双眼一闪，凌震宇露出坚毅之色，道：

“猴儿，带我们进去吧！”

火眼金猴，身形一转，已向洞内走去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会意地互望一眼之后，凌震宇又伏下身躯，爬行着，进入另一个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的洞口中。

水芙蓉随后跟着爬行。

而也就在这时候，凌震宇爬行的身形，忽然一顿，心中暗自叫苦不迭。

洞内忽然觉得冷气侵肤，他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感到洞内阴森不已，毛发根根倒竖起来。

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会突然变成这样。

现在，他已爬行了约有丈余之远，洞中依然只能容纳，他爬行的身形。

他不能问，他只能爬，继续地爬。

即使他想问，火眼金猴也不能答复他。

所以，他只有忍着气地爬！

忽听水芙蓉苦叫道：

“凌兄，我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种罪，这个洞太狭窄了！”凌震宇含糊地道：“别着急，也许前面能有人立而行的地方。”其实他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，能立着的地方。他安慰着水芙蓉，同时不也安慰自己吗？

后面又传来水芙蓉的声音道：

“你在前面看到了什么？”

凌震宇道：

“什么也没看到！前面黑鸦鸦的一片，所能见到的只有金猴的身形。”

水芙蓉再也没有出声，于是二人只好静静地继续往前爬行着。

一股股阴霉的泥土气，夹杂着那缕幽香之味，冲刺着他们的鼻孔。

他们只是盲目地随着金猴的身形，爬行着，往前爬行着！

狭窄的土洞中，沉寂的只有他俩爬行时的细微声响。“吱吱！”

陡然，那前面而行的金猴，回首闪动着一双晶晶的火眼，轻叫一声。

凌震宇的星目中，却已失去了它的身影。

爬行的身躯一缓，凌震宇朝后叫道：

“蓉妹，前面可能拐弯了，金猴的身影不见了！”水芙蓉微弱无力地应了声，道：

“凌兄，我们已爬行有几个时辰，暂时休息一下吧！”凌震宇道：“爬过这个拐弯处，再休息如何？”

半晌，水芙蓉始道：“好吧！”

孰料，蠕蠕地爬行过拐弯的地方，土洞依是狭窄异常。此后，他们行行歇歇地蠕动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二人已精疲力尽，饥肠辘辘……

而那古墓外的大地上——

此时，已是日落西山，黑夜降临的时分——

蓦然，一股奇腥无比的焦臭之气，随着迎面而来的阴风刺二人鼻孔！

登时，凌震宇与水芙蓉的神智晕眩，懵懵直坠入梦境一般，“轰”然一声，犹如雷鸣似的，身形陡地悬空，疾转而下。

“嘿嘿嘿！”

也不知几许何时，二人身躯之上，直若被人挥拳打了一下，神智惊醒了过来。

继而，耳际灌入一声苍老的口音道：

“娃娃，醒来吧！哈哈——”

闻声，二人一惊，忙自展目望去。

啊！触目之处，景象阴森，在一种暗紫的光线之下，二人穷目看清，此刻，置身之地，乃是宽广两丈余的地穴中。幽香，腥臭的气息，又浓烈地冲进鼻孔。

此处的景象，简直无殊于十八层地狱，二人心惊胆寒地怔住了！……

水芙蓉闪过她惊悸的一双明眸，迟滞地察看着地穴中的一切景象。

“啊！”

突然，她惊呼一声，紧闭起双眼，再也不愿睁开眼睛去看。

凌震宇，此刻，不禁贸然跃起身形，双掌朝着一个石榻之上，疾然挥去！

“哈哈！”

凌震宇双掌击出之后，突地那石榻之上，兀自爆起一声苍老而凄凉的朗笑。

发笑之人，原来是那“火灵官”鲁道亨。

忿怒万分的凌震宇，双掌击空，倏忽间，立觉一股潜力袭身，顿时疾扑的身形，突然觉得一阵软麻，身形一个踉跄，已经瘫痪在地。

原来，当凌震宇醒来之时，发觉如同置身地狱中，只见洞内被一种刺目的紫光笼罩，地上满是累累如山的骷髅白骨，惊恐之下，才有这贸然的举动。

靠他右面的穴壁下，安放两张碧绿色的石榻，一张石榻的上面，盘膝端坐的，即是火灵官鲁道亨。

而另一张石榻上面，却是一位白发老太婆。

她正仰卧于石榻上面，她枯瘦得仅剩下一副骷髅架子！

那老太婆的全身，只上体穿着一件玄布破旧的短衫，而她的下体，连一丝肌肤也没有，现在，呈现在石榻上面的，只是一付皑白的腿骨，尚连在她

的两股的上面。也许稍微移动的话，那付腿骨必会脱落。

然而，让人诧异的却是她的脸部，秀美异常。

她有明澈如水的秀目和黛眉，瑶鼻，樱口，贝齿，玉颊，而能够代表她年龄，唯有她那满头苍白而透着一层微光的银发。

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人，没有人能知道！

凌震宇除了惊讶外，就是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两眼像死鱼般地瞪着眼前的景象。

那两张碧绿的石榻之前，约莫三数尺处的地上，正摆置着一个六尺见方，一尺深的石槽，周围堆积无数颗大小不一，血肉尽退的骷髅头。

石槽之内，竟是盈盈的闪着墨绿浆液，那浆液散发出一种腥臭无比的气味！

而也就在那浆液之中，正盛开着两朵睡莲，一红一白。

此时，那两朵莲花一侧，秀挺的绿茎上，倾斜地，顶着两个，重现如拳的莲实。

凌震宇这时才知道，那入洞时的幽香气味，即是两朵睡莲所散发出来的。

此外，这洞穴中，靠那老太婆的石榻前，尚放置着一座丹炉，丹炉上面的丹鼎之内，正袅袅地冒着数缕热气，热气中荡漾着一股浓浓的药香味。

可是让人惊讶的是，丹炉中所燃烧的，居然是一根根的白骨。……这时，正绿焰熊熊地燃烧着，冒出一缕白烟……

忽闻那火灵官鲁道亨，朝着对面石榻上的美面的老太婆，笑道：

“秀春，你看这两个娃娃如何？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，不禁展目向那老太婆望去，心中这才明白，老太婆就是那“散花娘”杨秀春。散花娘杨秀春，面色喜悦地望着他们二人，笑了笑：“很好，很好！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美质良材！”鲁道亨微微一笑，看着蜷曲的凌震宇与水芙蓉，慈祥地道：

“娃娃，你们奇怪这里的一切，是吗？”

此刻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都在聚精会神地望着，眼前石榻上的两个老人。当他们闻言，均是缓缓地点头回答而已。

鲁道亨神色骤呈暗黑之色，倏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！说来话长，也许是前缘注定，命该如此！……娃娃，你们看到这两株莲实吗？”

说着，他伸手指着地的中央，所置的那个霉黄色的石槽中，两株盛开的一红一白的睡莲。

顿了顿，又道：

“这两株睡莲，那红色的一株，名叫‘阴精玉莲’，那株白色的名叫‘阳髓玉莲’……唉！祸端也就在这两株玉莲上。”

睁大眼睛，水芙蓉好奇地问：

“什么祸端呀？”

神情木然，鲁道亨怅怅地道：“当年老朽蜗居云中山区的一个蛇谷中，而也就是为了这两株玉莲……这两株玉莲原本是永无结实的可能，后因它被谷中的群蛇，所吐出的一种毒液，所滋养着……”

闻言至此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这才对面前的一切景象，除去心中的那股愕然之感，神情也恢复如初。但，凌震宇对适才之举，心中感到有些歉意。水芙蓉见那鲁道亨语止，似在沉思，她秀目一转，娇声问道：

“你老人家与这老婆婆，怎么会到这鬼洞中来呢？”双眉紧蹙，鲁道亨

幽幽叹道：

“有一年，这两株玉莲被一个恶魔发现了，她为了觊觎这玉莲，当时，我与秀春两人，都被这魔头给骗了……”闻言立怔，凌震宇忙道：

“那人是谁？”

鲁道亨两眼一闪怒恨之色，道：

“她就是昨夜，你们在林中见到的夜叉女屠慧君！”水芙蓉一瞥右塌上的那位老婆婆道：

“这位老婆婆可就是‘散花娘’杨秀春老前辈吗？”那老太婆秀美的面颊上，泛出一丝笑意，朝着水芙蓉慈祥地一笑，点首作答。

天真可爱，水芙蓉问道：

“老婆婆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？”

散花娘杨秀春，秀面骤沉，一片黯然神伤之色。鲁道亨道：

“这就是受骗的原因了。当时，夜叉女屠慧君想要我蛇谷中的，这两株千年玉莲。……她就说，她能让它生出莲实，——唉！说实在的，这玉莲我也知道是会生长莲实。可是，那培养的方法，实在太过惨毒啦！教我怎么能……”

说着，他伸手指着玉莲，续道：

“这两株玉莲所以叫做‘阴精’、‘阳髓’的意义，那是要用人体的骨髓来培养，始才可以结实的。后来，我一再不答应这样做，而更不答应将此玉莲，被此恶魔获为己有，所以……”

凌震宇一听到这，见鲁道亨满面仇恨之色倏现，心中已悉，定是怀恨那屠慧君老魔于心。

沉吟须臾，凌震宇，便自恨声道：

“鲁老前辈，这婆婆的玉体，定是中了那夜叉女屠慧君老魔的什么巨毒喽……”

鲁道亨恨声答道：

“‘万毒化肌散’……五十年了！她……她成了这个模样！”

语音未了，他悲伤的语调，再也不能说下去了，泪水濡濡地，挂上了俩老人的面颊。

人世间没有比老人的泪，来得更凄凉，更教人肝肠寸断的！

凡事人都会为他俩掉泪，愤怒的！

水芙蓉是人，所以她生起了怜悯之心，也轻轻地啜泣起来。凌震宇怒火炽燃在他的心头，仇恨而惨毒得双眼尽赤了，他气忿地道：

“两位老人家，且勿难过，我凌震宇一定要为婆婆报仇！”

顿时，洞穴中，被一层悲伤哀怨的气息，所笼罩着！杨秀春忽敛伤心之色，道：

“好孩子，老身先谢谢你啦！”

接着，她对鲁道亨道：

“老伴，莲实还差多少时辰，才能服用呀？”屈指一算，鲁道亨忙道：

“还欠半个时辰。”

愁颜立展，杨秀春又道：

“老伴，你快将服用后的一切，告诉他们吧！我这‘补脑益肢丸’，也已煮煎了五十年，现下已经练成了，待我服下之后，我们不是还要赶回去，我们的‘蛇谷’吗？”鲁道亨一望凌震宇和水芙蓉，满面喜色，应声道：“好

的！秀春，你先养养神，我就将服下阴精、阳髓玉莲实后的一切事情，告诉这两个娃儿……”

此刻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心中已经明白面前的这两位老人，约自己来穴中的用意何在了！

稍顷，水芙蓉倏然娇呼道：

“老前辈，我不服用这东西！”

火灵官鲁道亨，见水芙蓉如此模样，双眉一轩，道：“娃娃，万勿固执，老朽不是为了今日，早就离开这里了！”

不觉诧异，水芙蓉道：

“哦？”

鲁道亨继续道：

“你们适才进来时的土穴，就是十年前金猴儿，为老朽挖凿的！”

金猴听到此，“吱吱！”轻叫了两声。

“这洞穴，并不是普通地质，乃是一种红岩层，而这是一间石屋，石屋之外，洞中都是黑杀教酷刑囚房。”此语一出，凌震宇和水芙蓉心中惊讶。

鲁道亨又道：

“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无辜的生灵，每日均有三人的骨髓与脑浆，灌溉这两株阴精、阳髓玉莲。”

水芙蓉一动不动地，秀目圆睁，像中了邪似地，望着鲁道亨。

凌震宇也是激愤地，倾听着。

鲁道亨幽然地道：

“娃娃们，别看这玉莲是被人髓、脑浆灌溉的，但决不难吃……”

水芙蓉秀靥微昂，急声辩道：

“前辈，晚辈的意思，不是怕难吃，我只是想将这莲实，留给杨老前辈服用，借此诊治她老人家的肢体……”黛眉一展，杨秀春觑着水芙蓉笑道：

“丫头，老身不用那莲实疗伤的，现在即使用莲实疗伤，也已晚了。况且，老身是近百的朽木之人！丫头，你要听话，老身才高兴……”

水芙蓉苦着脸，无可奈何地，朝着杨秀春笑点螬首。杨秀春一笑又道：

“这才是好孩子！”

凌震宇岂是贪心食用莲实之人？

但是，他只有以感激，而又不忍再伤痛老人的一番心意的表情，来表示他的处境！

鲁道亨哪有不知之理，心中不禁暗赞，忖道：“这娃儿好个倔强的性子！唉！老朽当年不也是如此吗？”

心忖至此，在他将近枯涸的心湖中，微微地激起一丝笑意的涟漪，继而，鲁道亨又道：

“娃娃，此下，要切记老朽之言！”

全神贯注，凌震宇问道：

“老前辈请说，晚辈无不遵从。”

鲁道亨微笑颌首道：

“半个时辰莲实即可成熟，服下之后，即迅速盘膝坐于老朽的石榻上面，摄神静虑，行功一周天，使本身功力，引导莲实所化的一股热流，运行于周身百脉诸穴，而后迫其归潜在丹田。娃娃，你等可要将老朽的话，谨记在心！”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，俱是点首作答。

杨秀春转道：

“老伴，我那补脑益肢丸，现已炼成，快为我起炉吧！”鲁道亨忙立起身形，来至丹炉之前，即将那青铜丹鼎取下。

顿时，只见他伸手入内，毫不怕烫，取出一块有手掌大小，黑绿色的流体，合掌搓了几个球状的丹丸，送入杨秀春的口中。

杨秀春的脸上，笑容满面，疾速地服入腹中，直到最后一粒，她一瞥凌震宇，笑道：

“娃娃，将这粒补脑益肢丸，留在身边吧！以后，如果遇像我这样的人，尽速给他服用这粒丹丸，保管无虑！”凌震宇如令趋前，接过那粒黑绿色、焦臭无比的补脑益肢丸，揣入怀中。

开心一笑，杨秀春道：

“现在我要休息了！老伴，那魔婆何时前来取这两株玉莲实？”

面显悦色，鲁道亨泰然道：

“今夜子时来取！”

杨秀春一笑，道：

“距现在还有几个时辰？”

沉吟一下，鲁道亨答道：

“三个时辰！”

笑颜不减，杨秀春道：

“那太好的……老伴，你不是要将那套‘无极拳’授予两个娃娃吗？”

恍然大悟，鲁道亨道：“是呀！你不说，我差点忘了！”

鲁道亨看着凌震宇与水芙蓉，道：

“娃娃，莲实尚差半个时辰，趁这时候老朽传授你们一套无极拳法，待一会儿，好为老朽抵挡那夜叉女，护送老朽与我老伴二人，闯出此处！”

此刻，散花娘杨秀春，将眼一闭，静卧石塌，状似调息运功。

鲁道亨走向前道：

“这无极拳共是五招，但却是变化万千，挥扫自如之外，却是层出不穷，招中套招，式式变化无穷……”稍停，他身形已缓缓地游动起来，双拳也是由缓而快，翻腾飞舞起来。

鲁道亨边练边道：

“娃娃们，定要留神默记！”

半个时辰，在凌震宇与水芙蓉反复习拳中，悄然地消失了。

“娃娃们，快点停息下来，盘膝端坐老朽石塌上面。”一语方毕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双双端坐于石塌上。鲁道亨又道：

“将双眼闭起来，吐尽气，然后深吸一口，吞气纳于丹田。”

他们二人，依言而行。

顿时，洞穴之内，幽香大作，直使人嗅之灵智清澈异常。鲁道亨走上前去，将那株红色玉莲的莲实取下，揉成汁液，倾入一碗形的器皿之内，放置在水芙蓉的面前。然后，迅又即将那株白色玉莲的莲实取下，如法泡制，放置于凌震宇的面前。

他再面带笑容，双手端起盛满莲汁的器皿，送至二人的唇边，轻声说道：

“娃娃们，快饮下去吧！”

此刻，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鼻端虽是异香冲刺，但在那异香味中，依然有一股浓烈的血腥臭味。

所以，鲁道亨有先见之明，先叫二人闭起眼睛。

虽然如此，凌震宇与水芙蓉，也已开启朱唇，仰颈一口饮下，那两杯莲汁浓液。

二人在恍恍惚惚中，听到鲁道亨的声音，深沉道：“疾速运功导引，定要潜神静虑，杂念去除，记住……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自饮下莲汁浓液之后，觉得一股热流灼灼地，在体内疏散开来。

于是，二人忙自摄神行功，导引那散布身内的极灼奇热的一股气流，疾然集运在一起，再由“丹田”、“阴交”、“建里”，入“中庭”、“膻中”，而“华盖”、“璇玑”，后聚“百汇”。

而后缓流至“藏血”经“灵台”，再入“会阴”，最后，再回至“丹田”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这个时候，皆潜神静虑地置身在至深至奥的境界之中，达到物我两忘，虚无飘渺间的状态。

在二人浑然不知的当儿，那潜神调息已毕的杨秀春，秀目微转，一望正在摄神行功中的凌震宇和水芙蓉，转睛轻声说道：

“老伴，子时将到，这两娃儿行功未毕，万一那魔婆一到，事情就不……”

“妙”字未出口，鲁道亨的视线移至洞壁的一端，神色间，立罩一层惊容，忙自摆手拦阻住散花娘杨秀春的语音。

须臾，两老俱是两眼煞芒毕现，满罩寒霜，怒火炽燃。

咬牙切齿，杨秀春狠狠道：

“来了！那魔婆来了！”

“咔嚓！”

洞壁上，一声轻响，只见那斜对石塌的洞壁之上，启开了一个盈尺的小窗口。

洞内原有的那种暗紫刺目的光线，突地大减，原来那洞壁窗口处，射进来一道明亮亮的火光。

## 十五、展绝技 大破魔宫

“嘎嘎嘎……”

忽然，窗外传来一声冗长刺耳的鼻笑。

而也就在这鼻笑声中，窗口出现出一张枯瘦狰狞的面孔，那不是夜叉女屠慧君吗？

鲁道亨和杨秀春，一见此人，更是怒火万丈，两眼暴吐凌芒，逼视着狰狞的屠慧君。

霍然，石塌上，盘膝端坐行功的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缓缓睁开双眼，轻轻疏了一口大气，立刻感觉神智清爽，灵台澄澈。

二人运功已毕，转目一瞥，感觉洞中气氛似是有异，只见鲁道亨凝立于杨秀春的石榻旁，早将她瘫痪的身躯，以灰袍包裹起来。

水芙蓉杏目圆睁，望着鲁道亨，正欲启口相问，鲁道亨似是示意般的，昂首朝着壁窗外面，朗笑一声，道：“老魔头，老朽等你数十年啦！那株莲实，哈哈，……”

他含糊笼统地说至此，停顿了下来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闻言不禁大惊，心中这才知悉，原来夜叉女屠慧君已来到石室之外。

夜叉女屠慧君将窗口处的面孔缩回，闻言暴吼一声道：“你把那两株玉莲如何了？”

她情急地，迫问道：

“可是叫你吃了？”

凌震宇与水芙蓉二人，此刻已昂立榻前，蓄势以待，防止猝然之变。

“哈哈！哈哈！”

鲁道亨又是一串朗笑，接着转身急道：

“娃娃们，老魔婆就要打开石门，希望你俩人，拚力抵住她，老朽就感激不尽，来日可去云中山的蛇谷小游。”凌震宇一听，回首低声道：

“前辈，请你老放心，晚辈自会拚力抵住魔婆，你放心地离开此地吧！”

正说至此，却闻石屋之外，忽然“轰”地一声，震耳欲聋，一边石壁的石门豁然洞开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眼前一觉光线大明，黑影一闪之间，二人陡然暴喝一声：

“魔婆，接招吧！”

声发掌击，所击之处，“轰”地一响，石屑粉飞，尘烟弥漫洞中。

当下，凌震宇的身形一起，已蹿身来至另一洞道中，紧跟着，他双拳飞翻，一连又是数招现学的无极拳。原来，凌震宇一掌击出的，那条黑影正是屠慧君。

屠慧君心想果不出所料，这两个老不死的定有蹊跷，在她开启门之际，早就有所预防，所以，凌震宇与水芙蓉发招攻击时，身形倏晃，刚刚躲过来势，飘身跃至洞道之中，猛向前冲出丈余。

屠慧君大惊失色，立时定睛一看，才将其跃出的人看清，心中电忖：

“怎么！会是这对娃娃？”

水芙蓉也就在凌震宇跃出石屋换招之际，也来到这宽高逾丈的另一道洞道之中。

此刻，只见洞道中，灯火辉煌，人影幢幢，立在屠慧君身后的，竟是黑杀教中的那些轻纱笼体的妙龄少女。

鲁道亨这时已背着他的老伴杨秀春，来到凌震宇与水芙蓉的身后。

洞中，已呈双方峙立的状态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星目一扫洞中情形，就见两堂洞壁，有一间铁栏相隔而成的无数牢房。

牢房中，尽是一些满身血迹淋漓，呻吟不绝的犯人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而也就在双方俱怔的刹那，凌震宇等人，眼前一缕黑影一闪而过，就在夜叉女屠慧君的身后，三丈远的洞口处，电闪射而来一条纤巧婀娜的人影。

眨眼，黑妖狐耿玉娇，身形尚差丈余之远，过来将洞中情形看清，娇声问道：

“师父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”她语声甫落，身形已至屠慧君的身旁，疾展媚眼，面色立怔，黛眉微蹙，凶神星落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突然现身在洞中，她哪能不疑窦丛生？

一怔之下，耿玉娇心中忖道：

“怪了！我这黑杀教中，警戒森严，尤其这九地密室，怎么可能？”

她想到这里，怒敛怔色；立时妩媚了眼神，一瞟面前丈余处的凌震宇，秀靥娇笑，柔声冶荡地道：“哟！原来竟是你这冤家……快请吧！”

凌震宇一见耿玉娇，怒火更烈，他星目火红暴瞪着，射出两道精芒，杀机立现，大吼一声：

“黑妖狐，你少废话！”

未待他语毕，耿玉娇媚笑一声，道：

“发什么火嘛？小冤家，难道你来到黑杀教，不是想和我……”

血脉奋张，凌震宇暴喝道：

“住嘴！”

柳眉倒竖，水芙蓉娇叱道：

“凌兄，罗嗦什么！我们杀出去，好让鲁老前辈脱身……”

言讫，屠慧君满面狞色，嘶吼道：

“这是黑杀教总坛，不是松林间，没那么容易任你来去！”凌震宇厉烈叱道：

“蓉妹，走！”

说着，电也似的发招，飏然击出四拳，径取屠慧君和耿玉娇。

屠慧君当下晃身，怒“哼”一声，扬起枯瘦手臂，挥掌抵来，大声喊道：

“娇儿，快点撤出九地密室，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，让我一人收拾足够了！”

耿玉娇翻身走避，就在凌震宇和水芙蓉的突袭下，险象环生。

她怒喝道：“姓凌的，老嫗今夜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！”

说着，她飘身朝着数名披纱的少女，叱道：

“丫头们，速撤！”

语音未落，她纵身领先撤出洞外。

正于此际，“呼”地电般劲力，迎面朝凌震宇与水芙蓉面门抓下。

眼看着屠慧君，疾若苍鹰似的利爪，已抵二人的面门。“啊！”

凌震宇左臂一架，挡住来抓，大吼一声，发拳又击向屠慧君的胸脯。

而水芙蓉呢？她不敢硬接，身躯微挪，仓促避开，然后娇叱连连，纤拳

飞袭屠慧君的头部。

“轰轰……”洞中拳掌飒飒，响声不绝。

凌震宇轻啸了声，道：

“蓉妹，我们一齐发招，冲出洞去……”

“好！”

水芙蓉双拳未停，娇应一声。

登时，洞中石壁，石屑纷飞，拳掌翻飞，仿佛是狂风暴雨，惊涛击岸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，自饮食了那阴精、阳髓两株莲实浓液，行功完毕之后，他们体内的功夫，突然增加一倍。此刻，二人挥击双拳，疾如狂飚般，朝屠慧君要害，纷袭而至。

哪怕屠慧君的功力，再深厚，可是却双拳难敌四手。这个时候，虽然她招架仍然凶猛自如，但也觉得眼前这两个年轻娃儿，有些辣手。

此刻，凌震宇已然运起先天气功，掺杂地施展运用，七禽掌、连环掌以及初习的无极拳，招招狠毒，直取要害，凌厉无比：

“老魔婆，你休想逃！”

“逃”字方出口，她纤拳配合凌震宇发出的一招连环掌中，第三式“力转乾坤”，疾然变掌径取屠慧君的“商曲”，“章门”二穴。

凌震宇的这一式“力转乾坤”，十分霸道。

屠慧君眼见拳掌电闪般已至要害，当下惊喝声，身形一旋，疾电也似地飘身退撤，跃出洞外三丈之远。凌震宇同水芙蓉哪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们如影随形，紧跟而出。

“啊——”

凌震宇长啸一声，挥掌护住身形，使先天气功充满全身，形成一道，坚柔不侵的气墙，刹那之间，疾如箭矢穿空，射身洞口之外。

那水芙蓉也迅若流星赶月，疾拧娇躯，跟之而出。就在她射身而出之际，娇声高叱道：

“鲁老前辈，快——”

她呼声未毕，鲁道亨的身形趁此空隙，快如捷豹一般，背着妻子杨秀春，纵身飘出，黑杀教的九地密室洞口。凌震宇身形刚刚立稳，即见那怒立屠慧君身旁的耿玉娇，娇躯晃处，欺身凌空而来，似刀般，纤掌猛劈凌震宇的灵盖。

凌震宇哪敢怠慢，他不退反进，轻啸声起，身形已凌空逾丈，挥掌振去。

那屠慧君一见，鲁道亨背着他的爱妻，长身一缕银影，飚射屋脊而去，双睛几乎喷火。

“哈哈……”朗笑一声，鲁道亨疾然喝道：

“屠慧君你太狠了！玉莲实，你这生休想了！哈哈……”

说着，他身形又起，直混入夜色深处，随之，又传来一声朗喝：

“猴崽，快！我们走啦！”

他语音方毕，“嗖”地一声，金影晃处，一声轻叱，火眼金猴，已经蹿出洞外，急追过去。

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夜叉女屠慧君岂肯放松，这么容易的放走他们？

当下，他的身躯也跟着电射而起，长啸一声，双掌直袭那鲁道亨背后的杨秀春。

水芙蓉发现，哪来得及思考，娇叱了声，腾身拦截住屠慧君，疾出纤拳，

攻向对方腰腹之间的“丹田”重穴。

凌震宇与水芙蓉自冲出那九地密室的洞口，哪儿来得及思考院中情景，而于耳中听到的是院中前后俱是一片叱喝，兵器交鸣之声大作不息。

黑妖狐耿玉娇，迎面疾击凌震宇胸前要穴，瞬息，一连数掌，均已落空，迅而她媚冶地秀眸微转，就在她这一转间，计已有了，当即闪身避过凌震宇如电猛袭的一掌，倏晃香肩，飘身退出凌震宇的掌力之外。

她秀目仇恨地注视着凌震宇，突然又冶荡妩媚地一笑，娇躯婀娜地一扭，娇声道：

“追魂客！你不是要向我索取杀父的血海深仇吗？……现在我已准备妥，我自己的葬身之地，你可敢跟我来？哈哈——”

语毕，发出一串淫声荡笑，她娇躯倏晃，体态婀娜地飘身，径朝内院而去。

凌震宇暴喝一声：

“那又何妨！纵是龙潭虎穴，刀山火海，我也不怕！”

他语未毕之际，突地即闻丈外处，爆起一声大嚷道：

“小伙子！小心那狐狸精的淫术毒计……”

凌震宇闻声，立觉心神一怔，疾忙转目一瞥，院中灯笼火把照耀之下，人影幢幢，杀声连连，竟是数处打斗的场面。

正于此际，耳畔已传来一声熟稔的大嚷声：

“小伙子，快去吧！我老婆子同老要饭的，都在这里呢！”

这时，凌震宇已然看见，那正被黑杀教中的金、银香主，及无常吊客师徒数人围斗在其中的，正是银拐婆之麦晋芬，侠丐裘羽，以及懒黑虎扁小鹊三人。

凌震宇当下，也未及答应麦晋芬，兀自疾射身形，追逐黑妖狐耿玉娇，跃过数道屋脊。

凌震宇他腾跃凌空的过程中，疾目一扫，黑杀教盘踞的总坛，瞰目尽是一片偌大的庄院，亭台楼阁，飞丹流帘，好不雄伟豪华。

耿玉娇身形一顿，已在凌震宇面前丈余的一道屋脊之处，飞身跃入另一院落，星驰电射向前面一座美仑美奂，华丽非凡的大厅之中而去。

大厅内外灯烛辉煌——

凌震宇艺高胆大，衔尾追逐进去……

瞬息之间，凌震宇已经电射而至，大厅之中，展目一扫，中央上空悬挂着数盏琉璃宫灯，流苏垂珠内耀炫目，辉煌无比。……而大厅四壁却是空旷，一物皆无，耿玉娇的身形，早已杳无形迹。凌震宇展目搜索，大厅正中，悬挂着一块黑漆涂染的长匾，上面楷书写着“销魂禁宫”四字。

蓦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正壁上洞开两扇石圆门，凌震宇凝视之下，只见石门之内，竟是一条极其深远的地洞甬道。凌震宇心中不禁迟疑，继而面色一沉，杀机犹浓地，嘴角处浮出一丝冷酷的笑意。

立时，心中电忖，狠声自语道：

“哼！少爷既来之，则安之！这洞中哪怕再凶险，我凌震宇也要向你黑妖狐耿玉娇索取当年，夜袭先父的血债！”他电忖至此，星目怒焰炽燃，周身运起先天气功，双掌护身，风驰电掣，径朝洞中进去。

销魂禁宫的洞中，石壁光滑如镜，珍珠粒粒，镶嵌洞顶之上，明亮辉煌，炫眼刺目，光华一片。

而其所异的是，洞中杳无人迹，阒无声息。

虽然凌震宇有恃无恐，但心中不禁暗怔不已。他小心翼翼，走了丈余。

突然停下步子，星目中，怒焰大炽，电扫眼前景色，竟是一间宫殿式的宽大石室，忽地扑鼻，飘来一缕奇异香味。石室内，宫灯巨烛通明，地铺红毡，中央之处，设有一张绣榻，围幔乳色轻纱，飘垂罩住整个绣榻，锦裘网褥富丽奢华。

石屋铺地红毡之上，围绕着锦榻，尽是一对对的赤裸女，乳峰臀浪，粉腿玉臂如材，淫声荡语绵绵。凌震宇真的是陷入淫窟，心中慕燃的怒火，在猛烈地焚烧着他整个身躯。

仇与恨，在他的脑际，汹涌骇浪般地，嘶鸣着，冲击着。

而那锦榻之上——

此刻，正横陈着一位玉塑一般的娇躯。

她，正是黑杀教的教主，黑妖狐耿玉娇。

耿玉娇全身赤裸，毫缕未挂，她冶荡妩媚地闪动着一双勾魂眼，正黛眉频轩的凝视着凌震宇。

良久，良久——

“格格……”

忽然，耿玉娇银铃般娇笑。

继而，她娇躯微扭，曲线婀娜尽呈，鸚声淫冶地道：“凌震宇，这儿就是我的葬身之地，你……你还不懂吗？格格……”

凌震宇愣住，没想到有这种葬身之法。

秋波横送，耿玉娇又道：

“凌震宇，你还要我教你一种报……仇……之……法……吗？”

接着，耿玉娇又妖冶地，笑了起来。

凌震宇一双灼灼如炬的呆目，怒火炽燃地仇视着耿玉娇的冶荡之态。

锦榻上，耿玉娇一条赤裸裸的娇躯，曲线婀娜的微微地扭动了一下，顿时她的身子成了俯卧的状态，纤腰浪般微扭颤动着。凌震宇瞪着喷焰的星目，满面煞气重重，呈现着一种怒极时的青白之色，他愤恨地怒“哼”一声。耿玉娇的娇笑停止了。

她，闪动着一双秀目，淫冶地注视凌震宇。

随之，她黛眉微轩，仍然是冶荡荡地道：

“凌震宇，你……你快过来救一救我吧……别先对……对我如此冷漠……”

耿玉娇淫冶万状地柔语着，她此时的双睛吐露，一种央求淫荡的色彩。

她以交颈共枕的面首一般，来接待凌震宇，几乎忘了自己面前的凌震宇，是向她索取父仇而来的敌人，她正被欲火燃烧着。

突然，凌震宇怒吼一声，道：

“淫妇，快将衣服穿起来……”

凌震宇喝毕，耿玉娇媚眼圆睁，全身香肌一颤，稍顷又娇媚地道：

“凌震宇！我是围歼令尊的人之一，但……你能不能先答应我一个要求？”

星目微转，凌震宇厉喝道：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快说！”

气定神闲，耿玉娇一笑道：

“冤家，你过来嘛！格……”

她樱口微张，又吐出一串银铃似的淫笑，双眸冶荡地望着凌震宇柔声又道：“冤家，过来嘛！难道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”说着，又见她玉臂微扬。

那股冲鼻飘来的异香，骤的，更浓了！

凌震宇立刻觉得神智有些懵懵然，随后，他的心，在微妙地跳动着，他的血液，在沸腾着，在燃烧着。“冤……家……”

这声音，在凌震宇听来，是多么的温柔，是多么的诱惑。

心神一紧，凌震宇突然从梦境中惊醒过来，昂首猛喝道：

“淫妇，你好狠毒啊！哼，这等伎俩，少在我凌震宇的面前施展……”

他语音未尽，耿玉娇暴露一丝凶愠之色，她的娇靥立浮寒霜，乳波臀浪一颤，蛇般的纤腰一拧，肤色晶然的娇躯，由那锦榻之上，轻拨围幔轻纱，闪身径朝凌震宇的怀中冲来。

喘息之间，凌震宇将被耿玉娇搂入怀中，他蓦然一惊，不敢怠慢，疾也闪身，刚好躲过耿玉娇的一扑之势。耿玉娇赤裸裸的纤躯，一扑已空，又疾然转身，玉臂微扬，蛇腰一拧，娇冶地又是一声轻叱：

“凌震宇，你好混呀？”

她语声未落，纵身又朝凌震宇扑去。

凌震宇一闪之势未稳，又见耿玉娇身形又到，当下，右掌微微朝外一翻，立时一股劲力吐出，暴喝道：

“淫妇，回到你那葬身的锦榻上去吧！”

耿玉娇眼看二次扑身，玉臂要把凌震宇搂在怀中，岂料凌震宇身形未稳，猛喝一声，单掌径朝她胸际袭击而来。

一股雄厚的劲力，顿时潜至要害，她面色骤然一惊，哪还来得及思考，正想撤回身形，但仅一毫之差，身形已被凌震宇的掌力抵住。

“啊！”

她惊呼一声，赤裸裸的一条娇躯，不由自主，顺着凌震宇推出的掌力，凌空向着背后锦榻之上跌去。

“砰！”地一声，娇躯已被摔落在，轻纱幔帐之中的锦榻上。

见一掌得逞，昂藏之躯，威然凝立未动，转目一扫，锦榻周围，红色的地毯之上，数对的赤男裸女，此时已无踪影。

见状，凌震宇神色不禁一怔。

而也就在凌震宇一怔的刹那，耿玉娇又“格格”地娇笑起来。

凌震宇白光一闪，注定蜷曲在锦榻上的耿玉娇，此时只见她秀目含威，正娇媚万种地注望着他，满面依然吐露那种淫冶之态。

突然，耿玉娇赤裸的娇躯，在锦榻微微之一扭，媚眼微展，道：

“凌震宇！姑奶奶本要你消受一番销魂蚀骨的鱼水之欢，云雨之乐……”

凌震宇闻言，抢喝一声，怒道：

“淫妇，住嘴吧！”

耿玉娇一声娇笑，道：

“凌震宇，来！快听姑奶奶的话，保管你尝到甜头后，一定还想再要，到时别怪我不依你哟！”

双眉一扬，凌震宇狠狠地道：

“淫妇，你这套狐媚之术，对我凌震宇是起不了作用的，别徒自妄想了！”

一敛淫笑，耿玉娇遽变怒容，道：

“ 凌震宇，你是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？哼！姑奶奶就不信你追魂客有多大的气候，就是你师父七禽叟来了，也休想出此销魂禁宫一步！”

“ 哈哈…… ”

凌震宇仰首一声长笑，星目仇恨之色暴射，厉声向耿玉娇大喝道：

“ 淫妇，少爷就先给你点苦头吃！”

一语方毕，凌震宇身形疾进，伸手径朝锦榻上，耿玉娇的肩井点去。

耿玉娇的本事了得，就在凌震宇进身之际，娇躯一弹，倏然凌空射出轻纱幔帐，落身在锦榻之后八尺，满面煞气毕露，怒哼一声，秀目微转，朝着背后娇叱一声：“ 孩子们，快将他拿下！”

说着，凌震宇星目一闪，就见他背后石壁处，洞开一个圆门。

